
《東方玉小說專輯7》
神劍金釵

神劍金釵 三册

東方玉 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第五十二章　曝屍之場

他頓了一頓，又道：「當時我和這魔鬼子對了兩掌，發覺他功力竟然不在我老要飯之下，必須把他引開，你們才能下手救人。

幸虧我老要飯只有一條腿，跑起路來方便，把他逗得怒氣沖天，一路急追。

結果咱們就在離聞香教總壇三里外的空地上打了起來。

「咳！你們可知道老要飯差點斷送了老命？」

大家正聽得出神，給他這麼一說，不由甚是驚訝！

憑風塵雙奇的鐵拐仙，難道還鬪不過聞香教主溫如風？

可是大家當着這位老前輩，却又不敢出口相詢，是以只是靜靜的等他自動說出。

鐵拐仙瞧了大家一眼，才道：「照說這魔鬼子使的長劍，原是輕兵器，和老要飯這支鐵拐，不成比例！

但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武功到了化境，別說兵器，就是隨手折上枝柳條，也一樣應敵，是以老要飯在兵刃上，雖然佔了點便宜，也並無輕敵之意。

一直打到千招左右，依然分不出勝敗。

老要飯一生倔强，不該動了火氣，正想全力一擊，不料這魔鬼子突然一聲陰笑，漫天劍光，倏然盡歛。

老要飯幸虧聽萬大俠說過，一見他劍光倏斂，心知對方定有奇招。

那知就在此時，一點青影，比閃電還快，業已穿入拐影，點到老要飯心口！」

孫湘蓮脫口叫道：「七絕歸一！」

鐵拐仙點頭道：「不錯！他使的正是那招天下無人能解的「七絕歸一」，等老要飯發覺，劍尖已經劃到衣上。

但老要飯却好也在此時，左手凝聚全力，對他擊出一掌。

如果老要飯血濺當地，他就得陪我同赴陰曹。

哈哈！這樣，老要飯果然被他劃破了衣服，他也被老要飯掌風掃中右肩，長劍墮地。

唉！這魔崽子當眞厲害，他匆忙後退之後，居然還揚起左袖，給老要飯聞上了些『蝕骨柔香』。」

武公望驚道：「老前輩中了他『蝕骨柔香』？」

鐵拐仙驀然雙目一瞪，怒道：「你一大把年紀，老前輩老前輩，存心要把老要飯的咒詛死了？叫聲老哥哥，也就差不多了！」

論起鐵拐仙的輩份，武公望尊他一聲「老前輩」，眞也不算爲過。

武公望聞言一怔，但想起此老遊戲風塵，不拘俗禮，連忙應道：「既然老前輩……哦！老哥哥吩咐，小老兒遵命就是。」

鐵拐仙笑道：「這才差不多！哈哈！這魔崽子袍袖揚起，幸虧老要飯早有準備，立即雙袖齊揮，把香氣震散。

但還是聞上了一點，方才你們沒來之前，化了老要飯好一陣工夫，才把這勞什子的『蝕骨柔香』逼出體外。」

他們這一陣閑談，小船業已划近岸邊。

大家登岸之後，孫湘蓮雖知梅三公子另有其人，自己所遇，只是聞香教主溫如風冒充。

但心中依然有一股說不出的幽怨，急於回轉九華，探望恩師，是以登岸之後，就和衆人作別。

崔敏和她雖是初見，女孩兒家只要談過一陣，就會好得蜜裏調油，何況自己又是人家所救？是以更是依依惜別。

但人家要回山去看師父，自己自然不好十分挽留，這才訂了後會，依依別過。

鐵拐仙更要她代向无礙大師致意，孫姑娘唯唯應是，才獨自走了。

萬蛟經過這陣調息，又服了鐵拐仙特製傷藥，傷勢業已好了許多，一行就向前走去。

這一帶荒林衰草，並無路徑，此時三更已過，星月朦朧，更顯得黑沉沉的景色荒涼！

祝鷹揚邊走邊道：「大師哥，長江兩岸，素稱豐饒，怎的這裏景物荒涼，好像久無人跡，這叫什麼所在？」

鐵拐仙笑道：「這裏地名叫做舊松場，但這片林，却並不甚大。

出林之後，便是「宋氏義塚」，約有一里來廣，鬼火青燐，丙棺坯土，纍纍都是孤墳，景色委實有點荒涼。

老要飯是貪圖這裏離百里洲江面最近，才向這裏靠岸。」

說着大家魚貫向林中走去！

崔敏走在最後一個，姑娘家雖然心中不信有鬼。

但瞧着這片松林的陰森景色，風搖樹影，也有點寒凜凜的感覺。

禁不住矚目向四面打量，忽見兩丈來遠，一株松樹上，依稀釘着一塊木牌。

瞧不清寫些什麼，口中不由輕「噫」了一聲。

鐵拐仙回頭笑道：「崔姑娘，是不是有點膽怯？」

崔敏用手一指道：「老前輩，你瞧那株樹上，好像釘着一塊木牌，不知上面寫些什麼？」

鐵拐仙漫不經意的道：「那左右不過是禁止人家盜樹罷了！」

祝鷹揚道：「待晚輩過去瞧瞧！」

話聲才落，早已長身一掠，縱了過去。

那知才一抬頭，忽然驚「咦」了一聲，叫道：「老前輩，大師哥，你們快來瞧，這……」

他「這」字還沒出口。

鐵拐仙、萬蛟兩人，多年老江湖，自然聽得出他聲音有異，立即飄身過去。

武公望、崔敏兩人，也毫不怠慢，跟着縱到！

舉目一望，只見長方形的木牌上寫着兩行大字，那是：「九幽地府曝屍之場。

陽世人等，擅入者死！」

長方形的木牌下面，另有一塊小木牌，上面也有一行字跡：「不入者亦死！」

祝鷹揚好奇的問道：「老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

鐵拐仙雙眉一皺，微微沉吟道：「我老要飯走南闖北，倒還沒聽說過有甚「曝屍之場」、「擅入者死」的地方。

這敢情又是一些江湖不肖之徒，要的什麼花樣，咱們不妨進去瞧瞧！」

說着，鐵拐點地，「篤」的一聲，人已縱出數丈之外。

萬蛟、武公望、崔敏、祝鷹揚也立即跟縱而出。

眼前果然是一片高低黃土的纍纍荒塚，白楊蕭蕭，螢火點點，荒草淒迷，碑碣如林。

再加星月幽朦，蟲鳴梟啼，倍覺陰森！

這片「宋氏義塚」，果然佔地極廣，一眼望去，全是一堆堆墳頭。

三老兩少在纍纍荒塚之間，走了一陣，敢情已到義塚中間。

一片松林，圍着一座大墳，不但地勢高峻，坟前拜台，全用青石舖成。

最前面兩排樹林中間，矗立着一座石頭牌坊，宛如大門似的。

兩邊還有石人石馬，依次排立，氣慨巍峨，不用說這準是宋氏祖先坟墓了。

這時天空一鈎下弦的月亮，正好從黑雲堆裏慢慢爬出，昏暗無力，斜照在這片坟場之上。

驀地，大家眼前，果然發生了一件奇事！

原來那座大坟石案前面，青石砌成的平台上，這時端端正正排列着兩排十幾具屍體。

一個個直挺挺的躺得四平八穩，動也不動！

雖然這時正當六月大暑天氣，但在這荒坟亂塚之間，螢火燐燐，蟲鳴啁啾。

風吹草動，黑影翳翳，本來景象已極其陰森；

如今再瞧到這般光景，任你這幾個全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也頓覺毛骨悚然！

九幽地府，曝屍之場，當眞有這回事？

鐵拐仙口中「哼」了一聲，鐵拐拄地，縱身就往平台上躍去！

其餘四人，目擊此等奇事，也那肯落後，紛紛跟着過去。

兩排屍體，第一排六具，第二排七具，一共是十三個人。

服飾不同，僧俗俱全，排列得十分整齊。

而且每個人都帶着隨身兵器，看來全是武林中人！

鐵拐仙濃眉一皺，臉色凝重。

「篤」的一聲，鐵拐往地上一拄。

俯下身去，仔細一瞧，不由「咦」出聲來：「萬老大這不是少林寺智一大師！」

他指點着第一具那個黃衣老僧，回頭說着！

「不錯！老前輩這正是智一大師，在少林寺地位僅次於方丈的三位黃衣大師之一，他怎會死在這裏？

這三位……藍袍全眞，武當……八劍！

啊，還有青城三鶴的……玄鶴……灰鶴……這……」

萬蛟全身不由自主的泛起一陣寒意。

鐵拐仙並沒立刻回答，目光掃到第二排上。

第一個是一身錦衣，劍眉修鼻的中年漢子，他身邊是一個身穿輕紅羅衫的美艷少婦，這兩人腰間佩着式樣相同的長劍，雖然緊閉着眼睛，却仍然掩不住這一對男女的英挺丰神！

鐵拐仙只覺甚是眼熟，他怕自己老眼昏花，用手拭了拭眼睛。

定神瞧去，誰說不熟？

這夫妻倆正是自己老友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的兒子媳婦。

夫妻雙俠葛少瑾夫婦！

鐵拐仙只覺心頭一陣激動，鬚髮戟張，呼的站起身來，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最近又出了什麼魍魎厲鬼不成！居然害死這麼多武林人物？」

他鐵拐躑躅，在青石上發出沉重的「篤」「篤」之聲。

顯然他此刻心情也同樣沉重已極！

武公望也瞧清了第二排上，躺着的還有保定三省鏢局總鏢頭亮銀鞭于三省，河南金刀無敵竺壽臣。

其中雖然有識有不識，但可以斷言。

像這些虬髯大漢，勁裝劍客，敢情全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

他們總不會是集體自殺罷！那麼這許多人死在一起，實在事出蹊蹺！

武公望在江湖上也混了二三十年，可從沒遇到過如此離奇事故。

驚恐之中，混合了憤怒與哀傷的情感，偷偷往鐵拐仙瞧去！

這位風塵雙奇的老前輩，敢情也爲眼前發生的事情，而感到困惑。

他右手不住的搔着鳥窠般亂髮，俯首沉思了半晌。

驀然抬起頭來，問道：「萬老大，你知道他們怎麼死的？」

萬蛟微微搖頭，答道：「據晚輩看來，這十三具屍體渾身似乎全無傷痕……」

鐵拐仙沒等他說完，驀地一聲大笑，說道：「他們一個也沒死！」

「那麼他們負了傷？」

萬蛟說到他們負了傷，敢情他心情過份激動。

氣血又有點逆衝上來，脚下微現搖晃！

鐵拐仙笑道：「你傷勢還沒大好，先息一息！」

萬蛟依言在石案傍坐下，自顧自調起息來？

武公望、崔敏、祝鷹揚三人，覺得十分奇怪。

還眼睜睜的望着鐵拐仙，希望他說出其中的秘密來。

鐵拐仙笑道：「你們還不相信嗎？這十三個人，不但沒有死，根本也並沒負傷！」

這話更奇怪了，沒有死，也沒有負傷？

難道他們都發了瘋，無端端的跑到塚堆裏來裝活死人？

祝鷹揚好奇的俯下身子，伸手往智一大師胸口探去。

果然！這位黃衣老僧，儘管身軀僵冷，但心口微溫，還在輕微跳動！

「老前輩，他心口果然還在跳動哩！」

祝鷹揚衷心佩服，到底鐵拐仙不愧為風塵雙奇，目光如神。

他站起身來，又道：「老前輩，那麼他們是受了何種暗算？」

鐵拐仙沉吟道：「這就是老要飯想不透的地方……」

剛說到這裏，驀聽一聲輕微陰沉的冷笑，由林中穿出！

鐵拐仙久歷風浪，心知今晚定有蹊蹺。

不由反而冷靜下來，寧神調息，運起內家「千里視聽」之術。

果然發覺右側林中，隱隱有極其輕微的聲音傳來！

崔敏、祝鷹揚年輕之人，巴不得揭開這個曝屍之謎。

何況還有鐵拐仙這樣一位前輩高人在場，自然早已躍躍欲試！

鐵拐仙低聲說道：「你們要隨我去瞧個熱鬧，可不准妄動！」

他一生經歷無數奇險，倒並不是怕事。

因為瞧到了少林智一大師，武當藍袍三劍、青城雙鶴，這六個人幾乎全沒一個弱手，竟然都遭了意

外。

是以使得這位風塵怪傑，也不禁小心起來。

左腳一點，居然半點聲音也沒有，人已挾着鐵拐騰空而起！

崔敏、祝鷹揚那敢怠慢，也緊跟着「嗖」「嗖」縱出！

墳場上只剩下瞑坐調息的萬蛟，武公望自然不便再走。

當下從腰間掣出從聞香教奪來的一柄單刀，凝神而立，全神戒備！

鐵拐仙身法之快，疾如閃電，一掠之勢，業已縱入林中。

他知道崔敏和祝鷹揚雖然跟不上自己，但他們跟在自己身後，這一帶狹長松林也出不了什麼事情。

是以左手挾着鐵拐，右手隨手摘了一大把松野針，就悄悄的往林中撲入！

這片松林，敢情不下百年以上，樹身高大，而且生得十分綿密。

身入其中，頓覺光線黯淡！

何況月落時分，天色本來就已昏黑，更令人感到四下黑沉沉地，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森氣氛！

鐵拐仙藝高膽大，單足點地，耳目並用，轉瞬已走入松林深處。

暗想：四週如此漆黑，即使有人藏身附近，也不容易發覺。

是以他一直凝神靜息，細心搜索，提氣而行。

突然！蹲在左肩上的金絲小獼猴，小毛手輕輕在自己頭上抓了一下。

鐵拐仙自然清楚，這是他徒兒發出的暗號，猴子的嗅覺特別靈敏，敢情牠已經嗅到了生人氣味？

但周圍依然靜寂得半點聲音也沒有，不由心中又有點懷疑起來，難道這小畜生聞錯了？

正在微一沉思之頃，驀聽身前數尺開外「絲」的一聲輕響！

鐵拐仙是何許人？那還容他逃出手去！

一聲大喝，右手揚處，一大蓬松針電射而出！

他這蓬松針用「摘葉飛花」手法打出，何異鋼針？

但聽一陣簌簌之聲，敢情全部沒入了樹身，並沒擊中對方！因爲此刻數丈之外，又傳來了一聲，冰冷陰森極其輕微的冷笑。

此人形如鬼魅，飄忽靡定，居然逃出自己手中，還存心戲弄！

日後要是傳出江湖，鐵拐被鬼迷，自己這張老臉，眞不知往什麼地方放好？

想到這裏，不由勃然大怒，厲聲喝道：「鼠輩，老要飯面前，豈容你裝神作鬼，藏首縮尾？」

「篤」！

鐵拐拄地人也隨着喝聲，往前撲出！

這一回他盛怒之下，毫不掩飾行藏，挾着颯颯風聲，飛攫而至，端的神速已極！

那知等他撲到，四周依然靜蕩蕩的，那有人在？再一搜索，原來這陣工夫，業已追到松林盡頭，再往前去，便是纍纍墳尖，縱目遠望，也瞧不到一絲影子，似乎那人早已離林遠颺！

鐵拐仙闖蕩江湖數十年，幾曾受人如此戲侮？

他怪眼圓睜，鬚髮戟張，左手一掄，鐵拐向林中橫掃而出！

正當此時，驀聽前面松林入口之處，隱約傳來幾聲，「啾啾」鬼哭之聲！

鐵拐仙心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

第五十三章　墓中人語

正在微一沉思之頃，驀聽身前數尺開外，「絲」的一聲微響。

鐵拐仙是何等人？那還容他逃出手去？

一聲大喝，右手揚處，一大蓬松針，電射而出！

他這蓬松針，用摘葉飛花的手法打出，何異鋼針。

但聽一陣簌簌之聲，敢情全都沒入了樹身，並沒擊中對方！

因爲此刻數丈之外，又傳來了一聲冰冷陰森，極其輕微的冷笑！

此人形如鬼魅，飄忽靡定，居然逃出自己手中，還存心戲弄。

日後要是傳出江湖，鐵拐仙被鬼迷，自己這張老臉，眞不知往什麼地方放好。

想到這裏，不由勃然大怒，厲聲喝道：「鼠輩！老要飯面前，豈容你裝神作鬼，藏頭縮尾！」

「篤」的一聲，鐵拐拄地，人也隨着喝聲，往前撲出。

這一會他盛怒之下，毫不掩飾行藏，挾着颯颯風聲，飛攫而至，端的神速已極！

那知等他撲到，四周依然靜蕩蕩的，根本沒有人影？

再一搜索，原來這陣工夫，業已追到松林盡頭，再往前去，便是纍纍坟尖。

縱目遠望，也瞧不到一絲影子，生似那人早已離林遠颺！

鐵拐仙闖蕩江湖數十年，幾曾受人如此戲侮？

他怪眼圓睜，鬚髮戟張。
左手一掄，鐵拐仙橫掃而出。
但聽連聲「嘩啦啦」一陣巨響，一排四五株高大松樹，全被他掃得攔腰折斷，倒了下來。
此老今晚當眞動了眞火！
這一陣樹倒地震，聲音傳出老遠。
崔敏和祝鷹揚兩人，也循聲尋到！
正當此時，驀聽前面松林入口之處，隱約傳來幾聲「啾啾」鬼哭之聲。
松林中也立時「啾啾」一相應，忽遠忽近，貼地飄浮！
鐵拐仙突然心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
立卽身子一拐，掉頭往林中奔去。
口中喊道：「你們快跟我來！」
崔敏、祝鷹揚兩人，一聽鐵拐仙聲音甚急，去勢如電，彷彿發生了什麼緊急之事。
心中一楞，不敢多想，也立卽躍身撲起！
兩人這一施展身法，奔出林外，目光瞥處，果然眼前又發生了奇事！
只見那座大坟青石平台上，兩排陳列着的十三具屍體，這時竟然一個不見。
連萬蛟、武公望兩人，也不知何時走得沒了蹤影！
偌大一片平台上，越顯得陰森空曠。
只有鐵拐仙鬚髮戟張，柱着一隻鐵拐，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睜得精光四射，似乎憤怒得要噴出火來。

對自己兩人的趕來，却並不理睬，只是凝神而立，一動不動。
敢情在聆聽着什麼？
祝鷹揚不見大師哥蹤跡，心中雖然焦灼，但一眼瞧到鐵拐仙這般情形，一時那敢開口。
連忙和崔敏打了一個手勢，緊握長劍，悄悄的站在一旁。
坟場上一片死寂，除了林梢微風，草間秋蟲，簡直一點聲音也沒有！
鐵拐仙還是支拐卓立，並沒出聲。
崔敏、祝鷹揚也噤若寒蟬，只是拿目光向四處不停地打量，以冀有所發現。
這一陣工夫，眞個把兩人憋得滿腔疑問，幾次要想開口，却又强自忍住。
驀地，有一縷細若游絲，極其幽沉的怪異之聲，彷彿從荒烟蔓草之間，透地而出。
聲音細小得有點模糊，但仔細傾聽，勉强可辨，好像說着：「中元佳節，孟蘭勝會！」
鐵拐仙凝神傾耳，也只能辨認出那奇怪聲音似乎是從那座大墳底下，透地而出！
再一細聽，却又寂然無聲！
「篤！」鐵拐仙猛的鐵拐一頓，地上發出一聲沉重巨響。
火星四濺，石條立時被砸得粉碎！
「發話何人？在老要飯面前，還敢裝神弄鬼！」
他這一聲大喝，宛若平空打起一個焦雷，震得樹林之間，鴟鳥驚撲，落葉簌簌，回響嗡嗡不絕！
但半晌過去，那怪異之聲，依然並沒回答！
鐵拐仙性如烈火，那還忍得，方要發作，只聽那聲音，忽然重復響起：「記着……七月十五，孟蘭，勝會，不要忘了……」

這回，鐵拐仙聽清楚了，這細若游絲的怪異聲音，正從豎在大坟前面的那方石碑中透出！

這方石碑，豎在大坟前面，和坟土還有兩尺距離。

碑後鐫着的是一篇墓誌銘，難道有人隱身石後？

鐵拐仙身法何等快速，一閃身，躍上碑石，目光四射，那有半點人影？

如果確實有人躲在碑後，又如何瞞得過他如電雙目？

「閣下是神是鬼，何不請出來讓老要飯見識見識？」

鐵拐仙箕踞石碑之上，凝聚眞氣，沉聲喝問！

「朋友何必賣狂，你也逃不過七月十五，孟蘭勝會！」

一點沒錯！那聲音是從石碑中透出。

連崔敏、祝鷹揚都聽清楚了！

鐵拐仙驀地一聲「哈哈」，長身躍落地面，喝道：「朋友，你用千里傳音，練音成絲之法，利用碰上石碑的回音，裝神作鬼，又豈能瞞得過老要飯耳朵？」

他這一喝，立時把崔敏、祝鷹揚提醒。

要知一個人內功到了登峯造極，能夠把所發聲音，用眞氣練成一縷細絲，出我之口入彼之耳，即使同在身邊之人，也難以聽到，這就是「傳音入密」。

但必須面對面，相隔不遠，方能使出。

再進一步，練到所發音絲，凝而不散，能夠遠傳一兩里外，依然清晰可聞，那就叫做「千里傳音」。

江湖上能會此法的，已是不多，此人居然還能把「千里傳音」，送到石碑之上，再由石碑上發出，那麼此人內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

正當他們沉思驚愕之際，忽然從高空飄來一聲懾人心神的陰笑。

「不錯！朋友果然有點眼光，但你已經名登鬼籙，逃不過七月十五！」

這聲音飄飄忽忽，發自高空，更是不可捉摸！

祝鷹揚突然厲聲問道：「我大師哥泰山萬蛟是不是被你害了？有本領何不現出身來，與小爺見過高低！」

「萬蛟被我錄爲九幽侍者，正是泰山派之榮，小娃兒怎的不知高低？如果換在平時，就難貸一死！」

祝鷹揚聽說大師哥被他錄爲侍者，想來尚未遇害，心中稍寬，還想再說。

却聽鐵拐仙怒聲喝道：「閣下口氣不小！老要飯江湖上混了幾十年，倒眞是第一次遇上！」

「早遇上了，屍骨也早已枯朽！」

語音突轉冷酷，似乎還帶有一股冰冷陰寒之氣，使人油然生出寒意！

鐵拐仙「嘿」了一聲，道：「剛才曝屍坟場的少林一僧，武當三劍，青城雙鶴，和滇南夫妻雙俠等人，是否都遇上了你，才遭毒手？」

「不錯！」

「七月十五，孟蘭勝會，在何地舉行？」

「到時自知，反正你也逃不過那天！」

「哈哈哈哈！」

鐵拐仙縱聲狂笑：「人生自古誰無死？老要飯還不在乎這條老命！不像閣下藏頭縮尾，見不得人！」

」

神秘聲音冷冷的道：「我不過要你傳言中原武林罷了，否則焉有生理？」

鐵拐仙想到少林智一大師、武當三劍、青城雙鶴等人，武功雖然及不上自己，但也均非弱手。

對方所說，雖嫌狂妄，至少也有幾分可信。

看來此事牽連甚廣，說不定江湖上會立時引起腥風血雨。

不過，憑自己的經驗，居然測不透對方是何等人物？

心中想着，不由點頭道：「閣下想得不錯，有老要飯向江湖傳言，各大門派，自然相信，不過閣下也總得露上一手，給老要飯瞧瞧！」

那知話聲說完，對方却寂然無聲，並不作答。

一陣沉默，空氣反而顯得緊張，不知對方業已遠去？還是要驟然出手。

鐵拐仙臉色凝重，向崔敏、祝鷹揚打了個手勢，要兩人站到自己身後。

一面把全身眞氣，凝聚待發，防備這個口氣奇大的神秘人物，驟起發難！

這樣等了一會，還不見動靜。

崔敏也忍不住柳眉一剔，說道：「老前輩，這種見不得人的……」

她語聲未落，鐵拐仙突然右手一揚，止住崔敏再往下說。

側耳一聽，果然高空又飄來一聲極其陰森，似斷似續的聲音：「閣……王……註……定……三……更……死……誰……能……」

這聲音似乎從極遠之處飄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慢極長。

但每一個字，都鏗鏘有力，懾人心神！

鐵拐仙聲音才一入耳，臉色驟變，立卽一個轉身，急促的向聲音相反方向一指，低聲說道：「你們趕緊走，儘量施展輕功，越快越好，越遠越好，快！」

崔敏遲疑的道：「老前輩，你……」

鐵拐仙急道：「此時不是說話之時，你們快走，我替你們掩護！」

崔敏、祝鷹揚看連鐵拐仙都如此緊張，知道事態嚴重。

聽口氣，鐵拐仙怕自己兩人逃不快，才要在後面掩護！

這時鐵拐仙已把金絲小獮猴從肩頭推下，渾身骨節暴響，單足柱地，凜然而立。

右手還在不停後揮，意在催促兩人快走！

崔敏、祝鷹揚在這種情勢之下，那敢違拗？

立卽施展輕功，往鐵拐仙所指方向急奔出去！

兩條人影，疾若流矢，奔了約莫頓飯光景，差不多已奔出二三十里。

此時天光大亮，抬頭一瞧，前面不遠，已到了一處鎭甸。

大路上也有了行人，兩人這才放慢脚步，走了一段，方要在道旁稍憩。

「現在總算脫離險境，你們隨我來，前面就是枝江，咱們倒用不着進城，就在這裏打個尖，讓我老要飯過足酒癮，再說正經！」

崔敏、祝鷹揚同時一驚，回過頭去，只見鐵拐仙鐵拐柱地，不知何時，已經站在自己身後。

那隻金絲小獮猴也早已爬上他左肩，睜着一對火眼金睛，骨碌碌地亂瞧！

「老前輩……」

崔敏叫了一聲，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鐵拐仙已呵呵笑道：「老要飯一直在你們身後不遠，咳！你們有許多話想問，是不？老要飯這也是第一次碰上，有話，等一會再說！」

他邊說邊走，引着兩人蹩進路旁一家茶館。

這時正當清晨，早起趕路的行旅商賈，已有不少。

大家瞧着一個跛脚老叫化，引了兩個年輕書生進來，不由全都臉上露出驚奇之色！

店伙沏上香茗，又端來兩籠包子，鐵拐仙却吩咐店伙送上五斤好酒，和兩斤醬汁牛肉。

吃喝了一會，然後又從腰間，取下大酒葫蘆，裝了二十斤好酒，才付賬出門。

一面笑道：「離這肖家坪不遠，有座水神廟，咱們到那裏去說罷！」

說着，一拐一拐的向前走去。

出了鎮甸，不到兩里光景，果然在小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破廟。

因此處距大路較遠，地勢偏僻，三人魚貫而入，走上大殿，除了神像還算完整之外，拜台上積塵甚厚，想是久無人跡。

鐵拐仙從肩上放下小猢猻，一脚往拜台上坐下，一面指了指附近拜台，意思要兩人也一起坐下，然後嘆了口氣道：「這是一場浩刧，你們聽完老要飯述說，就得趕緊上路。」

祝鷹揚疑惑的道：「老前輩，晚輩大師兄和武老英雄，還落在敵人手上……」

鐵拐仙不待他說完，攔着說道：「這個老要飯自然知道，不過他們兩人，目下似無危險。

但眞正關鍵，却在中元鬼節，如今相距也只有一個多月，時間極爲迫促。

你得趕緊回轉泰山，把此事始末，向尊師報告。

崔姑娘，妳也須立卽動身，前往黔陽。

江湖上盛傳梅三公子在六詔山連敗九天魔女和趕往尋仇的華山太白神翁，大概此時已在回途之中。

妳務必把他找到，同爲武林除害，諒他也不至推諉。

如時間來得及，最好通知令祖一聲，說老要飯邀他助拳。

老要飯也趁這段時間，和各大門派連絡一下，設法共挽浩刧。」

祝鷹揚聞言向崔敏道：「梅三公子還有兩個書僮留在黔陽悅來客棧，崔姑娘一問便知。」

崔敏一面點頭，一面向鐵拐仙道：「老前輩吩咐，晚輩自當遵命，不過我們和老前輩什麼時候在何處會齊呢？」

鐵拐仙點頭笑道：「問得好！問得好！老要飯差點忘了，我想這魔頭既然在宋義塚現身，他巢穴也不會離開得太遠。

這樣，咱們最遲在七月初十之前，在磨盤州集合好了！」

崔敏答應一聲，困惑的道：「老前輩那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魔頭，到底是人是鬼，難道老前輩也奈何不了他？」

鐵拐仙聞言之後，雙眉緊緊一皺，然後說道：「這檔事，江湖上老一輩的人，固然全有個耳聞，但誰也說不出詳細情形來，就是老要飯也不例外，因爲眞正當事之人，全已死去！」

祝鷹揚奇異的道：「啊！原來這魔頭害死了不少人？」

第五十四章　九幽沉沙

鐵拐仙苦笑道：「那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老要飯還在壯年，江湖上黑白兩道許多高手，無緣無故突然暴死。

從他們的屍身上觀察，直到死時，全身氣力尚在，沒有一個是身負內傷，或者遭到任何攻擊致死。

而且這些人又都刀劍出鞘，似乎已經嚴爲戒備，又並無動手跡象，除了臉部痙攣，雙目上睜之外，別無可疑。

因爲此種奇事，連續發生，引起各方注意，據當時大家的推斷，他們臉部痙攣，雙目上視，敢情在臨死之前，仰頭觀望，在向空中搜索，然後突然發現了什麼恐怖之物，被活活嚇死！」

崔敏問道：「老前輩，那些被嚇死的人，難道就是看到了空中飄忽的那兩句鬼話：『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

鐵拐仙點頭道：「不錯！因爲江湖上黑白兩道，全有死亡，大家更覺得事態嚴重，武林中一定出現了一個武功極高的神秘人物，於是正邪各派，派出許多高手，展開偵查。

但明查暗訪了幾個月，依然絲毫找不到影子，而且派去的人，又陸續死去，死因和以前完全相同！

但偵查的人數多了，總有一兩個身在附近，目擊當時情形的人，僥倖逃生。

這才傳出被害之人，在沒有遇害之前，就聽到空中飄忽着「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這兩句話。

可是這僥倖逃生之人，只要述說到這裏，便會突告死亡，不論有任何高手在場，也不例外。

於是江湖上談虎變色，沒有人再敢說這兩句話，而這兩句話，大家就以「勾魂律令」相稱。

正邪各派，當時死了許多高手，竟然連兇手是誰？生得如何形狀？

不！就是連親耳聽到聲音的人，也一個沒有，這不是天大奇聞？

黑道中人，當時就請出了一位厲害無比的大魔頭，來主持他們的聯盟，她，就是孫姑娘的尊師，海心山千手觀音！」

「啊！」

崔敏、祝鷹揚同時啊了一聲。

鐵拐仙繼續說道：「當然黑道頂尖高手，請出千手觀音主持羣魔大會，其目的就是爲了對付這個神秘兇手！

同時各正派之間，也在嵩山少林寺舉行會議，江湖上從此有了『九大門派』這個稱號。」

「啊！」

崔敏、祝鷹揚聽了這段江湖秘辛，才知九大門派，原是這樣來的！

江湖上就自己所知，也不止九派，何以會只稱九大門派？

因爲其他門派，當時沒有參加少林寺之會！

「老前輩，當時黑白兩道，既然大舉集會，這神秘兇手，是否有了着落？」

祝鷹揚問了一聲。

鐵拐仙道：「問得好！當年正邪各派，都有了聯盟，那神秘兇手，似乎知道情勢不利，居然銷聲匿跡。

從此江湖上再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情形，因此大家沒有見過他眞面目，誰也無法知道他到底是誰？」

崔敏道：「老前輩，那麼這末多年來，直到現在，才再出現？」

鐵拐仙道：「不錯！四十年來，江湖再也沒有聽人說起過『勾魂律令』了！」

他說到這裏，突然打了一個哈哈，道：「說實在，四五十年以來，武林中親耳聽到『勾魂律令』，還能活在世上的，恐怕只有咱們三人呢！」

他話聲才落，突然聽到廟外牆脚根上，傳來一陣低森的「啾啾」之聲！

此時旭日初昇，陽光普照，朗朗乾坤，何來鬼魅？

崔敏、祝鷹揚兩人拔劍而起，却被鐵拐仙搖手阻止，低聲說道：「咱們話已說完，此事關係重大，你們不必理會，儘管上路，這裏有老要飯的擔待！」

「拐脚老賊！你名登鬼籙，原也逃不過七月十五，但在你未死之前，咱們還有一筆血債，須提先算算清楚，這兩個小輩，死限未到，儘管先走。」

音若夜梟，冷森之中，充滿仇火，出自身後！

鐵拐仙鬚髮如戟，突然轉身，只見神龕後面，這時已一排站着三個身穿黑衣，頭蒙黑布的矮胖怪人。

雙手下垂，絲毫沒有動作的木然凝立，好像三具活死人一般，心中不由也暗暗一驚！

這三人輕功全已到達爐火純靑之境，起落無聲。

又因崔敏、祝鷹揚兩人，靜心諦聽「勾魂律令」的故事，又接連發問，加以適才廟外突然而來的一陣啾啾鬼叫，引去注意力。

以致身後來了三人，連這位大名鼎鼎的風塵雙奇鐵拐仙，猶無所覺！

鐵拐仙濃眉陡竪，仰天一陣呵呵大笑。

「老要飯還當裝神作鬼的何等樣人？原來只是給人家抬轎的四醜之三！」

三個黑衣怪人中間一個，不等鐵拐仙說完，冷冰冰的應聲答道：「不錯！昔日轎前四煞，今日九幽三靈，老賊七月十五之前，給你留口氣就是！」

鐵拐仙何等人物，一聽口氣，便知轎前四煞，在歌樂山莊山頭一敗之後，誓言必報此仇。

但在此時此地，突然現身，又自稱「九幽三靈」，敢情「勾魂律令」重現江湖，把她們收羅過去，練了什麼歹毒武功，才找自己尋仇。

來者自然不善！「勾魂律令」擄獲各大門派之人，關係重大。

七月十五日，爲期甚迫，轎前四煞，自問還足可對付，崔敏、祝鷹揚兩人，留着無用，不如要他們先行上路！

正想之間，只聽九幽三靈的老大喝道：「拐脚老賊，你有什麼遺言，須交待兩個小輩的，還不快說！」

鐵拐仙打了個哈哈道：「這倒不錯！老要飯仇家滿天下，隨時隨地準備人家尋仇，那有什麼遺言？不過憑妳們還要不了我的老命。

老要飯還想熬到七月十五，瞧瞧那個見不得人的勾魂律令，有些什麼名堂？」

說着回頭向崔敏、祝鷹揚道：「好！你們身有要事也該走了，這裏老要飯自會打發她們。」

崔敏、祝鷹揚兩人，聽鐵拐仙如此一說，只好答應一聲，往廟外走去。

九幽三靈（轎前四煞）當日在歌樂山頭和鐵拐仙一場大戰，老二身負重傷，老四當場殞命。

這時仇家相對，早已怒火如熾，只聽老二厲聲喝道：「老賊，今日我們只要剁下你一腿雙手，就算

替老四復仇，讓你苟延殘喘，瞧瞧孟蘭盛會就是！」

鐵拐仙敞聲笑道：「老要飯一腿雙手全在這裏，三位儘管以手下絕藝招呼，瞧瞧能否如願取去？」

九幽三靈老二突然怒叱：「老賊……」

「賊」字出口，揚手就是一爪，往鐵拐仙當頭抓去！

只聽劃空生嘯，一股奇寒勁氣，直撲而來！

鐵拐仙陡然一驚，目前距離歌樂山頭之戰，爲時不過三月，她們居然學會了「羅刹陰爪」！

心念轉動，立即勁貫右臂，一掌迎着劈出！

那知右掌剛剛遞出，九幽三靈老大，老三兩條人影，也迅疾撲出，分頭襲到。

轉眼工夫，一片掌影，籠罩在鐵拐仙身前身後，寒風激旋，沙飛石走！

高手過招，講究以靜制動，所謂「靜如處子，動若脫兔」。

鐵拐仙三月之前，和轎前四煞一場激戰，深知對方功力。

士別三日，尚須刮目相看，何況對方三人，又投到「勾魂律令」的九幽門中，當上什麼「九幽三靈」。

是以一拐柱地，身穩如山的接了老二一掌。

等老大老三，撲到之時，他單拐一收，左手起處，「斜指三星」，鐵拐漾起三條拐影，分向九幽三靈斜搗而出！

九幽三靈果然今非昔比，黑衣飄蕩，身如鬼魅，在三條拐影之中，收招錯步，六爪齊揚，又復向鐵拐仙攻到。

這回只聽三聲厲嘯，人影閃動，陰寒之氣，陡然大盛，宛若江濤滾滾，怒捲而出，六隻鬼爪，也一齊指向鐵拐仙要害。

鐵拐仙不覺微微爲之一怔，對方三人新近練成的「羅刹陰爪」，果然不凡！

單足一點，連身電漩，奮起神威，鐵拐「橫瀾千里」、「風雷交擊」，橫掃縱擊，連發數招。

但見拐影重重，勢如山岳，立時逼得三人像走馬燈般疾轉！

「哈哈！河東四醜，轎前四煞，再變而爲九幽三靈，憑你們這點道行，幾手鬼爪，那能奈何得了我老要飯的？」

九幽三靈論功力，自然抵不上風塵雙奇的鐵拐仙，此時一處下風，立被對方凌厲拐勢，逼得透不過氣來。

三個人雖然黑布蒙頭，但六道滿含兇光的眼神，從布孔中簡直要噴出火來！

三靈中的老大，突然發出夜梟般凄厲慘笑。

三條黑衣飄忽的人影，忽地同時暴退！

鐵拐仙又是一楞，對方三人，雖被自己拐勢所逼，但並未落敗。

何況歌樂山頭，也激戰了四五百招左右，才分勝負，此時不戰而退，難道另有詭計？

「老賊，你試試『九幽沉沙』的厲害！」

喝聲未畢，但見一大片黑濛濛的毒沙，電射而出。

兩丈方圓，立時籠罩在如烟如霧之下，寒風砭骨，冷燄瀰漫！

就在她們「九幽三靈」出手的同時，水神廟外，幽幽咽咽的響起「啾啾」之聲！

「這老鬼也差不多了，教主見召，咱們快走！」

三條人影，其快無比的往廟外閃出。

她們再也用不着理會鐵拐仙的死活，任你銅鑄鐵打，又焉能逃得過「九幽沉沙」？

崔敏和祝鷹揚打水神廟出來，立卽分頭上路。

崔敏由枝江動身，一路往南急奔，第四天下午，便已趕到黔陽。

在一條大街上找到悅來客棧，剛到門口，便有店伙迎着上來。

他們早已瞧淸楚這位白衣公子雖然沒有僕從馬匹，但舉止大方，儀表不弱，一時那敢怠慢，顚着屁股直往上房領去。

接着端上臉水，砌好香茗，一面伺候着道：「公子爺可有什麼吩咐？」

崔敏點頭道：「我正要向你打聽，你們店裏，可曾住着梅公子的兩位尊价，一個叫琴兒，一個叫劍兒的？」

店伙聞言臉色倏現驚喜，打量了崔敏一眼，滿堆笑容的道：「哦，公子爺，你老就是崔公子。對！對！三個月以前，梅公子和兩位姑娘，就在小店住了半個多月，就是爲了等候爺台。後來梅公子他們要先上雲南去，臨走還吩咐小店，說有一位穿白衣的公子尋來，就請在小店等候，你老今天果然來了。

你老要什麼，儘管吩咐，小店廚房老司務，在黔陽城中，最有名氣，連府太爺縣太爺家裏宴客，都非小店的老司務前去伺候不可。」

崔敏聽他嘮嘮叨叨的說着廢話，心中暗自好笑。

但梅三公子和妹子崔慧，上官燕三人，尙未回轉，且要自己在此等候，總算並沒有白跑。

那知店伙瞧着崔敏並沒答話，却又嘻着嘴道：「說起梅公子，可眞濶綽，小的伺候了幾天，就賞了兩錠金子，小的當店伙以來，可眞是第一次碰上的濶公子！」

他口沫橫飛，越說越有精神！

崔敏皺了皺眉，道：「他們的事，我都已知道。」

店伙聳了聳肩笑道：「公子爺敢情在路上碰到了祝公子？是！是！梅公子的兩位小管家，就是跟隨祝公子先回小店來的，他們專程在這裏等候你老。」

崔敏見他說得如此淸楚，不禁淡淡一笑，道：「那就煩你去叫琴兒劍兒一聲，說我已經來了。」

店伙睜大着眼睛，遲疑了一會，才結結巴巴的道：「公……公子爺，不瞞你老說，兩位小管家前天晚上出門，到……現在還沒回轉小店。」

崔敏聽得心中一楞，難道兩小有了什麼意外？

但這却不大可能，憑琴劍兩人的武功，自己在城陵磯親眼目覩。

連天理敎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那等人物，尙且吃了大虧。

普通江湖上人，那是他們對手？那麼一定另有事故！

心念轉動，一面說道：「他們遇上了熟人也說不定，就等他們回來再說罷，這裏沒有事了，你用不着伺候。」

店伙連連應是，退了出去。

崔敏掩上房門，盥洗完畢，呷了口茶，就在臨窗一把椅上坐下。

瞥見一條藍影，其快無比的閃入自己隔壁那間上房，低垂門簾，只輕微的搖晃了一下！

崔敏目光何等犀利，早已看淸這急奔而來的人，是個髮簪高髻，身穿藍袍的中年道人。

她突然想起宋氏義塚，曝屍場上那三個身穿藍袍道人，和他裝束相同——

武當藍袍八劍中人，也在這裏出現？

而且此時只不過黃昏時分，在客店之中，毫不掩飾，使出絕頂輕功，難道有什急事不成？

心念轉動，立即放輕脚步，把耳朵貼近板壁。

凝神靜氣，使出內家視聽之術，用心諦聽。

果然隔壁房中，正有三個人的聲音，在低聲說話！

第一個說的，敢情就是方才進去之人，自己遲了一步，沒聽淸他說些什麼？

只聽另一個人「唔」了幾聲，並沒發言，好像還在沉思。

接着又是一個說道：「大師兄，難道憑我們三人，還不能把對方制伏？

何況六師弟方才所說，對方除了爲首一個，似乎武功不弱之外，其餘……」

「三師弟，你也沉不住氣，我們這次奉命調查殺害師叔他老人家的眞兇。

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這魔頭已有四五十年沒在江湖出現，行蹤靡定。

能夠查出他的老巢，然後聯合九大門派，一鼓而殲。

目前只發現了一個爪牙，如果打草驚蛇，反爲不美。

試想師叔他老人家功力之深，劍術之純，在武林中何等地位？

這回要非仗着精深內功，急趕返山，也只說出「勾魂律令」的上面一句，便遽爾仙去，而且渾身又找不到傷痕。

師父他老人家所以秘而不宣，只密令我們暗中偵查，也就因爲此事一經聲張，立即會引起整個武林騷動，反而更難找尋線索。」

崔敏聽得心頭一凜，「勾魂律令」！

又是勾魂律令，連武當名宿玄雷眞人都遭了毒手！

哦！那曝屍場中的武當三劍，恐怕也是奉命偵查，被那魔頭擒去的，聽他們口氣，似乎還不知道呢！

而且從三人稱呼上聽來，他們是藍袍八劍中的老大、老三、老六！

他想到這裏，只聽藍袍老三又道：「大師兄，依小弟的想法，對方雖然只是那魔頭手下爪牙，但能夠把他制住，帶回山去，不怕他不說出來。」

老大輕微的咳了一聲，道：「三師弟，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武當派又怕過誰來？不過此事實在關係重大，何況……」

他沉吟着又道：「據說這老魔頭，幾十年來，從沒有人見過眞正面目，武功到底到了何種程度，也從無一人知道。

强將手下無弱兵，此人既然能銜老魔頭之命，在這裏出現，武功自然不會差到那裏。

咱們雖然不懼，但也不宜操之過急，這樣，今晚你們隨我相機行事就是！」

第五十五章　迷魂之戰

剛聽到這裏，忽然房門外響起一陣步履之聲，好像往自己房中走來。

崔敏趕緊撤身，回到椅上，果然房門上「剝落」輕扣了聲，接着走進店伙。

原來這時已是掌燈時候，他端着油燈進來，一面哈腰說道：「公子爺，你老要吃些什麼？小的好交待下去，要厨下替你老特別準備！」

崔敏道：「你只揀可口的送來就是。」

店伙滿堆笑，湊近一步，又道：「公子爺可要喝酒？小店窖藏着實足五十年的茅台陳酒。不瞞公子爺說，不是貴客，小店決不輕易開封……」

崔敏笑着搖頭道：「我不會喝酒。」

店伙還是諂笑着道：「公子爺眞是書香門第的讀書之人，連酒也不嚐一滴。」

這店伙當眞善於奉承，邊說邊走，依然輕輕的帶上房門。

這時隔壁武當三劍，也正在吩咐店伙，替他們準備素齋。

崔敏却思潮起伏，想着琴劍兩小突然失蹤，和「勾魂律令」手下爪牙在湘西出現，武當三劍今晚可能有什麼行動？

她忽然又浮起宋氏墳場曝屍的那一幕，少林智一大師等十三個人，似死非死，受制於人。

目今又聽到武當玄雷眞人之死，似乎勾魂律令，志在削弱各大門派的實力！

對了！琴劍兩小，如果不遇上勁敵，決不會失蹤。

這一聯想，兩小準是被在湘西出現的魔黨爪牙擒去無疑！

今晚自己正好跟隨武當三劍，去瞧瞧情形。

店伙送上飯菜，崔敏舉筷一嚐，果然十分可口。

心知這是店伙當眞特別關照下去的，當然他志在賞金，才這樣巴結自己。

當下一連吃了兩小碗飯，店伙伺候着收拾乾淨之後，又重新沏上香茗！

崔敏因心中有事，等店伙出去，立即門上房門，掇拾停當，一面吹熄燈火，假裝入睡，祇等武當三劍動身。

二更初起，隔壁房中有了極輕微的聲息，如果換了常人，斷難聽到。

崔敏暗暗讚許武當八劍，果然身手不凡。

自己也不敢怠忽，提起眞氣，輕輕推開前窗，飄出身去。

躍上屋面，略一審視，果然發現右邊屋脊上，人影微閃，三條黑色身形，騰空而起。

去勢如箭，輕靈已極！

好俊的身法！崔敏深知武當八劍，在江湖上聲名頗著，只要瞧他們這份輕功，就不在自己之下。

尤其自己一身白色衣服，極爲惹眼，那敢過份逼近。

直等三人去了十丈之外，才提足眞氣，暗暗隨了下去！

這天已是六月十二、三了，月亮將圓未圓，足有九成光輝，一望無遺。

她不即不離，遠遠的跟定三劍身形，貶眼工夫，已奔出黔陽城外！

三條黑影，加上後面一條白影，在清輝千里的大好月色之下，宛若四點流星，悄無聲息的掠過原野

。

這樣約有頓飯光景，業已奔到鷄公山下。

這一帶山嶺起伏，叢林掩映，地勢極爲荒僻。

但却是通往懷化的必經之路。

武當三劍略一駐足，嗖嗖嗖，三條人影，分做三個方向，撲上樹去，眨眼就失去蹤影。

崔敏猶疑了一下，暗想敢情那人要往這裏經過？所以他們才隱身上樹。

心念疾轉，人可並不怠慢，也立即閃入道旁林間。

輕竄巧縱，向前走出一箭多路，才揀了一棵臨近路邊的大樹，躍上樹枝，隱蔽住身形。

銀光從樹葉縫中洒了下來，天空一片明淨，微風徐來。

只有草間蟲聲，喞喞而鳴，四外十分靜寂。

崔敏等了一陣，兀是不見動靜，不由漸感不耐。

正當此時，瞥見遠處來路上，忽然出現了一行奇突之人，徐徐往自己這邊走來！

逐漸逐漸接近了，皓月當空，清輝滿地，自然瞧得十分清楚。

這一瞧，不由把身懷絕藝的崔姑娘，也瞧得倒抽一口冷氣。

原來路上這一行人，爲首一個身形高大，穿一襲寬大黑袍。

頭蒙黑布，只有眼睛部位，露出兩個圓孔，閃爍着兩道綠陰陰的眼神。

右手高舉，執着一塊「拘魂牌」，全身上下，一般漆黑。

身軀挺直得十分僵硬，一搖一搖的走着，饒有鬼氣！

他身後一共七人，也一列穿着寬大黑衣，全身僵直，雙手下垂，跟着前面那人，亦步亦趨，呆板遲

鈍，生氣全無！

天哪，這……這是趕屍的！

後面七個，全是死人！

（湘西一帶，崇尚迷信，凡人客死他鄉，就由術者用符咒帶着死屍趕路，夜行日宿，過路的人，碰上了就得遠避，叫做趕屍。）

崔敏身不自主打了一個哆嗦，渾身毛髮直豎，皮膚起了鷄皮疙瘩，纖纖玉指，也透着點冰涼！

前面那個高大的黑衣人，這一陣工夫，業已走近樹下，突然，他僵直軀體，停了下來。

後面七人，也同時止步，直挺挺地排成一行。

在這瞬息之間，崔敏也立時警覺。

腦海中迅疾掠過宋氏義塚曝屍之場的十三個人，不是也身軀僵直？

尤其在枝江破廟中遇到的轎前三煞，如今投入了什麼九幽門，自稱「九幽三靈」，也正是這般裝束。

那麼他準是九幽門下無疑！

她心念疾轉之際，爲首那個黑衣人，陰森森的冷笑一聲：「林中果然藏有生人，還不給我出來？」聲音十分低沉，饒有鬼氣，好像不是從他喉嚨之中發出來的。

崔敏這回可眞驀地吃了一驚，暗想這鬼東西果然厲害，還聞得出生人氣味來？

正當此時，樹林間微風颯然，三條人影，倏然墜地，那正是武當藍袍八劍中的三劍！

正中一個，年約四旬，沉凝之中，隱透威儀，雖在黑夜，眼中神光湛然，顯是內家好手，他，當然是八劍的老大。

左右兩個，也全在三旬以上，他們丁字形的站在黑衣人面前。

黑衣人兩道綠陰陰的眼光，由黑布孔中，緩緩掃過三個藍袍道人，陰笑一聲，一字一字冷冷的道：「我由一數到三，你們若不應聲退開，嘿嘿！」

他「嘿」聲一頓，便自數道：「一……二……」

武當八劍中老三老六，眼見對方如此目中無人的狂態，早已手按劍柄。

老大連忙使了一個眼色，要他們不可輕舉妄動，一面打了個稽首道：「貧道武當門下微塵子，這是敝師弟微智、微音，尊駕裝神扮鬼，究是何方高人？」

黑衣人又是一聲陰沉冷笑：「九幽門下，見者喪生，你們還不讓路？」

路字剛一出口，垂直的左手，突然揚起。

一股陰寒凌厲的冷飈，隨袖而出，帶起呼嘯之聲，直往身前三人撞去！

微塵子，藍袍八劍之首，乃是武當派未來的掌門人，隨侍玄清眞人垂三十年，武功修爲，已臻上乘。

此時聽黑衣人自報「九幽門下」，不由心中一動。

也立卽沉氣凝神，潛運功力，右手袍袖一兜，迎着拂出！

這一拂，是他三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尋常。

勁風潛力，向外迸發！

但聽「蓬」地一聲大震，地面上飛砂走石，風轉飈翻。

微塵子依然岸然而立，藍色道袍，被吹得臘臘作響！

再看黑衣人却被震得斜退了兩步，他黑布蒙面，雖然瞧不清神情。

但那兩道綠陰陰的眼神，却透出驚詫兇光，陰嘿一聲。

突然發出一種具有催眠作用，而又極其低沉的聲音，回頭說道：「峇砦先生，你過去領敎那道士幾招！」

他此言一出，身後七個全身僵直，雙手下垂的黑衣人中，第一個人果然依聲走出。

那是一個骨瘦如柴，面無血色的老者。

嘴上留着兩撇黃鬚子，目光呆滯，停在微塵子臉上，一步步逼去！

武當三劍，瞧得心頭大凜。

九幽門中，居然會使妖法，不然，這僵直死屍，怎會聽他指揮？

崔敏却有些恍悟，她記得宋氏義塚十三具人，不是渾身找不出半點傷痕，鐵拐老前輩還說他們一個也沒死。

後來自己三人，被人引開，只不過片刻工夫，就一個不見。

如今想來，和這七人情形相同，敢情是被九幽門用一種迷魂藥，迷失本性所致？

那麼梅三公子的兩個書僮琴兒、劍兒，是否也在其中呢？

因爲七個僵直之人，全穿着寬大黑衣，一時不易辨認。

她正想運用目力，挨次瞧去。

只聽黑衣人幽幽的道：「你還不撤出兵器？」

峇砦先生果眞微微停身，從身邊亮出一柄苗刀。

藍光一閃，猛往微塵子迎面砍去。

此人內力不弱，金刃劈風，沉猛有力！

「大師兄，此人刀上有毒！」

左邊微智道人驚呼聲中，微塵子口中突地清嘯一聲，錯步甩肩，嗆然撤下長劍。

微智、微音，也同時後退半步，一齊從肩上撤出劍來！

峇砦先生瞧也不瞧兩人，如影隨形，苗刀疾掄如風，向微塵子接連攻出。

微塵子舉劍封架，也還了四五招。

幾招過去，忽覺這一個叫峇砦先生的人，竟然武功極高。

比自己有過之，無不及！

他劍劃弧形，一面展開師門絕學「兩儀劍法」，面却細心察看。

果然！他又發現峇砦先生似乎已失常性，只是奮不顧身的一味猛攻！

這份震驚，當眞使得武當藍袍八劍爲首的微塵道人，凜然失色。

暗想對方連同黑衣人共有八個之多，方才自己和他對過一掌，功力和自己也在伯仲之間。

如果他們八人全部出手，自己師兄弟，今晚可眞要全軍覆沒！

就在他們兩人動手之際，黑衣人又陰沉沉的發話了。

「燈心大師、范老三，你們還不過去，把那兩個道士拿下？」

一排站着的六個僵直之人，果然又有兩人，應聲衝出。

一個是足踏芒鞋的肥胖和尚，另一個却是身形瘦長的禿頂老者。

手中握着一柄三尺來長，金光燦爛的奇形兵器，似劍非劍，通體滾圓，只有劍頭部份，十分尖銳。

他先前指揮峇砦先生對付微塵子，武當三劍和身隱樹上的崔敏，因峇砦先生這個名字，十分陌生，倒也罷了。

這次出場兩人，崔敏卽使不識其人，也聽到過他們名字。

那正是九大門派中五台山的燈心和尚，和終南派金透銀彈范老三。

憑他們兩人，如何也會落入人家手中？

尤其微智道人和微音道人，他們和燈心和尚及范老三都是素識。

此時一見兩人分向自己衝來，微智道人急忙長劍一擺，迎着燈心和尚大聲叫道：「大師，你怎的連貧道也不認識了？」

燈心和尚似乎微微一怔，驀地揮手就是一掌，直劈過來。

微智道人急忙向側閃身，那知燈心和尚第二招又急襲而出。

微智道人心頭大怒，猛的冷哼一聲，長劍疾圈，連環擊出！

同時微音道人也和金透銀彈范老三動上了手，金光匝地，劍光流轉，打得十分激烈！

微塵子心中自然清楚，如論自己功力，原要比峇砦先生遜上一籌。

差幸對方心性迷失，反應遲鈍，這才勉强打成平手。

使他最躭心的却是兩個師弟。

老三雖非燈心和尚對手，但到底以兵刃對徒手，還可扯平一點。

老六的武功，要和金透銀彈相比，則差得老遠。

而且這兩人本性全失，兩個師弟，傷在他們手下，固然不好。

但萬一失手傷了他們，自己也擔待不起。

心中想着，立卽振聲說道：「三師弟、六師弟注意，燈心大師和范大俠被妖人迷失了本性，你萬留神！」

黑衣人靜立一旁，陰陰的笑道：「你們難道還想活着回去？」

戰場上六人，全是武林高手，此時刀光劍影，漫天飛舞，兔起鶻落，人影亂旋。

但聞一陣陣的金鐵交鳴，勁風呼嘯，煞是凌厲！

隱身樹上的崔敏，因七人之中，出場了三個，還有四個直挺挺的站在那裏。

她慧目一轉，赫然發現最後兩個，身材較小。

雖然也穿着寬大黑衣，但月光之下，眉目清秀，那不是琴兒、劍兒是誰？

她生性較爲沉穩，雖然琴劍兩小失蹤之謎，業已揭開。

但衡量情勢，武當藍袍三劍，此時已遇上了勁敵，而且對手都是迷失本性的武林健者。

以此推想，另外兩個僵立之人，也一定不是泛泛之輩。

這且不說，就拿琴、劍兩小的武功來說，也夠自己應付。（她可不知道兩小自從身中「金線桃花蠱」，服了「百毒散」，至今未滿百日，武功尚未恢復。）

但她畢竟心思較細，忽然想到方才情形，那峇砦先生、燈心和尚、金透銀彈等人，都是經過黑衣人指名指揮，才應聲走出。

如果沒有黑衣人指揮，那麼就是打得天翻地覆，他們應該還是木立如故，視若無睹，不會出手。

她想到這裏，忽然靈機一動，如果自己一出手，給黑衣人一個措手不及，就無法再指揮其餘的人。

只要把他制住，即可完全解決！

心念轉動，立卽凝集全身眞氣，一聲嬌叱，身如電射，凌空在黑衣人當頭撲下。

左手「拂雲袖」，也猛力揮出。

她隱身之處，和黑衣人相隔本來極近，這一猝起發難，當眞迅若雷奔，快速已極！

黑衣人不防樹上還有人在，微一驚楞。

崔敏的「拂雲袖」，一股強猛內勁，業已拂近身前！

但他當眞不弱，就在這一瞬之間，響起一聲凄厲的陰笑。

身如鬼魅，不見如何閃動，業已滑了開去。

這一着，崔敏早在意中。

她身形還未完全着地，右手長劍，已然匹練橫掃。

展開爺爺嶽麓老人親授的「大羅劍法」，精微絕招，源源出手，盡是急攻招術。

一片精芒，匝地風雷，直向黑衣人疾捲而去。

霎那之間，但見漫天劍影，俱由她劍上灑出。

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尤其是她左手衣袖飄拂，不時揮出獨門奇功「拂雲袖」，眞氣拂拂，風聲勁厲！

果然這一下聲勢凌厲，宛若長江大河，狂濤千頃。

直把黑衣人逼得手忙腳亂，手上一塊拘魂鐵牌，左擋右攔，上下翻騰，只有招架之功！

武當三劍，除了微塵子，還能和峇砦先生打成平手外。

餘下微智、微音兩人，對手是燈心和尚，和金透銀彈范老三，却早已屈居下風。

尤其是藍袍八劍的老六微音道人，被范老三一柄金透，圍在中間。

宛若身在一堵金色鋼牆之中，壓力重重。

差幸武當派「兩儀劍法」，劍劃弧形，身走太極，門戶極爲嚴密，是劍術中利於守勢的劍法，才能勉强自保。

此時一瞧來了幫手，已把黑衣人圈住，三劍精神陡然一振。

微塵子鼓足內力，刷刷數劍，硬把沓砦先生逼退一步。

立即使出最上乘的身法，神速如電，蹤到微音道人身邊。

長劍疾掄，和師弟合在一起。

等沓砦先生撲來，兩人業已聯上了手。

要知武當的「兩儀劍法」，只要雙劍一合，威力卽可陡增。

微塵子一聲輕嘯，兩柄長劍，一左一右，劃起一道弧形劍網，又逐漸往微智道人移去。

微智道人聽到大師兄嘯聲，也邊打邊移，往右邊湊來！

「叮！」

三劍合一，匹練似的劍光，頓時暴漲，有若一道光牆，突地湧起。

把沓砦先生、燈心和尚、金透銀彈范老三隔在光幕之外。

三個人雖然還是一聲不作，各自奮不顧身急撲猛攻。

但武當三劍却已可緩過手來，合力對付了。

黑衣人被崔敏搶了先機，一直處在下風之中，果然無法再指揮僵立的四人。

厲嘯連連，一柄拘魂鐵牌，使得呼呼有聲，依然脫不出「大羅劍法」的如山劍影。

第五十六章　何物老嫗

但崔敏心中却是異常焦急，因爲自己左袖右劍，使得如此凌厲，只不過僅僅把對方困住，無法傷他。

如果時間稍長，被他緩過氣來，發動木然僵立的其餘四人，一起攻來。

自己一人，最强也難以抵擋！

要知「拂雲袖」每一出手，全憑着一口眞氣，把內功凝聚到衣袖之上，隨手抖出，如被拂中，當眞裂石開碑，威力極大。

這是嶽麓老人的「獨門絕技」，和「劈空劍訣」同被武林中人譽爲「嶽麓雙絕招」，自非泛泛可比，崔敏、崔慧姐妹兩人，各得其一。

但正因威力極大，消耗的內力，自然也成正比例。

崔敏這一劍袖齊施，「大羅劍法」和「拂雲袖」連綿攻出，鬢角上早已漸見汗珠，聲勢也不如先前威猛。

但她爲了不使黑衣人稍微緩手，依然銀牙暗咬，盡力施爲。

黑衣人能把沓砦先生、燈心和尚、金透銀彈范老三等九大門派中的一流高手收服，聽他擺佈。

雖然他只是趁人不備，施用狡獪，但武功確也了得。

雖被崔敏出其不意，劍袖同施，失去先機，猶能沉着應戰，力拚百招，絲毫不露敗象。

此時崔敏强弩之末，自然逃不過他綠慘慘的眼睛。

只聽一聲陰笑，僵直身子，形如鬼魅，倏然一閃，從崔敏重重劍影中溜了出來。

手中拘魂鐵牌，忽的急轉如輪，陰風四起，往崔敏當頭砸下。

左手「拘魂鬼手」，也呼的往前抓出，直叩崔敏右肩。

他這一由守變攻，閃身、欺步、掄牌、揚爪，當真動作如一，奇快無比！

崔敏一時大意，被他突圍而出，心中一驚，情知要糟。

忽覺陰風壓頂，同時一股奇寒勁氣，却直奔肩頭。

雙管齊下，卽使要想閃避，也嫌不及！

崔敏柳眉含煞，猛吸一口眞氣，左手衣袖，運足十成功力，往上暴然揚起。

右肩一沉，劍演「斗柄斜指」，一縷寒光，疾如閃電，斜削出去！

黑衣人出手雖快，崔敏也並不落後。

這一牌、一爪、一袖、一劍，發有先後，等到相接之時，雙方却同樣迅疾。

只聽「砰」然巨響，緊接着「吱——」的一聲厲叫。

兩條人影，倏然飛開！

崔敏「拂雲袖」拂上鐵牌，震得嬌軀不迭後退，花容失色！

同時黑衣人的「拘魂鬼手」，却被崔敏臨機應變的一招「斗柄斜指」，寒光撩過，削斷了三個指頭！

痛得他鬼叫一聲，慌忙後躍。

「小子，（崔敏男裝打扮），今日不把你碎屍萬段，太爺就不叫九幽門下，十大游魂拘魂使者了！」

他痛極怒極，聲音當眞猶若厲鬼，悽厲得使人毛髮直豎！

哦！這會他自報姓名，叫什麼九幽門下，十大遊魂拘魂使者？

這名字鬼氣森森，倒眞名符其實！

崔敏不由抬眼往他瞧去。

這自稱拘魂使者的黑衣人，黑布蒙面，雖然瞧不到他的臉色該是如何猙獰？

但兩個圓孔之中，那雙鬼眼，此時却並沒憤怒得要噴出火來的神色。

只是閃爍着一種莫可名狀的奇異綠光，似乎有一絲寒氣，隱隱射來，使人瞧到了有不能自己之感！

崔敏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心頭漸感恍惚。

耳朵邊上，正有一縷有氣無力的幽幽鬼語，細聲說着。

那似乎含有一種極度的催眠作用！

「小子，你先闔着眼睛，唔！右手也垂下去，此時還不丟下長劍，更待何時？

唉！閻——王——註——定——三——更——」

崔敏果然如斯響應，慢慢的闔上眼睛，慢慢的垂下右手。

正待把長劍……

突然！從遠處響起一陣磔磔怪笑，長空搖曳而來，聲若裂帛！

震得在場之人，俱各凜然色變，不知來者是敵是友？

崔敏也驀地一驚，神志立時清醒。

怪笑之聲，剛一入耳，一條人影，一瀉千里，驟然往衆人身前墮落！

依聲望去，只見一丈開外，站着一個身穿黑衣，奇矮奇醜的老婆子。

她長髮拖地，全身只是一付皮包着骨的架子。

尤其一顆骷髏似的頭上，除了一口白森森利牙之外，只有左首一隻獨眼，射出冷峻的光芒，打量着大家！

崔敏瞧着這醜老婆子的模樣，心頭一冷，暗想「完了」，這人分明也是九幽門中之人。光聽她方才這聲長笑內力之强，不知又要高出拘魂使者多少倍呢！

那知就在她這微一沉思之際，事情却有了急劇變化。

醜老婆子獨目炯炯，大喝一聲：「住手！」

武當藍袍三劍，三劍合璧，劍光如織，也正好把奮不顧身，全力搶攻的峇岦先生、燈心和尚、金透銀彈范老三三人，堪堪敵住。

方才一陣怪笑，和醜老婆子的突然現身，心頭不免大凛。

他們和崔敏同一想法，因爲來人身穿黑衣，形同僵屍，自然是敵人一黨。

這一分神，手上稍微一滯，就被對面三人，逼得劍陣立呈亂象。

此時雖然聽到醜老婆子喝令住手，但在對方三人的猛攻之下，自保尚嫌不及，那能撤劍後退？

峇岦先生等三人，心神喪失，只知攻敵，對醜老婆子的厲喝，自然更充耳不聞！

醜老婆子突然一聲厲笑，兩隻鳥爪般枯手一伸，方待往激戰的六人走去！

忽聽身後響起一聲陰笑：「何物老嫗，敢如此冒火？」

拘魂使者方才施展「攝魂大法」，無巧不巧被醜老婆子的笑聲，把崔敏震醒，心頭大怒。

陰笑方起，手中拘魂鐵牌，夾着陰風，業已往醜老婆子當頭劈落！

醜老婆子連頭也不回，左手忽的向腦後一撈，拘魂鐵牌輕而易舉的奪到手上。

隨手一擲，不見她用勁使力，只聽「撲」的一聲，整塊鐵牌，竟然悉數沒入土中！

「小子，如果換在十年之前，你還有命？」

她依然一步一步往還沒住手的六人逼去。

口中磔磔厲笑道：「老鬼，你想不到老婆子還沒死吧！」

峇岦先生等三人，渾渾噩噩，一無所覺，依然圍着三個道士急打不休。

三個道士顯然已屈居下風了，劍影縱橫，欲罷不能。

醜老婆子獨目如電，微露詫異，低聲自語道：「他們中了迷魂藥？」

她身子突然加快，撲入刀光透影，和三柄長劍之中。

枯爪似的雙手，猛地一分。

武當藍袍三劍，三個身子，被震得踉蹌後退。

燈心和尚、金透銀彈范老三，也各自往後退出了兩步。

場中只剩下峇岦先生一人，他突然失去對手，似乎微微一怔，流露出失去主宰的模樣。

那雙呆滯的目光，忽地瞧到微塵子，苗刀一掄，「吼」的一聲，又要縱身撲去。

這回他快，醜老婆子比他還快，枯爪疾伸，一把抓住他背心，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提了起來！

峇岦先生掄着閃閃發藍的苗刀，手足亂舞，不停的掙扎，口中發出「吼吼」之聲！

在這同時，拘魂使者却突然發出一陣「啾啾」鬼聲。

他那幽靈似的身子，也疾向深林中閃去，這一動作，當眞奇快無比。

燈心和尚、金透銀彈范老三，以及木然而立的其餘四人，對這「啾啾」之聲，似乎反應特別靈敏。

聞聲立卽紛紛縱起，向林中投去！

崔敏心中一動，這分明是拘魂使者自知不敵，才引着他們逃走。

她鳳目一轉，果然琴劍兩小，也正待轉身奔出！

崔姑娘這一發現，豈肯輕易放過？

趕緊一個箭步，急追而出，駢指如戟，疾向兩小身後點去。

她出手如電，兩小居然毫不警覺，應手倒地！

醜老婆子對拘魂使者等人，紛紛逃去，似乎根本毫不關心。

她手法奇快，奪下峇峇先生手中苗刀，點了穴道，却又嘿嘿怪笑起來：「老鬼，你也會落到我老婆子手上？」

她臉露猙獰，語氣更充滿了怨毒。

突然回過頭來，睜着一隻精光熠熠的獨眼，掃向藍袍三劍和崔敏身上，猝然問道：「你們知道那使用迷魂藥的小子，是何人門下？」

微塵子連忙長劍回鞘，稽首道：「那人方才自稱九幽門下拘魂使者，貧道也不知他出身來歷。」

崔敏接口道：「他是勾魂律令門下，目前江湖上黑白兩道，已有不少人被他們擄去，聽說今年七月十五，中元鬼節，還有一個盂蘭勝會……」

醜老婆子一手抓着峇峇先生，獨目放光，嘿嘿大笑：「勾魂律令！盂蘭勝會！哈哈哈……」

怪笑聲中，雙足一頓，人已像夜梟般破空飛起，瞬息工夫，去得沒了影子。

月光之下，只剩了崔敏和武當藍袍三劍。

微塵子望着躺在地下的琴劍兩小一眼，然後向崔敏稽首道：「方才幸蒙少俠出手，獨擋兇燄，大德

不言報，敢請少俠台甫？」

崔敏連忙答禮道：「道長言重，在下崔敏，和三位道長，住在同一客店，因敝友兩個書僮，前天突告失蹤，才追蹤前來，無意遇上。」

她不好意思說出自己原是跟着他們來的。

微塵子又道：「崔少俠身手非凡，不知和嶽麓老前輩如何稱呼？」

崔敏肅然道：「道長所說，正是家祖！」

微塵子微微一楞，忽然笑道：「原來是白衣女俠崔姑娘，貧道失敬之至！」

嶽麓老人威名遠播，望重武林，他不收門人，膝下只有兩個孫女，江湖上自然都有傳聞。崔敏却被他這一說穿，不由粉臉一紅。

只聽微塵子又道：「這兩位想是貴友尊价了？他們此時穴道受制，本性迷失，恐怕非九幽門獨門解藥，無法醒轉。」

他頓了一頓，忽然問道：「方才崔女俠說拘魂使者，實是勾魂律令門下，和七月十五的盂蘭勝會，想必崔女俠另有所聞，不知能否詳細見告？」

崔敏道：「此事說來話長，而且道長三位貴同門，也已被他們擄去哩！」

說着，就把自己在宋氏坟場所遇情形，大致說了一遍。

直聽得武當藍袍三劍，臉色驟變。

微塵子沉吟有頃，徐徐的道：「今晚如果不遇上崔女俠，貧道還不知道江湖上已經發生了如許巨變。」

不但敝師弟三人，已落敵手，連少林智一大師、青城雙鶴、泰山萬大俠也會全遭暗算。

如今再加上五台燈心大師、終南范大俠，九大門派中人，差不多已有半數，被他們劫持以去。

好在既有鐵拐仙老前輩出面，也許可以聯合各派，共救兇燄。

不過此事關係重大，貧道三人，此刻急須回山覆命，七月十五以前，自當趕赴磨盤州集合。

他說到這裏，回頭向微智、微音道：「三師弟、六師弟，你們代崔女俠把這兩人送返客店，留下房飯錢，立即回山，不得躭擱，愚兄這就先走一步。」

話一說完，就舉手和崔敏作別，立即飛馳而去。

崔敏先前還想客氣，繼而一想，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夾着兩人，也確有不便，這就向兩人笑道：「有勞兩位道長。」

微智道人答了一句：「女俠不用客氣。」

兩人挾起琴、劍兩小，和崔敏一起往城中奔去。

不多一會，便已到了悅來客棧。

崔敏要兩人把琴、劍兩小放到客店門口，解開方才所點穴道，改點了睡穴。

一面舉手擂了幾下店門，直等裏面有人答應。

才和武當二劍打了個招呼，悄然閃開，飛身往自己房中躍去。

第二天清晨，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

起床之後，開出房門，只見店伙已在伺候，一面諂笑道：「公子爺，你才起床，小的已來過幾次，可沒敢驚動。

梅公子的兩位小管家，昨晚也回來了，只是……只是他們喝醉了酒，這時還睡得極熟，小的推了幾下，兀自不醒……」

崔敏聽得暗暗好笑，忙道：「他們既然睡熟了，就讓他們去睡好了。」

店伙唯唯應是，一會工夫，送上臉水。

崔敏盥洗之後，心中可又焦急起來。

那琴、劍兩小，中了九幽門拘魂使者的獨門迷藥，迷失本性，此時雖然被自己點了睡穴，昏然入睡。

但自己又沒有解藥，不知如何解救才好？

這一天，她眞有點坐立不安，一心只盼望梅三公子早些回轉。

聽說他們在兩個多月以前，就大破玄女教，戰勝九天魔女，那麼早就該回來啦！

一天、兩天過去了，這已是第三天的下午，梅三公子還是消息杳然！

崔敏等無可等，決心先解開他們睡穴再說。

當下就踱出房門，方想呼喚店伙，引自己到兩小住的房間中去！

瞥見店伙，匆匆地往裏跑來，一眼瞧到崔敏，立即搶上前來，笑道：「公子爺，梅公子回來啦！」

梅三公子回來了！這當眞是喜從天降。

崔敏眼前登時一亮，急忙問道：「梅公子在那裏？」

店伙喘着氣道：「小的特地先來通報，梅公子一行，已在小店門口。」

他話聲才落，只見兩個店伙，已引着一行往裏走來。

那不是風儀雋逸的梅三公子是誰？

還有自己的妹妹崔慧，上官小妹子，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目光炯炯的長髯老者，不知是誰？

崔敏心頭一喜，趕緊迎了上去，笑着說道：「梅兄……」

「啊！姐姐妳等得很久了罷！」

崔慧嬌軀一扭，搶着往崔敏身前躍來！

「啊！崔姐姐！」

上官燕也跟着叫出。

崔敏「梅兄」兩字剛剛出口，被兩人這麼一叫，直叫得她臉上驀地一紅，白了崔慧一眼，低聲叱道：「慧丫頭，妳口沒遮攔！」

崔慧瞧着她一身書生打扮，忽然若有所悟，「哦」了一聲，就不敢再說。

直把三個店伙，聽得希裏糊塗，怎麼明明是公子爺，她們却叫她「姐姐」？

梅三公子瞧到這付情形，接口道：「慧妹，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我們還是到屋內再說。」

說着俊目向四面一轉，突然咦道：「伙計，琴兒呢？他們……」

其中一個店伙，瞧了崔敏一眼，急急巴巴的道：「是！是公……公子爺，兩位小當家還在……還在……」

他說了半天，還沒說出。

崔敏連忙向梅三公子使了一個眼色，一面揮手道：「你們快去端臉水送茶來，這裏用不着伺候。」

店伙巴不得有這聲吩咐，趕緊連聲答應，退了出去。

大家入屋之後，梅三公子就介紹崔敏和孫存仁相見。

孫存仁呵呵笑道：「老夫當年在湖南任職，曾和令祖嶽麓老人有數面之緣，大家全非外人，姑娘不用客氣。」

他瞧着眼前三個姑娘，不由又想起自己女兒，和她們年齡相若，至今還是生死未卜，心中不由一陣惘然。

第五十七章　撲朔迷離

梅三公子因方才自己問起琴、劍兩小，那店伙吞吞吐吐的情形，以及崔敏和自己使的眼色，心頭十分不解，難道兩小出了什麼事情？

正想向崔敏問個淸楚，店伙又忙着端茶送水，川流不息。

大家盥洗之後，崔敏才把琴、劍兩小失蹤，及自己把他們救回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孫存仁哦了一聲道：「九幽門果然在中原武林猖獗起來，玄女教主傳簡示警，看來所說非虛！」

崔敏聽得微微一怔，暗想原來九幽門爲禍武林，他們也知道了！

只聽孫存仁續道：「賢侄，『九幽迷魂』據玄女教主簡中大意，只有你的『佛門旃檀禪功』能解，你還是先去看看再說。」

梅三公子答道：「老伯說得不錯，他們兩人前次中了『金線桃花蠱』，後來服下『百毒散』，至今未滿百日，武功全失。

看來還要用上一兩滴『天蜂琥珀』，才能復原，小侄這就前去。」

崔慧、上官燕一齊站起身來，道：「梅哥哥，我們也去。」

梅三公子忙道：「慧妹，崔……崔兄和妳幾個月不見了，妳們還是好好談談，只上官小妹隨我去做個幫手就好！」

他和崔敏第一次見面，就叫了崔兄，這時可改不過口來，其實也不知改什麼好？

崔慧聽得嗤的笑道：「梅哥哥，姐姐和我同年的呢，乾脆你就叫她敏妹多好？」

其實崔敏和梅三公子第一次見面之時，因爲她穿着男裝，兩人談得較多，也談得最爲投機。

崔姑娘芳心之中，早已有了他英俊瀟洒的深刻印象。

只是幾個月不見了，却生了份。

此時給妹妹一說，不由鬧得玉頰飛紅，嗔道：「慧丫頭，妳再貧嘴！」

梅三公子、上官燕兩人，已匆匆走出房去。

崔慧和姐姐坐下之後，就急着把別後情形，咭咭格格的說個不停。

她從大破歌樂山莊，一直說到身中「金線桃花蠱」，找上九道彎，後來又赴雲南六紹山拜山，劍敗太白神翁，巧遇孫老伯。

以及梅哥哥在六紹山練劍，最近才由九天魔女飛書相告，說九幽門遍發請柬，訂在七月十五，舉行什麼「孟蘭勝會」，因此舉關係整個武林，囑我們先行上路。

紅燈姐姐也要率同玄女教高手，不日東來，一情一節，娓娓細道。

直聽得崔敏不勝驚奇，暗想自己在這短短數月之中，已經遇上了許多事故，原來他們一行，發生的事情，比自己還多！

這一陣工夫，已是傍晚時候，梅三公子和上官燕，也回來了，身後還跟着琴、劍兩小。

原來他們經梅三公子施展佛門絕學「旃檀禪功」，消除「九幽迷魂」，然後又替他們每人服了一滴「天蜂琥珀」，才算完全復原。

這時忙着叩見衆人，又謝過崔敏相救之德，就站到一邊。

店伙掌上了燈，一眼瞧到琴、劍兩小，好好的站着伺候，不由好生驚奇。

這兩位小管家可真怪，一醉就醉了三天三晚，公子爺一同來，却又鮮龍活跳起來！心中想着，就多瞧了兩小幾眼，一面又請示準備點什麼酒菜？

琴兒忙道：「店家，你只把好的送來就是！」

店伙連連答應，退下身去。不一會，上房客廳已擺好酒菜，大家依次入席。

上官燕望着崔敏道：「崔姐姐，妳這幾個月來的情形，還沒說給我們聽呢？」

崔敏笑道：「我自然要說，這關係可大呢！方才是慧丫頭把你們的經過，才說完呀！」

說着也把自己在岳陽偵查武公望失蹤線索，不料誤中三義會暗算，和武老英雄，一起囚在地道之中……。

上官燕不待她再說，驀地跳了起來，急急問道：「崔姐姐，那我外公呢？他老人家是不是還被三義會的賊人關着？」

崔敏笑道：「小妹子，妳別急，聽我說下去呢！」

接着又把卓大奎等三人，爲了討好天理教，將自己兩人用轎車載運北上。

又被藍腰帶幫半途截上百里洲，聞香教主溫如風在百里洲創教……

這會崔慧臉露喜色，笑道：「梅哥哥，原來溫大哥已正式創立聞香教啦！」

崔敏冷笑道：「溫如風，這人可說是武林中一個敗類，妳倒替他高興起來！」

梅三公子、崔慧、上官燕同時一楞。

因爲自己一行，身中「金線桃花蠱」，幸虧遇上溫如風，才找上九道彎去。

而且一路上覺得此人極爲義氣，不知崔敏怎會突然說出這樣話來？」

但大家都沒有出聲，只是聽她繼續往下說去。

崔姑娘當着這許多人，自然不會把自己險遭失身這段話說出。

是以只說自己和武老英雄分別被囚在聞香教中，後來才由一位叫做孫湘蓮孫姐姐的，把自己救出………

那知她說到半途上，孫存仁全身一震，拂胸長鬚，也起了顫動的波紋。

猛地面露悽惶，急急問道：「崔姑娘，妳說救妳出來的那位姑娘，叫什麼名字，孫……湘蓮？她……她有多大了？」

崔敏微微一楞，答道：「那孫姐姐不過十八九歲，和晚輩差不多，後來才知她原來還是海心山千手觀音，和九華无礙大師兩位老前輩的高足。」

孫存仁微微點頭，眼角上已噙着兩顆淚珠，低聲自語道：「是她，一定是她！這苦命的孩子！唉！崔姑娘，妳繼續說罷！」

崔敏瞧在眼中，心頭也有點明白。

這就把鐵拐仙引走溫如風，自己和孫湘蓮趕到，武公望也由泰山派雙龍一鷹的萬蛟、祝鷹揚兩人救出。

大家離開百里洲，孫姐姐獨自回轉九華，自己一行，在宋氏義塚遇上九幽門的曝屍之場，及武公望和萬蛟兩人突告失蹤。

後來鐵拐仙說出「勾魂律令」來歷，要自己趕來黔陽，邀約梅三公子等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上官燕聽說外公才脫離險境，又被九幽門擄去，心中大急，忙向梅三公子道：「梅哥哥，你趕快去救救外公。」

孫存仁沉吟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道：「上官姑娘，妳暫且放心，令外祖在盂蘭勝會前，決無危

險。

目今九大門派中人，此次已有多人落入九幽妖人之手，此事已關係整個武林安危。

何況七月十五，相距已近，自古邪不勝正，乃是不易之理。

不過他們雖然廣發請柬，但這盂蘭勝會，究在何地舉行？尚無人知道確切之處。

看來九幽邪教，也正在積極準備，妄想一舉消滅九大門派，稱雄武林。

只看他們在盂蘭大會之前，已派出爪牙，到處刼持九大門派和武林中知名之士，自然意圖在期前，削弱各派實力，此種陰謀，顯係是有計劃的行動。

目前咱們不妨分頭行事，兩位崔姑娘，可依鐵拐仙之囑，上一趟嶽麓山，敦請令祖下山，共敉妖氛。

老夫和九華神尼，也有一面之緣，據崔姑娘方才所說，那孫湘蓮可能就是老夫分離十八年的女兒，老夫也在這段時間，趕赴九華一行。

梅賢侄可和上官姑娘，先去磨盤州，咱們至遲在七月中旬以前，到磨盤州集合。」

梅三公子接口道：「老伯說得極是，我們就照此行事好了。」

崔慧姑娘，芳心可不願和梅哥哥分成兩路，暗想九幽門的妖人，又有什了不起的，難道憑梅哥哥還贏不了他們？

但聽梅三公子這麼一說，却又不好反對。

何況把爺爺請來也好，讓他老人家瞧瞧梅哥哥的人品武功，他老人家自然會痛愛自己，替自己作主，想到這裏，粉臉上反倒微露喜容。

大家計議停當，就匆匆用過晚餐，各自回房休息。

那知三批人上道之後，却又遭遇了不同的意外，此是後話。

孫存仁因愛女有了消息，老懷悲喜，一晚沒有安眠，第二天清晨，就急着上路。

崔敏、崔慧，也就跟着動身。

客店中只剩下梅三公子、上官燕和琴、劍兩小。

他們因只須在七月十五之前，趕到磨盤州就好，目前還有一月光景，爲時甚是從容。

是以在店中用過午餐，才由琴兒結算房飯錢，重賞了店伙，方始離開。

傍晚時分，抵達辰谿，剛一落店，只見店伙手中拿着一封素簡，走了進來，躬身說道：「公子爺，這封書信，是言家一位爺台說是奉主母之命送來，要請公子爺親自拆閱。」

說着雙手奉上。

梅三公子伸手接過，果然那素簡上寫着：「面呈　梅三公子親拆」。

心中不由奇怪，自己在這裏並無熟人，怎會人一到，就有人送信而來？

隨手拆開，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字奉梅三公子：

妾夫乾蓀，執掌言門，與江湖同道，素無嫌怨，詎料尊駕臨湘，卽遽施毒手！」

梅三公子瞧得心頭一凛，自己才到辰州，連大門還沒出過，這言家拳掌門人言乾蓀，怎會是自己所殺！

心中閃過疑念，一面繼續往下看去：「夫仇切齒，不共戴天，正擬天涯追蹤，血仇血還，不圖尊駕去而復返，再蒞辰谿。」

他越瞧越覺奇怪，暗想這又是一筆借刀殺人的血賬，和以前華山追風劍客，泰山十二金錢的被害，同出一轍！

「棺停中宅，屍骨未寒，初更初起，請駕臨寒門，未亡人當候駕亡夫柩前，以清血債。」

未亡人言二娘敬具

梅三公子看完之後，又重複看了一遍。

心中正在沉思，這一誤會，自己該如何解釋？

只聽上官燕却悄悄的走近，嬌聲笑道：「梅哥哥，這封信是誰送來的？你瞧着不放。」

小姑娘眞也不小了，她現在對這位梅哥哥，可說十分關心，如今崔慧姐姐又走了。

她小鳥依人，越顯得親切！

梅三公子隨手遞過信箋，一面劍眉微皺，說道：「這又是一場誤會，和以前追風劍客及十二金錢之死一樣，把賬都記到我的頭上，這人用心陰狠，我倒要查查到底是誰冒着我的名字？」

上官燕把信看完，側着頭道：「梅哥哥，那你去不去呀？」

梅三公子笑道：「我自然要去，否則這場誤會，就難以消解。」

上官燕想了一想，忽然又道：「梅哥哥，言二娘會不會有詐，她約你到她家中去，一面設下埋伏，邀集高手，給你來個措手不及。」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讚許的道：「上官妹子，妳近來確實增長了不少江湖經驗！」

上官燕臉上一紅，甜笑道：「我想她一定如此，梅哥哥，要不，我們一起去？」

梅三公子笑道：「言二娘信中，只約我一人前去，難道她家中比六紹山玄女教還要厲害？他們縱然有什麼陰謀，我也不放在心上。

你們只管在客店中等候，我單身前去，也許能夠藉機查出一點冒名行兇的人的蛛絲馬跡。」

說話之間，店伙已送上飯菜，梅三公子匆匆用罷，又囑咐了琴劍兩小一番，才飄然出店而去！

辰州言家拳，名聞江湖，掌門人言乾蓀的住宅，叫做言二房，座落在城西一條橫街盡頭。

辰州城內，只要提起言二房，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

梅三公子出門之時，並沒有騎馬，只是徒步而行，不多一會，已走到一座紅磚圍牆的大莊院前面。

只見這座莊院，矗立在一片廣場中間，倒也十分氣派，兩扇黑漆大門，這時完全敞開。

門擋上還掛着四個白底藍字的大燈籠，和許多條紙旛，正是喪居中的情形！

但屋宇裏面，却並沒絲毫燈光，望進去院落重重，黑沉沉的，似乎相當深遠！

梅三公子走近階台，剛停下脚步，忽見大門裏面，轉出一個身穿半截黑衣的高大漢子。

一言不發，站在門側，對自己前來，好像視若無覩。

當下就跨上石級，抱拳說道：「小生天台梅君璧，奉貴主人之召，依約前來，敬煩通報。」

黑衣大漢並不答話，轉身就往屋中走去。

梅三公子只得在門外停住，那知黑衣大漢走了幾步，突然回頭道：「難不成還要人來迎接你嗎？家主母已在二老爺靈柩之前，候駕多時，要怕，就別進來。」

語聲冷漠，簡直無禮已極！

梅三公子劍眉一軒，正待發作，但繼而一想，這也難怪。

在言家僕人的心目中，自己殺了他們主人，自然有仇視之意，自己何苦和下人們計較？

這就微微一哂，緊隨大漢身後，向裏面走去！

進入大門，穿過石砌大天井，登上石級，便繞向右廊。

但見房屋毗連，直通後進，依然不見一絲燈光！

梅三公子一皺眉頭，沉聲問道：「貴主母在何處相候？」

黑衣大漢走出一段，才冷冷的吐出：「西花廳！」

第五十八章　森羅寶香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大怒，突然冷嘿了一聲！

這一聲他是貫注了內家眞氣發出，金聲玉振，長廊之中，空氣廻蕩，震得黑衣大漢兩個耳朵，嗡嗡直鳴。

心頭一驚，脚下陡然加勁，飛也似往前奔出了兩丈來遠，方想停步回頭。

那知梅三公子如影隨形，悄無聲息的跟在他身後，只聽耳邊大喝一聲：「還不快走？」

黑衣大漢心膽俱寒，那裏還敢停步，低頭直向前面走去。

一陣工夫，又穿過兩重院落，果然前面一座花廳上，隱隱透出燈光。

黑衣大漢走近廳前，回過身來，垂直兩手，說道：「家主母已在廳上相候，梅公子請！」

話聲一落，突然身如鬼魅，很快的往黑暗之處閃去！

梅三公子冷笑一聲，就大踏步向階上走去。

原來這間花廳，十分寬敞，正中間掛了一幅白色靈幃。

幃前一把太湖石雕花椅上，放着一個靈位，面前是一張八仙桌子，上面還放着一付燭台，想係平時祭奠之用。

那一絲燈光，却是從靈幃後面透出，敢情棺材就停放在幃後。

燈焰如豆，隔着一層白布，越顯得綠陰陰，昏沉沉的，平添了不少陰森之氣。

偌大一座花廳，竟然空蕩蕩的，不見人跡！

梅三公子最近幾個月來，屢經大敵，但處此情景之中，也不覺有點陰氣森森之感。

他跨進花廳，略一停頓，便走近靈前，細細一瞧。

靈牌上寫着：「顯考言公乾蓀府君之靈位」幾個字樣。

方才黑衣大漢明明說：「家主母在廳上相候。」怎還不見有人出來？

心中想着，這就朗聲說道：「小生梅君璧，依約而來，夫人有何見教，請現身相見。」

他等了一會，竟然無人答應，也不見言二娘出來，心中漸感不耐，不由大聲的又重複說了一遍。

那知峙立良久，依然毫無動靜。

死寂會形成恐怖，也加深緊張。

梅三公子那裏還忍得住這種使人窒息的氣氛，驀地一聲大笑，喝道：「主人既不願見客，小生這就告退！」

他這一大喝，宛若春雷暴發，震得門窗搖動，花廳中全是回聲！

靈幃後面，如豆鬼火，突然應聲倏滅，眼前立呈一片漆黑。

梅三公子久經大敵，那會把區區一個小門派的言二娘放在心裏？

此來不過是想解釋誤會，和查問這件借刀殺人的經過情形罷了！

這時一見燈火驟熄，分明有人暗中搗鬼。

不由劍眉一軒，左掌當胸，暗暗運起「般若神功」，護住身子，右手握住昆吾劍柄，站在原地。

他內功精深，目能夜視，這略一停息，就轉動目光，向廳中四週瞧去。

那知這一瞧，却直把身懷佛門降魔絕學的梅三公子，也不由驀吃一驚！

原來這黑沉沉空蕩蕩的靈幃前面，就在這如豆燈光乍熄的俄傾之間，居然同時出現了四個幽靈似的怪人。

他們身穿寬大黑衣，頭蒙黑布，雙手下垂，絲毫沒有動作的貼牆而立，正好把自己圍在中間！

在這鬼氣森森的環境之中，出現了鬼魅似的人影，任你如何膽大，也禁不住會生出恐怖之感！

梅三公子目光掠過，心頭驀地一凜。

暗想：瞧不出言門之中，還有輕功如此精純之人。

不過他們似乎還不知道自己業已發現了他們似的，仍然貼牆僵立，敢情想伺機而動。

這樣看來，可見這四個人還不能在暗中辨物。

心念轉動，這就冷笑一聲，故意大步往廳前走去！

果然！自己才一跨步，當門而立的那個黑衣怪人，突然發出一聲尖銳刺耳，聲若狼嗥的怪笑。

接着陰惻惻的說道：「姓梅的，你還走得了？」

他話聲一出，身若旋風，疾欺而來！

下垂雙袖，隨着他一旋之勢，陡然上揚。

兩股奇寒勁風，直往身前撲來，出手十分快疾。

不！此人敢情雙臂已折，只仗着一雙衣袖攻勢，居然還有如此勁道！

他這一發動，倏忽之間，幾聲厲叱，人影驟飛。

貼壁而立的三個黑衣怪人，也爪掌同出，一齊向中間撲到。

利爪如鉤，寒風澈骨，全指向自己要害！

梅三公子因他們掌門人言乾蓀，雖非自己所殺，但借刀殺人，這筆血賬，却掛在自己頭上。

是以不顧再出手傷人，只把「般若神功」，護住全身，一面側身閃避，一面大聲喝道：「小生和貴掌門人素無恩怨，他被人殺害，顯係有人冒用小生之名，借刀殺人。

小生應約而來，原爲解釋雙方誤會，不想此地主人，却避不見面。

諸位又暗施偷襲，不顧江湖信義，豈是大丈夫的行徑，還不快快住手？」

那四個黑衣怪人，衣袂橫飛，一味急攻，簡直並不理會。

梅三公子一再避讓，瞧他們出手毒辣，也不禁勃然大怒，喝道：「你們再不住手，叫出言二娘來，莫怪小生無禮。」

只聽狼嗥般怪聲，重又響起，道：「嘿嘿！姓梅的，你要找言二寡婦，還不容易？讓老夫砍下你雙臂之後，你到靈幃後面去找她就是！」

話聲一落，只見他全身擺動，雙袖攻勢，突趨凌厲。

其餘三人也配合着他鬼爪齊揚，劃起縷縷尖風，帶着銳嘯，往身側抓到。

陰寒之氣，陡然大盛！

梅三公子雖在「般若神功」護體之下，依然打了一個寒噤。

什麼？聽他們口氣，不但不是言二娘找來助拳之人，而且好像言二娘也被他們做了手脚？

心頭一愣，當胸左掌，往前一揮，把攻來敵勢，一齊擋住，後退一步，沉聲問道：「那麼你們四位，究係何方高人？」

「嘿嘿！小子，叫你死得明白一點，老夫無臂天王李殘，這回你總該知道了罷！」

「呼」「呼」兩袖，一拂前胸，一掃小腹，他使的是一招「上下交征」，兩隻黑色衣袖，交互飛起，急勁陰風，像汹湧波濤疾捲而來。

梅三公子一聲敞笑：「原來是無臂天王李殘，如此說來，你倒眞是衝着小生來的。」

說話聲中，左袖一折，右袖一擺，一雙水袖，也迎着對方雙袖拂去！

這回雙袖和雙袖相對，但聽裂帛似的一聲巨響。

無臂天王李殘的「陰風袖」，到底難和佛門絕學「般若神功」相抗衡。

一個身軀，踉蹌後退了一丈開外，方始站住。

就在梅三公子雙袖拂出之際，只聽厲嘯連聲，兩條黑影，也同時向身後欺近，一左一右，四隻鬼爪，一齊抓到雙肩！

不！另外還有一條人影，却悄無聲息，突然縱身躍起。

用了一招「飢鷹攫兔」，雙爪箕張，疾風颯然，猛向梅三公子當頭抓下！

這幾個動作，快速逾恆，差不多同時發動。

梅三公子剛把無臂天王李殘震出，雙袖還沒收轉。

身後寒風，和頂上利爪，也全已襲到。

好梅三公子！身形微矮，一個旋轉，左袖隨着身軀一轉之勢，向後一抖，右手衣袖，也猛的往上揮出。

這兩手雖然後發，但快如閃電，眞氣拂拂，隨袖而出。

身後兩人，才一撲近，陡然之間，好像撞上了一堵鋼牆，震得四隻鬼爪，劇痛欲折，悶哼了一聲，立即往後躍退！

「砰」！另一條人影，却像浮矢掠空，從幾人頭上，平飛而出，「拍達」一聲，摜在地上。

他正是向梅三公子壓頂抓下的那一個，似乎傷得也較爲重些，在地上息了一息，方始站起。

說來話長，其實也不過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人影亂晃，梅三公子一舉把四人震退。

但定睛再瞧，心頭不禁又是一楞！

原來這眨眼工夫，無臂天王李殘等四人，竟然一個不見。

憑自己的功力，都沒有瞧清他們是如何離去，寧不可怪？

梅三公子這幾個月來，在江湖上迭逢變故，屢經大敵，經驗閱歷，自然增長了不少。

這時眼看四人倏然隱退，心中一動。

暗想：他們行動詭異，可能會有什麼歹毒陰謀，或施放那些無聲無息的歹毒暗器，四下襲擊，自己不可不防。

想到這裏，立卽左掌當胸，右臂外圍，默默運起「般若神功」，把全身護住。

說來也當眞危險，就在他忽然驚覺，運功護身的同時。

驀聽一聲啾啾鬼叫，從身後傳出！

這聲音貼地低飛，另有一種悽厲恐怖之感！

鬼聲乍起，冷風四旋，只見從這座大花廳四周，突然電射般飛出一大片灰濛濛的毒沙，一齊向中央，自己立身之處湧來。

瞬息之間，整座花廳，全籠罩在霏霏濛濛，如煙似霧之下。

寒風砭骨，冷颼迷漫！

一時連三尺以外的景物，都難以辨認。

梅三公子默運佛門降魔絕學「般若神功」，凝神而立。

在他身前身後，三尺開外，毒沙流飛，冷颼搜骨。

可是三尺之內，好像隔着一層無形氣牆，把那灰濛濛的濃霧，悉數擋住。

但儘管如此，一陣陣寒氣，還是直透進來，連梅三公子這樣身懷曠世絕學之人，也居然微感寒意。

尤其覺出四周壓力，十分沉重，心中一驚，不由暗暗叫了聲：「厲害！」

正待出手揮出，忽聽一聲極其陰森低沉的聲音，從花廳外面飄來：「梅三公子，果然名不虛傳！你們還不住手，『九幽沉沙』怎能傷得了他？」

聲若游絲，但却堅韌有力，懾人心神！

話聲一落，花廳上又重歸寂然，聽不到有人答應，霏霏濛濛的黑霧——九幽沉沙，依然迷漫廳上，並未減少。

梅三公子當然聽得出這人口氣甚大，身份似乎高出無臂天王李殘等人甚多，心中暗暗奇怪，此人不知是誰？

不過他可以猜得到，此人可能就是此次邀約自己的眞正主持之人，當無疑問。

他一面留神戒備，一面籌思對敵之策。

他身懷佛門降魔絕學，九幽沉沙固然無法傷他，就是這種陰森懾人的音調，也難以擾亂他的心神。

只是方才那陰森語音，聽起來飄忽不定，無從捉摸，而且更不知他們邀約自己前來，到底有何用心？

是以他仍然凝立不動，靜以觀變。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花廳上依然毫無動靜，那陰森聲音，也不再響起。

只是九幽沉沙的灰色濃霧，果然逐漸由濃轉淡。

梅三公子不知他們還有什麼花樣？但這種沉寂，實在使他忍無可忍。

不由劍眉軒動，大聲喝道：「閣下到底何人？冒用言二娘之名，邀約小生前來，藏頭縮尾，隱起身形，暗施偷襲，如再不現出身來，梅君璧可要失陪。」

話剛說完，忽覺隨氣吸入一口極輕極淡的幽香！

不！像是一股腥味！

也不！那是一陣腐屍之氣！

頭腦登時感到一暈，心中暗驚，難道這股氣味之中，還蘊有劇毒不成？

趕緊閉住呼吸，他警覺雖快，但仍是遲了一步。

只覺一陣目眩頭暈，身軀微微晃動了一下。

梅三公子驀然一凛，自己在「般若神功」護體之下，居然還中了人家暗算，看來此人手段，當眞陰毒！

心念轉動，立卽運氣，逼住毒氣。

要知他在天台絕頂，十年苦練，對佛門至高無上心法「大乘伏魔法藏」中所載絕學，均能純熟應用。

其中「旃檀禪功」，連苗疆最厲害的「金線桃花蠱」，尚能練化，這陣屍腐之氣，雖蘊劇毒，又能奈他何？

不過「旃檀禪功」，須靜坐默運，才能參禪，此時强敵隱伺，那有時間施展？

只好先用「般若神功」把毒氣圈住，一時自可無慮。

閑言表過，却說梅三公子暗運「般若神功」，剛把毒氣逼住，耳際忽然又響起那極其陰森低沉的聲音：「梅三公子，你此時已身中『森羅寶香』，十二個時辰之內，毒發身死。不過識時務者爲俊傑，老夫瞧你一身武學，修練不易，如能投效老夫，自當竭誠歡迎。」

語音飄忽，似在身後，又似在廳前。

梅三公子細心諦聽，依然無法測出這神秘之人，是在何處發言？

心中愈感驚奇，一面朗聲答道：「梅君璧行走江湖，爲時雖淺，也會過了不少高人，區區毒氣，小生倒還不放在心上。

不過尊駕口氣不小，而且能夠練音成絲，隨意運用，自非等閑之輩，約小生前來，有何見教？不妨當面一談。」

這會那陰森的聲音，却從身邊響起：「嘿嘿！數十年來，武林中從無一人，能見到老夫。

此次相邀之意，不妨實言相告，數月之前，風聞你得到了傳誦武林的兩件至寶……」

梅三公子沒等他說完，截住話頭，一聲長笑，道：「不錯！阿耨神劍、天蜂琥珀兩件神物，確爲小生所得，而且全在身邊，尊駕只要贏得小生，自當雙手奉上。」

只聽那陰森的聲音，嘿嘿冷笑了兩聲，重又說道：「你在老夫面前，也未免太嫌狂妄，不過老夫今宵一會，原意已有了修正。」

梅三公子一直注意傾聽，那語音始終東飄西蕩，查不出對方眞正隱身何處？

他說今宵一會，原意已有了修正？心中正不知他又如何修正了主張，這就問道：「那麼尊駕又待怎樣？」

陰森聲音又道：「老夫愛才若渴，兩件異寶，既爲你所得，老夫怎好攘奪後輩手中之物，是以只要你投效老夫門下即可。」

梅三公子暗暗冷哼，此人可謂老奸巨猾，明說不是爲了寶物，但設若自己投效了他，天蜂琥珀和阿

稱神劍，還不是他囊中之物嗎？

心中想着，依然朗聲說道：「尊駕空言無益，既然武林中數十年來，從無一人能見到尊駕，梅君璧自不例外。」

「哈哈！」

陰森之聲，打了一個哈哈，續道：「和你所說，恰巧相反！」

梅三公子覺得此人口氣托大，武林中人數十年來從未見過，不知到底是何等樣人？此時居然肯和自己相見。

他暗中戒備，把「般若神功」護住本身，凝神而立！

「梅三公子怎不轉過身來，老夫已現身相見了？」

陰森之聲，突然在自己身後響起！

梅三公子這一驚非同小可，在自己凝神戒備之下，對方已在身後現身，竟然還聽不到半點聲息，此人功力之深，當眞不可思議。

急忙轉身望去，只見花廳正中，離自己一丈來遠之處，正有兩道綠陰陰的目光，宛若兩盞火炬，射在自己臉上。

原來此人身穿一襲寛大黑袍，頭蒙黑巾，只有兩眼部位，露着兩個圓孔，那兩道碧燄，就是從布孔中射出！

梅三公子和他目光一對，不禁心頭懍然微震。

瞧他這身打扮，正是目前江湖上鬧得滿天陰霾的九幽門的裝束。

自己上六紹途中，曾遇上一個自稱九幽門下的拘魂使者，一雙鬼眼，尚無如此神光，當日若非九天魔女及時嬌笑，自己還差點着了道兒。

此時那敢怠慢，迅速把目光避開！

「不錯！英雄出少年，果然不錯！嘿嘿！能及時警覺，避開老夫『勾魂鬼眼』的，數十年來，你還是第一個人，不過這是老夫存心相試而已！」

他這種語氣，儼如是長輩誇獎後輩的口吻。

而且明明是人家避開他的「勾魂鬼眼」，他偏說只不過存心相試。

梅三公子一張俊臉上，忽含慍色，冷然問道：「尊駕這身裝束，敢情是九幽門中之人，如何稱呼？」

第五十九章　九幽教主

黑袍怪人蒙頭黑布，微微動了一動，似在點頭，一面陰陰的道：「老夫名號，數十年來，江湖上也從無一人知道，你閱歷尚淺，自然更不會知道，不過今日之會，老夫理應告之。」

梅三公子接口道：「小生洗耳恭聽。」

黑袍怪人沉聲說道：「九幽教王！」

九幽教王？梅三公子當眞從未聽人說過，但既稱教王，想必就是九幽門的領導人物？

那末……

他心中突然閃起數十年來，江湖上談虎色變的「勾魂律令」，不知又是何人？

這就抱拳說道：「原來是九幽教王，九幽門小生近日頗有耳聞，當眞失敬！

不過小生有一疑問，尊駕既稱教王，想必定是九幽一教之王，未知『勾魂律令』，又是貴教何人？
」

九幽教王嘿然陰笑，道：「勾魂律令，不過是江湖上不知老夫底蘊之人，作為代號而已！」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大凜，當前此人，原來竟是殺人無數，正邪各派，從未見過的「勾魂律令」。

此次重出江湖，七月十五要舉行什麼「盂蘭勝會」，自己正苦於不知底蘊，此時相遇，豈肯輕易放過？

這就做聲一笑，說道：「如此說來，小生眞是福緣不淺，數十年來，江湖上只有傳聞，從無一人見過的勾魂律令，今日小生倒拜識了，只是教王既肯現身相見，黑布依然蒙臉，小生不無遺憾！」

九幽教王聽梅三公子說出福緣不淺之話，認為自己說出來歷，對方果然有了投效之心，心中大悅。陰森口氣，徐徐的道：「別說江湖上人，即使本教門下，只聞老夫聲音，從未見過老夫的，也大有人在。

老夫一生之中，從未對人有過如許好感，嘿嘿！今晚對你可眞是例外！」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又道：「小生風聞七月十五貴教廣發請柬，舉行盂蘭勝會，不知又在何處？」

九幽教王微微一頓，道：「凡接請柬之人，到時自知，不過你既和老夫氣味相投，自可相告。

江湖上正邪各派，接到本教七月十五盂蘭勝會請柬之人，全是鬼籙有名之輩，到時九幽一教，就昌明天下了。哈！哈！哈！」

敢情他說到得意之處，竟然響起一陣比鬼哭還要難聽的笑聲，笑得梅三公子毛髮直豎，心頭大凜。

他故作不解，問道：「盂蘭會後，何以九幽一教，會昌明天下？小生實有未解。」

九幽教王還是哈哈笑道：「既然接到老夫請柬，難道還逃得過……」

他突然警覺，截住話頭。

梅三公子心頭又是一凜，聽他口氣，似乎凡是接到盂蘭勝會請柬之人，全已着了他的暗算。

難道……

只聽九幽教王忽然口風一轉，又道：「老夫明言相告，今日把你引來此地，果然為了兩件武林異寶，必須收歸九幽門下，順便也要你先行下手除去。

及至老夫瞧你能在『九幽沉沙』瀰漫之下，安然無恙，老夫才動愛才之念，意欲羅致教下，方才你既已同意，他日倒可傳我道統！」

梅三公子抱拳道：「教王善意，小生心領。」

九幽教王怒聲道：「你輕輕年紀的，怎出爾反爾？」

梅三公子朗聲道：「小生幾時答應，投效貴教？」

九幽教王驀地一聲陰笑，喝道：「小子！你敢戲弄老夫？」

話才出口，隨手一彈，一縷指風，應手而出，逕向梅三公子射去！

他這一着說打就打，快速已極，信手而出的指風，看來極是平淡。

但梅三公子何等功力，深知對方不出手則已，出手必是殺着。

此時只覺一縷陰柔勁力，分向胸前三處大穴，同時襲到，不由心中也暗暗一凜。

瞧他只不過隨手一彈，居然認穴奇準，而且一縷指風，竟會分成三縷，同時攻到，看來此人當眞不可輕視！

心念轉動，但身子却並不躲閃，依舊屹然而立。

他仗着佛門降魔絕學「般若神功」護體，天下最陰毒的功夫，都無法傷得自己。

是以故示大方，存心硬接對方一招。

九幽教王出手迅疾，指風快要襲上梅三公子身前，突然收了回去，低沉的道：「你已中九幽門的『森羅寶香』，難以逃出十二個時辰，老夫何苦再和你動手？

不過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只要你能幡然悔悟，投效老夫，還有一線生機，生死兩途，憑君自擇！」

梅三公子驀地目射精光，縱聲笑道：「小生早已說過，區區毒物，小生還並不放在心上，教王既然邀約小生前來，梅君璧倒想討教幾招再走。」

「嗆」然龍吟，晶光耀眼，手中已拔出昆吾劍來！

九幽教王陰森低沉的嘿了一聲：「老夫希望你珍惜一線生機！」

梅三公子答道：「此是小生自己之事，不勞多說，梅君璧奉召而來，豈可空手回去？」

九幽教王突然仰天發出鬼哭般笑聲，由低沉漸漸高亢，一氣貫出，毫無間斷。

直笑得整座花廳回音震耳，盡是尖銳刺耳之聲！

剎那之間，陰風陣陣，毛骨悚然！

梅三公子不知他又要鬧些什麼花樣？心中一楞，連忙仗劍戒備，大聲喝道：「這有什麼可笑？」

九幽教王，並沒回答。

笑聲歷久不絕，但聲音却逐漸低沉下去，越來越細，繚繞耳際，不絕如縷！

梅三公子聽得疑念漸生，定睛瞧去，九幽教王高大身軀，依然矗立如故。

只是兩道綠陰陰的眼神，業已消失不見，笑聲也細若游絲，在似有若無之間！

梅三公子心頭大疑，不由逼上一步，仔細瞧去。

這一瞧，又把梅三公子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原來九幽教王除了一身寬大黑衣，還直立如人，鼓得筆挺，他人却早已從背後裂衣而出，走得不知去向！

此人當眞神秘莫測，而且僅憑臨走時一口眞氣，鼓着衣服，竟能紋分不動，站立好久，這份功力，豈同尋常？

梅三公子又驚又怒，長劍一挑，撥開黑衣，立即往靈幃後面走去！

這是花廳的後半截，地方不大，中間停放着一具黑漆棺材。

棺材兩邊，還倒臥了四五個人，看情形大概是被人點了穴道？

不錯，方才無臂天王李殘曾說：「你要找言二娘，還不容易，她在靈幃後面等你！」

想到這裏，略一打量，果然發現其中有一個四十來歲，渾身素服，夫人模樣的人，敢情就是言二娘了。

當下收劍入鞘，雙手齊揚，向幾人遙遙拍出！

這幾個人，當然是言門中的高手，此時穴道一解，驚啊聲中，紛紛躍起。

同時也有人晃亮火摺子，這可看清楚了。

自己幾人面前，還站着一個臉如冠玉，唇若塗硃的少年公子。

身穿藍衫，腰懸長劍，他一定是應約前來的梅三公子無疑！

自己幾人，方才敢情就是着了他的道兒，心中一寒，不由同時向後退縮了半步。

「惡賊，今日我和你拼了！」

言二娘咬牙切齒，厲喝聲中，人已欺身直上，但見刀光如電，一柄單刀，直向梅三公子胸口奔來！

梅三公子不願和她爭執，連忙微一移步，後退了三尺左右，抱拳道：「妳這位大嫂，可就是言二娘嗎？小生梅……」

言二娘冷笑一聲道：「好狡獪的惡賊，我知道你就是梅三公子，你二十幾天以前，在湘西一帶，姦殺無數良家婦女。

閻老爺子、賀老爺子，吃的是公門飯，追蹤拿緝，爲地方除害，被你殺戮，還可說你們水火不容。

我們言二爺，和你無怨無仇，你居然趕到家中，妄下毒手，究竟算得是那一門英雄？

我聽說你又到了辰州來，才約你前來評理，你又出其不意，使用卑鄙手段，把我們一齊制住，是不是還想趕盡殺絕？」

梅三公子聽得一陣震驚：這人冒充自己，不但殺了言乾森，還在湘西做下不齒江湖的滔天大罪！

這……

他臉上漸現怒容，劍眉陡竪，星目射光，敞聲喝道：「夫人不可誤會，我梅君璧豈是如此之人，只怕其中另有……」

言二娘慘笑道：「梅三公子，你自負武功絕世，就該一人作事一人當，又何必畏首畏尾，狡辯諉過。

實言相告，我已經查訪明白，當今江湖上，除了你之外，誰還能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殺害二爺？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非要你還個公道！」

她說到這裏，單刀一掄，又撲了過來！

梅三公子再次閃開身軀，搖手道：「夫人邀約梅某前來，總該聽梅某一言！」

言二娘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那還容他多說，臉罩嚴霜，嚴聲喝道：「多言何益，難道你還想抵賴不成？我言二娘最不濟也得和你一拼！」

她像瘋獅似的，單刀一挺，一頭又往梅三公子撞去！

這時忽見人叢中，閃出一個頭挽辮子的矮瘦老頭，一把攔住言二娘，道：「二娘，妳暫止悲苦，反正咱們言家的人，今晚都不準備活過天明，聽他說些什麼也好！」

一面旱烟管顫巍巍的向梅三公子一指，沉聲道：「老朽言康齡，已多年不問俗事，這次爲了族侄乾森之死，不得不拼着幾根老骨頭，和閣下週旋。

閣下身懷絕藝，方才明明已把咱們制住，不即下殺手，此時又解開穴道，實使老朽莫測高深。

老朽自知憑咱們這幾個人，決非閣下敵手，閣下究竟懷着何種存心？不妨明言相告。」

梅三公子瞧他年約六旬，眼中神光充足，分明是個內家高手，聽他口氣，自然是言門長一輩的人物，這就朗聲笑道：「老丈可知方才偷襲你們的，另有其人嗎？」

言二娘怒喝道：「我約你前來，除了你，還有誰來？」

梅三公子還未答話，言康齡接口道：「你說，你說！」

梅三公子冷哼一聲，返身挑起靈幃，用手一指道：「你們到外面瞧瞧自知！」

說着大踏步走出靈幃，言康齡、言二娘，和其他諸人，也一起跟着走出！

大家瞧到地下委棄着一堆黑衣，而且花廳上鋪得光滑平整的水磨青磚，此時也斑斑剝剝，像蜂窩似的留下無數小孔，臉上不期露出驚詫之色。

言康齡小心翼翼地用旱烟管挑起黑衣，仔細打量了一陣，似乎對梅三公子所說，有了幾分相信，抬頭問道：「閣下遇上的是何等樣人？」

梅三公子道：「他就是江湖上聞言喪膽，數十年不出，近日又爲害武林的『勾魂律令』九幽教王！」

「勾魂律令？」

言康齡聽得渾身一震，臉色驟變！

言二娘却冷哼道：「叔公，你聽他胡說，勾魂律令數十年來，江湖上久未聽到有人說起，怎會突然出現？他和咱們無怨無仇，又怎會突施暗算？明明是這惡賊信口胡謅！」

梅三公子又是一聲敞笑，道：「勾魂律令九幽教王，也是衝着小生而來，你們不過是被他手下爪牙所制，主要是爲了對付小生！」

勾魂律令居然也要對付梅三公子，而且看情形，似乎梅三公子還佔了上風，這就使得在場之人，疑

信參半。

不錯！連六紹山玄女教主，和華山太白神翁，據說都敗在他手下，那麼要勝過勾魂律令，當然也有可能。

大家被他這幾句話，吸引住了，這該是江湖上多麼重大的一件新聞！

甚至連對方是言門仇人，都差點忘個乾淨，希望他快些說出經過情形來，讓大家聽聽！

言康齡一直打量着梅三公子，他老眼不花，覺得身前這位年輕人，眉宇軒朗，人極正派，決非採花好色的淫徒。心知其中也許確有別情，他乾咳了幾聲，道：「閣下能否把所見情形，詳細見告？」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目光掃過衆人，才徐聲說道：「小生近日由六紹山歸來，下店之初，就接到夫人賜柬，說貴掌門言大俠被小生所殺，此事小生實不知情。

不過在數月之前，華山追風劍客，泰山十二金錢任龍二位，遭人殺戮，也都借小生之名行兇，和言大俠之死，如出一轍。

如夫人不見寵召，小生既知此事，也要查問清楚，是以應約前來，想請教夫人，問問言大俠當日遇害情形，一面也好當面解釋誤會，不料……」

言二娘見他侃侃而言，心中也不由暗生懷疑，難道自己丈夫，當眞不是他所殺？

「不料什麼？」

「不料進入貴府，差點中了九幽門的暗算。」

梅三公子答應一句，就把自己今晚所遇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並且又把九幽門近日爲害江湖，自己應鐵拐仙之邀，趕赴磨盤州才路過此地，也約略說了出來。

這一番話，直聽得言康齡等人，個個目瞪口呆，聽口氣，言乾蓀果然不是對方下的毒手，那麼兇手

又是誰呢？

言二娘也把當日神刀閻世和，琵琶手賀金標圍捕採花淫賊梅三公子，自己丈夫適逢其會，曾和一位紫衣姑娘交手，不料第二天晚上，就在家中被人用「七絕重手」震傷內腑致死，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劍眉軒動，沉吟了片刻道：「此人假借小生之名，一再逞兇，而且居然敢冒江湖大忌，做下萬惡淫案，小生自當查究清楚，以正視聽。

今日諸位在場之人，自然都是誓爲言大俠報仇而來，諸位就把言大俠血債，暫時記在小生賬上，三個月後，小生自當還你們公道。」

言康齡拱手道：「梅公子胸懷磊落，老朽極表欽佩，兇手既另有其人，我言門中人，天涯海角，誓報此仇。」

這時，花廳上，已由僕人們點上臘燭，言二娘方想請梅三公子到前廳用茶。

只聽言康齡笑道：「二娘這可不必了，梅公子和九幽門積下怨隙，此等人陰險狠毒，梅公子客店中，不知尚有何人？萬一……」

「啊！」

梅三公子立時警覺，暗想以上官小妹和琴劍兩小的身手，普通江湖上人，足可應付。但如果是九幽門的人，就自己所碰到的而言，一個勝似一個，三人決難抵敵。

想到這裏，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忙道：「老丈教言，極爲有理，小生店中，尚有一個小妹，決非九幽中人敵手，小生這就告辭。」

他不待衆人回答，急匆匆拱手爲禮，人已隨聲平射，快如脫矢，往廳前飛掠出去。

他此時心中焦急，縱身起步，直如一縷青烟，眨眼而逝。

正在飛馳之間，忽聽身側響起一陣「啾啾」鬼叫之聲，緊接着遠處，也「啾啾」相應！

第六十章　調虎離山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縱目望去，果然前面陰暗之處，突然似鬼魅般閃出五條高大黑影，都是一式的黑布蒙頭，身穿黑袍，右手高舉一面「拘魂牌」。

果然是他們隱伺路旁，攔襲自己！那麼可見他們事先早有佈置，客店中的三人，更是兇多吉少。

梅三公子大怒之下，身形不收，依然向五人立處奔去！

「姓梅的，五大游魂在此等候多時，還不束手就縛？」

「滾開！」

梅三公子一聲大喝，身如飄風，業已欺到五人面前，雙袖驟然向外拂出！

九幽門的十大游魂，不但武功精純，而且全學會了「勾魂鬼眼」，爲九幽教王手下最得力的助手。

平日各自被派在外面分頭行事，以歹毒的勾魂鬼眼，迷失對方心神，再讓他服下九幽迷魂藥，擔任九幽侍者。

數月之間，把九大門派英精，擄去了半數以上，造成武林中空前的失蹤奇案，自然在他們心目中，自己是僅次於教王之人。

那知這會教王却要自己五人，去攔阻一個姓梅的小子。

五大游魂心中兀自不服，難道這小子還强過九大門派中人不成？

正因他們一念輕敵，等到發現梅三公子，對方已疾如電射，欺近身前，「般若神功」，兩股狂飈，

已像驚濤駭浪，撲面湧到。

五大游魂驀然警覺，立即向左右閃避，但任你身如幽靈，閃如鬼魅，也已嫌遲了一步！

五條黑影，被佛門降魔絕學，直逼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

這可眞是電光石火之事，梅三公子雙袖出手，他那管什麼五大游魂，十大游魂？連瞧也不瞧，朗朗一笑，人已打五人中間，躡空飛出。

去勢如電，逕往客店中飛去！

不好！九幽門的人，果然趁自己不在，向上官妹子等三人下手！

梅三公子目能夜視，在疾飛急掠之中，業已遠遠望見客店房上，鬼影幢幢，刀光閃爍！

不由勃然大怒，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加快，像流星掠空般往鬪場中疾落！

奇怪！屋面上一排站着五個黑衣蒙頭的九幽妖人，挺身而立，並無動靜，好像在袖手旁觀。

鬪場中却只有三個人在拼命，那是琴劍兩小，兩柄短劍，和一個身穿寬大黑衣的矮胖之人，徒手相搏！

梅三公子無暇多看，大喝聲中，人影倏落，一縷指風，業已點到。

這當眞快得難以形容，連人影還沒看清！「咕咚」！矮胖子應聲倒下！

飛將軍似從天而降，來得恁地快法，使木然僵立的五個九幽妖人，要阻攔都來不及！

「公子爺！」

「公子爺！」

琴兒、劍兒，自然聽出來人是誰，精神陡震，驚喜交集！

梅三公子目光一掠，立即問道：「上官姑娘呢？」

自己。

琴兒忙道：「公子爺，上……」

「喋喋喋！姓梅的別急，小妞兒不是安然在這裏嗎？」

梅三公子聞聲抬眼，那發話的正是兩袖下垂，雙臂已折的無臂天王李殘，此時迎前兩步，意在阻住自己。

另一個身材高大，手持「拘魂牌」，敢情是十大游魂之一，他瞧到無臂天王李殘，跨出兩步，也身形移動，跟着上前！

兩人身後，是三個身軀矮胖的人，那是以前的轎前四煞，如今的九幽三靈。

上官妹子，就挾在其中一人的手上。

梅三公子瞧得怒髮衝冠，眼射稜煞，冷嘿了一聲。

右手抬處，蹌踉龍吟，精光四射，昆吾劍出匣，厲聲喝道：「李殘，小生幾次手下留情，饒你不死，你們居然敢如此猖獗？今日可莫怪小生要大開殺戒了！」

「嘿嘿！小子，你有多大道行，敢和九幽門爲敵？」

手執拘魂牌的高大個子，陰惻惻的說着，作勢欲撲！

無臂天王李殘趕緊攔道：「招魂使者不可造次！」

這高大個子，果然是十大游魂中的招魂使者，他因李殘爲教中護法，身份高過自己，這就停住身子。

無臂天王李殘冷峻的望了梅三公子一眼，左肩微動，一條衣袖，向後一揮。

九幽三靈，三個矮胖身軀，立時圍着上官燕，意思是預防梅三公子暴起救人。

李殘一面雙目一轉，陰惻惻的說道：「姓梅的，你和老夫有斷臂之仇，但老夫和這小妞兒，却無恩

怨可言……」

梅三公子俊目放光，滿含怒容，不耐的道：「李殘，你有什麼話，不妨直說，小生無暇聽你轉彎抹角的廢話。」

無臂天王李殘嘿嘿冷笑道：「梅三公子出道江湖，才三數個月，破六紹，敗華山，威名遠播，怎地爲了一個小妞兒，如此沉不住氣？」

梅三公子被他說得心中一震。

只聽李殘又道：「老夫奉教主之命，咱們私人恩怨，原可撇開不談，你若要李殘釋放這位姑娘，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就得。」

他話聲才落，刷刷刷刷！

微風颯然，原來方才沒有攔住自己的五大游魂，也同時趕到。

倏地分散，一聲不響，把自己和琴劍兩小，一齊圍在中間。

梅三公子嘴角上微露哂笑，連正眼也不瞧一下，他心中却在盤算着無臂天王李殘的話。

自然！他們勞師動衆，趁自己不在，挾持上官小妹，一定會有這麼一着。

當下冷冷的道：「你何不乾脆說有兩個條件？要梅某遵辦？」

無臂天王李殘豁然笑道：「豈敢豈敢！教主之意，只要你選擇一條，而且這也算不得條件，因爲這兩條路，不管閣下選擇那一條，可說對閣下並無不利。」

梅三公子不知李殘葫蘆中，賣的什麼藥，他雙目注視着對方，冷然說道：「李殘，你且說出來給小生聽聽。」

無臂天王李殘瞧着梅三公子稜威炯炯的目光，似乎隱泛煞氣，心頭也微微一楞。

但他一想到此時九幽門下十大游魂，已到了六個，再加上自己和三靈，難道還對付不了這小子？

念頭掠過，忽然乾笑一聲道：「好！閣下快人快語，老夫也毋用饒舌，教主愛才若渴，因閣下身手非凡，擬聘為九幽護法，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梅三公子臉上一無表情，微哂着道：「這就是第一條路？」

無臂天王李殘點頭道：「不錯！」

梅三公子一聲歛笑，道：「此話方才梅君璧已聽教王親口說過。」

無臂天王李殘因不知方才教王現身之後，和梅三公子說過什麼？一時大出意外。

他乾咳了一聲，又道：「那麼閣下是否答應？」

梅三公子臉上浮起一絲冷笑，喝道：「你說第二條路罷！」

無臂天王李殘道：「那麼就是說第一條路，閣下並不答應？嘿嘿！閣下沒有誠意，李某自然無法勉强。

至於第二條路，教主因你一時執迷不悟，給你一月時間，仔細考慮，再作答覆，是友是敵？悉憑尊裁。

在這一月之內，雙方互不侵犯，只要閣下答應一聲，李某立時退走。」

梅三公子是什麼人，一聽此話，心中不由恍然大悟！九幽教主，派人刼持上官小妹，原來就為了這一點。

不是嗎？孟蘭勝會，如今只有半月光景，他說過凡是接到請柬之人，全已名登鬼籙，到時九幽一教，就可昌明天下。

足見他對剪除異己，早有妥善安排，深恐自己到時闖去，破壞了他們的原有計劃。

明知自己決不肯投身九幽門下，才故意給自己一月考慮，互不侵犯，讓他消滅九大門派之後，再全力對付自己。

是以前面第一條路，只不過是個幌子，主要却在第二條上。

他心念疾轉，驀地一聲狂笑，大聲說道：「教王好意，梅君璧自當遵辦……」

「那就是了！」

「不過……」

「不過什麼？」

「自古正邪不並存，九幽教為禍武林，天人共憤，降魔衞道，乃我輩天責，梅君璧行道江湖，豈能受此束縛。」

無臂天王李殘聽得面色大變，怒道：「那麼姓梅的你準備和九幽為敵？」

「不錯！」

梅三公子乘他言語分神之際，驀然身若閃電，左手以奇快速度，向無臂天王李殘胸前摔出。

右手一振，昆吾劍嗡然輕嘶，光華疾掠，三縷劍炁，突然襲到九幽三靈面前。

這一劍化三炁，威力之强，非同小可，正是梅三公子在六紹山三月靜參的「阿耨神劍」！

自從他得到智果禪師遺留的兩件異寶，阿耨神劍和天蜂琥珀，但阿耨神劍，却無法開啟。

後來孫存仁告訴他，青蓮經上曾有四句關於阿耨神劍的用法，那是：「啟劍無法，出之於心，參透劍文，羣魔歛跡。」此劍既然無法開啟，不妨「文」字上多做點功夫。

九天魔女又傳書要他在六紹山靜心練劍，梅三公子人本聰敏，一經反覆研究，竟然給他從劍匣圖文上，悟出絕學。

原來這阿耨神劍，不過是當年阿耨尊者隨身之劍，並非古代利器，年代久遠，自然劍身與劍匣銹成一片，無法開啟。

所以成為武林異寶，只是阿耨尊者在劍匣上，刻了佛門降魔無上神通的「佛心慧劍」，也就是劍炁的參修之法罷了。

梅三公子自幼拜天台靈芝上人為師，修的伏魔法藏，原是佛門功夫。

一經發現，修習起來，自然事半功倍，不到三月，劍炁功夫，早已練得收發由心。

他因眼看強敵環伺，除了使出劍炁，在自己突起發難之時，對方必然先行向上官燕下手，這才決定冒險一試。

要知阿耨神劍雖無招式，但「佛心慧劍」的劍炁功夫，豈同尋常。

若非九幽三靈功力高深，換了旁人，早就在劍炁之下，屍橫就地，絕難逃得活命。

梅三公子雖然沒有立斃三人於劍下，但那一陣劍炁，也夠九幽三靈受用。

只聽同聲驚呼，悶哼連連，三個矮胖身軀，踉蹌暴退！

在這剎那之間，無臂天王李殘只覺眼前掠起三溜精光，另外有一股強猛勁風，飛襲到自己面前。

他知道對方精擅「般若神功」，憑自己一人，決難抗衡。

他來不及閃退，趕緊雙肩一搖，兩隻空袖，立卽飛去，往前迎去，身形趁着一迎之勢，突然向後倒退而出！

他應變雖然迅速，但還是被「般若神功」的勁氣掃上，砰然一聲，震出丈外！

梅三公子「般若神功」和「阿耨神劍」雙管齊施，眼看已收奇效，身形驟進，掠到上官燕身邊。

無臂天王李殘，退得快，進得更快！

氣極之下，厲聲叱道：「姓梅的，你敢突施陰詐？」

雙袖如輪，「陰風袖」捲起滾滾寒風，像狂濤暴浪般向梅三公子撲來！

同時厲嘯，怒叱，紛紛吼起，黑影幢幢，勁風呼呼，六大游魂，六塊勾魂鐵牌，也一齊搶到。

琴劍兩小兩柄精光燦爛的短劍，也在濛濛夜色中劃起！

只有九幽三靈，傷在梅三公子劍炁之下，此時正在運氣調息，沒有出手。

但這一列攻勢，已是空前猛烈了！

梅三公子長嘯聲中，昆吾劍發出濛濛瑩光，宛若一堵晶牆，擋在身前。

左臂倏伸，將躺在地上的上官燕一把抄起，「準提劍法」也同時展開。

劍尖上立時幻出千點銀星，漫天飛洒，劍氣如幕，寒光四射。

雖然他左手挾着上官燕嬌軀，但身形轉動，絲毫不現累贅！

可是身前身後，一塊塊拘魂鐵牌，旋轉流動，壓力奇强，招式譎詭。

眨眼工夫，五招過去，自己居然還削不到對方兵器，心頭也不禁微微一凛。

看來這六大游魂，果然比玄女教一干高手，要高明得多。

梅三公子劍眉陡豎，大聲喝道：「看來今天當眞要大開殺戒！」

戒字出口，右腕驟轉，匹練橫飛，向四外捲出！

但聽鬼叫啾啾，鬼影幢幢，不迭後退。

一聲裂帛似的巨響，劍鋒過處，無臂天王李殘一雙衣袖，齊肩削斷。

無臂天王李殘，無袖可舞。

刷！身形暴退出去！

但正在他一退之後，六大游魂鬼魅似的身子，却又倏然跟進，六條鬼影，居然穿梭般游走。

拘魂鐵牌，一招攻出，不是往前閃去，就是往側讓開，配合嚴密，行動迅速，一個接着一個，綿綿不絕而來。

梅三公子留神一瞧，登時心中明白，自己在六紹山，力敵三四十個一流高手，五招之間，已把他們逼得手忙脚亂，兵刃被削，何以這六大游魂，却能支持到十招不敗？

這並不是六紹山玄女教的高手，不如六大游魂，實因他們武功雖高，所學不同，是個別作戰。

這六大游魂，手法身法，配合得宜，你退我進，一個遇險，立有幾人搶救。

雖然他們這時已個個滿頭大汗，擧手揮牌，依然身如鬼魅，進退合矩！

這是一種陣法！一種連鎖的攻勢！

廻眼一瞧，琴劍兩小，在這鬼魅似的陣法中，竟然已只有招架之功，勉力苦撐！

心中不覺怒氣突升，暗忖自己數月以來，會過多少魔頭，若是連區區六個九幽門人，都無法贏得，那還要參加什麼盂蘭勝會，降魔衞道？

心念疾轉，突然靈機一動，這六人因服飾相同，兵刃相同，使人無法認淸罷了，自己何必……

他身軀忽然欺進，跟着一個游魂長劍一揮，疾撩而出。

這一着果然生效，那人躱閃不及，叮的一聲，勾魂鐵牌，立被削斷！

梅三公子得理不讓人，那讓對方銜接，劍勢一緊，刷刷刷，乘虛疾進。

劍光過處，叮叮連響，慘叫驚呼，同時響起。

三個游魂，立時作了劍下之鬼，另外三個，也慌忙不迭的暴退出去！

梅三公子面色冷如寒冰，昆吾劍也在這眨眼之間，插回劍鞘，凜然喝道：「今日權且饒過你們，如怙惡不悛，七月十五，就是你們惡貫滿盈之日。」

只聽其中一個悽厲喝道：「姓梅的，太爺們今日栽在你的手下，七月十五，還不知是誰名登鬼籙呢？」

三條鬼影，去得好快，答話工夫，業已投入黑暗之處，瞬息不見。

梅三公子回頭一瞧，那無臂天王李殘和九幽三靈，也不知何時，走得無影無蹤。

掌下拍開上官燕穴道，小姑娘睜開眼睛，咦了一聲，方想說話。

只聽琴兒笑着指了指屋面上躺着的矮胖黑衣人，問道：「公子爺，這妖人如何處理？」

「啊！梅哥哥，我們還捉了一個九幽妖人？」

上官燕高興得跳了起來，往黑衣人臉上望去，忽然驚呼道：「是和尚！是一個和尚，梅哥哥，對了，他……他叫燈心和尚！」

梅三公子曾聽崔敏說過，知道燈心和尚被勾魂使者所迷，還和武當三劍作了一場迷魂之戰，這就點頭道：「他被我點了穴道！」

說着俯下身去，一掌把他穴道拍開！

燈心和尚一個翻身，從屋面上躍起，目光呆滯，望着梅三公子。

驀地從喉間一聲低吼，砰地一掌，對準梅三公子胸口劈來。

梅三公子冷不及防，差點眞被他擊中，急忙之中，向側一閃。

那知燈心和尚跨上一步，第二掌又已劈到！

梅三公子瞧着他這份情形，心中忽然想起對方迷失常性，自己怎地忘了，趕緊一個旋身，又點了他的睡穴。

旅店中的人，雖然聽到屋面人聲呼叱，金鐵交鳴，但這是江湖上的仇殺勾當，有誰敢伸出頭來，望上一眼？

人聲突趨沉闃，梅三公子早已帶了上官小妹，琴劍兩小，和燈心和尚，翩然返入客店。

後院，是梅三公子包下來的，沒有別的旅客，劍兒掌好了燈，琴兒連忙替公子爺和上官姑娘，倒了兩杯熱茶，在一旁伺候。

梅三公子方才心急趕路，擊退九幽妖人，倒也不覺得什麼；但這一坐下之後，忽然覺得一陣目眩頭暈，身子不禁微微幌動了一下。

第六十一章　鬼蜮伎倆

梅三公子剛一坐下，忽然覺得一陣目眩頭暈，身子不禁微微晃動了一下。

這一下雖然極爲輕微，但坐在一邊的上官小姑娘，可瞧得十分淸楚，梅哥哥身懷上乘武功，那會無緣無故的搖晃。

心中一驚，失聲問道：「梅哥哥，你怎麼啦，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她一雙俏目，緊緊地望着梅哥哥冠玉似的臉上，露出無限關切。

梅三公子淡淡一笑，道：「沒什麼，我是誤中了九幽妖人的『森羅寶香』！」

「啊！那怎麼辦？」

上官燕驚得一顆心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琴劍兩小也睜大着眼，臉露憂急。

「哈哈！小妹子，你們別急，區區毒香，又怎能奈何得我？不過我在坐禪之時，不能有人驚擾，你們得留神一點。」

上官燕點了點頭，嫣然笑道：「我知道。」

說着嗆的從身邊抽出長劍，嬝嬝婷婷走近房門，回頭又道：「梅哥哥，我守在這裏，不讓什麼人進來就是。」

琴兒、劍兒也立時掣出短劍，道：「姑娘留在這裏，小的兩人到房上去！」

梅三公子等三人走後，他因燈心和尚中了「九幽迷魂」，只有自己旃檀禪功能解。

當下立即把他身體扶起，倚牆坐定，自己就在他對面盤膝坐下，瞑目垂簾，參起禪來。

不多一會，一點心燈，漸漸由靈台燃起，當眞像老僧入定，不著諸相！

上官燕小姑娘在六紹山三個月當中，得到紅燈夫人和孫存仁的指點，武功可大非昔比。

此時仗劍當門，凝神而立，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聽到屋面上一聲低叱，由遠而近！

小姑娘心中一驚，趕緊舉目望去，只見四條人影，倏然落地。

前面兩人，一個是眇了一目的駝背老頭，左邊臉頰上，疤痕纍纍，生相獰惡。

另一個是四十開外，一臉陰氣的中年文士。

這兩人身子剛剛落地，後面兩條矯捷小身形，也跟着飛落，兩柄銀光燦爛的短劍一擺，攔在兩人面前，那是琴劍兩小！

只聽琴兒低聲叱道：「兩位夤夜闖入客店，意欲何爲？」

中年文士瞥了兩小一眼，陰惻惻的笑道：「嘿嘿！娃兒，你們有多少道行，敢在公孫先生面前放肆？」

上官燕瞧清兩人面貌，心中一喜，連忙喊道：「琴兒劍兒不得無禮，都是自己人！」

一面又向兩人道：「金伯伯，公孫叔叔，你們也來啦，紅燈姐姐呢？」

琴劍兩人給上官燕一叫，立即收住劍勢，心中却有些不解，這兩個人生相陰險，決非善類，上官姑娘怎會說是自己人？

原來這兩人正是玄女教的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

他們發現了小姑娘，似乎微露驚訝異，金老二嘿了聲，笑道：「我道是誰，上官姑娘，你們還在湘西？副教主先走一步，咱們是隨後趕來的。唔！梅三公子呢？」

上官燕因在玄女教住了三個月，大家相處得極好，她也跟着六紹三嬌，叫金伯伯，公孫叔叔，早已把他們當作了自己人，這時聞言笑道：「啊！你們還不知道呢，這一路，就碰上了九幽妖人，梅哥哥這時正在房中，運功療毒。」

陰世秀才公孫慶突然眼睛一亮，陰惻惻的問道：「他受了傷？」

上官燕搖頭道：「沒有，梅哥哥說是誤中了什麼『森羅寶香』！」

「森羅寶香？」

金老二從沒聽見過森羅寶香這個名稱，重複了一句。

陰世秀才公孫慶却迫不及待的道：「他人在那裏，快引我們進去瞧瞧！」

上官燕還道他關心梅哥哥，連忙說道：「啊！不！梅哥哥正在運功，他說過不能讓人進去驚擾他的。」

公孫慶獰笑道：「我們不驚動他就是！」

說著身形一閃，業已推門而入，金老二也緊接著跟了進去。

上官燕無可奈何的隨在兩人身後，走進房中。

梅三公子瞑目垂簾，盤膝而坐，有若老僧入定，對三人走入，好像渾然未覺，這自然是靜參旃檀禪功的緊要關頭。

陰世秀才公孫慶白慘慘的臉上，露出一絲陰笑，他知道武林中人不管以內功自療，或替人療傷，在這過程中，如果有人稍微碰他一下，內聚金丹，受了外來影響，眞氣岔散，最易受制，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禁受不起。

心中一喜，便緩緩的往梅三公子身邊走去！

上官燕小姑娘，雖然江湖閱歷不夠，但這時瞧到公孫慶眼睛連轉，兇光外射，一步步向梅哥哥走去，登時心頭一懍，急叫道：「公孫叔叔，你……」

「嘿！小姑娘，妳別嚷，我是幫他運氣！」

公孫慶「氣」字還沒出口，掌出如風，業已拍中梅三公子後心！

「公孫慶你敢對梅哥哥暗下毒手？」

上官姑娘嬌叱聲中，長劍一揮，正待往公孫慶撲去。

門外琴劍兩小也聽到小姑娘的急叫，仗劍闖入！

「嘿嘿嘿！」

陰世秀才公孫慶一手緊抵着梅三公子後心，陰惻惻的說道：「你們敢過來，我就先震斷他的心脈！」

上官燕深悔自己引狼入室，此時梅哥哥身落心毒手辣的陰世秀才公孫慶手中，他說得出，做得到，不由一陣心驚肉跳，慌亂得沒了主張。

琴劍兩小手中緊握着短劍，更是咬牙切齒，目中冒火，但急有什麼用？投鼠忌器，有力也沒處使。

金老二面上一絲表情也沒有，好像對這件突發之事，漠不關心。

大家僵持了一陣，還是琴兒喝道：「公孫慶，你偷襲我家公子，意欲爲何？」

上官燕也道：「你快把梅哥哥放開！」

陰世秀才公孫慶陰嘿一聲，果然鬆開右手，徐徐的道：「你們只要說出青蓮經和天蜂琥珀、阿耨神劍，放在何處？自可饒他不死。」

琴劍兩小一見公孫慶抵在公子後心的右手，業已鬆開，趁他說話之際，兩人同一心理，這機會豈肯放過。

刷！兩條人影，快如掣電，劍光閃爍，同時向公孫慶身前撲到。

陰世秀才公孫慶，沒想到這兩個書僮，身手會有如此快法，人到劍到，居然使得自己措手不及，趕緊吸氣後退！

那知兩小救主心切，公孫慶堪堪後退，兩柄短劍，已像風捲殘雪，再次攻到身前。

公孫慶只是嘿嘿冷笑，並未還手。

上官燕一見兩小發動攻勢，已把陰世秀才公孫慶才逼退，慌忙足尖一點，閃近梅三公子榻前，橫劍而立！

「哈哈！你們還不住手，難道不管姓梅的死活了？」

金老二負手而立，此時突然打了個哈哈，出語驚人！

上官燕凝神戒備，擋在梅哥哥身前，問道：「你說什麼？」

金老二詭笑道：「老夫問你們是不是置姓梅的死活於不顧？」

上官燕回頭瞧了梅三公子一眼，道：「梅哥哥怎麼了？」

金老二若無其事的道：「姓梅的被公孫老弟用五陰手留下記號，如果你們妄想逞能，再過一時半刻，嘿嘿！……」

要知五陰手乃是一種邪門陰功，一經擊中人身，閉氣截脈，知覺頓失，不出一個時辰，肝腸寸斷，五臟齊裂，歹毒無比。

上官燕曾聽梅哥哥說過，前次泰山一鷹祝鷹揚，就是被五陰截脈手所傷，幸虧梅哥哥用本身眞氣，替他打通十二經絡，才獲救治。

這時一聽梅哥哥是被陰世秀才公孫慶用五陰手閉住脈穴，不由心頭大急，顫聲向公孫慶道：「你…
…」

公孫慶陰笑道：「不錯！區區言出如山，只要你們遵我吩咐，五陰截脈……」

「啊！」

坐在榻上的燈心和尚，忽然「啊」了一聲，睜開眼來。

原來他只是被九幽門的「九幽迷魂」迷失本性，方才經梅三公子旃檀禪功透體而過，「九幽迷魂」失去功用，自然慢慢醒轉。

這時他瞧着自己對面盤趺坐的梅三公子，又瞧瞧自己，心中似有所悟，驀地躍下榻來，目光一瞥，早已瞧清房內情形。

燈心和尚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這情形焉有瞧不出來的？

「阿彌陀佛，金檀樾，公孫檀樾全在這裏，可容貧衲作個調人？」

燈心和尚的突然醒來，當眞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金老二皺了皺眉，還未答話。

陰世秀才公孫慶早已冷冷的道：「大師父還是少問爲妙。」

燈心和尚打了個哈哈道：「阿彌陀佛，貧衲出家之人，問問又有什不可？」

公孫慶不耐的道：「姓梅的救了你一命，你要報答他是不是？這也容易，只要你能替他解開五陰截脈，區區就立時退出。」

燈心和尚迷失本性以後的事，恍如一場春夢，無法記憶。

但他可以推測到從梅三公子和自己相對而坐，不外是替自己療傷。

此時再由陰世秀才公孫慶口中，加以證實，而且以梅三公子的武功，就是合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兩人之力，也決非對方對手。

那麼梅三公子受制於人，定是替自己療傷之時，才爲人所乘，此事自己又豈能袖手不管？

什麼？五陰截脈，梅三公子是中了他的五陰手？

這…………

燈心和尚不禁回頭向梅三公子瞧去，自己爲了貪得兩件武林異寶，追蹤梅三公子，不料自己反是被他所救，他更因救自己而受制於人，而且中的是江湖上最歹毒的五陰手。

他想到這裏，心中不期生出一陣內疚。

那知目光掠過梅三公子臉上，他心下又閃起一絲驚疑，繼而呵呵大笑道：「阿彌陀佛，我佛有靈，公孫施主此言，說了算不算數？」

公孫慶冷嘿道：「聽大師父的口氣，倒像眞能治療五陰截脈似的，可惜爲時已經晚了一些。」

燈心和尚依然嘻嘻笑道：「不錯！貧衲對五陰手自信還有治療之方，爲時已晚，倒不勞公孫施主躭心。」

五陰截脈，乃是玄女教獨門手法，普天之下，無人能解，此時聽燈心和尚說得挺有把握，心中也不由犯起疑來。

陡的目射兇光，厲聲喝道：「賊禿，你少說風涼話，公孫先生試試你有多少道行？」

說完，躍起一掌，向燈心和尚迎面劈出。

燈心和尚自然知道對方心意，五陰截脈，點中重穴，不能超過一個時辰，他是怕自己眞能解開五陰手，才突起發難，藉以拖延時間。

心中一陣冷笑，也早已蓄勢待敵。

左掌「排風蕩雲」，架住陰世秀才公孫慶攻勢，右手一招「獨劈華山」直打前胸。

陰世秀才公孫慶讓開攻勢，拳掌齊出，一連三招，疾攻而出。

燈心和尚五台高手，雖覺公孫慶每一掌都帶着强勁潛力，但也並不在意，揮掌飛袖，全力迎擊。

兩人交手，五六個照面之後，已是掌風拳影，難分敵我。

房中地方，雖然尙覺寛大，此時也風聲颯颯，四週激蕩。

上官燕和琴劍兩小，眼看燈心和尚已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動上了手，他們因金老二還陰沉的站在一邊，只得緩緩的退回床邊。

梅三公子仍然僵坐床上，一動不動。

正在此時，客店房上，忽然又來了兩批夜行人！

一批是從西南飛來，在屋面上點水掠波，身法輕靈。

另一批是從近處現身，黑影幢幢，狀若幽靈！

從西南方飛掠來的，一共是三個人，這是三個身材苗條，背負長劍的絕色少女。

當前一個，年約二十三四，身穿紅色勁裝，臉若嚴霜，看上去冷漠高傲，簡直像冰凍美人，令人不寒而慄。

在她左邊一個，年才二十出頭，體態輕盈，美目流盼，身上却是苗人裝束。

右邊一個，那只有十七八歲，緊身玄衣，頭挽雙髻，明艷之中，却有着一股淡淡哀怨。

當她們掠近上房，剛要向院落中蹤落之際，正好另一批人也忽然現身！

這一批人，一共也是三個。

但他們却是一式的頭蒙黑布，身穿黑袍，右手舉着一面「拘魂牌」，一聲不響，攔住去路。

紅衣女郎驀地柳眉一豎，嬌聲叱道：「不長眼睛的東西，敢擋姑娘們去路，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嘿嘿！」

三個黑衣人身材高大，但發音却十分低沉。

這一聲冷笑，不知從那一個發出，聽得會使人毛骨悚然！

站在紅衣女郎左邊那個苗裝少女，此時忍不住道：「大師姐，這種不人不鬼的東西，妳理他作甚，把他們打發了就是！」

中間一個黑衣人忽然一聲陰森冷笑！

「小妞兒，你們眞不知天高地厚，今晚要不是太爺們另有要事，九幽門下，見者喪生，那有妳們的活路。」

第六十二章　各懷機心

九幽門！三個姑娘聽得陡然一震，自己會在這裏，遇上九幽門的人！

紅衣女郎依然臉若寒霜，朱唇一撇，冷冷的道：「九幽門可唬不倒六紹三嬌。」

「嘿嘿！玄女教也唬不倒九幽門下三大游魂。」

那苗裝少女，正是飄渺仙子聶玉嬌，她瞧了大師姐紅衣羅刹賀龍珠一眼，突然叱道：「你們擋住姑娘去路，要待怎的？」

「請妳們囘去。」

「姑娘非過去不可呢？」

「妳們試試！」

「狂徒看劍！」

紅衣羅刹賀龍珠，六紹三嬌之首，武功已得教主九天魔女眞傳，平日心狠手辣，那會把區區三個九幽門人，放在眼內？

她趁師妹飄渺仙子聶玉嬌答話之時，早已暗起殺機，此時驀地一聲嬌叱，玉手揮處，一道青虹，閃電般往中間那個黑衣人飛出！

出手之快，簡直連她如何拔劍，都沒看清！

中間那個黑衣人，似乎不防紅衣羅刹賀龍珠有此一着，突然從喉間嘿出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

身如鬼魅，不見他如何閃動，業已後退三尺。

賀龍珠一劍出手，那還容他後退，長劍疾翻，宛若波翻浪湧，一片光華，隨身疾捲過去！

在這同時，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兩柄長劍，也倏然出鞘，向另外兩個黑衣人，同時撲去！

一時之間，但見黑影閃動，劍光盤空。

三塊拘魂鐵牌和三柄長劍，不時發出一陣陣的金鐵交鳴之聲！

紅衣羅刹賀龍珠，身爲九天魔女首徒，當時歌樂山莊，名義上大莊主是獨臂天王李殘，二莊主是金老二，但實際負責的，却是賀龍珠，李殘和金老二，不過是奉命護佐她的助手而已。

由這一點，就足見賀龍珠在玄女教的身份，當然也是她武功足以勝任，九天魔女才會派她主持。

這時他們拼鬬了十餘招之後，紅衣羅刹賀龍珠劍勢越來越顯威力，詭異辛辣，出手如風。

一圈圈的銀虹，奔雷掣電，漫天光影，把黑衣人緊緊罩住。

黑衣人一塊拘魂鐵牌，雖然凌厲，但也無法扳囘優勢。

九幽門下，十大游魂，最拿手的本領，當然是震懾江湖，使九大門派弟子半數以上，落入魔掌的「勾魂鬼眼」。

但這必須在一現身，立卽使出，使人防不勝防，此時動上了手，只好各憑眞實本領。

是以其餘兩個黑衣人，情況也差不了多少，被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兩柄長劍，逼得手忙腳亂。

「九幽門下，也不過爾爾！」

一片劍光之中，突然傳出賀龍珠冷漠的聲音。

精虹乍竄，一點劍影，奇快無比的往黑衣人當胸刺出。

這一招當眞電光石火，銳不可當！

黑衣人一聲厲吼，對紅衣羅刹賀龍珠當胸刺來之劍，僅僅稍側上身，避開要害。

「嘿」的一聲，右手疾掄，拘魂鐵牌打橫裏掃出，向賀龍珠纖腰擊去。

這當然是同歸於盡的打法，但就在此時，忽然聽到有人喝了聲：「快請住手！」

刷刷刷！四條黑影，同時躍落。

紅衣羅刹賀龍珠發劍得快，退得更快，紅影閃動，人已躍退了四五步。

在她本來，發劍避招之後，自然是倏退乍進，再下殺手，但這一聲大喝，聲音好熟。

她微一停步，只見離自己身邊不遠，此時忽然多出四個頭蒙黑布，身穿黑袍，九幽門裝束的人來！

同時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黑衣人，肩上鮮血迸流，身軀搖晃，敢情方才一劍，對方還受創不輕！

自己二師妹、三師妹，這時也全停了手，九幽門的人，突來後援，敵勢已盛。

賀龍珠心頭微楞，纖手一招，聶玉嬌和于文嫻同時向她身邊躍近。

「哈哈！大小姐妳怎地連老朽也不認識了，教主，副教主可好？」

那發話的，是一個兩袖下垂，高大身形之人，他身形微躬，狀極恭謹！

賀龍珠含煞雙目，微微一轉，突然驚詫的道：「啊！你是李叔叔！」

無臂天王李殘蒙頭黑布，微微晃動，頷首笑道：「正是老朽！」

他話聲才落，另外三個黑衣人，忽然身形閃動，一齊躬身說道：「婢子敬候夫人金安。」

賀龍珠心頭又是一震，但臉上却絲毫不露，秀眉微軒，連忙含笑還禮，一面說道：「原來是三位姥姥，副教主正惦記着妳們呢？」

「夫人恩德，婢子們沒齒不忘，不過昔日轎前四煞，今日已是九幽三靈……」

無臂天王李殘不等她們說完，突然乾咳了一聲，插口道：「三位小姐，連袂東來，諒有非常之事？」

飄渺仙子聶玉嬌嬌笑了一聲，道：「那麼李叔叔和三位姥姥，在湘西客店上房現身，難道也有非常之事嗎？」

無臂天王李殘被她問得微微一頓，爽朗笑道：「如此說來，三位小姐，也是爲了梅三公子而來？」

「梅三公子！」

三小姐于文嫻芳心一動，陡然問道：「李叔叔，他在那裏？」

她語氣迫急，似乎還不知梅三公子的下落。

無臂天王李殘一時却深悔失言。

「噫！妳們不是追蹤他來的？他就住在這客店之中。」

于文嫻深知梅三公子內功精湛，別說自己幾人，在屋面上打了半天，即使有人從房上經過，也瞞不過他的耳朵。

她心中懷疑，一雙清澈大眼，緊盯着無臂天王李殘，問道：「李叔叔，你說他住在下面？」

「嘿嘿！一點不錯，他是中了九幽門的森羅寶香，十二個時辰，就得毒發身死。」

「啊！什……」

于文嫻嬌軀徹顫，心頭大急，她「麼」字還沒出口。

紅衣羅刹賀龍珠，自然知道小師妹的心意，但對面站着的無臂天王李殘，一身九幽裝束，已非歌樂山莊時的無臂天王李殘了。

江湖上譎風詭波，情勢既易，人心難測，趕緊暗暗扯了一下小師妹的衣襟，冷冷的道：「這倒好！愚姊妹銜命東來，也放不過他。」

江湖上只知梅三公子在六紹山連闖數關，幾十名高手，悉傷劍下，後來獨敗九天魔女。可不知玄女教主經旃檀禪功佛光照體，靈台清明，業已化敵爲友。是以此言由九天魔女嫡傳大弟子紅衣羅刹賀龍珠口中說出自然可信。

那知賀龍珠話才出口，無臂天王李飱驀地縱聲大笑，然後徐徐的道：「大小姐明察，姓梅的得罪教主，自然死有餘辜，何況和老朽更有斷臂之仇。不過老朽目前身歸九幽，情非得已，此次實是奉教主之命，送解藥來的。」

他此話一出，可把六紹三嬌給弄糊塗了。

九幽門偸放「森羅寶香」，自然志在剷除強敵，那會等敵人中了劇毒，再送解藥之理？

于文嫻忽然眼睛一亮，喜形於色的道：「李叔叔，你原來是送解藥來的。」

無臂天王李飱獰笑一聲，依然向賀龍珠道：「老朽實言相告，九幽教主因和梅三公子有一月之約，在這期內，是給他仔細考慮的日子，但他身中森羅寶香，支持不過十二個時辰，才命老朽親送解藥前來。

在這一月之內，雙方互不侵犯，是以老朽斗膽，想商請大小姐轉禀教主，能否給老朽一個面子，六紹過節，也請延遲一月，再作了斷如何？」

紅衣羅刹賀龍珠，不知九幽門賣的是什麼藥？不過聽他言詞閃爍，似乎其中另有文章。

她念頭閃過，忽然微微一哂，道：「愚姊妹此來，不過是奉師父之命，暗中監視罷了，些許小事，姪女自問還作得了主，李叔叔何用客氣？」

無臂天王李飱當然知道賀龍珠在玄女教的身份，既然答應，自可算數，心中一喜，不由呵呵笑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于文嫻忙道：「李叔叔，我們快進去瞧瞧咯！」

無臂天王李飱無可奈何的道：「那麼大小姐請。」

紅衣羅刹賀龍珠道：「李叔叔，你請先罷！」

無臂天王李飱雙袖微擺，向大家打了個手勢，身形不動，人已悄無聲息的向院中落去。

紅衣羅刹賀龍珠瞧在眼裏，心頭却大大一震，暗想李叔叔當日在玄女教中，已可算是少數高手之一，武功雖强過自己甚多，但因他派在歌樂山莊，自己知之甚詳。

那知他離開玄女教，僅僅三個月時光，而且雙臂全廢，武功却似乎更精進了許多。

她心中想着，立即跟在他身後，往院中落去。

聶玉嬌、于文嫻，自然並不怠慢，相繼飛落。

九幽三靈，三大游魂，也紛紛跟蹤而下。

無臂天王李飱身形落地，忽然發出一聲輕噫，低聲說道：「房內有人動手！」

紅衣羅刹賀龍珠自然也聽到了呼呼之聲，心中犯疑，低低問道：「不知是誰？」

于文嫻是關心者亂，她急忙湊前一步，道：「大師姐，我們快去！」

無臂天王李飱却微一沉吟，突然左手衣袖，向後一揮。

刷！三條黑影，立時一閃上房，像幽靈般隱去身形。

無臂天王李飱左袖收回，右手衣袖，又倏然揚起，九幽三靈，三條矮胖身軀，也立即散開，向黑暗之處退去。

這一陣指揮，已可看出無臂天王李殘，在九幽門地位之高，居然遠超過在玄女教之時，難怪他目空一切，躊躇滿志了。

紅衣羅刹賀龍珠心中想着，却聽李殘沉聲說道：「大小姐，妳們隨我來！」

說罷，舉步就向房門走去。

砰！房門開處，房內的人，和房外的人，同時一楞！

三小姐于文嫻一眼瞧到心上人趺坐在床，上官燕和琴劍兩小，却手執利劍，環護床前。

她心中一急，還沒看清其他的人，早就嬌軀一晃，翩然向床前奔去！

「小妹子，他怎樣了？」

「站住！妳再過來，我可不客氣了。」

上官燕劍尖一顫，嬌聲急叱。

「咦！」

三小姐于文嫻被她聲色俱厲這麼一喝，心中大感詫異，眨了眨大眼睛，問道：「小妹子，妳怎麼啦！」

上官燕依然橫眉瞪眼，手握長劍，厲聲叱道：「于文嫻，妳別假惺惺，哼！玄女教沒有一個好人。」

于文嫻在六詔山上，和上官小妹最爲合得來，此時瞧她突然翻臉，心中更是惶急，忙道：「唉！小妹子，妳這是幹什麼？」

「哼！妳還問我，他……他……」

「他怎麼了？」

「他……梅哥哥中了你們陰世鬼的五陰截脈。」

「啊……」

于文嫻一聲驚呼，腦袋瓜上如中巨杵，嬌軀一顫，大眼睛中眨出亮晶晶的淚珠，急急說道：「小妹子，妳快讓我瞧瞧！」

她驀地回頭，顫聲叫道：「大……師姐……」

上官燕小姑娘瞧得又氣又急，急，當然是五陰截脈，情形危急；氣，她自己也不知道氣些什麼？

哼！梅哥哥中人暗算，關妳底事，要急成這付模樣？

她是拈上了酸，長劍一指，兇巴巴的叱道：「別動，妳……不准妳過來。」

燈心和尙五台高手，陰世秀才公孫慶黑道奸雄，兩人交上了手，一個掌若開山，一個勁帶陰柔，正好勢均力敵，無分軒輊，他們心中也各自有着盤算。

燈心和尙察言觀色，智珠在握。

陰世秀才公孫慶在梅三公子身上做了手脚，五陰截脈的特殊手法，決不會超過一個時辰。

他怕對方眞有解救之法，利在拖延時光，只要把梅三公子除去，剩下幾人，就容易對付。

何況還有金老二在旁，根本也沒把燈心和尙放在眼裏！

兩人目的雖然不同，但對拖延時間這一點上，恰巧不謀而合。

是以儘管掌風呼呼，人影騰閃，好像搏鬥得十分激烈。

但其實誰都保留眞力，不肯硬拼，兩人心中，都暗自以爲得計。

房門被砰然震開，進來的是一個高大黑衣怪人，後面還有六詔三嬌！

公孫慶心頭猛震！

燈心和尚也心頭猛震！

一個是作賊心虛，功敗垂成。

一個是不明箇中情由，還以爲敵人援手趕到。

兩條人影，倏然乍分，只聽黑衣怪人傑傑笑道：「燈心大師原來在此？哈哈！金老二，公孫老弟也在這裏，當眞巧極！」

金老二一直站在房中，並未動手，他知道憑自己一人，決難制得住上官燕和琴劍兩小，只要自己不出手，而正好牽制住三人，使他們不敢妄動。

此時一聽黑衣人聲音好熟，但瞧到對方一身打扮，心中一陣疑惑，急忙躬身道：「大莊主，你好！」

無臂天王李殘喋喋笑道：「金老二，咱們弟兄多年，彼一時，此一時，你快別再這般稱呼。」

紅衣羅利賀龍珠含煞雙目，掠過房中，她江湖經驗較多，瞧着這份情形，心中有些明白，粉臉一沉，冷冷的道：「金叔叔，公孫叔叔，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老二還沒回答，只聽陰世秀才公孫慶陰笑一聲，道：「大小姐，兄弟和金二哥在這裏遇上了姓梅的，聽說他中了九幽門什麼森羅寶香……」

「大師姐……」

于文嫻一聲驚叫，打斷公孫慶話頭。

賀龍珠心頭一驚，急忙舉目望去，只見上官燕殺氣騰騰，劍尖正對準着小師妹前胸。

小師妹花容失色，大有向劍尖上撲去之勢！

「三師妹，妳回來！」

「啊！啊！大師姐，妳快救救，他……他中了五陰手！」

「誰？他？梅公子中了五陰手？是誰下的毒手？」

「公孫叔叔。」

紅衣羅利賀龍珠臉色鐵青，回頭望着公孫慶問道：「此話當眞？」

陰世秀才公孫慶滿臉謅笑，陰陰的道：「不錯！兄弟趁他運功療毒之時，用五陰重手，在他後心拍了一掌。」

紅衣羅利賀龍珠鳳目之中，隱射稜威，嚴峻的道：「公孫叔叔這是奉了何人之命？」

公孫慶眼珠一轉，望了金老二一眼，哈哈笑道：「大小姐這句話，倒使兄弟迷糊起來，姓梅的小子，妄自仗着一點武功，處處跟咱們玄女教爲敵，大破歌樂山莊，李老哥飲斷臂之恨，金老哥受內腑重創，使教中二十年經營，毁於一旦。

而且意猶未足，追上六紹山，殺傷教中護法二十餘人，壇下弟子罹難者不計其數，差點連教主也傷在他手中。

江湖上講究恩怨分明，玄女教這種奇恥大辱，纍纍血債，難道大小姐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公孫慶處置仇人，何用奉命行事？」

第六十三章　用毒能手

他這一番話，果然說得極爲動聽，無臂天王李殘，身受斷臂之恨，經他一撥，黑布蒙頭之中，不由冷嘿了一聲。

金老二面色劇變，滿臉刀疤上，現出憤怒之色。

三小姐于文嫻，生怕大師姐受他鼓動，急忙接口道：「可是公孫叔叔，你該知道這化敵爲友，乃是師父的意旨啊！你怎好不遵？」

公孫慶一聲獰笑，道：「三小姐，妳倒庇護起這小子來了，讓公孫慶結果了他，再向教主領罪就是。」

三小姐于文嫻被他說得粉臉通紅，急叫了聲：「大師姐！」

她一雙大眼睛中，業已隱含淚水。

紅衣羅刹賀龍珠，對這位小師妹，最是愛護，覷狀忙道：「三師妹，別急，一切由大師姐作主。」說到這裏，突然轉聲冷峻，斬釘截鐵的道：「金叔叔，公孫叔叔，這裏的事，還是由愚姊妹處置，副教主已在前站相候，兩位請罷！」

陰世秀才公孫慶才仰天一聲冷笑，陰惻惻的道：「大小姐，這裏可不是歌樂山莊，公孫慶也毋須聽人指揮，何況此事既由金老哥和兄弟兩人承擔，大丈夫敢作敢當，如有不當，自有教主處置，大小姐何必多管閒事？」

金老二接口道：「嘿嘿！大小姐，公孫老弟說得不錯，這件事情，金老二也承擔一半。」

紅衣羅刹賀龍珠氣得臉色鐵青，她在玄女教幾曾受人如此頂撞，驀地柳眉含煞，右手迅速從懷中掏出一面小小旗幟，迎風一揚。

旗面展開，那是一面黑緞製成的三角小旗，中間用金錢繡成小小圓圈，圈中綉着一個篆文「玄」字。

「玄女令」——玄女教至高無上的信物。

金老二，公孫慶目覩旗令，臉色微變，立即躬下身去，連身穿九幽裝束的無臂天王李殘，也同時躬身。

紅衣羅刹賀龍珠正身而立，朗聲說道：「金老二，公孫慶，現在我命令你們立即離開此地。」

公孫慶一躬之後，陰笑道：「大小姐，公孫慶有一疑問。」

「你說！」

「公孫慶你敢違抗玄女令？」

「教主可知今晚發生之事？」

「哈哈！教主既然不知今晚發生之事，那就是大小姐假傳旗令，公孫慶算不得違抗教主令諭。」

紅衣羅刹賀龍珠想不到陰世秀才公孫慶見了旗令，居然還敢不遵，陡的雙目露煞。

嗆！從身邊撤出長劍，劍尖一指，厲聲喝道：「公孫慶，你這是存心叛教了！」

陰世秀才公孫慶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上，詭笑未斂，慢吞吞地從身邊摸出一個扁形鐵球，在手掌中轉了一轉，冷冷的道：「兄弟在江湖上闖蕩了三十年，見識過不少陣仗，又怕過誰來？大小姐何用浛氣行事。」

他手中這個扁形鐵球，正是他隨身兵器，精鐵百練的繞指緬刀，用時只須拇指輕按，就會掙出三尺寒鋒。

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眼看公孫慶已取出兵刃，也就嗆嗆連響，一齊掣出長劍。

「今日之事，金老二說得只好和公孫老弟，同進同退；不過，三位小姐何必爲了一個姓梅的外人，有傷和氣。」

金老二話聲未落，雙掌齊揮，兩股沉猛勁風，已向上官燕和琴劍兩小身前捲到。

他這一猝起發難，狂飈倏張，聲勢淩厲。

上官燕等三人，那敢硬接，驚呼聲中，只好往側閃避。

金老二一聲怪笑，身形如電，奇快無比搶近梅三公子床前。

琴劍兩小，要待搶救，已是不及。

瞥見人影乍閃，緊接着一聲砰然輕響，兩條人影霍地分開！

金老二腳下踉蹌，震的連退了七八步，才拿椿站住。

另一條人影，那是五台高手燈心和尚，他被金老二劈出掌力，震得後退出去一丈多遠。

金老二站穩腳步，立時提起一口丹田眞氣，冷嘿一聲，雙掌再次劈出。

這下他含憤出手，功力倍增，一團凌厲勁道，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燈心和尚撞去。

燈心和尚也功運雙臂，朗喧佛號，不避不閃，雙掌平胸推出，又硬接了金老二排山一擊。

兩股潛力一接，蓬的一聲大震，屋樑震動，狂飈疾漩，塵灰簌簌而下。

兩人身軀，各自搖晃了幾下，敢情有點血氣翻騰。

無臂天王李殘雙袖一丟，悄無聲息的閃到衆人之間，一陣嘿嘿陰笑，道：「諸位暫息意氣之爭，且聽老夫一言。

梅三公子身中九幽森羅寶香，老夫奉教主之命，專送解藥而來，此事老夫適才已和大小姐言明在先。

不過，當時大小姐並沒把玄女教已和梅三公子化敵爲友一節見告。

但此事無關宏旨，何況九幽教王也和梅三公子訂了一月期內，互不侵犯之約，老夫和他，雖有斷臂之仇，自然也只好擱置不論。

金老二、公孫老弟，身在教中，自然以教主旗令爲重，大小姐容有衝撞之處，能否徇老夫薄面，免傷和氣。」

他江湖經驗老到，徐徐道來，面面俱到。

而且兩道眼神，透過蒙頭黑布的兩個圓孔，向金老二、公孫慶兩人，暗暗使了個眼色。

然後右手袍袖揚處，從袖內飛出一個小小紙包，緩緩落到上官燕身前，又道：「小姑娘，梅三公子身中九幽門森羅寶香，十二個時辰之內，就得毒發身死，除了九幽獨門解藥，無藥可救，老夫奉教主之命，專爲送藥而來。

至於五陰截脈，玄女教獨門手法，現有大小姐在此，自可無慮。

不過，等他醒來之後，敬煩小姑娘轉言，要他遵守一月期內，互不侵犯之約……」

他話剛說完，驀聽一聲朗笑，梅三公子雙目倏睜，人已飄然下榻，俊目如電，朗聲笑道：「九幽門區區毒煙，怎能奈何得了小生？教王善意，小生心領，一月期內，互不侵犯，也只是你們片面之詞，小生並無遵守必要。

李殘，我也敬煩你轉言教王，孟蘭勝會，把小生也算上一份就是！」

梅三公子的突然醒轉，不僅使得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臉如土色，大出意外。

無臂天王李殘更驚惶失措，後退不迭！

「嘿！如此說來，尊駕是存心和九幽爲敵了？」

「不錯！伏魔衞道，乃是武林中人的天責，梅君璧自然義不容辭。」

「好！你既不惜名登鬼籙，老夫權且告退。」

無臂天王李殘，雙袖揮處，沉聲喝道：「金老二、公孫老弟，還不與老夫同走，更待何時？」

他身如閃電，倏然向門外飛出！

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微微一怔，也緊接着奪門而出。

上官燕瞧着梅哥哥一醒之後，就把三人嚇跑，早已高興得跳了起來，長劍嗆然入匣，睜大着眼睛，只是向梅哥哥瞧個不停。

「啊！梅哥哥你好了？那陰世鬼壞死啦！眞不該讓他跑了。」

三小姐于文嫺，也喜從心底，嬌軀一扭，正待迎上前去，但不知怎的，又忽然停了下來。

螓首微抬，幽幽的道：「梅公子，你……」

她說到你字，語音帶顫，像是無限關切，也像是咽梗在喉，沒有繼續下說。

上官燕隨聲瞧去，只見三小姐于文嫺已是珠淚盈睫，簌簌而下，幽怨嬌楚，我見猶憐！

小姑娘心中一陣歉疚，連忙一縱身撲了過去，口中叫道：「于文姐姐，方才是小妹不好，錯怪了妳咯！妳快別生我的氣了。」

于文嫺眨了眨眼睛，搖頭道：「小妹子，我……我不是生妳的氣。」

「那妳……」

「阿彌陀佛！」

燈心和尙雙手合十，喧了一聲佛號：「梅施主我佛心腸，爲了施救小僧，險遭不測，不過小僧推想梅施主神功入化，少時自解，不致被奸宄所乘。」

梅三公子連忙還禮，一面笑道：「大師父仗義出手，小生無限感激。」

一面又向紅衣羅刹賀龍珠三人含笑道：「三位姑娘也到得恰是時候，不然小生正在運功解穴，光憑上官小妹和琴兒劍兒，也難是金老二敵手哩！」

說到這裏，又哦了一聲道：「賀姑娘三位在這裏現身，不知副教主是否也到了湘西？」

賀龍珠笑道：「副教主業已先行，愚姊妹是隨後趕來的。」

于文嫺和上官燕站在一邊，喁喁私語，敢情在互訴着別後經過。

這時却忽然抬起頭來，幽幽問道：「梅公子，你方才被公孫叔叔五陰截脈，擊中要穴，怎能自解？」

五陰截脈，前文業已說過，乃是玄女教獨門手法，陰毒無比。

擊中人身，閉氣截脈，知覺頓失，不出一個時辰，肝腸寸斷，五臟齊裂，只有玄女教才有解法。

但也不能時間太久，而且解開之後，因元氣斲傷太甚，人會萎頓不堪。

何以梅三公子竟然不解自解，而且神光湛然，絲毫無損？

此時經于文嫺這麼一問，燈心和尙、賀龍珠、聶玉嬌、上官燕等人，自然也有同樣疑問。

是以大家全都屏息凝神，向梅三公子望去。

梅三公子如電雙目，和于文嫺目光乍接，只覺她秋水如神的大眼睛中，脈脈傳情，無限溫柔。

不由心頭一震，趕緊避開雙目，故意朗朗一笑，答道：「小生在言二娘偶一大意，中了九幽門的森

羅寶香，却好燈心大師身中九幽迷魂……」

「九幽迷魂？」

燈心和尚被九幽門迷失本性，醒來之後，對自己怎會受傷之事，渾然如夢，一點也記不起來。

此時聽梅三公子說自己中的是「九幽迷魂」，可是這名稱從沒聽人說過，他驚奇之中，歎了口氣道：「唉！小僧幸蒙梅施主仗義施救，經過如何，還請乞道其詳。」

梅三公子點頭道：「此事說來話長，大師父總聽人說過勾魂律令罷？」

「勾魂律令？」

燈心和尚全身驀地一震，臉露怖色的道：「梅施主，你說勾魂律令，是和九幽迷魂有關？」

「哈哈！江湖上談虎色變的勾魂律令，就是九幽教王。

他們利用『勾魂鬼眼』迷人本性，然後又讓你服下一種奇毒無比的『九幽迷魂』使你永遠臣服，聽他指揮。

目前中原武林和九大門派中人，被九幽門擄去的，已不在少數。

而且七月十五日，他們還舉行什麼孟蘭勝會，準備消滅異己，獨霸武林。

小生是在六詔山，得到玄女教主傳書通知，才兼程趕來，不想甫到這裏，就和九幽教王相遇……」

于文嫻睜大着眼睛，問道：「梅公子，你和老魔頭見了面？」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就把自己應言二娘之約，巧遇九幽教王，及自己救下燈心和尚之事，詳詳細細向大家說了一遍。

這段經過，上官燕小姑娘早已聽梅哥哥說過。

她急於知道的，却是梅哥哥身中森羅寶香，和五陰截脈怎能自解？如今見梅哥哥把話題扯遠，不由急道：「梅哥哥，你還沒說出怎樣解救五陰截脈呢，眞急死人！」

梅三公子笑了笑道：「小妹子，妳別性急，五陰截脈，雖是玄女眞經上極爲厲害的手法，但愚兄所練『般若神功』，能禦諸邪，原是佛門以意使氣，以心却敵的功夫，練到爐火純青，即成金剛不壞之身。

愚兄雖功力尚淺，但練這種功夫的人，眞氣充沛全身，即使平時並未施展，一樣足可護身，最歹毒功夫也無法傷我。

不過今晚因愚兄中了九幽門的森羅寶香，必須用旃檀禪功，才能把它在體內消除，而且燈心大師身受『九幽迷魂』之毒，更非旃檀心香，無法消解。

不過『旃檀禪功』乃是佛門無上心法，它本身只是一種坐禪的功夫，並非武功，才爲宵小所乘。等愚兄發覺脈絡被截，再運『般若神功』，已是遲了一步，才化去我不少時間，打通脈絡。」

他這一番話，不但五台高手燈心和尚聞所未聞，尤其六詔三嬌，也心中暗暗驚奇。

原來佛家「般若神功」，竟有如此威力，他雖說距離練到金剛不壞之身，相去尚遠，但光聽口氣，憑他目前功力，似乎武林中的各種上乘功夫，都已無法傷他。

難怪自己師父玄女教主主張捐棄仇恨，化敵爲友，原來她老人家竟有先見之明！

這時大家都在靜心聆聽着梅三公子說話，上官燕更是目露笑容，一霎不霎的瞧着天神似的梅哥哥。心中暗想，要是梅哥哥能把「般若神功」傳給自己多好？

唔！只要自己一直跟在他身邊，總有一天會學會的。

小姑娘臉蛋上笑意未泯，忽然又紅暈起來，慢慢低下頭去，她偸向大家瞥了一眼，幸虧沒有被人家瞧見。

可是就在這一瞥之中，她發現大家眼光，都瞧在梅哥哥身上，只有一人例外。

她，就是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柳眉低蹙，怔怔出神，她似乎在想着什麼心事兒。

上官姑娘心中一動，不由嬌聲笑道：「聶姐姐，妳在想什麼呀？」

她天眞未鑿，想到就問。

「啊！」

聶玉嬌沉思之中「啊」了一聲，隨口道：「我在想……」

她驀地抬起頭來，向梅三公子問道：「梅公子，你方才說那九幽教王曾說，江湖上正邪各派，凡接到他七月十五孟蘭勝會請柬之人，全是鬼籙有名，此話當眞？」

梅三公子點頭道：「不錯！他確曾如此說過，而且當時還自鳴得意，說什麼到時九幽一教，就可昌明天下，聶姑娘突然見問，是否另有高見？」

紅衣羅刹賀龍珠好像似有所悟，忍不住插口問道：「二師妹，妳懷疑他在請柬之中，做了手腳？」

她此話一出，梅三公子恍然大悟。

眼前這位飄渺仙子聶玉嬌，雖是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的高弟，但她乃是苗疆毒婦義女，一身用毒的本領，得自毒婦眞傳。

自然會想到九幽教王，敢於誇下海口，他孟蘭勝會的請柬上，極可能塗了劇毒。

他心念轉動，只聽聶玉嬌徐徐答道：「這是小妹的一種臆測罷了，試想以梅公子的功力，尚在不知不覺之間，中了他們暗算。

而且方才李殘還一再强調，身中「森羅寶香」之人，十二個時辰，就毒發身死，他奉教王之命，巴巴的送來解藥。

顯然這是他們教王志在向梅公子討好。

足見所說，並非虛語。

而且目前九大門派中人，被他們擄去多人，雖然這並不是說武功不如他們，而是誤中了他們的「勾魂鬼眼」。

但小妹猜想，「九幽迷魂」並不是口服之藥，可能九幽門下在施展「鬼眼」之時，同時也施放了「九幽迷魂」讓你在不知不覺之間，聞上少許，迷失本性。

以此推斷，那麼九幽教王，實是一位用毒能手，他要在請柬之上，做上手腳，使接他請柬之人，在算定日限之內，就是孟蘭勝會之日，才發生作用，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是以我們應該儘速通知接到請柬之人，早作準備。」

這一席話，聽得梅三公子大為佩服，忙道：「聶姑娘高論，小生無限欽佩，聶姑娘已得苗疆老前輩眞傳，不知可有預防之道？」

第六十四章　竹石之困

聶玉嬌被梅三公子說得粉臉一紅，微微攢眉道：「梅公子過奬，小妹雖承義母親炙，但用毒解毒，必須對症下藥，目前不知九幽門用的是何種毒藥，解救之方，極難預言。

就是知道了，這種解毒藥物，尋覓配製，也非短時期內立可辦到。」

她說到這裏，忽然好似想起一件什麼事來，忙向上官燕問道：「小妹子，方才李殘留下的解藥呢？」

上官燕連忙從地上拾起那個小紙包來，一手遞過，一面笑道：「聶姐姐，妳相信他這眞是解藥？」

聶玉嬌接過之後，並未回答，只是十分仔細，小心翼翼的打開紙包，目光瞧處，不由臉色大變，口中驚叫了聲：「這是百毒散！」

接着喃喃自語道：「難道百毒眞經正册，業已落到這魔頭手中？」

「百毒散！」

梅三公子耳熟能詳，此藥雖然善解劇毒，但如果沒有「補天髓」同服，對臟腑英精，內家眞氣，耗損過鉅，百日之內，武功全失。

足見九幽教王對自己處心積慮，志在必得。

紅衣羅利賀龍珠驚奇的道：「二師妹，妳說什麼？九幽教王得到了『百毒眞經』正册？」

聶玉嬌點頭道：「這也不過是一種揣測，因爲這『百毒散』乃是普天之下，最具神效，也最難配製

的解毒聖藥。

小妹義母，有一本「百毒眞經」副册，其中記載頗詳，當年義母曾遵方練製過一次。

後來義母失蹤，義父手上，只剩下兩小瓶成藥，視若至寶，但始終搜不齊藥物，無法再配。

這秘方除了「百毒眞經」副册上曾有記載之外，那除非得到「百毒眞經」正册。

九幽教王因梅公子中了『森羅寶香』，送來的解藥，既是『百毒散』，顯然『百毒眞經』正册，業已落入他們手中無疑。」

說着依舊十分小心的包了起來，交到上官燕手中，鄭重的道：「小妹子，這藥極爲有用，還是好好收起來罷！」

接着又道：「九幽門既能配製『百毒散』，請柬有毒的陰謀，已極爲明顯，我們當眞要早日通知與會之人才好。」

燈心和尚聽得十分焦急，轉臉向梅三公子問道：「目前距離中元，爲期不遠，梅公子可知盂蘭勝會，究在何地舉行？」

梅三公子搖頭道：「九幽教王曾說，凡接請柬之人，到時自知，小生也不知究在何處。

但鐵拐仙老前輩要小生在初十前後，趕到磨盤州相會，也許九幽巢穴，不會離得太遠。」

燈心和尚低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既有鐵拐老施主出面，九大門派中人，想必已陸續到齊。

請柬如果暗藏陰謀，與會之人，後果不堪設想，是以小僧要先走一步。」

梅三公子忙道：「大師父儘管先請。」

燈心和尚雙手合十，向大家打了個問訊，立即洒開大步，往門外走去。

紅衣羅刹賀龍珠等燈心和尚一走，也道：「梅公子，時間不早，愚姊妹也請告退。」

上官燕急道：「咦！賀姐姐，妳不和我們一起走嗎？」

賀龍珠嗤的笑道：「小妹子，在這客店之中，憑空多出三個人來，豈不驚世駭俗，我們在路上等候就是。」

說着纖手一招，六紹三嬌，三條人影，也翩然閃出房去。

第二天清晨，梅三公子帶着上官燕和琴劍兩小，離開客店，走沒多遠，果見六紹三嬌已在路上等候。

大家會合之後，立卽往北啟程，他們是沿着武陵山麓而行，雖是小路，却近捷得多。

午牌時分，到了一處谷口，但見山谷之中，芳草如茵，雜花生樹，松風流泉，十分清幽。

上官燕瞧得心中一喜，回頭叫道：「梅哥哥，我們在這裏休息一會好嗎？」

她口中問着「好嗎？」人却早已雙腿一夾，縱馬馳去！

「于文姐姐，快來啊！」

三小姐于文嫻這半天工夫，和梅三公子結伴同行，眉宇間的幽怨之色，業已一掃而空，春花般臉上，不時浮起淺笑。

此時給上官妹子這麼一叫，不由嬌應一聲，纖手微揚，柳腰輕扭，座下良駒，希聿聿，潑剌剌地跟着馳出。

等梅三公子一行穿林而入，她們早已蹲在清溪邊上，咭咭格格地掬水洗臉，弄水為樂了。

紅衣羅刹賀龍珠瞥了兩人一眼，輕輕笑道：「眞是一對野丫頭！」

幾個人找了一處樹蔭，席地而坐，劍兒取出乾糧，伺候着大家用過。

這一陣休息，松風習習，遍體生涼，大家頓覺精神一振。

正當此時，驀地一陣山風過處，隱隱傳來呼叱之聲。

梅三公子口中發出一聲輕「咦」，站起身來，但等他凝神細聽，却又無跡可尋。

「梅哥哥，你這是幹什麼呀？」

上官燕嬌軀一挺，一個虎跳，躍了起來，偏着頭問了一聲。

六紹三嬌，也同時站起。

梅三公子並沒回答，細細的聆聽了一會，忽然說道：「不錯！這谷中有人正在廝殺，而且人數不少，我們快去瞧瞧！」

琴兒劍兒，一聽廝殺，立時有了興頭，急匆匆把馬匹牽入林中，好跟着公子爺去湊個熱鬧。

「梅哥哥，你說有人廝殺，我怎會聽不出來，在那裏呀？」

「谷中！」

梅三公子，話才出口，早已長身一掠，向山谷中奔去。

六紹三嬌、上官燕、琴劍兩小，也展開輕功，相繼躍起。

松林盡頭，是一條窄狹山徑，蜿蜒曲折，通向谷底。

六條人影，疾若飛鳥，何消片刻，已到谷中。

縱目瞧去，原來這谷底形如葫蘆，谷口偪仄，谷內寬暢。

四週懸崖掛翠，石壁如峭，中間羅列着許多石筍，間以松竹，似是天然，又若人工！

就在怪石叢竹之間，劍光閃鑠，匹練橫飛，正有六人像走馬燈似的，打得異常激烈，還不時的發出呼叱和金鐵之聲！

梅三公子目光何等銳利，場中六條人影，雖在兔起鵲落，騰挪閃擊。

但他一瞥之間，立時認出其中一紅一白兩條人影，正是……

心頭一怔，驀地一聲清嘯，身如電射，憑空往場中飛去！

刷！刷！刷！刷！他身後六紹三嬌，上官姑娘，琴劍兩小，堪堪趕到。

一見梅三公子來不及招呼自己，當先搶出，料想瞧清敵我，情勢危急。

當下也緊接着像飛鳥投林邊，往谷中落去。

「哈哈！小狗，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偏來，既然自行投到，倒省得本副教主再費手腳。」

此人桀桀怪笑，聲若夜梟，沉凝有力！

梅三公子身如電射，堪堪落地，陡覺當空日色，忽然一黯。

眼前景物全非，六個激戰之人，同時不見。

自己似乎站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之中，黃塵滾滾，視線模糊，一陣鬼哭神嚎之聲，悽厲慘切，斷續傳來。

令人心戰神搖，森然震怖。

這是幻象！

梅三公子大驚失色，右腕抬處，蹌踉踉長劍出匣，一道晶虹，隨手而起。

昆吾劍神物利器，果然不凡，幻影倏滅，黃塵後縮，三尺方圓，明朗透澈。

但三尺之外，依然不辨景物。

「啊！」

一聲嬌呼，緊接着響起，一個女子的聲音，急急叫道：「姐姐！這是怎麼一回事？賊人呢？」

「慧丫頭小心，咱們中了賊人圈套。」

話聲未落，驀聽一陣桀桀怪笑：「丫頭，別急，入伏的還不止你們兩個哩，道爺們失陪！」

「惡賊！看劍！」

「鏘！」那女子一劍敢情砍在山石上面，響起一片龍吟之聲。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一緊，果然是她們！

辨認方向，似乎就在五丈左右，當下凝聲叫道：「敏妹、慧妹……」

「啊！梅哥哥！」

崔慧一聽到是梅三公子的聲音，認爲救兵趕到，聲音之中，充滿了興奮。

「刷！刷！刷！刷！」

一連串的人影，相繼飛落，那自然是六紹三嬌、上官姑娘、琴劍兩小。

梅三公子心中大急，低聲喝道：「你們快退！」

六條人影身落其中，不禁同聲驚「噫」！

陣外傳來一陣震耳狂笑：「落魂陣有進無出，你們還退得了嗎？」

那人說到這裏，聲音一緩，徐徐的道：「四位壇主，只管輪流休值，在會期之前，打這裏經過的人，當不在少數，讓他們自投羅網好了！

本座此刻急須趕赴酆都，此間可由紫薇壇黃壇主暫代。」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暗想這難道也是九幽門預先佈置的陰謀不成？

只聽紅衣羅刹賀龍珠突然出聲問道：「道長可是天理教史副教主？愚姊妹乃是六紹山玄女教門下。」

」

「嘿嘿！副教主業已離此他去，落魂陣不分敵友，有進無出，你們安靜點罷！」

「狂徒，你們敢小覷六紹三嬌？」

「嘿嘿！別說妳們六紹三嬌，就是九天魔女親來，也難倖免！」

「呔！」

六紹三嬌一聽對方辱及師尊，全被激怒，同聲嬌叱，三條玉腕不約而同一齊揚起。

紅衣羅刹賀龍珠一大蓬細如牛毛的「玄女針」，飄渺仙子聶玉嬌縷縷如絲的「桃花瘴」，和三小姐于文嫻的三枚七巧梭，急如電射，同時向那發話之處打到！

「哈哈哈！」

陣外那人一聲長笑，敢情暗器全落了空！

梅三公子經過一陣工夫，業已鎮定下來，這就低聲說道：「賀姑娘，妳可辨認得出這陣中有些什麼蹊蹺？」

紅衣羅刹賀龍珠怒氣未消，恨恨的道：「這是他們天理教的鬼把戲，大概總不外乎八卦九宮，奇門佈置，咱們入陣未深，也許門戶就在身後不遠，咱們往後闖就是！」

上官燕和琴劍兩小，飛落較後，雖然發覺情形不對，各人全亮了兵刃。

但因有梅三公子在前，自己只要跟在後面就是，是以並未出聲。

這時聽說要往後闖，他們可變了前鋒。

琴劍兩小，精神抖擻，一個轉身，兩柄銀光閃閃的短劍，一圈一振，劃起兩朵劍花，護住頭臉，縱身就往前面撲出！

上官燕、于文嫻也不怠慢，跟蹤躍起。

那知幾個起落之後，四人本來明明在一起的，此時却全落了單，方向倏變，昏黑如晦。

「咦！梅哥哥怎麼他們不見了！」

上官燕叫聲未歇，于文嫻也驚呼起來：「小妹子，妳在那兒？啊！大師姐！」

「小妹子，妳也來了？」

崔敏、崔慧也同聲相應。

「啊！崔姐姐是妳們，賀姐姐她們也來了。」

陣中一片黃澄澄昏沉沉，看不清人影。

但鸞聲燕語，互相呼應，同時也響起琴劍兩小的叱喝之聲。

梅三公子聽得大驚失色，區區一點石筍松竹，所堆砌的陣勢，居然會如此厲害。

趕緊喝道：「你們不可亂動！這是幻境！」

他語聲方落，忽覺一隻柔若無骨，滑若凝脂的纖纖玉手，突然緊緊握住自己左掌。

耳中聽到紅衣羅刹賀龍珠的低喝：「梅公子，我們快一起過去！」

原來握住自己爲是賀姑娘，她怕自己三人，跟他們一樣失去連絡，才攙手同行。

一陣衣帶飄風，三條人影，同時飛起。

「咳！」

不動還好，這一舉步，幻相頓生，使人感到好像身在重重埋伏之中。

四面八方，都屯着堅甲精兵，生像向自己衝殺出來似的。

黑影幢幢，呼嘯大作，驚沙撲面，黃塵迷目。

本來只是一些堆砌的怪石，這會却好像一座座小丘，阻攔去路。

疏朗朗的修篁，也變成劍林刀叢，鋒利刺衣。

憑三人的武功，眼前即使眞是刀山劍林，也阻不了他們，何況只是隨意而生的幻景？

三條人影，仍是連袂急掠，向上官燕和于文嫻發聲之處奔去！

根據方才的聲音判斷，她們兩人，只在不遠之處，那知走了半晌，仍然不見半個人影？

這眞是離奇之事，使人如墜夢境！

也只有在夢中，才會發生這些現象。

明明就在眼前，却似乎越走越遠。

本來想走得快些，却偏偏雙脚沉重，走得極慢。

他們三人此時便有了這種感覺，恍恍惚惚，一片迷茫，雖然還是手攙着手，但似乎忘了自己身在何處。

漫天黃沙，如煙似霧，越走越重，使人倦捲神疲，昏昏欲睡。

「咕咚！」

身前不遠，敢情有人栽倒下去！

梅三公子內功精深，雖在恍惚之中，依然聽得十分清楚，悚然一驚，人也立時清醒過來。

側面瞧去，身邊的賀龍珠、聶玉嬌兩人，柳腰款擺，步履踉蹌，似乎已支持不住。

這份震驚，更是非同小可！連忙左手一縮，貫注內力，往她們後心拍去！

「啊！」

六紹二嬌，還算不錯，經梅三公子用本身功力，震動竅穴，立即瞿然驚覺，睜開眼來！

「賀姑娘、聶姑娘，這落魂陣煞是古怪，妳們快坐下來調息片刻。」

六紹二嬌果覺自已頭腦昏脹，四肢乏力，也不再多言，席地坐下。

三人經過一陣調息，忽聽飄渺仙子聶玉嬌輕盈說道：「梅公子、大師姐，這陣中除了奇門佈置，陰陽顚倒之外，似乎還有天理教副教主瘟瘟道人史長風最歹毒的『瘟瘽散』撒佈地下，只要你一經竄動，藥粉飛揚，就會輕易吸入腹中。」

賀龍珠驚道：「二師妹，妳身邊可有解藥？」

飄渺仙子聶玉嬌幽幽歎道：「大師姊，小妹身邊雖有解毒之藥，但這『瘟瘽散』乃採取瘟病病種製成，可不是毒物，除了他們獨門解藥，誰也沒有辦法。」

賀龍珠急道：「照妳這樣說來，我們難道就坐以待斃？」

飄渺仙子聶玉嬌秀眉微蹙，道：「以小妹想來，只有梅公子身擅『旃檀禪功』諸邪不侵，或可無慮，我們要是在十二個時辰以內，得不到解藥，只怕……

唉！即使有藥可解，不解這種奇門陣勢，也難以闖得出去。」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驀然想起憑自己的功力，只要把陣中堆砌的石筍竹木一齊毀去，此陣自可破去，心念轉動，不由點頭道：「兩位姑娘稍待，小生試試能否把此陣毀去？再作計較。」

他說做就做，未等兩位姑娘回答，人已騰身而起！

陰陽變幻，五行生尅的奇門之學，果然神妙。

就在他左脚堪堪跨出，落魂陣就好像有人暗中操縱一般，眼前景物一變，昏黃幽暗之中，立有一堵石牆，迎面擋住去路！

第六十五章 劍殲四壇

眼前景物，倏然一變，昏黃幽暗之中，立有一堵石牆，迎面擋住去路！

梅三公子冷嘿一聲，左手長袖揮處，「般若神功」像潮水一般湧出！

同時脚尖一點，人也跟着撲去！

佛門「般若神功」，無堅不摧，威力何等强大？

尤其在他蓄意毀陣，自然用足十成力道，別說是人工堆砌的石塊，就是天生石筍，也怕不震成數截？

那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梅三公子一袖拂出，只覺那堵石牆，竟是虛飄飄的空無一物。

幻象！原來只是幻象而已！

他啞然失笑，撲起的身形，飄然落地！

啊！那堵石牆，仍舊擋在身前。

再一細瞧，原來自己認爲撲出老遠，但依然落在原地。

幻象照說是沒有實質的，它怎能擋住自己飛撲之勢？心中想着，不由回頭瞧去。

那知這一瞧，又把梅三公子楞住了。

原來身後席地而坐的紅衣羅刹賀龍珠、飄渺仙子聶玉嬌，在這一瞬工夫，也沒了影子。

梅三公子既驚又怒，自己出道江湖以來，也經過不少陣仗，像這般英雄無用武之地，倒還是第一次遇上。

不由激起怒火，驀地引吭清嘯，身形凌空飛起，手中昆吾劍晶光繞體，使出他在六紹山三月靜參，阿耨神劍劍身上遺留的絕學，阿耨尊者佛門降魔無上神通——「佛心慧劍」。

劍法而叫「佛心」，又號「慧劍」，自然是具有大智大慧的無邊佛法，威力之强，豈同尋常？

但見一團瑩光，陡然暴漲，霏霏黃塵，立告幻滅。

一丈以外堆積着的嶙峋怪石、叢竹幽篁，已可清晰入目！

梅三公子心中大喜，精神陡然一振，左手「般若神功」對準怪石，遙遙劈出，右手長劍，也向一叢竹木之間，橫掃過去！

只聽「轟隆隆」一聲大震，緊接着「喀嚓嚓」連響，石塊飛滾，竹木削折之聲，同時響起！

「落魂陣」奇門之學，互有生尅，也互相關連，一處遭到破壞，全陣立受影響。

頃刻工夫，梅三公子驀覺眼前一亮，昏黃幽暗，一齊收斂。

只見陽光滿谷，一堆堆怪石叢竹之間，小徑交錯，門戶儼然！

崔氏姐妹、六紹三嬌、上官小妹、琴劍兩小，全都昏然倒臥，一動不動。

就在他微一回顧之際，驀覺一團急勁風聲，業已向自己身後襲到。

「嘿嘿！小子，你嘗嘗西門壇主的日月……」

他「膽」字還沒出口，梅三公子身若閃電，光華疾掠。

「噹」的一聲，慘嗥乍起，血花四濺，他連人家正面都沒看清，已經連肩帶背，截作兩段，「咕咚」往後栽倒！

刷！刷！刷！

又是三條人影，疾撲而來。

他們一語不發，立下殺手，勁風電漩之中，銀絲千縷，扇影重重，一齊襲到。

梅三公子朗朗一笑，身形微晃，早已換了一個方位，右腕一振，昆吾劍一聲龍吟，劍身發出絲絲輕響，把襲來兵刃，悉數震開。

縱目瞧去，原來這三人之中，自已倒認識兩個。

左邊中年文士模樣，手執白金摺扇的是天理教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

他身邊一個濃眉粗眼的偉岸老頭，是天理教青龍壇壇主翻天印黨皓。

另外還有一個五十來歲，頭挽道髻，身穿黃色道袍，手執拂塵的，雖然不識，敢情也是天理教中高手。

他敢情在一招之間，就被人家震退，心中大感驚凜，是以一雙精光閃爍的眼神，只是緊盯着梅三公子不住的打量。

梅三公子星目含煞，劍尖一指，冷冷喝道：「你們大概全是天理教的人了？」

黃袍老道似乎並沒聽到，拂塵向地上屍體指了指，反問道：「嘿嘿！西門壇主，就傷在你劍下？」

奪魂扇李秋山忙道：「黃壇主，這小子就是最近才出現江湖的梅三公子。」

「嘿嘿！好毒辣的手段！」

「哈哈！」

梅三公子仰天敞笑，凜然說道：「小生和貴教井水不犯河水，素無樑子可言，路經此地，你們居然設此惡毒陣勢，誘人深入。施放『瘟瘴散』，一行諸人，悉數中毒，昏迷不醒，難道手段還不毒辣？小生破陣而出，他乘人不備，暗施襲擊，可謂死有餘辜，爾等三人，重使故伎，若非小生手下留情，也早已作了劍下亡魂……」

黃袍老道突然臉現獰笑，喝道：「住口，黃道子面前，怎容你賣狂？」

「哈哈！梅君璧手下，只要你走得出十招……」

「呔！小子接招。」

黃道子暴怒之下，身形倏然欺近，拂塵一兜，千百縷銀絲，根根直豎，快速絕倫往梅三公子胸前拂到。

梅三公子雖覺此人眼神充足，內力修為，大是不弱，但那會把他放在心上？

劍隨手起，劃出一道銀虹，向拂塵削了出去！

那知黃道子拂塵突然半途收轉，緊接着大喝一聲，縱身躍起，一招「風雷交擊」，千百縷銀絲，忽然散開，化作一蓬銀雨，電射而下！

梅三公子一念輕敵，防不到對方第二招上，就會全力一拼。

但覺一陣強猛眞氣，拂拂罩下，壓頂而來，心頭微微一怔，連忙往後退出半步。

身形才動，只聽「嘿」的一聲，另一股巨大潛力，迅速奔雷，同時往後心印到！

刷！另一條人影，打身左掠近，往陣中激射進出。

這眞是電光石火，同時發動！

梅三公子耳目何等靈異，對方兩人，一個分明乘自己後退不備，出手暗算。

另一個當然也是乘機搶入陣去，想擄刼昏迷之人。

天理教賊人，當眞一個也饒不得！

他心念急轉，煞氣陡露，本來退下半步的身子，突然又迎着上去。

劍招一轉，「瓔珞繽紛」，昆吾劍寒光四射，銀芒大盛，向黃道子一招「風電交擊」迎着磕出！

身軀不動，左手一揮，「般若神功」，却往身後拍出！

這兩下同時並發，但聽一陣絲絲細響，砰然巨震！

黃道子下擊之勢，才到一半，驀覺對方不退反進，劍氣大盛，寒鋒砭骨，心知要糟，急忙撤招後退。

但那裏還來得及，只聽一陣絲絲輕響，自己一柄拂塵，銀絲紛墮，已被對方晶劍，削去了大半截！

那襲到梅三公子身後的，正是仗着以「大手印」和劈空掌揉合而成，獨創「翻天印」的天理教青龍壇壇主黨皓。

他原想乘着梅三公子後退之際，一舉殲敵，那知手掌堪堪拍到，陡覺一陣勁急無比的潛力，業已橫掃而至。

兩股暗勁一接之下，「翻天印」那能和「般若神功」相比。

砰然巨震，翻天印黨皓，悶哼聲中，兩眼一黑，一條高大身軀，直被震得飛出去兩丈開外，「拍達」倒地。

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是一瞬間事，梅三公子劍掌出手，人早已雙足一頓，急起直追，凌空往陣中撲去！

奪魂扇李秋山也是久經大敵之人，驟聽身後風聲，劃空而來，身形半挫，手中白金摺扇，一招「孔雀開屏」，電射而出，往身後洒開！

梅三公子急怒之下，立意斃敵，那還容他出手。

身形未停，昆吾劍一圈之間，登時撒出萬點寒星，往李秋山當頭罩下。

一招交接，險象環生，黃道子手執半截拂塵，飛馳而來，竟然來不及出手搶救。

但聽「嗒」的一聲，奪魂扇李秋山仗以成名的白金摺扇，立被截斷，緊接着一聲慘嗥，縱橫江湖的天理教玄武壇壇主李秋山，業已一劍劈作兩半，隨着倒下。

藍影一閃，梅三公子手橫長劍，目射威煞，逼近黃道子身前，冷笑一聲道：「區區天理教妖孽，螢火之光，能逃得過小生劍下嗎？姓黃的，趕快交出『瘟㾮散』解藥，梅君璧還可網開一面……。」

「哈哈！」

黃道子眼看教中三位高手，在人家一兩個照面之下，悉遭毒手，對方武功之高，實出意外，自己和人家相比，簡直以卵擊石！

但黃道子也是成名數十年的人物，江湖上有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觀念，事到如今，豈肯有損威名？

他仰天一聲厲笑，徐徐的道：「瘟㾮散解藥，副教主臨行之時，倒確實交給了貧道。」

說到這裏，右手一探，果然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磁瓶，接着說道：「只是你姓梅的要想垂手而得，可並不容易。」

梅三公子喝道：「你還待怎的？」

黃道子突然臉露獰色，又是一聲厲笑，右腕驟振，一個磁瓶，立被揑成粉碎，大聲喝道：「黃道子只有一條命在，姓梅的你動手罷！」

他這一手，倒眞出乎梅三公子意料之外，不由微微一怔。

眼看「瘟瘽散」解藥，已被他一手震散，不由陡的怒從心起，劍眉一剔，厲聲喝道：「你當小生殺你不得？」

手起劍落，猛往黃道子當頭砍去！

黃道子冷嘿一聲，不遜不讓，右腕揚起，半截拂塵，往前一送。

千百縷銀絲，突然震散，被他內力一逼，宛若千百支利箭，同時驟發，向梅三公子攢心射到！

雙方距離既近，這一發難，眞是避無可避！

同時梅三公子的昆吾劍，也精光電閃，疾劈而下！

正當這千鈞一髮之際，驀聽一聲急喊：「年輕人，劍下留情！」

這是千里傳音，聲音好熟！

兩條人影，同時在谷口現身浮矢掠空，人隨聲落！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劍勢稍偏。

但總究遲了一步，劍鋒掃過，人影乍分，黃道子臉色慘白。血流如注，一條右臂，業已硬生生齊肩削斷。

但他不明白的，自己以內家眞氣震散拂塵，千百縷銀絲，何異鋼針，分明萬箭攢心，打上對方心窩，怎會一無損傷？

心頭一冷，暗歎一聲，驀地雙腳跺處，人已破空飛起，往谷外奔去！

「妖道，梅君璧手下，你還走得了？」

梅三公子無暇再看來人是誰，大喝一聲，方待追出！

「年輕人，讓他去吧！」

一條人影，猝然迎面攔住！

梅三公子急忙止步，抬頭瞧去，只見攔住自己的，是個尖腮尖嘴，嘻皮笑臉的矮小老頭。

他不是「南乞北偷」和鐵拐仙齊名的神偷鑽天飛鼠是誰？

在他身邊，還站着一個頭挽道髻，臉蒙黑紗的青袍道人，負手而立，狀極悠閒！

梅三公子瞧清來人，心中一喜，連忙還劍入鞘，拱手道：「原來是老前輩駕到，那天理教的……」

他想到和鑽天飛鼠同來的人，也是道家裝束，一時不好把「妖道」兩字，說出口來。

鑽天飛鼠好像知道他的心意似的，嘻的一笑，連連搖手道：「年輕人，黃道子除了生性偏激，尙無大惡，你已斷他一臂，就放他去吧！來來，老偷兒替你介紹，這……這……」

他用手指了指青袍道人，忽然「這」不出來。

兩顆又小又圓的眼珠，骨碌碌一轉，却向青袍道人打了個哈哈，道：「哈哈！道兄，這位小兄弟就是最近名動江湖的梅三公子，唔！天台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被他這一舉動，弄得啼笑皆非，他明明說替自己介紹，忽然打着哈哈，支吾過去，想來必有原因。

敢情這青袍道人，以黑紗蒙面，自然是不願人家知道他的來歷，那麼他跟鑽天飛鼠同時現身，又是爲了什麼？

心念轉動，忽然想起「落魂陣」雖被自己無意破去，但陷身陣內諸人，中了人家「瘟瘽散」全在昏迷之中，解藥又被黃道子震碎飛散，如今遇上神偷，不知他可有辦法？

目光一轉，正待開口。

只見鑽天飛鼠目光轉動，嘻的說道：「年輕人你別說啦！你心裏要說的，老偷兒都知道，嘻嘻！咱們就是爲了這勞什子的瘟瘴陣，才趕來的呀！不想給你闖了來，破啦！」

他腦袋一縮，雙手一攤，言下之意，似乎還怪梅三公子破得太早了，他沒過癮呢。

梅三公子聽他口氣，才知老偷兒約了這青袍道人同來，原是專破「落魂陣」來的。

但心中却又懷疑起來，他怎會知道這山谷之中，天理教設有「落魂陣」呢？

心中想着，只聽鑽天飛鼠回頭笑道：「史長風眞是詭計多端，他算準老要飯約的人，這幾天會打這裏經過，他居然利用地勢，引人入彀，這……哦！哦！年輕人，史長風呢？他是不是先跑了？」

梅三公子忽然想起自己入陣之時，曾聽有人說要去酆都，此間可由黃壇主暫代等語，此人口氣甚大，可能就是瘟瘴道人，想到這裏，忙道：「小生入陣之初，有人自稱急須趕赴酆都，說此陣可由黃壇主主持等語，此人想係老前輩說的史長風了？」

鑽天飛鼠突然望了青袍道人一眼，口中說道：「如何？我說他不會呆在這裏。什麼？他去酆都？年輕人你不會聽錯？他去酆都又是爲了什麼？」

梅三公子搖頭道：「小生聽得十分清楚，決不會錯。」

那蒙面道人，自現身之後，始終未發一言，這時忽然開口道：「老前輩，梅公子如果沒有聽錯，此事也許另有變化，依晚輩之見，咱們還是先趕去要緊。」

鑽天飛鼠抓着頭皮，連連點頭，一面笑道：「不想從那三個蠢猪身邊掉包來的東西，竟還關係着武林安危，眞是老偷兒意想不到之事。」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個絲囊，臨風一晃。

梅三公子登時聞到一陣極其濃厚的雄黃氣味，往鼻孔中鑽來。

第六十六章　冰炭不容

鑽天飛鼠並不怠慢，嗖的躍落，手中絲囊，向昏迷陣中的六紹三嬌、崔氏姊妹、上官燕、琴劍兩小鼻前，挨次聞去！

只聽一陣噴嚏，昏迷的人，立時醒轉，驚「啊」聲中，大家紛紛躍起，像穿花蝴蝶似的，齊往梅三公公子身前圍來！

「啊！鼠爺爺，你也來了，這陣是你破的？」

上官燕一眼瞧到鑽天飛鼠，立即縱了過去。

鑽天飛鼠側臉瞧了青袍道人一眼，搖頭道：「鼠爺爺遲了一步，這陣是妳梅哥哥破的。」

上官燕一聽陣是梅哥哥破的，心中更是一陣光彩，蘋果臉上，笑意更濃，柳腰一扭，大聲問道：「梅哥哥，你破了陣？賊人呢？是不是都殺了？」

青袍道人，目光一直注視着上官燕，他黑紗蒙面，雖然瞧不到臉色，但似乎對她十分關心，而且身軀還有點輕微的顫動！

「老前輩，咱們這就走罷！」

「對！對！咱們這就走！」

鑽天飛鼠收起絲囊，向梅三公子點頭道：「老偷兒還有急事待辦，躭擱不得。」

他邊說邊向六紹二嬌的飄渺仙子聶玉嬌，擠擠眼睛，兩條身形，同時飛起，往谷口奔去！

聶玉嬌急急問道：「梅公子，這老兒是誰？我義父的兩瓶『百毒散』，就是他偸跑的。」

崔慧接口道：「聶姐姐，妳不認識他？他就是北偸鑽天飛鼠鼠爺爺啊！」

于文嫻笑道：「說起來也眞像，他當眞活像一頭老鼠！」

大家被她說得都笑出聲來。

梅三公子目光一轉，正好和白衣文士裝束的崔敏兩道目光對個正着，忽然想起崔姑娘和六紹三嬌，還是初次見面，這就替三人引見，一面笑着問道：「敏妹，妳們怎會先到這裏來的？」

崔敏被他當着這麼多人，一聲「敏妹」，叫紅了臉，玉顏微酡，徐徐的道：「我們趕到嶽麓，爺爺已經出門去了，他老人家又沒有交待去了那裏，就是要找，也來不及，這就急急趕來，不想在這裏遇上天理教的人，動起手來。」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只聽紅衣羅刹賀龍珠憤憤的道：「梅公子，照這情形看來，天理教和九幽門業已聯上了手，孟蘭之會，到眞不可輕視呢！」

梅三公子聽得豪氣頓生，俊目一睁，精光陡射，敞聲笑道：「區區天理教，就算和九幽門沆瀣一氣，又何足道哉？」

賀龍珠給他這麼一說，欲言又止，一時不便再說。

上官燕搶着道：「梅哥哥，我時常聽外公說，現在的天理教主徐白石，武功高不可測，除了老教主知機子師祖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的出身來歷，瘟痘道人就是他師弟。」

這一陣躭擱，已是夕陽銜山的傍晚時分，大家依着原路，退出山谷。

驀見那一片芳草如茵的草地上，匹練如虹，精光瀰漫，七八丈方圓，差不多全籠罩在絲絲寒風之下。

雖然瞧不清雙方人影，但光憑那種氣勢，和聽不到半點聲音，分明是武林中功入化境的一流高手，在作生死之搏！

樹林邊上，還歇着一乘軟轎！

不！一排站着十六個玄衣少女，各人手上都提着一盞紅燈！

「啊！副教主！」

賀龍珠驚呼聲中，忽然聽到一絲輕微的破空之聲，打耳邊擦過。

回頭一瞧，梅三公子坐騎上，只賸了一付空鞍，人已不知去向？

急忙縱目瞧去，只見草坪上漫天流動的劍光，倏然齊斂。

連紅衣羅刹賀龍珠久承九天魔女親炙的高弟，都沒看清他如何出手，才把激戰中的雙方，一齊迫退的。

啊！那卓立場中，藍袍飄忽的，不是他還有誰來？

昆吾劍依然橫在腰際，他還是已經收劍？還是根本沒有出鞘？

副教主紅燈夫人這時還緊握長劍，一手掠着鬢髮，方才似乎屈居了下風。

站在她對面和她動手的原來竟有三個，但自己認識的，却只有一個，那是身材高大，滿頭銀髮，身穿銀袍的華山派掌門人太白神翁。

另外兩個，一個是灰衲芒鞋，手執禪杖的老僧。

另一個頭戴九梁冠，頷下白髯飄胸的老道人。

看他們年齡，可全在七旬以上，自然是武林中的知名人物，他們居然會和太白神翁聯手，對付副教主一人？

心中想着，趕緊一緊轠繩，招呼大家，往場中奔去！

原來梅三公子剛出谷口，瞥見草坪上精虹繚繞，寒光瀰漫，不由大感驚懍。

光瞧這份聲勢，拼鬥之烈，已是武林中的罕見場面。

但除了極其輕微的絲絲細響，根本聽不到半點兵刃擊撞之聲，除非是武林中的絕世高手，曷克臻此？

梅三公子心念疾轉，目光掠過，心頭更是大吃一驚。

原來遭三人圍攻，被迫後退的，竟然是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

她此刻全靠着隨機應變，施展出各種奇招應付，不但極耗眞元，而且連調息呼吸，以刀生力的機會，都沒法勻出，情勢已是十分不利。

梅三公子這一發現，說來話長，其實只是一瞥間事，那裏還來得及通知大家。

驀吸一口眞氣，身如電射，凌空往場中飛去，同時右手掣出昆吾劍，人未落地，一招「佛心慧劍」中的「佛法無邊」，業已一瀉而出。

這一着當眞比電光石火，還要來得快速。

場中四人，只覺疾風壓頂，光華耀眼，劍氣之盛，根本連來人都沒看清，各自被迫得後退了四五步！

紅燈夫人正在獨力苦撐之際，突來援手，三支長劍的壓力驟鬆。

她後退了數步，右手銀劍支地，發出輕微喘息，左手纖纖細指，掠着堆鴉宮鬢，發出格的一聲嬌笑：「小兄弟，是你！」

「嘿嘿！小子，你倒來得正是時候。」

銀袍長髯的華山太白神翁，乍覩來人，臉色猛沉，厲聲喝着。

「阿彌陀佛！」

灰衲老僧，高喧一聲佛號，手持禪杖，大步走了過來。

他白眉倒垂之下，閃出兩道懾人精光，盯着梅三公子，回頭向太白神翁問道：「道兄認識這位小施主嗎？」

太白神翁還沒回答，紅燈夫人早已一聲脆笑，望梅三公子道：「來！小兄弟，這兩位你沒見過，我替你引見引見。

這位是五台山清涼寺老方丈皓首上人。

這位是青城派掌門人松齡道長。」

說到這裏，眼珠兒一轉，又望着一僧一道媚笑道：「這就是我小兄弟，天台梅君璧梅三公子。」

她纖手微抬，笑語如珠，簡直是在和老朋友，那像方才還經過一場激烈拼鬥來着？

「梅三公子！」

皓首上人和松齡道長全是一派宗主，對近日轟傳江湖的「天台梅三公子」，自然早有傳聞。

但誰也想不到連一代女魔頭的九天魔女，和盛名久著的太白神翁，都栽在他手下的人物，竟然只是一個年僅弱冠的文弱書生。

若非人家方才露了一手，憑什麼也瞧不出他是個身懷絕技的人。

兩人一楞之後，只見松齡道人向太白神翁、皓首上人回顧一眼，呵呵笑道：「這年輕人身手不弱，不過和紅燈教主沆瀣一氣，也決非善類。」

太白神翁點頭道：「道兄說得不錯，咱們除惡務盡，兩位只管對付紅燈教主，這小子就交給兄弟罷

！」

紅燈夫人聽得花枝亂顫，嬌聲笑道：「唷！神翁倒說得挺輕鬆，二十年前這筆老賬，連本帶利，就要你們幾位自命一派宗主的老不死抵償，要想後退，我還不答應哩。」

梅三公子方才聽松齡道人說自己和紅燈夫人沆瀣一氣，決非善類，心中已然微有怒意，再給太白神翁說什麼除惡務盡，更是憤怒。

心想這三個號稱名門正派的一代掌門，原來盡是些昏瞶老朽之人，難怪他們九大門派出來的弟子，似正實邪，妄作妄爲。

心中想着，不由仰天一聲敞笑，兩道如電目光，環顧面前三位九大門派的一代掌門，不屑的道：「三位道長，身爲一派宗主，可知教無邪正，道無旁左，行得正，雖邪亦正；行得邪，雖正亦邪；名門正派門下，難保不有奸宄之徒，異教旁門之中，也有潔身自好之士，豈能概爲一談？

何況武林刼運，已迫眉睫，九幽妖人，猖獗江湖，九大門派，首當其衝，三位不思如何挽救武林浩刼，伏魔衞道，却在中元會前，自亂陣線。

紅燈夫人和小生一行，均係受鐵拐仙老前輩之邀，同赴盂蘭助拳，不意三位囿於門戶，不以大局爲重，試問如不共圖團結，光憑你們區區九大門派，就能對抗得了九幽一教嗎？

哈哈！九大門派眞能消滅勾魂律令，門下弟子，也不致大半被擄，實言相告，三位一代宗師，只怕堪堪趕上盂蘭勝會，就自身難保了哩。」

皓首上人、太白神翁、松齡道人，這三位九大門派中的長老，一派宗主，數十年來，在江湖上聲望甚隆，被人當面折辱，當眞還是第一次。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白神翁銀髯飄動，銀袍直鼓，氣得傑傑怪笑，厲聲喝道：「小子，你敢小覷九大門派？」

松齡道人也大聲喝道：「正邪不並存，貧道只好先除了你這狂妄之徒，再找九幽門算賬不遲。」

他不等太白神翁出手，話聲才落，右掌突然揚起，呼的一掌，向梅三公子直劈過去。

他這一掌少說也使出八成眞力，掌風暴發，宛若排山倒海，激撞而出。

梅三公子落地之時，早已把「般若神功」，護住全身，一見對方以一派掌門之尊，居然驟下殺手，心頭更是火起。

冷笑一聲，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圈，對準松齡道人捲來掌風，右臂驟撤，當胸左掌迎着劈出！

松齡道人身爲青城派掌門，數十年修爲，雖然只發出八成眞力，已非同小可，那知掌風驟發，立時感到不對。

自已透掌而出的一股眞氣，好似遇上了一堵無形氣牆，微生反彈。

不由心頭大震，對方輕輕年紀，居然能練氣成牆，擋得住自己一擊？

驀地吐氣開聲，右掌一送，把數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悉數使出。

這一下掌力陡然大盛，有若波濤洶湧，往前直衝！

他那知佛門絕學的「般若神功」，壓力愈强，反彈之力愈大，兩股眞氣，懸空一接，「蓬」的一聲大震。

梅三公子連身形都沒搖晃一下，松齡道人却震得長髯亂飛，道袍掀動，一連後退了三四步。

「嘿嘿！小子，咱們在劍上分分高下。」

太白神翁一見松齡道人受挫，立卽仗劍而出。

「阿彌陀佛！」

皓首上人突然朗喧佛號，向太白神翁打了一個訊號，徐徐的道：「神翁道兄且請稍待，老衲有話向這位梅施主請教。」

這位五台山清涼寺的老方丈，語聲雖低，却沉練有物，入耳清晰。

太白神翁微微一怔，繼而笑道：「上人只管請！」

皓首上人禪杖柱地，倒垂白眉之中，陡然射出兩道懾人精光，一瞬不瞬地注視着面前玉樹凌風的梅三公子，單掌打訊，緩緩的道：「善哉善哉！梅施主身懷絕學，眼神正而不邪，老衲有一事相訊，不知施主可肯據實見告？」

梅三公子見皓首上人慈眉善目，和藹之中，寶相莊嚴，心中不期先有了三分敬意，連忙抱拳爲禮，答道：「老禪師有何見教？小生知無不言。」

皓首上人微微點頭，口中低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想請教梅施主的，就是梅施主可是佛門弟子？」

太白神翁、松齡道人，一派掌門，自然見多識廣，此時經皓首上人這麼一問，心中忽然一動。

暗想此人武功之高，出手之奇，憑自己數十年見聞，依然瞧不透人家出身來歷，難道他當眞是數十年前只有傳聞的東海神僧的傳人？

心念轉動，四道目光不由齊向梅三公子瞧去。

只見梅三公子朗朗一笑，躬身答道：「老禪師法眼，小生確係佛門寄名弟子。」

皓首上人點頭笑道：「梅施主和天蒙禪師，如何稱呼？」

梅三公子怔怔的道：「天蒙禪師，小生不識其人。」

皓首上人訝道：「難道梅施主方才使的不是『般若神功』？」

梅三公子恍然笑道：「小生使的倒確是『般若神功』，不過小生是天台門下。」

「般若神功」，這是武林中上一輩的人誰都耳熟能詳的佛門無上神功，「天台派」，這可却太生疏了。

連三位身爲一派宗主見多識廣的皓首上人、太白神翁、松齡道人，都從沒聽人說過。

皓首上人白眉微皺，遲疑的道：「梅施主自稱天台門下，不知尊師法號，如何稱呼？」

顯然這位五台高僧，不信東海神僧天蒙禪師的獨門神功，會傳到名不見經傳的什麼天台派去。

梅三公子是何許人？皓首上人這種口吻，焉有聽不出來之理，聞言不由勃然色變，冷冷的道：「小生師尊，一心向佛，久擯塵緣，名諱無可奉告！」

太白神翁冷嘿一聲，道：「靈藥只醫不死之病，佛門不渡無緣之人，上人何苦與這狂妄小子，多費唇舌？」

說到這裏，驀地喝道：「姓梅的小子，來來，今日老夫成全你罷。」

梅三公子怒容滿面，陡的目射精光，厲聲喝道：「老匹夫，你自以爲名門正派，一派宗師，狂妄自大，自命清高，不辨是非，不明曲直。

目前武林危機，緊迫眉睫，你們不顧大局，猶斤斤於門戶之見，私人恩怨。

當日六紹山頭，若非小生劍下留情，老匹夫你還有命在？

梅君璧可還沒把你們這些沽名釣譽之輩，放在眼裏，方才你們不是三人聯手，對付紅燈夫人嗎？梅某之意，與其一夫拚命，倒不如三位齊上，也免得梅君璧多費手脚。」

他凛然而立，大聲叱喝，不但義正詞嚴，而且一口一聲老匹夫，罵得太白神翁狗血噴頭。

而且還把眼前三個掌門人，一起牽進，說全是沽名釣譽之輩，要他們三人齊上，免費手脚，這當眞

口氣狂得出奇！

太白神翁數十年來，在九大門派之中，聲望甚隆，幾曾受人如此當面折辱？

不由氣得滿臉通紅，鬚髮戟張，嗔目厲喝：「小子敢爾！」

長劍一顫，倏然欺近身去。

「嗆！」

松齡道人也怒不可遏，撤出長劍，喝道：「小子，這是你自己找死！」

劍光起處，和太白神翁同時發招。

皓首上人雖然涵養較深，也覺得這年輕人太以狂妄，禁不住微起嗔念，口中低喧佛號，往後退下兩步。

此時六紹三嬌、崔氏姐妹、上官姑娘、琴劍兩小，也早已趕到，紛紛和紅燈夫人見禮。

當然場中一陣對話，她們聽得十分清楚，方自暗暗稱快。

那知忽然之間，眼看太白神翁、松齡道人一聲斷喝，兩柄長劍倏然並進，向負手而立，毫無戒備，劍未出鞘的梅三公子，突起發招。

「啊！」

三小姐于文嫻，小姑娘上官燕，同聲驚呼。

「嗆」！

「嗆」！

「嗆」！

「嗆」！

但聽一片拔劍之聲，寒光閃爍。

第六十七章　丹心大俠

紅衣羅刹賀龍珠、飄渺仙子聶玉嬌、崔敏、崔慧、于文嫻、上官燕、琴劍兩小，長劍紛紛出鞘，正待縱身躍出。

一瞬之間，當真夠得上劍拔弩張，羣情激憤。

但紅燈夫人却纖手連搖，把大家一齊制止，嬌聲笑道：「這幹什麼？小兄弟那裏用得着妳們幫忙？」

話沒說完，只聽梅三公子一聲敞笑，從他身邊，忽然飛起一片濛濛瑩光，鏘然巨震，金鐵交鳴，聲作龍吟，三條人影，倏合乍分！

不！華山太白神翁，青城松齡道人，兩位素以劍術馳譽武林的一代掌門，連人家如何出劍，都沒看清。

只覺一招堪堪出手，眼前銀光乍閃，劍氣迸發，手上驀然一震，還手無力，自己立被震得後退出去。

這是什麼劍法？兩人心頭不禁凜駭得莫可言狀。

尤其是太白神翁，自己三月之前曾和梅三公子在六紹山頭，有過一場比劍，對方眞力，似乎還不及自己。

何以只短短三月工夫，對方劍法，居然精進到如此程度，一招之間，能把自己兩人一齊擊退？

他那知梅三公子在六紹山三月時間，已把阿耨尊者三招「佛心慧劍」練到收發由心，隨意克敵之境！

就在兩人被震後退的剎那之間，草坪南端，突然飛來一條人影！

同時谷口也發現一條人影，飛掠而來，兩條人影，先後落地。

先前一個，是滿面紅光的禿頂老頭，年約六旬以外，身穿青色長衫，個子高大，精神健朗，身後背一面太極牌，手中還執着一支三尺來長，金光燦爛，似爪非爪的奇形兵器。

他身形落地，兩道眼神，向場中略一打量，呵呵笑道：「原來上人、神翁、松齡道長全在這裏，兄弟遲來一步。」

他洪鐘般聲音，才一發出，突然「啊」了一聲，向紅燈夫人拱手道：「夫人也來了，當眞巧極！」

紅燈夫人連連還禮，一面笑道：「唷！葛大俠閉戶謝客，納盡清福，是什麼風把你老吹出來了？」

皓首上人合十道：「阿彌陀佛，十年不見，葛大俠風采依然，老衲這廂有禮。」

太白神翁長劍一收，也拱拳笑道：「葛老哥可是也被老叫化拖出來的？」

只見老者臉色微微一黯，憤怒的道：「兄弟世居滇南，近十年來，閉戶封刀，自問和江湖上也並無過節可言，數月之前，有一位老友七十大慶，兄弟命小犬少瑾夫婦，前往道賀，不料從此一去不返，幸蒙玄女教主派人傳信，說小犬夫婦，已被什麼九幽門擄去，並說諸位也都由鐵拐老兒傳柬相邀，中元節前，在磨盤州集會，囑兄弟趕來參加，不想恰在這裏和諸位巧遇。」

原來這老者正是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因在江湖上聲譽極隆，而且和九大門派及玄女教全有交情，現身之後，老友重逢，這一陣寒喧，却把另外一個同時趕來的人，無形忽略過去。

那人是一個身穿藍色道袍，背負長劍的道人，此時肅立一旁，狀極恭謹，他等入雲龍葛瑾話聲一落

，立即趨到衆人之前，躬身說道：「諸位老前輩在上，晚輩武當門下微塵子，頃奉家師之命，由磨盤州趕來，半途迎候，因鐵拐老前輩，柬邀九大門派，原定七月十五之前，在磨盤州集合，現經探出九幽妖黨，巢穴就在大洪山黑森林中，他們準備孟蘭大會，一網打盡武林同道。

鐵拐老前輩爲了一舉殲敵，和少林天一大師、泰山石老堡主、家師等人臨時改變計劃，擬在七月初十，提前赴會，俾使九幽妖黨，措手不及，是以臨時改在安陸集會，特命晚輩趕來稟告，敦請諸位老前輩急速啟程。」

他說到這裏，忽然回頭向梅三公子打量了一陣，然後稽首道：「這位敢情就是天台梅三公子了？」

梅三公子連忙還禮道：「小生正是天台梅君璧，不知道兄有何見教？」

微塵子喜道：「貧道臨行之時，鐵拐老前輩特別叮囑，要貧道務必沿途留意，遇上梅公子，只說愈快愈好，趕赴大洪山，鐵拐老前輩另有仰仗之處。」

太白神翁聞言臉色微變，他因自己幾人，全是名重一時的一派掌門，鐵拐仙竟然特別叮囑武當門下，沿途留意梅三公子，還說什麼另有仰仗之處。

難道九大門派中人，還抵不上他？心中一怒，不由重重的冷哼了一聲。

崔慧因上次六紹山梅哥哥雖然勝了太白神翁，但身負重傷，心中有氣，這時再聽他冷哼出聲，那還忍得？突然也嬌哼一聲，大聲說道：「華山派有什麼了不起，如果不服氣，孟蘭會後，不妨劃出道來，梅哥哥一定奉陪。」

崔敏要待阻攔，已是不及。

却聽上官燕也接口道：「慧姐姐說得對，這老頭壞死啦！」

太白神翁方才被梅三公子一招震退，怒火未熄，這時如何忍得？

他惱羞成怒，那還顧得一派掌門人身份，雙目圓睜，驀地喝道：「不知死活的丫頭，孟蘭會後，妳們一個也逃不了。」

皓首上人連忙攔道：「阿彌陀佛，玄清道長、天一大師既然已在安陸相候，初十也只賸了今明兩天，爲期已迫，神翁，我們還是早走爲是。」

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因兒子兒媳全落人手，今妖黨巢穴已有着落，心中更急，聞言忙道：「上人說得有理，咱們快走！」

松齡道人突然回頭，向梅三公子喝道：「姓梅的，孟蘭會後，我青城派也算上一份就是！」

飄渺仙子聶玉嬌冷笑道：「泥菩薩過江，孟蘭之會，自身保得住？保不住？還在未定之天哩，居然侈言起會後來了！」

松齡道人寒電似的目光橫掃，怒道：「丫頭，妳說什麼？」

飄渺仙子聶玉嬌冷嘿道：「我說什麼？你管得着？死在臨頭，還不知道？告訴你，接到九幽教王請柬之人，誰也逃不過七月十五，你們全中了毒。」

「丫頭，原來妳是九幽妖黨，貧道先斃了妳！」

松齡道人突然右掌揚起，正待擊出。

「道兄且慢！」

入雲龍葛瑾一手攔阻，一面問道：「聶姑娘，妳家學淵源，盡得苗疆真傳，此話當真？」

聶玉嬌斂衽道：「葛老前輩過獎，九幽妖人，在請柬之上，暗置劇毒，晚輩雖是臆測，恐怕也十不離九。」

入雲龍葛瑾微微點頭道：「此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咱們趕到安陸，再從長計議罷。」

一面又向紅燈夫人笑道：「夫人有轎代步，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說着和皓首上人、太白神翁、松齡道人三人，一齊往谷口而去。

微塵子見過紅燈夫人，這許多人中，他只認識崔敏一人，打了個招呼，也立卽向大家告辭，跟着奔去。

× × ×

虎牙山，再過去就是鴉雀嶺，一條小徑，盤着山脚而行，地勢極爲荒僻。

因爲這裏離官道較遠，平日很少有人經過。

這時已是巳牌時候，小徑上忽然馳來一匹通體金黃，色澤光鮮的琥珀駒，馬上坐着一位二十來歲的藍衫少年。

他生得玉面朱唇，丰神雋朗，腰間還懸着一柄形式奇古而又通體晶瑩的長劍。馬鞍右首，還掛了一個琴囊，一張碧綠如玉的古琴，從琴衣之中，露出一段！

琴囊劍鋏，正是古時候讀書相公隨身之物，瞧他文縐縐的模樣，分明是貴介公子，書香子弟！

但是，你們弄錯了，他是名動江湖，武林中正邪各派，聞名側目的天台梅三公子！

他因武當藍袍八劍之首的微塵子，奉鐵拐仙之命，囑他儘快趕赴大洪山，才要崔敏、崔慧、上官燕和琴劍兩小，跟紅燈夫人作了一路，自己仗着琥珀駒脚程迅速，單騎上道。

七月初十，只賸下一天時光，他要當天趕到安陸，先和鐵拐仙會面。

正行之間，忽見四五丈外的樹林中，射出一道白影，直往自己馬前飛來，風聲颯然，然甚是激厲。

梅三公子是何許人？豈會中人暗算？

他一聲輕哼，左手倏然往前一接，只覺入手極輕，原來只是一封信柬。

心中不禁微微一怔，此人能以一紙信柬，當暗器打出，足見內力不弱！

急忙往手上瞧去，只見信柬上赫然寫着：「逕呈

梅三公子君璧親啟」

梅三公子這一瞧，心道更感凜異。

自己單騎就道，往這條小徑上趕來，除了紅燈夫人等一行人外，可說無人知道。

而且自己座下琥珀駒，馳行神速，誰也無法追上，怎會有人守候路側，給自己投簡？

心中想着，就拆開信柬，抽出一張白紙，只見上面端端正正寫着：「本教謹詹七月十五日，舉行盂蘭盛會，恭請俠駕賁臨。

九幽教王沐手拜訂」

是九幽教王遣人向自己下書！

這魔頭當眞有神鬼莫測之機，自己的行蹤，居然全落在他算中！

哎喲，不好！飄渺仙子聶姑娘不是說請柬有毒？

他一想到有毒，立卽手指一彈，把請柬震成粉碎。

然後試一運氣，覺得並無絲毫異樣，當下就不以爲意。

正待催馬攢程，忽聽一陣悠揚清越的琴聲，從樹林中隱隱傳出。

松間風入，石上泉流，使人聽得心曠神怡，飄然絕俗！

梅三公子他身邊除了一劍之外，還帶着一張碧琅玕古琴，自然雅好此道。

這時一聽琴韵，不由停下馬來，暗自尋思。

這位操琴之士，分明是一位胸懷澹泊的遯世高人，怎會隱居在如此荒僻之處？

心中想着，再一細聆，只覺這琴聲雖自林間傳出。

但飄飄忽忽，似乎相隔頗遠，又似乎近在眼前，清晰入耳，方向靡定。

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測不出來自何處？

難道這又是九幽門故弄玄虛，引自己入彀？

一念及此，劍眉陡剔，嘴角上微微噙起一絲冷笑，斜抖轠繩，帶轉馬頭，逕往林間一條山徑上找去。

幽林曲折，琴韵悠揚，似已近在眼前。

但這一次却琴調漸低，若有若無之中，更顯得古拙和平。

使人一聆此音，頓感恬澹無爲，心靈空明，把爭名奪利，好勇鬬狠之心，霎時泯滅。

代之而起的，是不念舊惡，也沒有仇恨。

眼前只是一片祥和，氣氛顯得那麼和諧美好！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到了昇華的境界！

梅三公子惕然而驚，這批九幽妖黨，到底玩的是什麼把戲？

自己曾聽人說過，武林中有一種攝人心靈的魔音，可以用各種樂器，譜出音調，使聽到的人，立生幻覺，難道這就是魔音不成？

不對！這琴聲冲穆和平，正而不邪，決非九幽妖黨中人所能彈奏，那麼……

琴音戛然而止，梅三公子這一陣工夫，業已辨認出琴聲來自林外。

手中轠繩一抖，琥珀駒放緩馬蹄，徐徐而出。

樹林左邊，是一座滿生石蘚的石壁，細流潺湲，滙成一泓潭水，潭邊石筍嵯峨，奇古有緻。

就在石筍前面，一片大石上，坐着一個面如古月，鬚眉皆白的灰袍老道。

他身前橫着一面古琴，雙手微伸，露出雪白細長的手指，和三寸來長的指甲，輕撫七弦。

兩條長眉之下，目光微抬，隱隱射出兩道精光，向梅三公子一陣打量，微微點頭道：「善哉！善哉！施主聞琴而來，大是雅人！」

梅三公子方才初聞琴聲，已經猜想是一位遯世高人，此時眼前這老道人，童顏鶴髮，生相清奇，大有飄然出世之慨，心中更是肅然起敬。

連忙飄身落地，拱手道：「小生偶而路過，得聆雅韵，殊投所好，才冒昧尋來，有擾道長清興，不見罪怪，已是萬幸，何敢當得雅人兩字？」

老道人呵呵笑道：「施主光風霽月，人間祥麟，文才武學，俱臻上乘，又豈止雅人而已！滔滔俗世，同好難求，施主何妨坐下一談？」

梅三公子方要謙讓，忽見老道人右手無名指長甲，向中間一根琴弦上，輕輕一撥。

只聽「蕩」的一聲，驀覺心弦驟震，全身不由自主的微微顫動了一下。

心中不由大驚，暗想：憑自己的內功定力，居然還被他這一聲琴音，震撼得如此厲害！

心念疾轉，立即默運「般若神功」，護住全體。

說來話長，其實武功高深之士，反應敏捷，運功護體，也不過電光石火，一瞬間事。

正當梅三公子一愣之際，身後不遠，忽然「咕咚」一聲，從樹上栽下一個人來！

這一下，更把梅三公子怔住了，自己身後的樹上，有人隱藏，自己居然一無所覺！

依聲望去，從樹上摔下之人，此時業已直立。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臉蒙黑布，身穿黑袍，右手舉着一面「拘魂牌」，這身裝束，是九幽門下的十

大游魂。

唔！方才給自己送請柬的，可能就是此人。

「無量壽佛！」

老道人徐徐起身，兩道眼神，突然射出懾人金光，沉聲說道：「回去告訴你們教王，多行不義，必自斃，叫他勿為前人盛名之累，好！你去罷！」

他罷字出口，左手袍袖一揚，九幽妖人一條身子，有若風吹落葉，飄然捲起，冉冉直往林外飛去。

梅三公子心頭又是一凜，自己雖然瞧出老道人極非尋常，但想不到他竟有如此功力。

要知他一拂之間，並無半點風聲，把人輕輕捲起，送出林外，若非有超凡入聖之功，那能辦到？

心中想着，這就肅然拱手道：「道長果是世外高人，梅君璧何幸，得覩仙顏！不知道號如何稱呼，能否賜示？」

老道人白眉微展，笑道：「貧道山野之人，久為世俗所遺，施主日後自知。」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莊重，問道：「貧道適才以琴聲接引俠駕，來此小敘，施主可知其中因果？」

梅三公子聽他說得莊重，料知必有原因，一怔之下，連忙答道：「小生愚魯，不知道長見召，有何見教？」

老道人嘆了口氣，道：「施主兼道遠來，自然總聽說過勾魂律令其人其事？」

梅三公子又是一驚，脫口道：「道長說的是九幽教王？」

老道人微微搖頭，道：「勾魂律令，和九幽教王，其實並非一人！」

這可把梅三公子聽得十分糊塗，他說什麼勾魂律令和九幽教王，不是一人！

可是自己在言二娘大廳，遇見九幽教王之時，他明明對自己說：「勾魂律令，不過是江湖上不知老夫底蘊之人，作為代號而已。」

難道這九幽教王，當日是故意冒充字號的？心中想着，不由問道：「據道長所道，那麼勾魂律令，還另有其人？」

老道人微微頷首道：「普天之下，知道勾魂律令底蘊的，恐怕已只有貧道一人。唉！其實九幽教王說他是勾魂律令，也無不可！」

梅三公子越聽越糊塗，他方才說勾魂律令和九幽教王並非一人，這會又說九幽教王說他是勾魂律令，也無不可，這豈非先後不符？

老道人似乎知道梅三公子心意，不待問話，接着說道：「說起勾魂律令，當年和貧道原是忘年之交，不但武功之高，出神入化，舉世無出其右，而且是一位赤膽忠心的感國大俠。那時正值權閹當道，流寇蠭起，江湖上正邪各派，被闖賊收買的，大有其人，大明天下，岌岌可危。

他眼看大勢將去，衷心憂憤，就以他絕世武功，把武林中的敗類，個別誅殺，以圖釜底抽薪！當時被他親手誅殺之人，只在臨死之前，聽得『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

自然！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告訴他，你已是該死之人。因為死的人正邪雙方都有，遂把勾魂律令視作殘忍嗜殺的魔王，大家羣起搜索，誓必得之而後已。

貧道也就在那時和他認識，得知箇中詳情，一個忠心耿耿的俠義之士，反被武林中渲染得人人可得而誅之的兇人惡煞，說來寧不可歎？」

第六十八章　感應絕學

「啊！」

梅三公子簡直聞所未聞，不由驚啊出聲，肅然起敬的道：「前賢忠義爲國，令人不勝敬仰，不知勾魂律令眞實姓名，道長可能見告？」

老道人搖頭道：「貧道和他相識之時，他已年逾花甲，不用姓名久矣。」

梅三公子心知老道人不願透露勾魂律令眞實姓氏，自己不好追問，這就說道：「那麼道長能否就知道的，再賜告一二？」

老道人道：「問得好，當日江湖上叫他勾魂律令，就是因爲黑白兩道許多高手，無緣無故，突然暴死，從屍身上觀察，直到死時，全身氣力尚在，沒有一個身負內傷，或者遭到任何攻擊致死。

而且這些人又都刀劍出鞘，似早已嚴爲戒備，但又並無動手跡象，除了臉色痙攣，雙目上睜之外，別無可疑！當然他們聽到的，只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那兩句話，連人影都沒瞧到半點。」

梅三公子越聽越感驚奇，天下之大，那能只憑兩句話，就可致人死命之理？

而且從言二娘自己和九幽教王會面之初，對方除了能夠練音成絲，隨意運用，使人覺得語音飄忽，似東似西，無法測出他身在何處之外，似乎也並無出奇之處。

難道這種音絲，還能傷人不成？這就問道：「小生曾在辰州和九幽教王相遇，小生不才，但覺得九幽教王，除了擅長練音成絲之外，武功一道，雖較一般武林中人，高出一籌，也並無出奇之處，道長所說，他只憑那兩句話，就可致人死地，小生實感不解，難道這兩句話，竟有如此威力？」

老道人含笑點頭，意似默許，徐徐的道：「施主神目如電，說得一點不錯，要知武林中原有一種千里傳音，和傳音入密的功夫，這種功夫，必須本身有上數十年潛修苦練之功，達到爐火純青之境，方能把本身眞氣，練成音絲。

但沒人知道道家還有一種叫做「玄天雷音」的功夫，不但練音成絲，而且這音絲一入人耳，如聞焦雷，使頭腦受到巨大音波的震動而死，全身根本找不到半點傷痕，當日勾魂律令無非用『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這兩句話，來施展『玄天雷音』罷了！」

「啊！」

梅三公子身懷佛門絕學，這一經老道人解釋，自然立時領悟，暗想原來玄門中還有這麼厲害的功夫！

老道人却喟然長歎了一聲，又道：「當時勾魂律令雖然誅殺了正邪兩派許多附賊之人，但大勢已去，明社既毀，他恥食周粟，效伯夷、叔齊披髮入山，從此就不知所終。」

梅三公子忙道：「那麼現在的九幽教王，想必就是他的傳人，可惜一代大俠之後，竟然爲非作歹，爲害武林起來。」

老道人神色一黯，歎道：「這是浩刼！武林中的一場浩刼，貧道不但辜負故人，而且也難辭其咎。」

說到這裏，兩道白眉之下，湛湛神光，突然暴射，注視着梅三公子臉上，問道：「施主神明朗澈，身懷絕學，自然以武林安危爲己任，當知武學之道，到了登頂造極之境，究竟意義何在？」

梅三公子凜然一愕，正容道：「小生愚魯，只知身爲武林人，自然以伏魔衞道，爲天地張正氣，爲人類求和平，道長有何高見，還乞明以教我？」

老道人聽得呵呵大笑，道：「施主豪氣干雲，好一個爲天地張正氣，爲人類求和平！要知古人造字，實存深意，我們只要看看這個武字，從戈從止，所以武字的定義，並不是以誅殺爲功，而是要做到止戈息爭，永泯殺孽，上應天心，下致民和，是謂眞武。貧道接引施主來此，也就是聊伸此意！」

梅三公子心頭一凜，肅然道：「道長高論，使小生茅塞頓開，不過目前武林，殺孽重重，危機一髮，九幽邪教爲害猖獗，道長止戈爲武之說，小生既聞教矣，但這場浩刼，如何淸敉，道長能否再指示一二，俾爲蒼生造福。」

老道人白眉軒動，兩道目光，望了琥珀駒鞍掛着的琴囊一眼，然後又呵呵笑道：「施主隨身這張『碧琅玕』古琴，確是神物，想來施主也雅好此道？」

梅三公子見他忽然答非所問，心中一怔，只好說道：「此琴乃是寒舍祖傳之物，小生對於琴道，不過略諳皮毛而已。」

老道人却聽得頻頻點頭，依然續道：「施主有此古物隨身，自非俗手，貧道這就大可放心了！」

梅三公子覺得這老道人煞是古怪，方才侃侃而談，說是爲了挽救武林浩刼，這會却放着正事不說，和自己大談琴道！

這也難怪，也許老道人酷愛彈琴，看到自己馬上掛着一張古琴，觸發他的逸興，才說個不休，心中想着，正待開口！

只見老道人笑容一收，又現出一臉莊重之色，偏頭問道：「貧道之意，想把施主方才在林外聽到的那首琴引，傳與施主，不知施主是否願學？」

他當眞是個琴迷！自己急須趕路，他倒好整以暇，要敎自己學起彈琴來了！

梅三公子心念才動，老道人却不等他回答，只說了道：「施主看好！」手指撥弄，立時錚錚琮琮的彈了起來。

梅三公子被他强迫學琴，但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得不靜心聆聽。何況他本來是深愛此道的人，自然心領神會，默記指法。

琴韻悠揚，老道人正身端坐，專心一致的彈琴。

梅三公子也心與琴會，漸入佳境！

山谷之中，一片恬靜，似乎是春光明媚，百花競放，雲蒸霞耀，鸞鳳和鳴。

好像世界上，沒有戰爭，沒有仇殺，高山流水，竹篛松風，莫不是和諧美好，一片祥和。

琴聲既終，餘韻猶在，這老道人微微笑道：「施主何妨取下碧琅玕，試奏一曲，看看有無遺忘之處？」

梅三公子爲他琴聲陶醉，心頭空靈，一時之間，幾乎把趕赴大洪山之約，忘得乾乾淨淨。

當下果然依言從馬背上取下皓琅玕，退去琴衣，只見一片碧綠晶瑩，冰絃生輝。

梅三公子在草地上坐下，靜心澄慮，照着老道人方才所奏琴調，默默背誦了一遍，就手撫七弦，錚錚琮琮的彈了起來！

老道人含笑而視，不時的露出驚奇之色，他眞不信眼前的少年公子，居然對自己數十年苦心精硏，方從「太上感應篇」探索玄奧的感應絕學，無上心法，竟能一聆就會，彈得十分自然，而感到無限詫異。

同時也覺得所傳有人，而深感欣慰，不住的點頭。

正當梅三公子心神合一，彈到物我兩忘，冲穆恬靜，忽然耳際一聲呵呵大笑。

「施主奇才天縱，貧道不但絕藝有托，衷心告慰，武林蒼生，也足可重甦，豈不快哉？」

梅三公子聞聲停手，目光掠去，老道人業已灰袍飄然，行雲流水般往林外走去！

心中一急，立即一躍而起，叫道：「道長請留步！」

老道人仰天長笑，聲若鶴唳，接着緩緩的道：「施主大洪山之約，事不宜遲，一曲『止戈引』，也足以消敉魔刼了！」

他邊說邊走，飄然出林而去。

梅三公子瞧着老道人遠去身形，心中不由恍然大悟，他傳給自己的這個琴調，原來就叫「止戈引」！

他說「即此一曲，足以消敉魔刼」難道這闋「止戈引」，還是一種極其深奧的武學不成？

不錯！自己在彈琴之時，心神會合，以意使氣，不自覺的由琴聲中發出。

那麼這「止戈引」當眞能却敵止戈，化暴戾爲祥和，敉浩刼於無形？

驚喜之餘，不由深悔自己沒有再向老道人請敎名號，致失交臂。

啊！原來他早知自己是赴大洪山去的，只要遇到鐵拐仙，也許能知道他的來歷。

心中想着，立即收起碧琅玕，翻身上馬出林而去。

這一陣躭擱，差不多已到了未牌時候，梅三公子心急趕路，縱馬急馳，趕到塘港，已是天黑多時，大江對岸，就是安陸了。

但一衣帶水，江流浩浩，附近數里，竟然找不到一隻渡船。

眼看夜色漸深，面對這遼濶的漢水，任你武功最高，也不能插翅飛渡。

梅三公子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忽見大江下流，緩緩駛來一艘船隻，片刻工夫，逐漸接近。

只見中艙坐着一人，此時四顧煙水，悠然朗誦：「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

念的正是赤壁賦中的句子，音調蒼老，鏗鏘有力，分明是從內功精深之人的口中唱出！

咦！此人聲音好熟！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凝目視去，艙中之人，是一個玄門裝束，面若冠玉，目若朗星的青年道人。

他！不是自稱聞香教主的溫如風，還有誰來？

心中一喜，立即叫道：「船上是溫兄嗎？」

溫如風微微一怔，忽然喜道：「原來是梅兄，哈哈！九道彎一別，想煞小弟了，不圖會在這裏遇上了，當眞巧極，快請上船。」

說着連連吩咐，把船靠近岸去。

梅三公子登船之後，藍兒把琥珀駒牽入後艙，捧上香茗。

溫如風滿面春風的道：「九道彎一別，小弟聽江湖傳說，梅兄大破六紹山，同時擊敗華山太白神翁，英名滿天下，兄弟聆悉之下，眞是與有榮焉。」

梅三公子也朗朗笑道：「小弟這次由湘西一路北來，聽說溫兄創教百里洲，得展平生抱負，小弟正要向溫兄祝賀呢！」

溫如風聽得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他瞧到梅三公子單騎趕路，也許還不知道崔敏之事，心中一寬，忽然臉露關切之色，問道：「梅兄不知兩位小妹子（他口中的兩位小妹子，是指崔慧和上官燕兩

人）及尊价同行，單騎遠來，不知有什麼緊要之事？」

梅三公子雖然從崔敏口中，隱約聽說溫如風並非正派中人，但語也不詳。

何況自己一行，在湘西中了金線桃花蠱，幸而和他途中相遇，陪着自己同上九道彎這份義氣，已彌足珍貴。

此時見面，他還是故友情殷，十分關切，不由疑念盡滌。

覺得崔敏當時被三義會押赴天理教，中途由聞香教攔刼，大家事先既不認識，暫行囚禁在聞香教，正當人家開壇在卽，沒工夫開釋，也是人情之常，後來由孫姑娘把她救出，女孩兒家心胸較狹，善於記仇罷了。

他可不知道崔姑娘，差點被這淫魔奪去貞操呢！

當下聞言之後，就把自己爲了應鐵拐仙之約，先行趕來，崔慧她們，和紅燈夫人一路，隨後也可趕到，約略說了一遍，一面問道：「溫兄創教伊始，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

溫如風瘦削臉上，閃過一絲陰笑，忽然從袖中取出一封信箋，笑道：「梅兄請瞧這箇！」

梅三公子不用他開口，也早已看清，那正是九幽教王孟蘭會的請柬，和自己接到的一模一樣。

連上面「送呈聞香教總壇。

溫教主如風親啟」

那幾個字樣，也和自己接到的請柬，出於一人筆跡，這就笑道：「原來溫兄也接到了九幽教王的請柬，赴約而來，和小弟成了一路，那眞是巧極！」

說到這裏，只見溫如風收回請柬，依然往袖中放去，不由遲疑了一下，道：「兄弟曾聽玄女教主二高足，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聶姑娘說起，九幽教王可能在這請柬之上，做了手腳，暗塗劇毒，溫兄可得小心！」

聞香教主溫如風全身似乎微微一震，旋卽做聲笑道：「兄弟創設聞香教，自認對毒藥迷香之類，也稍有心得，當日接到請柬之時，兄弟確也如此想法，但經略爲辨別，却是絲毫無毒。

何況九幽教王既下請柬，也許會有憑柬入場的規定，如不帶在身邊，或立卽毀去，豈非示弱？」

梅三公子暗想，自己接到請柬之後，也曾運氣檢查，覺得手指上並無中毒現象。

但自己却因飄渺仙子聶玉嬌先入之言，竟爾把請柬震成粉碎。

如今經溫如風這麼一說，不由臉上一紅，深感自己總究江湖經驗不足，面露欽佩的道：「溫兄經驗豐富，小弟萬萬不及。」

溫如風大聲笑道：「梅兄身懷佛門絕學，也是兄弟萬萬不及之處。」

說到這裏，却長長的歎了口氣道：「目前江湖上，名門正派門下，既多邪行之士，旁門左道，更是乘機崛起，兄弟秉先師遺命，繼承聞香教，原也抱了極大心願，行道江湖，爲天下蒼生請命。

但兄弟德薄能淺，實感茲事體大，單憑一人之力，決難有成，梅兄如不嫌棄，兄弟想敦請梅兄，擔任敝教總護法名義，共同合作，轟轟烈烈的做番事業。」

梅三公子笑道：「溫兄好說，小弟怎敢當此重任，只要溫兄所作所爲，上合天心，下應人情，伏魔衞道，原是我輩武林中人的天職，小弟自當盡力而爲。」

溫如風臉色，瞬息千變，似乎十分複雜，聞言不由大喜，連忙拱手道：「梅兄快人，千金一諾，兄弟先行謝了，但等此次孟蘭會後，兄弟就恭請梅兄屈就敝教總護法之職，梅兄不可推辭。」

梅三公子皺了皺眉道：「溫兄，此事且容小弟詳爲考慮，何況目前九幽妖人約期已近，勝負存亡，尙在未定之天，且等孟蘭會後，再行商榷如何？」

溫如風心中雖然另有打算，但聽梅三公子口氣，已有允意。

暗想孟蘭之後，正邪各派，已然一網打盡，只要自己在孟蘭會上，設法保全梅三公子，就不怕他不入自己彀中，那時武林之中，只有九幽教和自己的聞香教並存，聞香教有梅三公子這樣桀硬人物，就是九幽教王，也不敢正眼相看了。

想到這裏，心頭越發得意，但他乃是城府極深之人，此時欲擒故縱，微微點頭道：「梅兄說得極是，兄弟聽說九幽教王勾魂律令，極是厲害，九大門派中人，已有半數，被他擄去。恐怕此次孟蘭會上，還會另有陰謀，小弟此行，原無把握，不過爲了武林浩刼，聊盡心力罷了，如今既有梅兄同行，倒使小弟增加不少勇氣。」

梅三公子年輕之人，誰都喜歡奉承，溫如風以一教之主的身份，對自己大捧特捧，心中也甚有舒服之感，方想回答。

只覺船身一陣輕震，原來已在一處淺灘靠岸。

梅三公子和溫如風相繼登岸，藍兒牽過馬匹。

溫如風方要跨身上馬，突然口中「咦」了一聲，停住身形，向四外搜索！

梅三公子瞧他這一舉動，不但微微一怔。

只聽溫如風低聲說道：「不好！這是血腥氣味，梅兄，附近有人被害，我們快找！」

說着一個箭步，往蘆葦中竄去。

梅三公子深知聞香教主經驗老到，定有所指，也立卽跟着過去。剛一走近蘆葦，只見溫如風早已蹲下身子，在他面前，赫然倒臥着一具死屍。

他見梅三公子走來，回頭說道：「這是武當派的藍袍八劍！」

「藍袍八劍？」

梅三公子心中一震，低頭瞧去，那死屍頭挽着髻，身穿藍袍，果然是武當門下的藍袍八劍裝束。

他長劍出鞘，屍身撲地，劍傷後心，一大灘鮮血，早已凝結！

但右手前伸，好像在未死之前，曾竭力在沙灘上爬動。

梅三公子目能夜視，忽然發覺他手指伸處，似乎依稀劃着一些什麼？

這一留神，果然另有發現，是那沙地上歪歪的劃着一行字跡！

「梅黑森速……」

第一個字，寫得非常清楚，後面三個，已漸次無力，還可依稀辨認，「速」字之後已不成字體。

心中忽然一動，趕緊把屍體翻過身來，那不是替鐵拐仙傳語的微塵子是誰？

梅三公子俊目含煞，心中極感憤怒，微塵子在這裏遇害，如果說是回程途中，驟遇强敵，還不如說他回轉之後，又奉命在渡口等候自己，更來得恰當。

因爲……………

第六十九章　故弄玄虛

因爲他臨死之際，拚着最後一口氣，在沙灘上留下字跡。

而且第一個就是「梅」字，當然他想寫梅三公子，但因自知眞氣將竭，時間無多，無法多寫，所以寫了一個「梅」字之後，就立卽改爲「黑森林」。

但寫到「森」字，實在無力再往下寫，於是連「林」字都沒寫出，又改寫「速」字。

那麼鐵拐仙，天一大師，玄淸眞等人，業已去了黑森林，他是專等自己，要自己儘速趕去？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不由熱血沸騰，嗔目說道：「道兄英靈不遠，梅君璧此去黑森林，定當替你手誅仇人。」

話聲未落，陡聽七八丈外，傳來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

梅三公子劍眉陡剔，身形如箭，猝然往發聲之處飛掠過去。

這一下當眞快如掣電，對方冷笑未歇，梅三公子業已飄落。

果然在蘆葦之中，發現鬼魅似的站着一個九幽門裝束的黑衣怪人！

他似乎沒料到梅三公子會來得如此快法，心頭一驚，右手拘魂鐵牌，向前一擋，身形不禁往後退了幾步。

梅三公子瞧他這身裝束，認出是十大游魂中人，當下舌綻春雷的喝道：「爾是何人，梅君璧面前，還不報名受死？」

黑衣人似乎瞧淸梅三公子年紀甚輕，不由膽子一壯，不屑的道：「太爺攝魂使者便是。」

梅三公子嘿了一聲，又道：「武當門下的微塵子，可是被你所害？」

攝魂使者發出一聲陰森低笑，點頭道：「不錯！九幽門下，見者爽……」

「好！」

梅三公子目光如電，突然打斷他話頭，右手微抬，精光暴捲。

攝魂使者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身子已被裹入一片寒鋒之中，只聽一聲比鬼號還要難聽的慘叫起處，血雨飛洒。

一個高大身子，眨眼之間，被劍光絞作數斷！

溫如風聞聲趕來，梅三公子早已返劍入匣，這可眞把聞香教主瞧得凜駭不已。

暗想自己和他只不過數月不見，劍術分明又精進甚多。

不！簡直入了化境！

心中不由更是暗暗高興，但他臉上可並沒表露，只是瞧了地上被截成數段的屍體一眼，問道：「梅兄，此人可是九幽敎下？」

梅三公子冷哼道：「他是九幽門下十大游魂的攝魂使者。」

「攝魂使者？」

溫如風聽得心頭又是一驚，九幽門下十大游魂，精通「勾魂鬼眼」，武功詭異，已得九幽教主眞傳，在梅三公子手下，居然還走不出一招？

自己和他同行，倒眞得小心留意，不能絲毫露出破綻才好。

兩人默默無語回到原處，梅三公子拔出昆吾劍，挖了一個土坑，把微塵子屍體埋好，一面回頭道：「溫兄，我們此時就得立時趕赴大洪山去！」

溫如風因方才並沒瞧到微塵子所留字跡，不由遲疑了一下，問道：「梅兄難道另有發現？」

梅三公子點頭道：「據小弟猜想，這微塵子可能是奉命等候小弟來的，鐵拐仙老前輩，此時敢情已進入黑森林去。」

溫如風眼珠一轉，瘦削臉上閃過一絲獰笑，立時應了聲：「好！」

兩人走出蘆葦，從藍兒手上，接過馬韁，翻身上馬，往大洪山奔去。

初更時候，便已趕到山麓。

此處已是一片荒涼，四無人煙，迎面羣峯隱隱，全是黑壓壓的參天林木，連入山途徑都沒有。

兩人下馬之後，把馬匹交給藍兒，吩咐他在山下等候。

梅三公子瞧着這一片森林，不由心頭一愣，問道：「溫兄，這就是著名的黑森林嗎？」

溫如風笑道：「早呢！大洪山方圓數百里，都是原始森林，不過黑森林却要打這裏進去，過了鷹愁澗，才算開始，那是大洪山的心臟地帶。

入林愈深，林木愈密，雖在大白天裏，也恍如黑夜，伸手不見五指，而且地上落葉堆積，連流出來的澗水，都其黑如墨，又是毒蟲毒物，潛伏的好所在，千百年來，可說從無人跡。」

梅三公子聽得劍眉微微一皺，道：「溫兄既知道得如此詳盡，諒必對黑森林極爲熟悉？」

溫如風搖頭道：「兄弟也只聽人說起，裏面雖然只有數十里方圓，但天險重重，極難通過。」

梅三公子沉吟了一下道：「那麼溫兄可知鷹愁澗的方向？」

溫如風道：「鷹愁澗乃是兩座山峯對峙中的一道絕澗，終年水勢洪洪，如在春初雪融之際，山洪暴發，可說高與峯齊，大洪山之名，即由此而得。

鷹愁澗兩邊峯頭寬達三十餘丈，山下樵夫獵戶，都到此爲止，莫想再進，這麼寬的絕澗，即使武功最高，也無法能夠飛渡。」

梅三公子聽得頓感躊躇，照他如此說法，別說黑森林，就是鷹愁澗都難以飛越了。

溫如風却微微一笑，道：「梅兄不必躭心，以兄弟推想，鐵拐老化子既然柬邀九大門派中人，齊集安陸，在九幽教主約定日期之前，突採行動，對飛渡鷹愁澗之策，定已早有籌劃，咱們趕到地頭，自然知道。」

梅三公子經他一說，不由連連點頭，喜道：「溫兄說得有理，小弟眞是多慮了。」

溫如風只笑了笑，並沒答話，便向山上走去。

梅三公子見他一路奔馳蹤躍，心中不但毫不起疑，反而大喜過望，當下也不再問，先後一路疾躍而去。

兩人翻山越嶺，差不多奔了一個更次。

梅三公子只覺山勢越來越險，穿林越壑，根本早已無路可循，不由問道：「溫兄，鷹愁澗距此還有多少路程？」

溫如風一面奔行，一面笑道：「快了，再過兩個山頭，就到了。」

說話之間，又已穿入一處林中。

梅三公子目能夜視，跟隨溫如風身後，但覺地勢逐漸往上，樹林也更形深密，而且附近叢草之間，還有多處踐踏偃倒的痕跡。

不由心中一動，暗想也許就是鐵拐仙等人，打這裏經過時所留下。

不多一會，已然隨着山勢起伏，翻過兩重山頭，溫如風突然脚步加快，穿林而出，往前面一座突起的山峯，攀躍而上，一面回頭笑道：「梅兄，鷹愁澗就在前面了。」

說着人已向山腰走去。

繞過前山，梅三公子耳中，已隱隱聽到洪洪水聲。

原來這座山峯後面，已是千丈懸崖的一道絕壑，對岸高峯如削，雲氣迷濛，根本看不清遠處景物。

鷹愁澗，當眞和溫如風口中所說，完全相同，雙峯對峙，下臨絕壑，恁寬的山澗，除非是飛鳥，任誰也無法飛越過去，鷹愁之名，倒確也名符其實！

半輪銀月，斜橫天空，繁星簇簇，銀河如洗，本來富有詩意的月夜，在這陰氣森森的山腰絕壑邊上，却有點黯淡無光之感！

梅三公子神目如電，四處一陣打量，忽然發現左邊數丈開外的一株巨樹之上，燐火閃爍，高挑着一幅白布長幡，運目瞧去，上面寫道：「特架便橋，請放心通過。」

梅三公子心中一怔，低聲輕呼：「九幽妖人，居然已知我等行徑？」

溫如風似亦神色一變，徐徐的道：「既有便橋，想必就在附近，我們何不過去找一找？」

兩人從幡下過去，走了半箭多路，果然發現一條粗繩軟橋，橫過千丈絕壑，直通對岸。

梅三公子探首向深澗望了一眼，心中暗想，九幽妖人，已知道九大門派中人，在會期之前，突探行動，想必早有準備。

他們故示大方，架橋迎客，如果等大家渡過之前，他只消把便橋斬斷，來此之人，誰也插翅難飛。

正想之間，人還沒有走近吊橋，忽見樹林之中，突然閃出八個手執禪杖的灰衣僧人，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其中一個單掌打訊，問道：「兩位何方高人？請暫留貴步。」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暗想這敢情是少林門下，奉命留下守護吊橋之人，原來自己想到的，他們也早已有了準備。

當下迎上一步，抱拳道：「諸位想是少林寺的師父，小生梅君璧，奉鐵拐仙老前輩之邀，特地趕來。」

天台梅三公子，這幾個字，在江湖上，已是名動遐邇，無人不知。

八個灰衣僧人，一聽對方自報名號，果然樹的影兒，人的名兒，立時肅然動容，分兩邊站開，合十道：「貧僧等奉命護橋，兩位快請。」

梅三公子連連還禮，一面回頭道：「溫兄，這橋只有一人可行，小弟有潛！」

說着一提眞氣，昂首挺胸，當先往吊橋上走去。

溫如風也應了一聲，緊隨身後，飛落橋上。

這條軟索吊橋，足足有三十六七丈長短，但兩人輕功絕頂，只要有一線憑依，即可通過，何況這橋上，還舖着一尺來寬的木板。

是以兩人走在上面，步履如飛，連晃也絲毫沒晃動一下。

眨眼之間，已到盡頭，只聽有人喝道：「橋上來的，是那一路朋友？」

梅三公子在這一瞬之間，業已看清吊橋邊上，站着四個手仗長劍的藍袍道人。

他們瞧到兩人身形飄然，從吊橋飛落，立即圍了上來。

梅三公子不由暗暗點頭，這吊橋兩邊，都有人把守，一邊是少林寺八個灰衣僧人，一邊是武當門下

藍袍四劍。

這會被九幽妖人斬斷繩索，截自己歸路之慮，已可不必躭心，這就抱拳道：「小生天台梅君璧，係奉鐵拐仙老前輩之邀而來。」

藍袍四劍，聞言立卽躬身爲禮，只見其中一個，瞧了溫如風一眼，稽首道：「貧道武當門下，敝師兄微塵子奉鐵拐仙老前輩之命，專程迎候，不知梅大俠可曾遇上了？」

梅三公子黯然的道：「令師兄微塵道友，只惜小生遲到一步，已在江邊被九幽妖人所害。」

武當四劍，宛如聽到晴天霹靂，身軀陡震，顫聲問道：「梅大俠，大師兄是死在何人手中？」

梅三公子當下把自己渡江後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

武當四劍，聽到攝魂使者已死在梅三公子劍下，大家一齊露出感激之色，躬身稽首道：「梅大俠手刃武當仇人，貧道等沒齒不忘。」

梅三公子也連忙還禮，道：「四位道兄不必太謙，小生有一事請求，不知尊師和鐵拐仙老前輩一行，是否已進去多時？」

爲首一個答道：「天一大師、鐵拐仙老前輩、泰山石堡主及家師等人，已在酉時進入森林。」

梅三公子一聽鐵拐仙等人，果然進去多時，自己自應立時趕往。

心中想着，連忙和武當四劍拱了拱手，一面回頭道：「溫兄，我們趕快進去！」

說畢當先就走。

這是一條盤着山腰而行的石磴，下臨千尋，寬不盈尺，算得相當險陡。

兩人步履如飛，眨眼工夫，走出二三里路，轉過山頭，眼前已出現一片密壓壓的森林。

古樹參天，黑影斑駁，四外霏霏濛濛的雲氣，似煙似霧，彌漫全山。

兩人略一停步，正在打量之際，忽見前面一株大樹上，又掛着一幅白布長幡。

梅三公子運目瞧去，上面赫然寫着八個字！

「鬼籙有名，魂兮歸來！」

梅三公子瞧得勃然大怒，冷哼一聲：「九幽妖人，只會裝神作鬼的故弄玄虛。」

虛字出口，右掌忽然劈空拍出！

溫如風急喊了聲：「梅兄，使不得！」

一股凌厲掌風，激射而去。

轟！大樹折斷，白布長幡，同時倒下，索斷布裂，發出「波」的一聲輕響。

溫如風何等經驗，趕緊一拉梅三公子，閃電般打橫裏飛掠出四五丈外。

梅三公子被他這一舉動，弄得稀裏糊塗，身形落地，方要問話。

那知回頭一瞧，方才自己兩人立身之處，已被一團滾滾黃煙所籠罩，居然遇風不散，彌漫極速，頃刻之間，已廣及兩三丈方圓！

溫如風臉色微變，口中說了聲：「好險！」

梅三公子劍眉軒動，冷冷的道：「溫兄，這敢情是江湖上下五門的什麼毒烟，九幽妖黨，眞是無恥已極！」

溫如風搖頭道：「梅兄，你可別小覰了它，這是天理教副教主瘟癘道人史長風的獨門暗器『瘟癘彈』，只要聞上一點，立時中瘟，昏迷不省人事，除了他特製解藥，天下只有『雌黃珠』可解。」

他說到這裏，忽然眉頭皺動，暗想可惜洞庭三義，當日獻給自己的那粒「雌黃珠」，後來發覺，竟是假的。

不然，普天之下，自己就成了瘟癦道人的唯一尅星。

心念轉動，陡的又是一個疑念，打心中升起，史長風的「瘟癦彈」，怎會在此出現？

口中也不期輕「噫」一聲，自言自語的道：「難道天理教也加了九幽之盟？」

第七十章　步步危機

梅三公子聽他提到瘟追彈，只有「雄黃珠」可解，不由想起鑽天飛鼠身邊，不是正有一粒「雄黃珠」嗎？

要是有他同來的話，林中如果再有埋伏，也可不懼，可惜自己當時沒有邀他。

心中想着，對溫如風後來的那一句，便爾忽略過去。

但正當溫如風話聲才落，林中突然傳來一聲冷哼，陰森森的說道：「你猜得不錯！」

梅三公子朗朗一笑，身如雷射，往林中撲去。

溫如風那敢怠慢，也立即長身一掠，向黑壓壓，陰森森的林中，跟蹤飛入。

那知身形堪堪掠入，陡覺眼前一黑，腳下一軟，幾乎立足不住，心中不由大驚，趕緊穩住身子，略一凝神，才睜開眼來。

但見密林如織，一株株數人合抱的大樹，參天排立，幹柯縱橫，枝葉交互，簡直無路可通，眼前黝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憑自己的眼光，也難以辨認。

梅三公子卻目蘊精光，臉色鐵青的站在一丈以外，敢情以他那樣快速的身法，還沒追上說話之人。

「溫兄，咱們往裏闖，小弟眞不相信區區森林，能容九幽妖人猖獗？」

梅三公子話聲一落，陡聽六七丈外，又是一聲陰森冷笑，遠遠傳來。

梅三公子覷定方向，和溫如風打了一個手勢，立即提起眞氣，身如飄風，往發聲之處，輕躡過去！

他目能夜視，在林中左右閃動，繞樹橫飛，當眞快迅異常，但等他撲到，那裏還有人影？

縱目四顧，也只能瞧到幾尺光景，四外全被一堵堵的樹身，擋住視線，也許敵人，就隱身在左右前後的鄰近樹身之後。

任你梅三公子目光如電，到了這種森林之中，也無法瞧到。

溫如風雖然有恃無恐，自己曾和九幽教主，有約在先，但此時也暗自心驚，提高警覺。

小心翼翼的耳目並用，巧如狸貓，緊跟在梅三公子身後，不敢絲毫大意。

兩人默默無語，搜索前進，始終不見對方動靜，這一陣工夫，算來入林已深。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他仗着「般若神功」護體之下，不怕任何暗算，不由縱聲狂笑說道：「溫兄，這黑森林原來也不過爾爾！」

他這一聲長笑，聲若裂帛，直震得林木嗡嗡，粗如兒臂的樹幹，搖晃欲折，這份聲勢，委實驚人！

果然，左側兩丈遠近，又清晰的傳來一聲冷笑，但倏忽之間，那人已在七八丈外，陰森森的發言：「姓梅的，少冒大氣！」

這下，不但溫如風感到意外，就是梅三公子也不禁大爲驚凜。

此人好快的身法，能在這一瞬之間，飛出老遠，就是林中地理最熟，也極難辦到。

心念轉動，豈肯示弱，立即哼了一聲，往前追去！

身形驟動，忽聽自己身後，響起一聲極其細微的聲音，這聲音，如果換了旁人，極難聽到，但梅三公子耳目何等靈異？

溫如風也因自己業已進入危機四伏的黑森林之中，耳目並用，到處留神，是以聽得十分清楚。

心中驀然一動，立時明白過來，連忙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梅兄可曾發現，方才那聲冷笑，和說話之人，並非一人，他們故意出聲相引，恐怕另有陰謀。」

梅三公子經他這一提醒，不由也恍然大悟，立即也用傳音入密答道：「溫兄說得有理，不過我們路徑不熟，有他們出聲相引，正好將計就計。」

溫如風雖覺不以爲然，但梅三公子身形如箭，繼續前進，自己也只好隨着向前。

兩人說話之間，已掠到八九丈外，那說話之人，早已不見。

另外七八丈外，又響起樹枝飄拂之聲。

那當然是九幽妖人，故意出聲引誘！

梅三公子心中暗暗冷笑，仍然往出聲之處奔去。

那知堪堪掠近，只聽一聲大喝，人影閃動，一道白虹，急如閃電，向自己當胸刺到。

這一下，兩下裏勢子，全都異常迅速，要是換了旁人，極難倖免。

但梅三公子是何等身手，微嘿一聲，身形驟然釘住，不見他伸手拔劍，一片瑩光，已自身前飛起。

叮！一聲清脆的金玉擊撞之聲，隨着響起。

來人似是微感一愣，震得後退了一步。

同時聞香教主溫如風，也在這瞬息之間，遇上了勁敵！

原來他和梅三公子入林之後，爲了密林如織，一旦有人偷襲，無法施展手脚，是以兩人始終保持着一段距離。

這會只聽前面喝聲方起，漆黑之中，但覺身前風聲颯然，一條巨大人影，已向自己當頭撲到。

溫如風久經大敵，聞聲辨位，身形一側，迅速掣出長劍，一招「風起雲湧」，猝然擊出！

「好！」

那人洪聲喝好，刷的一聲，風勢沉渾，左手鐵牌，「飛鈸朝海」，猛向自己長劍砸來，右手伸縮之間，金光暴漲，忽向左肩刺到！

這一着當眞電光石火，凌厲老到，兼而有之，溫如風心頭一沉，知道對方這種外門兵器，必有絕招。

一時那敢大意，長劍疾掄，身形微退半步，刷刷刷，劍光起處，立還顏色。

那高大人影，驀地發出嘹亮長笑，鐵牌如風，金光繚繞，出手全是硬砸硬架的强猛路子，狠辣異常！

雙方打了七八個照面，大家在黑暗之中，瞧不清對方面目，但各自心中有數，碰上的乃是生平大敵。

其中尤其是溫如風，因自己此行，原是和九幽教主有約，雖然陪同梅三公子進入黑森林。

但他心中，却十分矛盾，既寄望於九幽門，趁着孟蘭一會，一網打盡九大門派，此後江湖上，只有九幽教和自己聞香教並存天下，一面又欲保梅三公子，留爲己用。

但自從進入黑森林之後，眼看危機處處，却又想到九幽教主可能在這佈置嚴密之下，把自己也同時計算在內。

是以任他平日老謀深算，此時也深感惶惑不安，這時勁敵在前，雙方瞧不清面目，他躭心此人果眞是九幽教主手下。

那麼自己萬一出手誤傷，豈不立時破臉？

他心有顧慮，出手稍滯，纏鬪到十合之後，對方攻勢，却愈來愈覺凌厲迅猛，聞香教主溫如風被迫得連連後退。

但這一陣工夫，溫如風已漸漸看出對方招式，心頭一動，猛地想起一個人來！

是他！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他也來趟這渾水？

心念一動，招數又變，施出他威震江湖的絕技「七絕劍法」。

一霎時劍影縱橫，反守爲攻，把詭異絕招，源源出手，直似疾風狂濤，銀雨點點，飄洒而出，而且着着不離要害。

直把滇南大俠逼得只好改採守勢，手上太極牌舞個風雨不透。

正當此時，驀聽大樹上響起一聲冷嘿，寒飆電漩，快若雷奔，往入雲龍葛瑾當頭罩下。

突變猝起，兩人同時一驚，倏然後躍，再一打量，那有什麼影子？

入雲龍葛瑾，手上赤金龍爪一指，大聲喝道：「鼠輩，你們暗施偸襲，算是什麼人物？」

溫如風冷笑道：「偸襲的人，焉知不是你的羽黨？」

話聲未落，只聽數丈外的樹頂上，傳來低沉陰森的聲音，說道：「姓葛的，你兒子媳婦，全歸九幽門下，你何必執迷不悟……」

入雲龍瑾聽他提及自己兒媳，登時怒火復熾，長身一掠，迅疾無比往發聲之處撲去！

聞香教主溫如風，臉上微微閃起一絲獰笑，縱身向左邊掠去。

却說梅三公子一劍震退來人，那偸襲自己的，正是青城派的松齡道人，心頭不由大怒，方要出聲。

只見松齡道人一愕之後，驀地厲聲笑道：「貧道還當偸襲的是誰？嘿嘿！原來是梅大俠！」

梅三公子劍眉一剔，喝道：「方才明明是道長偸襲小生……」

「小子，看劍！」

一道銀虹，忽然由另一棵樹後電射而出！

聲音入耳，梅三公子已經聽出是華山太白神翁的口氣。

松齡道人也倏退乍進，長劍一揮，三朵劍花，分向自己三處要穴襲到。

梅三公子朗笑一聲，道：「想不到華山青城，兩派掌門，竟是無恥之徒。」

昆吾劍幻起一片劍光，封架開兩人劍勢，隨手攻出兩劍。

松齡道人喝道：「小子，誰是無恥之徒？」

太白神翁手中長劍凌厲如潑，一面喝道：「道兄不必和他多言，先斃了這小子再說！」

說話之間，就攻出 十三劍，他使的正是華山派絕藝「庚辛十三式」。

黑暗之中，銀星閃爍，簇簇生輝。

松齡道人乃青城一派之尊，劍術造詣，自是不凡，一見太白神翁發動攻勢，也立即劍勢一變，展開青城劍法。

但見白光電掣，幻起如山劍影，挾着絲絲輕嘯，往梅三公子疾灑而出。

這兩位掌門，使出兩派鎮山之學，一經聯手，果爾不凡。

森林中，好像』出火樹銀花，蔚爲奇觀！

但梅三公子身前，似乎有着一層透明薄膜，任你兩道劍光，凌厲衝擊，始終無法突破。

太白神翁、松齡道人合兩人之力，猶是久戰不下，心中大感焦怒，更全力運劍，各自把數十年精修內功，貫注在劍身之上發出，一劍一招之中，却含蘊了强勁絕倫的內力，劍勢越來越猛。

梅三公子力敵兩大高手，只感身外壓力大增，對方每一出手，都似蘊集了千斤神力，心中也不禁暗自凜駭。

自己雖然仗着佛門絕學「準提劍法」護身，足可無慮。

但自己原是應鐵拐仙之邀，聯合九大門派，共同對付九幽妖人而來，如今眞正敵人，尚未露面，應邀而來的人，倒反而先鬪個兩敗俱傷，豈不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是以只是緊守門戶，並沒把威力最强的「佛心慧劍」，施展出來。

他一面應敵，一面提聚眞氣，朗聲喝道：「兩位難道忘了此來任務，如果不收劍，莫怪小生無禮。」

太白神翁獰笑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慚，嘿嘿！這黑森林就是你葬身之處！」

松齡道人却一言不發，只是把全部精神，貫注在運劍之上，一柄長劍，劍勢愈來愈猛，威力也愈戰愈强。

正當此時，樹林中忽然紅燈閃爍，大放光明，一聲銀鈴般嬌笑，夾着一道青色匹練直向太白神翁和松齡道人身後射到。

來勢之速，令人無法睜眼！

「阿彌陀佛！」

電光石火之間，陡然響起一聲佛號，勁風驟起。

「噹」的一聲輕震，兩條人影，倏然墮地！

白髮、紅粧，相映成趣！一個是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一個是五台高僧皓首上人！

「唷！原來是上人你！」

紅燈夫人冷笑盈盈，劍尖一指，脆聲說道：「鐵拐老兒邀約的諸位，就是爲了自相殘殺來的？這敢情好！」

她「好」字出口，香風閃動，一劍就往皓首上人分心點去！

皓首上人微微一驚，趕忙舉杖架去。

這時但聽嬌叱連連，人影連閃，劍光如織，崔敏、崔慧、上官燕、六紹三嬌、琴劍兩小，一齊趕到。

森林之中，林木茂密，大家受了地形所限，一時擁塞在各棵樹身之間，把皓首上人、太白神翁、松齡道人，團團圍住。

皓首上人一支禪杖，攔着紅燈夫人，不時發出呼呼勁風。

他這套杖法，乃是五台極具威力的「伏虎杖法」，施展開來，原有排山倒海之勢；但身在林中，枝柯樹幹，參差如織，這類長兵器，就未免大受束縛。

只聽「喀嚓」連響，枝葉橫飛，一套威力強猛的杖法，竟然無法使用。

紅燈夫人是何等身手，對方杖法受了限制，她那有看不出來之理，嬌笑連連，一縷縷劍尖，就像銀雨般飛出。

皓首上人心中一驚，百忙之中，立即一收禪杖，右手改握杖身，把一柄禪杖，當作短拐使用，連攻帶守，呼呼劈出！

大家全神貫注在兩處樹林空隙，雙方動手的當兒，聞香教主溫如風却早已悄悄掩近，潛身附近樹上。

此時十六盞紅燈，高高挑起，照得如同白晝，他陰鷙般目光，徐徐掠過。

忽然瞧到崔敏、崔慧、手仗長劍，立在自己附近。

這一位嬌艷如花的美人兒，曾經是自己到口饅頭，硬生生給鐵拐仙破壞好事，此時見面，不由色心大動，正在暗自計較，如何下手？

「溫教主，快隨我來！」

一個極其輕微的聲音，突然在耳邊響起。

溫如風陡吃一驚，回過頭去，只見離自己不遠，站着一個頭蒙黑布，身穿黑袍的人影，正向自己暗暗打着手勢。

溫如風不禁臉上微微一熱，立即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問道：「尊駕可是九幽門下？」

那黑衣人躬身點頭，連話也來不及說，身形已往樹後退去。

溫如風心中猛然一動，來不及再動歹念，急匆匆跟着黑衣人，向林中掠去。

就在他剛一離開，只聽身後驚叫驟起，玄女教十六名紅衣少女手上的紅燈，同時熄滅！

林中的人，頓覺眼前一黑，伸手不見五指，林外四周，響起一陣啾啾鬼叫，和兵刃相擊的乒乒乓乓之聲。

每一個人在這剎那之間，都如臨大敵。

因為在這等幽暗的環境之中，大家只有憑藉耳聞之力，和武功上的感應，來防範偷襲。

兵刃相接之聲，在四面響起，正如來了許多敵人，相互動手。

昏黑之中，只隱隱可見閃動的兵刃。

驀聽一聲清越的長嘯，震得所有的人，耳朵嗡嗡直響，緊接着響起一個清朗的聲音道：「大家快請住手！免墮九幽妖人的奸計。」

「叮」！

「叮」！

一片晶瑩瑩的光圈，倏然飛起！

太白神翁、松齡道人，兩支長劍，立被迫退。

大家也因這一團晶瑩瑩劍光，一閃之際，各人看淸自己身邊，根本並無敵人行蹤！

但劍光只是電光石火，一閃而沒，眼前依然黑漆如故！

啾啾鬼叫，却逐漸逼近，飄飄忽忽，似乎只在三四丈開外。

突然一聲嬌叱，緊接着響起悽厲慘叫，有人咕咚栽倒，那聲音是個女的！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身若雷射，往發聲之處撲去。

樹根下面，躺着一個紅衣少女，手中還緊握着一盞宮燈，業已氣絕，這分明被人偷襲致死。

但當他凝注視之際，忽然聽到頭頂上一陣輕微的嗡嗡之聲，羣集而來，爲數似乎甚多！

梅三公子目能夜視，猛一抬頭，忽見數以百計的黑色小蜂，宛若一片烏雲，往自己頭上叮來。

這一發現，不由大驚失色，這敢情是「毒蜂」！

他百忙之中，兩袖連揮，「般若神功」對準蜂羣拂出，身形却往後疾退，口中喝了一聲：「毒蜂！大家快退！」

退字才一出口，忽聽又是兩聲驚「啊」，從遠處傳出。

蜂羣業已密集而來，飛行絕快，四散飛撲，逢人便螫！

刹那之間，暴喝不絕，掌風呼呼，劍光霍霍，各人手忙脚亂地向四外散開

這一大羣黑蜂，雖被大家的强烈掌風，彌漫劍光，消滅了一大半，但牠們四散亂飛乘隙而入，却實在使人防不勝防。

正在忙亂之際，只聽紅燈夫人大聲說道：「妳們快打亮火摺子！」

她平日儘管笑語如珠，但這會也顯得有點焦急。

這可把大家提醒，立卽取出火摺子，向空一晃，熊熊火光，漫天亂舞。

這一下果然立時收效，許多黑蜂，被火光一燎，紛紛墮落，沒有燒死的，也倉徨飛去，轉眼工夫，飛得一隻不賸。

第七十一章　愼防奇毒

大家再一細瞧，太白神翁，皓首上人、松齡道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于文嫻、上官燕和紅燈夫人的五個侍女，却全被毒蜂螫傷，創口發黑，人也痛楚呻吟，委頓的坐在地上。

飄渺仙子聶玉嬌柳眉微皺，從身邊取出一柄匕首，替中毒的人，放出毒血，敷上藥末。

然後又在他們口中，塞了一粒解毒藥丸，差不多忙了頓飯光景，才算完畢。

但因中毒之人，行走須人扶持，這就由崔敏、崔慧和紅衣羅刹賀龍珠、飄渺仙子聶玉嬌擔任守護，走在中間。

梅三公子帶琴劍兩小開路，紅燈夫人殿後，繼續往林中闖去。

那知一行人才一走動，數丈以外，又突然響起啾啾鬼叫！

梅三公子劍眉陡剔，打了一個手勢，要琴劍兩小，緊隨自己身後。

他大喝一聲，身如雷射，往三丈外撲去。

他這一突然掠出，去勢何等神速，那知剛剛撲到，鬼叫之聲，却又在三丈以外響起。

這可眞把梅三公子激怒，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再次撲起，鬼叫之聲，又到了四五丈外。

梅三公子微微一楞，暗想憑自己的功力，這假扮鬼叫之人，決沒有如此快法。

那麼這鬼叫之聲，難道是響箭一類東西，有人發射出去，第二個人聽到聲音，再按次發出，故意亂

人耳目？

那麼此人決不會在鬼叫聲音的附近。

心中想着，低低的囑咐了琴劍兩小幾句，故意要他們往鬼叫之處撲去，自己却身形一閃，打橫裏躍出，悄悄閃出！

等琴劍兩小身形撲起，只聽耳邊響起一絲極其輕微的破空之聲。

這聲音堪堪掠過，四五丈外，立即傳出啾啾鬼叫！

梅三公子聽風辨位，迅速無比的閃到發聲之處，縱目搜索，果然發現鄰近一棵大樹上，蜷伏着一團黑影。

黑暗之中，只露出兩點閃動的目光，若非是他這等目力，換了旁人，即使身臨樹下，也難以發現。

梅三公子心中暗自冷笑，便抬掌輕輕拍去，這一掌他只用上四五成力道。

一陣微風拂去，擊中那團黑影，只聽一聲悶哼，拍達一聲，一條人影，由樹上栽下。

那是一個頭蒙黑布，身穿黑袍九幽裝束的人，他堪堪落地，突然踴身一躍，向樹後縱去！

梅三公子微嘿一聲，身形如風，倏忽之間，業已擋在黑衣人身前，右手對準他面上，輕輕一拂。

「嘶」的一聲，蒙頭黑布，立時齊中裂開，呼的往後飛出，露出本來面目。

梅三公子目光如電，冷峻的道：「天台梅三公子面前，豈容你故弄狡獪？好好說出九幽接主現在何處？尚可饒你一命，否則……」

黑衣人一閃之際，被人截住，已大感驚凜，此時對方舉手一拂，揭裂蒙頭黑布，心中更是駭異。

身不由己的往後退出半步，眼珠閃動，突然隱露兇光，厲吼一聲，爪發如風，驀地往梅三公子當胸抓到。

一股陰寒之氣，透體而來！

原來此人還是十大游魂之一！不然決無如此功力。

梅三公子身形不動，暗運眞氣，迎着抓來雙爪，微微震出！

砰然輕震，黑衣人慘叫一聲，踉蹌後退，身軀搖晃了幾下，勉强站住。

原來他「搜魂鬼爪」遇上了「般若神功」，一震之下，十指齊折，不由疼得他臉上綻出黃豆般汗珠，更顯得猙獰醜惡，切齒獰笑道：「小子，太爺今日雖栽在你手下，但你魂游鬼墟，逃得出黑森林，也逃不過七月十五日。」

梅三公子聽得勃然大怒，朗笑道：「九幽妖黨，你想激怒小生，給你個痛快？哈哈！在你沒說出九幽教主現在何處之前，這是妄想。」

黑衣大漢目光狠毒的瞧了梅三公子一眼，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淒厲鬼叫！

梅三公子當面而立，也覺得這一聲鬼叫，刺耳已極，使人聽得毛骨悚然！敢情他是傳聲求援？

心念轉動，往目瞧去，只見黑衣大漢發出鬼叫之後，臉上一陣痙攣，忽然往後倒去。

這一下，大出梅三公子意料之外，心中不由一驚。

難道九幽妖黨，怕他洩爆機密，驟下毒手？

但這一點極不可能，以自己的功力，站在他身前，眞如有人暗算，那會絲毫聲響都沒有之理？

心念轉動，立卽俯下身去，細細一瞧，只見黑衣大漢全身蜷屈，臉色業已焦黑！

正瞧之間，忽聽「波」的一聲異響。

俄頃之間，黑衣大漢一具屍體，驀地爆炸開來，血肉四濺，像雨點般向四外激射，腥風觸鼻！

梅三公子聞聲驚覺，閃身疾退，同是左掌一拂，劈出「般若神功」。

但饒你躲閃得快，這一猝變，起得甚是兀突，長袍左角，業已濺上幾點血水。

低頭一瞧，只見沾上血水之處，正在逐漸腐蝕，逐漸擴大，眨眼工夫，已有銅錢大小一塊。

梅三公子瞧得大爲凜駭，這是什麼劇毒？竟有如此厲害，要是被他濺上人體，勢非肉腐骨蝕不可！

想到這裏，不由倒吸一口涼氣，迅速掣出昆吾劍，把左邊袍角，一齊截去，然後穿林而出。

這一陣躭擱，大家已深入森林腹地，只覺林木已越來越密，樹身和樹身之間，排得極緊，枝柯交織，許多地方，幾乎無法通行。

卽使勉强過去，也只容一人側身而過。

一行人好像走進了八陣圖，彎彎曲曲，只好隨着樹林疏密的程度，繞樹而行。

梅三公子和琴劍兩小，走在最前，處處留神，忽然覺得這森林之中，曲折錯綜，似乎經過一番人工。

但又瞧不出一點痕跡，使你不得不循着這天然林木的寬窄之處通行。

他不由恍然大悟，方才那些九幽妖黨，一路發出冷笑，和啾啾鬼叫，無非要把自己一行人，引入這片預有佈置的林中而已。

那麼這中間一定另有陰謀，已毫無疑問。

心中想着，忽然似有警覺，立卽摒息凝神，細細聽去，果然在數丈之外，傳來一陣細微聲響。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依然循着大樹空隙，往前走去。

只見迎面一株大樹身後，迅疾絕倫的飛出一條巨大人影，已如大鳥凌空般向自己立身之處撲來。

此人不但身法奇快，「哈哈」一笑，右掌一股裂石開山的掌風，劃空生嘯，業已當頭劈下！

梅三公子因鐵拐仙邀約九大門派，大舉入林，差不多也已全入腹地。

方才和青城松齡道人、華山太白神翁等相遇的前車可鑑，在未明敵友之前，自己不便輕易出手。是以來人掌勢，雖然迅若雷奔，他只是左掌微抬，往前架去！

「蓬！」

來人一掌出手，驟感一股無形潛力，把自己掌風托住。

心中一愕，飛撲而下的身形，略一頓挫，硬往後拉回三尺，飄身落地，同時身形晃了一晃，方始站住。

梅三公子也在這一架之際，驟然發覺對方掌勢，竟然重逾千鈞，剛猛已極，自己發出的六成眞力，大有難以支持之感。

不由也腳下浮動，往後跨出一步，正自訝異，此人掌上功力，竟然如此深厚！

來人一退之後，又復「哈哈」一笑，雙肩晃動，倏然欺進！

「哈哈！尊駕能接得住老夫一掌，決非無名之輩，想是九幽教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九幽教主，既然散發請柬，又何必故弄玄虛，藏頭縮尾？」

梅三公子此時業已看清來人，原來是一個六旬開外的老者。

身高九尺，紅光滿臉，頦下留着一部斑白長髯，雙目炯炯，隱射神光，靜如嶽峙般站在身前。

身邊並沒携帶兵刃，敢情是一位內外兼修，以掌上功夫馳名的人物，當下略一思索，拱手道：「尊駕莫非就是泰山磐石堡石老堡主，小生久仰之至。」

石勝天驚訝的道：「不錯！尊駕是誰，何以識得老夫？」

梅三公子朗朗一笑道：「老堡主掌上神力，武林中無出其右，小生是以猜測定是老堡主無疑。」

石勝天掀髯一笑，露出得意之色，但忽又臉色一沉，喝道：「那麼尊駕果是九幽門下？」

梅三公子道：「老堡主不可誤會，小生天台梅君璧，此次係應鐵拐仙老前輩之邀而來。」

石勝天臉色又是一變，遲疑的道：「你就是……梅三公子？」

此老陡然想起自己二弟子十二金錢任龍，喪生湘西，就是死在梅三公子手下。

但後來據闔門弟子祝鷹揚由九道彎回轉，又說他一條性命，還是梅三公子所救，而且力言殺二師兄的兇手，可能是梅三公子仇人，故意借刀殺人。

他此時和梅三公子對面而立，臉情顯得十分複雜！

正當此時，忽見樹身後面，又轉出一條人影，倏然飛落，向石勝天躬身說道：「師父，他就是眞梅三公子！」

一面又拱手笑道：「梅兄，你也趕來了，當眞巧極。」

梅三公子連忙還禮道：「原來是祝兄。」

石勝天還是臉露悻悻之色，道：「鷹兒，咱們走！」

說着回身就往林中走入，祝鷹揚不敢違拗，向梅三公子略一拱手，緊跟着石勝天身後而去。

梅三公子雖覺石勝天似乎尙存仇視之心，但繼而一想，人家師徒情重，在十二金錢任龍死因未明之前，自己不但脫不了干係，就是石勝天心存介蒂，也是難免。

心中想着，也就立即相繼穿林追去。

曲曲折折又走了頓飯光景，只聽前面林中，隱約傳出人聲，梅三公子側耳一聽，似乎中間有鐵拐仙的聲音，心中大喜，腳下加快，往前面奔去。

又轉過七八棵大樹，眼前陡露天光，星月在空，林外約有十五六丈方圓一片空地，四外圍着森沉黑林，有若一個大鐵筒似的。

中間放着一張長方形桌子，桌上還有一對燭台，燃了兩支粗如兒臂的白色臘燭，燭燄綠陰陰的，搖曳不停，越顯得陰森而饒有鬼氣。

燭台中間，是一個香爐，白煙裊裊，由爐中冒出。

這一塊空地上，散散地站着六七個人，其中有僧道裝束，也有俗家裝束。

梅三公子目光一瞥，早已看清其中自己認識的有：五台皓首上人、華山太白神翁、青城松齡道人、泰山磐石堡石勝天、祝鷹揚。

一拐柱地，肩蹲金絲獼猴的是鐵拐仙，另外還有一位年約七旬，手持禪杖的老和尚，和一位臉如古月手執拂塵的老道人，想來定是少林寺天一大師，和武當掌門人玄清眞人了。

鐵拐仙一見梅三公子步出林來，不由呵呵笑道：「梅公子果是信人，依約趕來，老要飯十分感激，只是咱們却全落在人家詭計之中，空自奔波……」

他說到這裏，六紹三嬌、崔氏姐妹、上官燕等一行，也陸續趕到。

接着紅燈閃爍，燈火大明，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也在侍女擁簇之下出現。

「哈哈！夫人仗義而來，更是老要飯意想不到之事。」

鐵拐仙縱聲大笑，迎着上去。

「唷！老叫化快別如此說法，我是奉教主之命，聽候差遣來的。」

紅燈夫人嬌笑聲中，向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等人點頭爲禮。

鐵拐仙望了衆人一眼，忽然失聲道：「咦！葛老頭此時沒來，難道走岔了路？」

天一大師微微皺眉道：「九幽妖人放置案上的請柬，咱們今日與會之人，各有一份，連紅燈夫人、梅公子都不例外，其中獨少葛大俠一份，他此時不來，莫非已中妖人詭計？」

鐵拐仙性如烈火，聞言猛的鐵拐一頓，雙目圓睜，凛然的道：「葛老頭要是在林中出事，我老要飯拚着這付骨頭，也要把他找回！」

他話聲才落，只聽從遠處飄來一聲陰森無比的冷笑：「老化子，你死裏逃生，還配冒什麼大氣，葛老頭已往酆都報到，七月十五，孟蘭會上，你們自會相見，恕老夫暫不奉陪。」

聲音飄忽，說到最後一句，就寂然無聲。

梅三公子聽出這發話之人，正是在言二房和自己相遇，自稱九幽教王的聲音，不由朗聲喝道：「九幽教王，與會之人，已全在這裏，你怎不現身出來？」

林外聲音已渺，不再有人答話。

只見武當玄清眞人目射精光，沉聲向鐵拐仙道：「鐵拐道兄，此人既說葛大俠已趕往酆都，看來我們也得及早上路才好。」

鐵拐仙正在沉思，聞言微微點頭。

梅三公子方才聽九幽教王說什麼葛老頭已向酆都報到，這會又聽玄清眞人說要及早趕上酆都。

酆都？他忽然想起自己日前在落魂陣中，也曾聽瘟瘟道人說過本人此刻急須趕赴酆都之言。

難道九幽教的巢穴，就在酆都不成？心中想着，這就問道：「老前輩，方才說我們中了人家詭計，空自奔波，難道九幽妖人的巢穴，不在此地？」

鐵拐仙呵呵一笑，望着紅燈夫人道：「老要飯闖南跑北數十年，這一趟眞是栽到了家，事前打聽得清清楚楚，九幽妖黨，盤踞黑森林，不想勞師動衆，全落入人家詭計之中，夫人，你們兩位，且到案上去瞧瞧，就知分曉。」

說着用手放着香案的桌上，指了一指。

梅三公子聽得心中好奇，果然依言走近案頭，只見桌上端端正正放着兩份褚紙請柬，一封上面寫着：「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

另一封赫然是：「梅三公子君璧」等字樣！

請柬！又是九幽教的請柬。

自己在路上不是已經收到過一份了嗎？梅三公子心中暗想，敢情今日與會之人，每人都有一份，他們全已收到？

當下毫不考慮，伸手取過，把另外一份遞給紅燈夫人，然後打開封口，抽出一瞧，只見上面寫着：

「本教訂於七月十五日假酆都山舉行盂蘭勝會，超度與會亡魂，尊駕鬼籙有名，屆時恭請蒞臨尙饗。

九幽教王謹訂。」

這幾個字後面，還註着一行小字，那是：「愼防請柬奇毒！」

梅三公子微微一懍，暗中運氣一試，覺得並無絲毫異樣之感。

只聽紅燈夫人冷哼一聲，道：「我倒眞不信這位九幽教王，在酆都山安排了些什麼陣仗？」

接着又嬌笑道：「啊！老叫化，我是奉命聽候差遣來的，你說該怎麼着？」

鐵拐仙打了個哈哈道：「夫人不必太謙，七月十五，已只有四天時光，咱們從這裏趕去，爲期已迫，而且瞧這請柬中的口氣，九幽教王既然口出大言，定有陰謀毒計，依老要飯之見，咱們出林之後，就得立卽上路，最好能在期前趕到。」

太白神翁横了紅燈夫人和梅三公子等人一眼，洪聲笑道：「鐵拐老兒說得不錯，九幽妖黨巢穴，旣在酆都，咱們自以在期前趕到爲是，老夫意欲和松齡道友先行一步。」

當然，他這話中之意，就是不屑與紅燈夫人爲伍。

松齡道人也連忙附和道：「善哉善哉！貧道早有此意。」

紅燈夫人還是面帶嬌笑，神色自若。

梅三公子却劍眉陡豎，臉露不豫。

可是身後的飄渺仙子聶玉嬌，却那還忍得，冷冷的道：「大師姐，看來這場浩刼，當眞在刼難逃！」

第七十二章　以矛攻盾

紅衣羅剎賀龍珠接口道：「眞是！要送死，還不簡單？」

崔慧雖然礙着姐姐在側，但那還忍得，也笑着說道：「妳們是說那兩個亡魂，急着要人家超渡去了？」

上官燕小姑娘，不知她們妳一言，我一語，在說着什麼，驚奇的瞪着眼睛，方想問話。

驀聽太白神翁一聲暴喝：「丫頭，妳們是活得不耐煩了？」

身形驟發，「呼」的一掌，往三人身前劈去！

「神翁，你這要幹什麼？」

紅燈夫人脆生生一聲嬌笑，身形一閃，擋在前面。

那知她快，還有比她更快之人，藍袍閃動，一條人影，朗朗一笑，便搶在紅燈夫人前面。

「蓬！」

一聲大震，勁風四漩，太白神翁禁不住被震得往後退出半步！

「哈哈！小生面前，還容不得你倚老賣狂！」

「嗆！」

太白神翁長劍出鞘，凛然而立，鬚髮飄動，厲喝道：「小子，亮劍！」

「小子，亮劍！」

「嗆！」

松齡道人也亮出長劍，仗劍走近。

紅燈夫人花枝招展的一聲淺笑，掣劍在手，向梅三公子道：「小兄弟，你退下來，玄女教的人，得罪了兩位掌門人，自然由玄女教的人料理，人家不顧身份，咱們那能失禮？」

「阿彌陀佛！」

一聲沉雷似的佛號，由少林寺方丈天一大師口中發出！

「大敵當前，大家何苦爲些許小事，引起爭執，神翁、夫人，請看老衲薄面。」

鐵拐仙和石勝天也連忙一齊攔到太白神翁和松齡道人面前！

「兩位道兄何苦與娃兒嘔氣，走走！老要飯陪你們先上酆都山去打個頭陣！」

「不錯，老叫化，咱老石也湊上一脚。」

太白神翁、松齡道人，嘿然無語，往林外走去。

石勝天連忙招呼祝鷹揚，和鐵拐仙一起舉手向衆人作別，匆匆跟去。

武當玄清眞人口中連說「善哉」，向天一大師、皓首上人稽首道：「兩位大師，咱們也得趕快趕路。」

一面又向紅燈夫人道：「夫人請恕貧道先行。」

說着三位一代掌門，也飄然而去。

這一走，無形之中，就分成兩撥。

紅燈夫人瞧着他們走後，冷哼一聲，道：「看來盂蘭會後，咱們和華山青城兩派，還有一場好戲哩！啊，小兄弟，咱們也得上路啦！」

却說太白神翁、松齡道人，怒匆匆離開森林中央，循着原路曲曲折折走了頓飯光景，便已到達鷹愁澗吊橋。

只見四個手抱長劍的藍袍道人，分四個方位，木然而立，擋在橋頭之上，瞧到自己兩人，既不施禮，也不退讓，好像漠然無覩。

松齡道人眼看武當藍袍四劍不識自己，心下微現不豫，沉聲喝道：「貧道青城松齡子，守橋的武當道兄們辛苦了。」

在他想來，自己和他們掌門人玄清眞人同輩，只要說出來歷，藍袍四劍自會趨前叩見。

那知話聲出口，藍袍四劍依然擋在橋上，八道眼光，呆滯的望着自己，一動不動！

松齡道人的心胸較狹，瞧着四人如此托大，不由怒火漸熾，大聲喝道：「小輩，你們難道沒聽到貧道說話？」

喝聲中，身形業已逼近！

藍袍四劍當前一個，就在松齡道人逼近之際，突然喉間一聲低吼，劍風颯然，一招「混沌初闢」，往松齡道人胸前劈到！

松齡道人做夢也想不到武當門下的藍袍四劍，居然膽大妄爲，敢向自己下手。

變起倉猝，任你青城掌門的松齡道人，精通劍術，也難以招架。

既駭又怒，疾退數尺，只見爲首的藍袍道人，一劍逼退自己，仍然一語不發，一動不動的退到原來方位之上。

太白神翁長眉微皺，眼看藍袍四劍右手仗劍，左手掐訣，一聲不響的蓄勢以待。

這分明是武當派馳名天下，無人能破的「兩儀四象劍陣」！

藍袍四劍，奉命護橋，在橋頭列上劍陣，自然無可厚非。

但先前自己和皓首上人、松齡道人一同過橋之時，他們瞧到自己三人，執禮甚恭，何以此時突改常態？

難道武當掌門玄清眞人臨行時吩咐他們，守護此橋，只准放人進來，不准放人出去？

但那也不對，就是不准放人出去，所指也只是對敵人而言。

何況武當藍袍八劍，在江湖上，也跑了許久，那會連自己兩人都認不出來之理？難道其中有什蹊蹺……

松齡道人以一派之尊，居然被一個武當後輩，一招逼退，如果傳出江湖，自己一張老臉，那裏還掛得住？

是以一退之後，反手從背上摘下長劍，緩緩向「兩儀四象陣」中走去，口中嘿然笑道：「小輩，爾等敢目無尊長，貧道今天就代玄淸道兄，管教管教你們……」

他話聲未落，劍尖一震，一招「擲米成珠」，直向當前一個藍袍道人點去。

當前那個藍袍道人身形微閃，舉劍相迎，依然使了一招「混沌初開」，封架來劍。

兩劍交擊，「兩儀四象陣」立時起了變化，藍袍道人堪堪架開松齡道人的「擲米成珠」之後，虛晃一劍，往側閃去。

松齡道人一得空隙，正待舉步，突然人影一閃，劍風颯颯，兩個藍袍道人業已一左一右，夾峙而來。

手中長劍，同使一招「兩儀始肇」，一反一正，兩圈弧形劍光，分向左右襲到！

松齡道人冷哼一聲，劍尖疾翻，「左右逢源」，把兩支襲來長劍，輕輕化去。

那知他劍還沒收回，另外兩個道人，又已襲到身後，前面退去兩個，却又返身出劍。

四柄長劍，同時使出一招「四象逞威」，劍光霍霍，劍勢綿綿，居然凌厲無匹！

「兩儀四象陣」，到這一招上，才正式展開變化。

松齡道人一代掌門，雖然未爲所困，但心中也暗生凜駭，武當劍陣，果然名下無虛！

正當此時，驀覺一條人影，破空而來，大聲喝道：「你們瘋了，連松齡道長都認不出來？」

來人倏然飛墮，單拐柱地，正是鐵拐仙！

但藍袍四劍，却仍是渾然未覺，四柄長劍，帶同陣勢，劍光閃動，劍風霍霍，分由四面八方攻到！

這可把鐵拐仙也弄得莫名其妙，藍袍四劍，居然連自己也認不得了？

他心中猛然一震，鐵拐疾掄，舞起一片護身拐影。

只聽一陣劍拐相觸之聲，四面環攻而來的劍光，盡被拐影封開！

「松齡道兄，咱們且退出陣外再說，這幾個娃兒，已全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

鐵拐仙話未說完，連拐帶人，已破空往陣外飛去。

松齡道人經鐵拐仙如此一叫，不由也恍然大悟。

刷刷三劍，撥開一角劍陣，閃身就往陣外走去。

「兩儀四象陣」中的藍袍四劍，一等兩人出陣，並不追擊。

劍陣一收，依然分作四個方位，木然站停，守住橋頭，一動不動。

劍陣之外，你望着我，我瞧着你，目瞪口呆的站着四老一少。

那是華山太白神翁、青城松齡道人、鐵拐仙和泰山磐石堡老堡主石勝天師徒！

這四位武林中的一代宗師，竟然被武當藍袍四劍結成的「兩儀四象陣」，阻隔在橋邊上，無法通過

這倒並不是他們破不了「兩儀四象陣」。

實在九幽妖人，太以陰毒，把四個負責守橋的武當門人，迷失本性，依然安置在橋上，憑鐵拐仙等人的身份，那能對四個迷失本性的後輩，驟下辣手？

但除了把他們擊斃之外，要想通過吊橋，又談何容易？

原來「兩儀四象陣」，乃是武當派鎮山之藝，只要兩人聯手，就可發揮「兩儀」的威力，四人聯手，就成了「四象陣」。

參與劍陣的弟子，平日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上選之才，是以一經施展，不問敵人如何厲害，江湖中也很少有人能夠闖得過去。

何況武當藍袍八劍，乃是武當第二代中的傑出人物，各人在劍術造詣上，少說也全有一二十年以上的火候，對太極、兩儀陣法的精微變化，嫻熟於胸，比之其他武當弟子，又豈可同日而語？

不然玄清眞人也不會命藍袍四劍，負起守衞吊橋的重任。

鐵拐仙等四人，武林中一代宗匠，要把藍袍四劍，一齊擊斃，憑這四人的功力，自然也並非難事？

但要想在這種配合嚴密，變化精微的陣法之中，出手把四人制服，那就誰也沒有把握了，何況還礙着玄清眞人？

四老一少，怔怔的站了一陣，鐵拐仙抓着鳥巢般亂髮，搖頭道：「看來這個難題，只有玄清老牛鼻親自趕來，才能解決。」

「無量壽佛，鐵拐道兄怎地在背後編排起貧道來了？」

山腰中，忽然轉出兩僧一道三個人來，那正是少林寺方丈天一大師，五台山皓首上人，和武當掌門

玄清眞人。

「哈哈！說起曹操，曹操就到！」

鐵拐仙笑聲未落。

玄清眞人目露訝異的瞧着衆人，問道：「諸位道兄，在此等候貧道，不知有何見教？」

松齡道人一指橋頭站着的藍袍四劍，徐徐笑道：「貴派守護此橋的四位高弟，列下劍陣，阻止貧道等人過去，是以只好等候道兄來了，再作定奪。」

玄清眞人聽得雙目精光陡射，詫異的道：「有這等事？」

鐵拐仙忙道：「道兄門下高弟，想是中了九幽妖人的『勾魂鬼眼』，業已迷失本性。」

玄清眞人長眉軒動，懍然的道：「九幽妖人，居然如此詭毒，劣徒們既被迷失本性，阻塞橋頭，道兄又何用客氣，儘管出手就是。」

鐵拐仙呵呵笑道：「貴派『兩儀四象劍陣』，名聞武林，老要飯如何破得？」

玄清眞人心知他們礙着自己，未便遽爾出手，這就緩緩向橋頭走去。

藍袍四劍，依然各按方位，木然而立，神情呆滯，對掌門師尊玄清眞人的走近前來，居然視若無覩！

這一情形，落入玄清眞人眼中，心頭不禁大爲惻然。

師弟玄雷眞人，三月之前，遭人暗算，仗着精深內功，急趕返山，只說出「勾魂律令」的上面一句，便遽爾屍解。

自己爲了偵查兇手，派出藍袍八劍，暗中查訪，結果就有三人同時失蹤，至今生死未卜。

這次赴會黑森林，不但連隨侍自己三十年，自己認爲將來可以繼承道統的首徒微塵子，命喪漢水，此時又有四人，中了九幽妖人迷魂之毒。

眼看自己一手培育的藍袍四劍，不出一月，悉數捲入這場浩刼之中。

玄清眞人一念及此，任他平日道心清淨，也難免一陣激動，望着四劍，沉聲喝道：「微智，爾等看到爲師，還不過來？」

原來這奉命守橋頭的正是藍袍八劍中的老三微智、老四微通、老五微機，老六微音。

玄清眞人一聲大喝，宛若一聲悶雷，震得四人各各一懍！

爲首的微智道人，目光滯鈍，瞥了玄清眞人一眼，奇道：「咦！這人聲音好熟！像在那裏聽過？」

微通道人也側頭想了一想，道：「不錯！微智！誰是微智？」

玄清眞人聽到兩人對話，心頭更是一緊，大聲喝道：「爾等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難道連爲師也不認識了？」

微智道人似乎被他一語提醒，突然長劍一擺，道：「唔！他就是九幽妖人！咱們奉命守橋，不能讓他過來！」

來字出口，一招「混沌初開」，劍光閃爍，迎着玄清眞人身前洒開。

「兩儀始肇」、「四象逞威」、「兩儀四象陣」，霎時之間，現出重重劍影，由四面湧起，交織成一片劍幕。

玄清眞人和藍袍四劍，同時隱沒在一團劍氣之中！

這一位名重武林的一代掌門，身入劍陣，也不得不從背上掣出長劍，隨手封解。

他眼看自己一手培育的門人，雖在心神迷失之際，對劍陣運行，依然發揮精奧，綿密有序，這是自己一二十年苦心的教育成績！

心中不禁又是高興，又是悲傷，怔怔的立在原地，不知如何下手？

「孽畜，你們還不住手？」

儘管玄清眞人大聲厲喝，藍袍四劍却恍如不聞，只是奮不顧身的發動劍陣，一味猛攻。

玄清眞人舐犢情深，幾次要想出手，但瞧着四個中了敵人迷魂藥的門人，那種失魂落魄的形狀，心頭更是生出無限憐憫，那裏還下得了手？

他長眉緊蹙，躑躅良久，身外的「兩儀四象陣」，星換斗移，四柄長劍，發出呼呼嘯聲，勢如風雷，劍勢滾滾，愈演愈密。

連站在陣外的天一大師、皓首上人、鐵拐仙、太白神翁、松齡道人、石勝天等一干武林中的頂尖高手，也暗暗點頭，武當劍陣，果然名不虛傳！

他們眼看玄清眞人入陣已久，依然不見動靜，心中也不由焦急起來。

正當此時，驀聽一聲沉渾無比的道號，由陣中響起：「無量壽佛！」

「嗆」！

一柄長劍，陡然刺空飛出，悶哼之聲，隨着而起，一個道人身軀，也直飛起來，往橋下摔去！

玄清眞人爲了孟蘭之會，日期已迫，這一場正邪之爭，關係整個武林安危。

自己四個門人，被妖人迷失本性，雖然無辜，但這座吊橋，是自己一行的唯一出路，萬一被毀，這千尋斷崖，如何得渡？

此時除了忍痛把四個門人除去，已別無善策。

一念及此，長劍倏起，對準微智道人劍上挑去，左手袍袖揚處，乾清罡氣，疾拂而出！

玄清眞人何等功力，這一挑一拂，立時把微智道人震落深淵！

他長嘆一聲，袍袖連連，只聽悶哼不絕，微智、微通、微音三條人影，連續飛出，往橋下墮去。

「兩儀四象陣」，舉手之間，頓告瓦解。

玄清眞人木立橋頭，望着鷹愁澗洪洪水聲，黯然不語。

「阿彌陀佛，道兄爲了武林浩刼，不惜手誅門人，四位高足，在刼難逃，總算是衞道的犧牲者，道兄也不必過份悲苦。」

天一大師雙掌合十，聲音顯得有點沉重。

太白神翁點頭道：「大師說得不錯，這筆血債，咱們總得由九幽妖人手中索回。」

說着回頭向松齡道人笑道：「道兄，這一路仍由咱們打個頭陣！」

松齡道人點頭道：「這個自然，道兄請！」

身形驟起，刷的往橋上躍落，太白神翁也連忙跟蹤躍起，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奇快無比的往對崖掠去。

瞬息工夫，已到盡頭，松齡道人走在前面，耳中陡聞一聲低叱，一股奇猛無比的勁風，往自己身前撞來。

心中不由大驚，左手前托，一招「飛鈸撞鐘」，往前劈出。

「蓬」！

兩股掌風相接，只聽岸上有人輕「吭」一聲，被震摔出七八尺遠。

但松齡道人，倉猝應敵，雖只用出六七成力道，而且身在吊橋之上，難以着力，一座軟索吊橋，立時被震蕩得亂晃起來！

松齡道人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劇變陡起，心知這邊橋頭守衞的八個少林弟子，也同時被九幽妖人所

迷。

心頭一凜，趁着自己一掌劈出，對方一人，被震後退之際，立卽奮起神威，大喝一聲，右掌運足十成功力，往前劈出。

果然，他這一掌出手，岸上也同時劈下一陣强猛無比的掌風！

「蓬」！又是一聲巨響。

松齡道人只覺對方這陣掌勁，凌厲雄渾，和自己竟然並不稍讓，身軀受震，不由往後退出一步。

心頭一陣凜異，江湖上能接得住自己一掌的，除了一行幾個老友之外，可說已寥寥無幾，那麼此人敢情是九幽妖黨中的高手？

心念轉動，猛聽脚下吊橋，一陣激蕩之後，突然發出細微的繩索斷裂之聲。

第七十三章　危橋之爭

岸上同時又是一聲齊吼，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再次往岸下撲來。

松齡道人既驚又楞，也猛的双掌齊發，正待往上迎去！

「道兄不可硬對，這橋承受不住！」

太白神翁大聲疾呼，拉了松齡道人，向後疾退三丈來遠！

舉目望去，只見崖上八個灰衣僧人，好像排了一條長龍似的，双掌互相抵着後心，由前面一個灰衣僧人，遙遙發掌。

他們這是匯合八人之力，劈出來的掌風，難怪力道沉渾，雄厚無比！

松齡道人瞧得臉色微變，橋頭上八個灰衣僧人，憑險扼守，自己在這條窄窄的軟索吊橋之上，決難衝得上去。

而且比之方才武當門人的「兩儀四象陣」，身在陸地，還要難以對付，九幽妖人，這一著棋，當眞狠毒！

太白神翁微哼一聲，憤憤的道：「道兄，瞧他們情形，雖然心神被迷，認不得人，但他們還以爲仍是奉命守護此橋，不准他人妄越雷池，和方才武當門人，如出一轍，只要咱們不硬行衝突，決不會破壞此橋，咱們還是先行回轉，從長計議。」

松齡道人道：「方才武當門人，如非玄淸眞人親自趕到，確使貧道左右爲難，不過此處情形，和陸

地不同，恐怕天一大師自己，也難以解決。」

太白神翁搖頭道：「那也只好回去再說。」

兩人很快的退回對崖。

恰好鐵拐仙、石勝天已準備過橋，瞧到兩人匆匆回轉，正想開口詢問。

只見天一大師低喧一聲佛號，迎着說道：「兩位道兄，匆匆回轉，難道守衞對岸的敝寺弟子，也有了變卦？」

太白神翁微微點頭，道：「大師猜得不錯，貴寺八位高弟，踞高臨下，聯手合擊，如果硬行衝去，軟索吊橋，實在難以承受，此舉關係極大，兄弟和松齡道友，不敢擅作主張。」

天一大師聽得白眉軒動，双掌合十道：「阿彌陀佛，看來只有讓老衲前去一試了。」

說到這裏，手握禪杖，便自向前走去。

鐵拐仙急道：「大師留步，這座軟索吊橋，只是兩條普通粗索，着力不得，大師不可硬衝！」

天一大師回身道：「道兄放心，老衲只是先去瞧瞧，敝寺弟子，假如靈根不泯，自會讓出路來，萬一眞受妖人迷失心神，老衲自然要先和諸位道兄，妥籌萬全之策。」

說着向大家合十爲禮，芒鞋禪杖，飄然往吊橋上走去。

玄清眞人忙道：「貧道陪大師一行。」

皓首上人也手柱禪杖，低宣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也隨兩位同去。」

太白神翁呵呵笑道：「要去，咱們幾個老的全走一趟。」

接着回頭向石勝天笑道：「你們師徒兩位，就委屈一下，代咱們留守退路罷！」

石勝天因自己愛徒祝三立功力較差，帶着實有不便，這就點頭笑道：「你們怕斷了歸路？那敢情好

，要是我老石也被九幽妖人來個迷失本性，瞧你們只好在吊橋上站上一輩子。」

說話之間，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皓首上人、太白神翁、鐵拐仙、松齡道人等六人，已紛紛躍上吊橋，往對崖走去！

「呼」！

天一大師剛走到離岸五丈來遠，一股沉猛掌風，業已凌空壓下，聲勢之壯，簡直狂風驟發，奇猛無比！

天一大師心頭陡然一沉，這種聲勢，斷非自己門下弟子，所能比擬，急忙擧起禪杖，順勢挑起，身子往右一偏，讓開來勢，注目瞧去。

只見崖上八個灰衣僧人前面，站着一個瘦骨嶙嶙，鬚眉斑白的老者，捲起双袖，嘻開大咀，目光炯炯，向吊橋上瞧來！

「哈哈！九幽妖黨，蕞爾小醜，你們誰敢過來，就吃老夫一掌！」

天一大師聽得心頭大凜，什麼，他把自己當作九幽妖人？

那麼此人也是應約而來，這人是誰？自己怎會在江湖上，從沒聽人說過？

「阿彌陀佛，老施主究係何人？阻擋老衲去路。」

「老夫何人？哈哈！老夫就是老夫。」

夫字出口，左手又已反手揮來。

天一大師方才以一招少林絕學「杖頭擔雲」，化解了對方掌勢，心知此人功力之强，絕不在自己之下。

此時見對方一出手，自己身在吊橋之上，無處着力，那敢硬接，只好功運禪杖，仍然以一招化實爲

虛的「杖頭擔雲」，往前挑去！

那知對方這一拂，竟然似有若無，宛如柔風拂體，虛無飄渺，自己一招「杖頭擔雲」，用得無處着力！

不！那股柔風，還暗蘊無窮潛力，拂拂而來，以天一大師的功力，竟然被逼得心頭直跳，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什麼？他方才施的是純走剛猛一路的劈空掌，這會却使出陰柔無比的「太陰玄風」。

此人居然練成兩種極端不同的功夫！

正想之間，玄清眞人突然趨到身邊，低聲說道：「大師，此人身兼正邪數家之長，功力極深，看來咱們只有冒險一試。」

天一大師點頭道：「道兄說得不錯，除了冒險衝去，實無他法，老衲出手之後，道兄接着就是！」

話聲一落，忽然朗喧佛號：「施主功力蓋世，也試試老衲的双掌，願我佛慈悲。」

大袖揚處，罡風驟起，他手隱袖內，倏然向外屈指連彈！

老和尚爲了消敉一場武林浩刼，也不得不暗施機心，把少林絕技「達摩一指禪」暗藏在兩袖罡風之中，以期一舉克敵，是以高誦「我佛慈悲」。

那知崖上老者呵呵一笑，双掌隨之翻起，迎着天一大師兩股罡風，手掌一凹，吐勁外揚。

兩股勁氣，在空中要遇未遇之際，天一大師袍袖揮出，立卽身形一偏，讓玄清眞人接替！

自己双足一頓，身如灰鶴，驀地往上飛起！

玄清眞人爲了配合天一大師，早已蓄勢以待，天一大師偏身讓開，他双手驟發，已接着天一大師的掌勁，往前推出！

他們這一股掌風，前一半是天一大師的功力，後一半是玄清眞人的力道，兩位掌門人的修爲，豈同小可？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崖上老頭瘦骨嶙嶙的身軀，居然被震退了一步。

天一大師也在同一時候凌空往崖上飛去。

這幾下，簡直快如掣電，同時發動！

「哈哈！九幽妖人還會『一指禪』！」

崖上老頭當眞厲害，他雖然神志被迷，但反應極速，堪堪退出一步，單掌斜揚，一個劈空掌，却照定天一大師飛起的身形拍去！

「呼」！

八個灰衣僧人，双掌互貼背心，怔怔而立，這時一見有人搶上崖來，他們可不管來的是自己掌門人。

同聲悶吼，前面一個，奮起双掌，往崖下推去！

玄清眞人覩狀大驚，双臂急圈，劃起兩道弧形，「太極掌」急急往上拍去！

四方的動作，說來話長，其實先後只不過毫釐之差！

天一大師身形蹤起，少林八大護法弟子的聯合掌風，業已攔腰橫掃而來！

不過天一大師是何許人，身在半空，猛的吸氣提身，禪杖就空中使了一招「天龍護法」，呼的一聲，往襲來凌厲掌風上壓下，身子就借勢上拔。

那知耳邊嘯聲迸發，業已被玄清眞人接住的崖上老人，居然只以單掌對付玄清眞人，另外騰出一掌，還會劈出威力强大的劈空掌，以一招「獨劈華嶽」，往自己頭上蓋頂而下！

天一大師往上拔起的刹那之間，趕緊左掌上撩，使出一招「舍利放光」，往上迎去！

但任你功力最厚，終究先前已在半空中接過八個護法弟子的攔腰一擊，雖然仗着禪杖下壓，借勢上騰，但一口眞氣，已成强弩之末。

此時左掌力道，和崖上老者硬拚之下，未免見遜，砰然輕震，身子往下落去。

少林弟子，一掌推出，第二掌又已合力掃到！

這一下，天一大師的身形，宛若紙鳶碰上了大風，其快無比的往橫裏捲出。

但天一大師確實不愧少林方丈，一代宗師，硬接了崖上老者一掌之後，又被自己門下第二次掌風攔腰一震，他杖着數十年精深內功，臨危不亂，借下落之勢，向吊橋上橫飛過去！

這時站在吊橋上的人，也已挨次發動，玄清眞人双掌往上拍出，發劍長身，立卽往崖上飛去。

身後的皓首上人跟着補入發掌，他等太白神翁接上，也立卽往崖上蹤去！

一個接着一個，波浪形的往上直衝！

太白神翁飛掠而起，鐵拐仙立卽接住。

三條人影快若閃電，飛撲上崖之際，正是天一大師橫向吊橋飛回之時！

下臨千丈絕壑，中間只有一條極其狹窄的粗繩吊橋，他身雖飛回，能否拿捏得準，還是大有問題！

鐵拐仙覩狀大驚，那還顧得對付崖上老者，鐵拐橫撩，颼地往吊橋之外的天一大師挑去。

「拍」！

天一大師双足在鐵拐頭上一點，一條灰影，再次騰空而起，又往崖上飛去。

鐵拐仙這一拐，果然救了天一大師，但他拐頭上挑，已然力道有偏，又經天一大師双足一點，這份重量，憑兩條粗索結成的吊橋，又如何能受？

只聽「繃」的一聲，左邊一條粗索，應聲而斷。

兩條繩索，去了一條，吊橋重心，失却平衡，吊橋變成了翻板，往下落去。

差幸吊橋上只賸了鐵拐仙和松齡道人兩人，他們都是數十年的老江湖了，聲音入耳，應變神速，一脚早已踩在另一條粗索之上。

縱目一瞧，四位撲上崖去的一代掌門，總算全已躍登崖上，掌劍呼呼，敢情全遇上了勁敵！

「哈哈，老牛鼻子，咱們快趕上去！」

別看鐵拐仙只有一條左腿，他身子一躬，拔空而起，快得眞如射箭，坐在他肩頭的金絲小獮猴，却四平八穩，毫不在意！

松齡道人並不答話，也立卽蹤身躍起，往崖上撲去！

崖上地方並不寬敞，只是一條面臨絕壑的狹長斜坡，但上面這時却黑影幢幢，激戰方殷！

那是四個黑布蒙臉的九幽妖人，和一個瘦骨嶙嶙的老者，力敵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皓首上人、太白神翁四位掌門，居然毫無遜色！

尤其是瘦骨嶙嶙的老者，一双肉掌，大開大闔，眞氣拂拂，奇招迭出，連四位掌門人的劍杖，敢和他硬對。

光憑這份功力，足以震驚武林，但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他的來歷。

松齡道人瞧了半響，兀自不見鐵拐仙蹤影，當下長劍一揮，也立卽加入戰團。

這五位五大門派的掌門人，在武林中，聲望之隆，可以說是泰山北斗；但他們却和九幽教王手下的人，只打了個平手。

尤其那瘦骨嶙嶙的老者，一双肉掌，大開大闔，力敵武當玄清眞人、華山太白神翁兩支長劍，還是

罡氣呼呼，激蕩生風！

不但絲毫不見遜色，而且一招一式，莫不包羅正邪各派的絕招，極詭異變幻之能事。

任你兩位素以劍術馳譽天下的掌門人，也不禁瞧得凜然變色，莫測高深！

只有少林寺八個護法弟子，此時靜靜的躺在一旁，他們是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

千尋絕壑的洪洪水聲，掩不住仄徑上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

這是武林中一場百年罕見的慘烈激戰，傳將出去，定然是轟動江湖之事。

因爲這中間，有五位九大門派中的掌門人在內，誰要揚名立萬，這眞是最好的機會！

除了徒手和玄清眞人、太白神翁兩支長劍激鬪的瘦削老者而外，其餘四個九幽門裝束的黑衣蒙面人，只有一個是徒手的，他劈出的掌風，滿是陰勁，敢情還是一位異派中的頂尖高手！

其他三個，一個使一柄金光燦爛的七寶雁翎刀，一個使的是一支九節亮銀鞭，一個却是一柄狹長緬刀，功力之深，也全有數十年以上的火候。

他們的對手，是少林天一大師、五台皓首上人、青城松齡道人，以四對三，稍微落了一點下風，但並不嚴重。

絕壑邊緣，刀光劍影，杖風掌勁，漫天飛舞，冲霄而起，這一場生死搏鬪，當眞激烈得無與比倫！

九幽教王企圖一網打盡天下英雄，消滅九大門派，稱尊武林，他的實力，確實不可輕估！

正當此時，忽然紅燈浮動，眼前一亮，一條藍影，其疾無比的躍落在玄清眞人、太白神翁和瘦骨嶙峋的老者之前。

「老伯快請住手，這兩位是玄清眞人、太白神翁！」

玄清眞人微微一怔，果然聞聲收劍。

「哈哈！小子，你是何人？吃老夫一掌。」

瘦削老者在玄清眞人倏退之際，大笑一聲，左手揚起，往前推出！

同時只聽太白神翁也暴喝一聲：「姓梅的，你滾開！」

白光掣電，一招「雲横秦嶺」，向藍袍少年身前逼去。

梅三公子心頭大凜，他瞧着瘦骨嶙峋的孫存仁，突然在此現身，而且居然還不認得自己，難道以他的功力，還被九幽妖人弄了手脚？

他心念像閃電般掠過腦際，孫存仁一輪沉雄掌勁，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往自己撞到。

太白神翁一招「雲横秦嶺」，也自左電捲而至！

梅三公子深知孫存仁的武功，在二十年前，已是名馳江湖，和天字第一號大魔頭九天玄女也只在伯仲之間。

經十七年幽囚蟄伏，苦練「青蓮經」所載絕學，武功之高，豈同小可！

此時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自己怎忍和他硬對？

但一眼瞧到太白神翁乘機向自己偷襲，不由頓時勾起怒火，自己一再忍讓，這老匹夫居然如此不識好歹！

要是換了旁人，在這兩大高手夾擊之下，豈非還手無力？

今日如果不給他一些顏色瞧瞧，還當自己眞個怕了他呢！

第七十四章　越林追蹤

此念一生，登時運集「般若神功」，一聲長嘯，不退反進，左手雷印，左手劍訣，迎着太白神翁劍光，驀然撞出！

這是「大乘伏魔法藏」中佛門無上神通「大雷音掌」，他出道江湖以來，還從沒用過。

只聽「轟」然一聲過處，太白神翁一片劍光，立時被震得火星四濺，手上長劍，化作片片頑鐵！

一個高大身子，踉蹌後退了七八步，臉色蒼白，搖搖欲倒！

兩邊這許多一代高手，全被這一聲旱天焦雷，震得紛紛住手，沒有一個看得清楚梅三公子是用什麼手法把他擊敗！

太白神翁微一定神，驀地仰天一聲裂帛慘笑，向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等人拱手說道：「各位道兄，兄弟技不如人，九幽妖黨盂蘭之會，兄弟參與與否，無關重要。華山一派，不雪今日之辱，決不再在江湖露面，兄弟就此告退！」

說到這裏，突然嗔目喝道：「姓梅的，三年之後，老夫再找你算賬！」

梅三公子劍眉直竪，做聲笑道：「老匹夫，你不改狹小氣量，三十年後，找我梅君璧，又復何用？」

太白神翁氣得渾身打顫，冷嘿一聲，突然往山徑上如飛而去！

這一陣工夫，當眞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是一瞬間事，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等人，一見双方各走極

端，要待出聲攔阻，都嫌不及。

梅三公子却不理會，忽然回身向孫存仁道：「老伯怎地連小侄也不認識了？」

孫存仁双目一瞪，呵呵笑道：「小子，你方才這手『大雷音掌』，佛門絕學，確實不凡，可惜怎會投身在九幽教下？」

「大雷音掌」！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皓首上人等一代宗師，還不知梅三公子使的竟是武林中只有傳聞的佛家降魔絕學「大雷音掌」。

此時經孫存仁一說，不由心頭各各大爲驚凜，這少年人竟然身懷此等曠世無儔的武功！

尤其孫存仁後面幾句，他和九幽門的人沆瀣一氣，阻撓自己一行歸路，竟還硬說自己等人，是九幽一黨。

瞧他這種口氣，分明也是應約赴會之人，憑他的武功見聞，還會被九幽教迷失心神，加以利用。

那麼自己一行，當眞危機四伏，看來盂蘭大會，倒眞是武林中的一場大刼呢！

却說梅三公子聽孫存仁如此說法，卽忙揚聲道：「老伯，小侄是梅君璧，你仔細想想……」

「梅君璧？」

孫存仁聽得微微一愣，茫然問道：「誰是梅君璧？你……」

他說到這裏，紅燈夫人早已笑吟吟的閃到面前，嬌聲笑道：「孫老英雄，你怎地健忘起來了？令媛孫湘蓮孫湘蓮呢？你找到了沒有呀？」

她這麼一問，果然立時生效！

只見孫存仁楞楞的沉思了一會，睜目問道：「孫湘蓮！她……她在那裏？」

梅三公子瞧他雖被迷失心神，但提起愛女，似乎已稍微回復了一些知覺，心中一喜，方想開口。

驀聽林中突然響起幾聲陰沉的啾啾之聲！

鬼叫乍起，方才被「大雷音掌」震得停下手來，木立一旁的四個黑衣蒙臉人，突然齊聲低吼。

四條人影，疾如閃電，往梅三公子和紅燈夫人身前撲來！

孫存仁也怒喝一聲，双掌揚起，十縷勁風，挾着絲絲嘯空之聲，宛如十支利簇强弩，激射而至！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暗想原來林中還隱匿了九幽妖黨，暗中指揮！

紅燈夫人早已一聲嬌笑，長劍出匣，一道銀虹，攔在四個黑衣人前面！

就在他心念一轉之際，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皓首上人、泰山磐石堡主等人也正待出手接應。

「老伯，你快冷靜想想，你是被九幽妖人用毒藥迷失了本性……」

梅三公子急叫聲中，一式「浮光掠影」，打右飄出，避開孫存仁來勢！身如電射，右手長袖，使出「般若神功」，往近身一個黑衣人拂去！

「吭」！那黑衣人閃避不及，悶哼一聲，手上緬刀，嗆的被震飛出去，身軀也立時震退！

「阿彌陀佛！」

一聲佛號響處，天一大師左腕微抬，趁機彈出「一指禪」，把黑衣人點住要穴。

玄清眞人長劍一揮，敵住一個使亮銀鞭的，泰山磐石堡石勝天一双開山掌，正好把另一個徒手黑衣人接住，他双掌呼呼，直把黑衣人圈在一片掌風之中。

紅燈夫人一支長劍，也將一個使金刀的逼住。

天一大師、皓首上人却手柱禪杖，和崔氏姊妹、六紹三嬌等人，站在一旁，袖手旁觀。

只有梅三公子並沒和孫存仁動手，在勁疾的罡風之下，東閃西躲，心頭這份焦灼，眞是有苦難言！

自己仗着「般若神功」護體，固然可以從容應付，但孫伯父中了九幽妖人迷藥，狀類瘋狂，像是豁出老命似的，一掌接着一掌劈出，凌厲之極。

要是一旦眞力耗盡，他身中劇毒，豈非……

梅三公子越想越急，劍眉微皺，一時當眞想不出一個妥善之策。

除非能趁隙點住孫存仁穴道，才好用「旃檀禪功」祛除他身上之毒！

一念及此，立卽改變身法，乘機還手。

此時另外三個黑衣蒙面人，也全落了下風。

驀地，樹林中啾啾鬼叫，突然大作！

「絲」！

「絲」！

兩聲極其輕微的破空之聲，由林中射出。

天一大師靜立一旁，耳目何等靈異，舉目望去，只見兩點黑影，正好由林內射出，往自己等人立身之處飛來。

他一代掌門，見多識廣，目光一瞥，已看清那兩點黑影，極像江湖上常見的烈火彈一類東西。

此處地形狹長，仄徑之下，就是千丈絕壑，火勢一發，豈同小可！

心中一沉，猛喝一聲，右掌連揚，兩股劈空掌，迎着兩點黑影劈出！

黑點來勢如電，被劈空掌一擋，在空中突然發出「波」「波」兩聲輕響！

一大團滾滾黃煙，如霰如霧，立時散開，往衆人頭上，緩緩降落下來。

天一大師瞧得心頭大凛，大聲喝道：「瘟癀彈！大家快快躲開！」

喝聲之中，双手上揚，緊接着劈出兩股罡風！

皓首上人那還怠慢，也立卽出手，双掌連環往空劈去！

這兩位佛門高手，數十年修爲，內力何等雄厚，掌風所至，足以裂石開山。

但此時四掌連發，狂飈疾捲，居然並沒把滾滾黃煙震散，只是在空中停了一停，瀰漫更速，眨眼工夫，已廣及畝許，絲絲往下垂來！

場中動手之人，經天一大師驀地一喝，立卽紛紛後退。

梅三公子雖知「瘟瘟彈」厲害，又怎能捨了孫存仁而去，心中正在爲難，驀覺自已右臂已被人一把抓住，耳邊響起嬌笑之聲：「小兄弟，還不快退？」

「紅燈姐姐，那麼孫老伯……」

「快走，孫老英雄不礙事的！」

黃煙已快掛到頭頂了，瀰漫之廣，速度驚人！

紅燈夫人嬌喝一聲「起！」她以數十年功力，硬把梅三公子拉起，其疾如風，橫掠而去！

說也眞險，瘟　彈黃煙已像繽紛瓔珞，絲絲及地！

剎那之間，這一條左爲削壁，右臨絕壑的狹徑上，已被黃霧隔斷，如帳如幕。

玄清眞人長眉微皺，連稱「善哉，善哉！」

大家檢點人數，除了八名少林護法弟子，穴道受制，來不及搶救出來之外，連已被天一大師隔空用「一指禪」點住要穴的九幽妖人，也一同放棄！

梅三公子俊目一轉，突然咦了一聲，驚道：「鐵拐仙老前輩呢，他還沒出來？」

大家經他一嚷，果然發現一行人中，獨缺了一個鐵拐仙！

玄清眞人緩緩的道：「諸位勿急，鐵拐道兄是追葛大俠去的，方才貧道等躍登上岸之際，樹林中忽然躍出多人，羣起攔擊，其中赫然還有入雲龍葛大俠在內！」

松齡道人不由聽得身軀一震，入雲龍葛瑾，以一面太極牌，一支金龍爪，威震西南數十年，武功之高，並不輸於自已等人，怎會着了九幽妖人的道？心中想着，急忙問道：「道兄，葛大俠也是中了九幽妖人的迷魂之藥？」

玄清眞人黯然的道：「誰說不是？他還和鐵拐老兒動了手呢？後來林中突然響起一陣鬼叫之聲，葛大俠似乎心靈受制，聞聲立卽往林中蹤去，那時，貧道等人，正力敵那姓孫的老頭和幾個黑衣人，無暇分身。」

只聽鐵拐老兒大喝一聲：『葛兄，你往那裏走！』立卽跟蹤追去！」

他說到這裏，只聽一聲低宣佛號，天一大師手柱禪杖，徐徐的走近梅三公子身邊，合十道：「梅施主，方才那位被九幽門迷失本性的老施主，功力甚高，想係隱逸一流，老衲一時想不出此人來歷，而且似乎還和施主頗有淵源，不知能否賜告？」

他此言一出，果然連玄清眞人、皓首上人、石勝天等人的目光，也都紛紛往梅三公子瞧來。

這幾位一代宗師，實在對孫存仁的武功，有點莫測高深！

梅三公子連忙躬身道：「大師下問，小生豈敢不據實奉告，他是家嚴舊日同僚，姓孫，名存仁。」

石勝天驚異的道：「孫存仁！這名字十分耳熟！」

紅燈夫人斜睨了他一眼，笑道：「老堡主怎地健忘起來，孫老英雄，就是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的師弟呀！」

「哦！」

幾個人同時哦出聲來。

松齡道人插口道：「大師，方才和咱們對手的那四個黑衣人，武功不弱，大師法眼，可看出誰來？
」

天一大師又低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原來他是知機道長的師弟，武功出之『青蓮眞經』，難怪包羅百家，淵深莫測，此人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實是盂蘭會上最大的一個棘手之人。」

「阿彌陀佛！」

皓首上人白眉下垂，徐徐的道：「據老衲猜想，那個使亮銀鞭的，敢情是保定于三省。」

天一大師接口道：「和老衲對手的是河南金刀無敵竺壽臣，他那路『無敵金刀』，因和敝寺大有淵源，老衲是以認得。」

松齡道人臉色微紅道：「兩位大師法眼，自然不會看錯，貧道十分慚愧，那兩個和貧道激戰的，功力雖然稍遜，但貧道却想不起是何等樣人？

可惜其中一個，已被天一大師制住，來不及搶出，否則倒可從他身上，找出些線索來！」

隨侍皓首上人的燈心和尚，雖是皓首上人的師弟，但他入門較遲，一身武功，全由皓首上人代師傳授，是以平日對這位掌門師兄，甚是敬畏，不敢輕易啟咀。

這時却跨前一步，向松齡道人合十道：「方才和道兄對手兩人，是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他們原係玄女教高手，日前才被無臂天王蠱惑，拉入了九幽門去！」

「無臂天王？」

皓首上人從沒聽到過無臂天王其人，回頭問着。

燈心和尚忙道：「無臂天王，就是獨臂天王李殘，自從他在歌樂山被梅施主震斷獨臂，不知怎的投到九幽門去，就改稱無臂天王。」

梅三公子因聽說鐵拐仙爲了入雲龍葛瑾，已往林中追去，而且自己未過門的岳丈孫存仁，也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退入林去，那麼這座林中，定然另有捷徑。

方才「瘟癀彈」爆炸之際，自己硬被紅燈夫人拉出，其實往林中追去，也是一樣，如今白白讓他們全身而退。

想到這裏，不由心中大急，回頭望去，「瘟癀彈」滾滾黃烟，似乎已沒有方才濃厚，自己估量，已無大礙。

當下嗆的一聲，抽出昆吾劍，朗聲說道：「大師、道長、盂蘭之會，爲期已迫，小生父執孫伯父一身功力，出之『青蓮眞經』，只有小生深知破解之法。

何況鐵拐仙老前輩又隻身追去，九幽妖人，詭毒異常，此去難免不誤中詭計，小生意欲趕去作個接應，盂蘭會前，小生定當及時趕到！」

紅燈夫人驚道：「小兄弟，你要作甚？」

梅三公子俊目如電，劍尖一指滾滾黃霧，答道：「九幽妖人既能往林中退去，自然有路，小弟……
」

大家回頭一瞧，滾滾黃霧，依然似烟似霏，一丈之外，看不清景物，他居然要從中間竄入，去追九幽門的人？

崔慧、上官燕聞言大急，同聲叫道：「梅哥哥，你去，我們也去！」

三小姐于文嫻却睜着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露出焦急之容，瞧着紅燈夫人！

正當此時，驀聽一聲長嘯，聲若龍吟，大家眼前驟然一亮，只見一道晶瑩透澈的劍光，長若匹練，疾如掣電般往那濛濛黃霧中橫貫而入！

天一大師，玄清眞人同聲驚呼：「馭劍飛行！」

原來鐵拐仙接着太白神翁，飛上崖岸，玄清眞人劍光如電，已和孫存仁動上了手。

皓首上人的一支禪杖，正好把少林八個護法弟子，一齊逼住。

天一大師也同時騰身而上，這位老方丈，既憫又怒，連發「一指禪」，把八個門人，依次點倒！

鐵拐仙哈哈一笑，正在縱目四顧，驀地疾風颯颯，從吊橋右首的一片深林中，飛出五條人影。

四個是頭蒙黑布，身穿黑袍的九幽門裝束之人，另外一個却是身穿青色長衫，個子高大的禿頭老者！

此人一入眼簾，鐵拐仙陡然一喜，那不是同入黑森林，半途上突然失蹤的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還有誰來？

他……………

鐵拐仙鐵拐柱地，打了個哈哈，迎着說道：「葛老頭，你走岔路了，此時才來！」

入雲龍葛瑾只是嘿了一聲，並沒作答，右手伸縮之間，金光暴閃，金龍爪挾着凌厲嘯風，倏地往鐵拐仙肩頭抓來！

鐵拐仙驟不及防，幾乎被抓個正着，嚇得蹲在肩上的金絲小獮猴，吱吱亂叫！

「篤」！

鐵拐仙總究是身經大敵之人，身形驟然後仰，鐵拐一點，倒退回去了四五尺，然後說道：「葛老頭，你這玩笑可開不得！」

「嘿」！

入雲龍葛瑾，只是從喉間發出一聲低吼，左手太極「飛鈸撞鐘」，挾着無比勁風，又向鐵拐仙身前捲到！

這會鐵拐仙驀楞之下，登時大悟，難不成這老頭兒也着了人家的道？

鐵拐再點，身形打橫裏讓出，双目圓瞪，大聲喝道：「葛老頭，你瘋了！」

葛瑾此時迷失心智，那還認人，兩招落空，左牌右爪，竟然狂風驟雨，疾捲而出？

鐵拐仙心頭一沉，連忙舉拐封架，這一來，但聽噹噹噹之聲，接連不停地響起！

入雲龍老當益壯，奮不顧身，硬打硬砸，鐵拐仙除了閃避封架之外，只是捱打，又不好還手。

一二十招下來，直把他逼得連連後退，束手無策！

正當此時，驀聽林中突然響起一陣啾啾鬼叫。

入雲龍葛瑾，双目通紅，狀類瘋獅，手中太極牌、金龍爪，使得牌風呼呼，爪影縱橫之際，隨着這陣鬼叫之聲，突然手下一亂，返身就往林中奔去！

第七十五章　鐵拐逞威

鐵拐仙江湖經驗何等老到，眼看入雲龍葛瑾的突然轉身，料想必定和這幾聲啾啾鬼叫有關。

自己怎能忍看幾十年交情的老友，心神被迷，受人使役？當下大喝一聲：「葛老頭，你往那裏走？」

鐵拐急點，身如箭射，直往林中竄入！

這片樹林，雖然沒有對崖黑森林那麼綿密，但也相差無幾，一掠之勢，蹤入林木深處，頓覺視線一暗，眼前一片漆黑！

鐵拐仙藝高胆大，單足點地，毫不掩飾行藏，挾着颯颯風聲，緊跟着入雲龍葛瑾，那肯輕易放過？

好在前面之人，迷失心靈，只是依着啾啾鬼聲，往前急奔，根本不顧身後有人追蹤。

兩人一前一後，展開脚程，直往松林深處橫掠而入！

不多一會，松林盡頭，業已隱隱透進光亮，鐵拐仙擧目打量，只見入雲龍一條人影，已往林外竄出！

「哈哈！葛老頭，今日你跑上天去，我老要飯也得追上凌霄殿！」

他猛一提氣，「篤」的一聲，拐前身後，宛若一縷灰煙，電射而出！

縱目瞧去，林外一片空地上，站着四個幽靈似的人影，此刻各自散開，分作四方站定，分明是各據有利位置，靜以待敵。

鐵拐仙目光如炬，這一瞥之間，業已瞧清當前一個黑布蒙面，双袖虛垂的，正是無臂天王李殘！

他左右三個身軀臃腫的，乃是轎前三煞改稱的九幽三靈。

入雲龍葛瑾，却木然而立，毫不理會自己。

鐵拐仙仰天大笑，鐵拐再點，「篤」的一聲，落在他們尋丈之處！

「李老哥和三位姥姥，不去瞧個熱鬧，敢情就是爲了老要飯一人，在此久候！」

四個幽靈，依然木然而立，不作一聲，似乎對鐵拐仙的大聲說話，置之不理，不屑作答。

月光之下，黑蒙蒙地挺立着四具僵屍人影，一動不動，越顯得氣氛陰森！

「你說什麼？」

入雲龍葛瑾，眼看無人回答，突然大吼一聲，金龍爪指着鐵拐仙，邁步走來！

無臂天王李殘陰惻惻的笑道：「葛大俠且請後退，這老兒自然有人找他算賬！」

入雲龍葛瑾果然聞言止步，茫然瞧了鐵拐仙一眼，收回金龍爪，往邊上走去！

鐵拐仙眼看老友受九幽妖人迷失心智，如此失魂落魄的樣子，早已目眥欲裂。

驀地鐵拐一點，厲聲喝道：「九幽鼠輩，入雲龍葛大俠，與你們無怨無仇，既擄了他兒媳，再迷失其心神，老要飯面前，豈容得你們如此猖獗！」

喝聲之中，一拐「直叩南天」，往無臂天王直搗過去！

「誰擄我兒媳？」

入雲龍葛瑾，怒吼一聲，金龍爪往太極牌上一拍，發出一聲震天大響，双目往四下亂轉，似在找尋目標！

無臂天王双肩微微一抖，兩隻衣袖，陡然揚起，兩股陰寒勁風，交叉而出，封住門戶，身形向後疾

退，口中同時吹出一陣啾啾鬼叫之聲！

鐵拐仙身臨切近，只覺這幾聲啾啾鬼叫，悽厲已極，令人聽得毛髮悚然，不寒而慄，如非親眼目覩，決不信會出之生人之口！

入雲龍葛瑾，敢情對這鬼叫之聲，極爲害怕，聲音入耳，全身不由打了一個冷戰，立時像鬥敗公鷄似的，威風盡失，觳觫不安！

鐵拐仙一拐落空，那容無臂天王再次後退？

篤的一聲，欺身過去，左腕揚處，斗大一個拐花，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又朝無臂天王蓋頂劈去！

「鐵拐老賊，你拿命來！」

喝聲未落，九幽三靈三條臃腫身形，一齊凌空飛起，往鐵拐仙急撲而至！

這三人當眞稱得上動作如電，喝聲入耳，六股奇寒勁氣，劃空生嘯，業已抓到！

鐵拐仙經驗何等老到，上身前撲，左手鐵拐，依然原式不動，向前送出！

他其實早有準備，蓄勢收勁，猛地右足一個急旋，開氣吐聲，拐勢藉着一送之勁，改直搗爲橫掃，往上斜斜挑出，使出一招「指東劃西」，一圈急勁風聲，迎着九幽三靈飛撲來勢，橫掃過去！

九幽三靈自然深知鐵拐仙的厲害，身如鬼魅，倏合乍散，讓過來勢，只聽三聲刺耳怪笑，聲聲響起。

三個人，六隻鬼手，同時使出「羅刹陰爪」，上下交互，一齊向鐵拐仙要害襲到！

刹那之間，陰森之氣，陡然大盛，砭骨寒風，滾滾怒捲！

鐵拐仙邀約九大門派，同赴黑森林，爲武林除害，已早存一舉殲敵的殺機，此時目覩老友被迷，更激起除惡務盡之心。

只見他一顆亂蓬蓬的頭髮，根根直豎，銅鈴般眼睛，也閃出逼人光芒，口中大喝一聲，不容九幽三靈撲近，一支鐵拐，用足十成功力，已發出一招「八方風雨」！

這一招，當眞是有如風雷突發，三丈方圓，同時漾起一片拐影，重重如山！

九幽三靈目覩這等威勢，自己三人「羅刹陰爪」，雖然厲害，也不禁油生寒意，那敢輕攖拐鋒？

三條人影，分三個方向，各自向後退出五步，避開一拐。

鐵拐仙双目如電，哈哈大笑，右足微一點地，身形倏起，如影隨形，躍近一人身邊，鐵拐「怒海翻瀾」，呼的一聲，攔腰掃去！

這正是九幽三靈的老二，她身形才退，鐵拐仙已追蹤擊到，不由又氣又怒，厲嘯聲中，双足一頓，平空拔起兩丈來高，老大老三，奮身撲到，老二也一個翻身，頭下脚上，双爪如風，凌空下擊！

鐵拐仙神威奮發，拐若輪轉，勁風電旋，由「怒海翻瀾」，倏化「野火燒天」，逼落老二凌空一擊！

再施「千軍披靡」，疾捲左右，逼得九幽三靈，連連後退。

老化子當眞動了殺心，拐勢大開大闔，勁風呼呼。

九幽三靈空自練了寒毒無比的「羅刹陰爪」，幾個回合下來，只是在拐影之外繞圈疾走，那有還手之力？

直看得無臂天王李殘，不住陰嘿，突然右手袍袖，臨風揚起，從袖中飛出三點綠陰陰的燐火，往樹林中射去。

只聽絲絲破空之聲，鑽入深林，立時貼地響起啾啾鬼叫！

他依然双袖下垂，屹然而立，口中低低的向入雲龍道：「葛大俠，你此時可以過去，幫她們把那老

兒擒下！」

可憐入雲龍葛瑾，縱橫江湖，威震西南數十年，此時身受迷魂之毒，一聽無臂天王暗示，立時如奉綸音，喉中低吼一聲，大踏步往鐵拐仙衝去。

左手「乾坤一擲」，太極牌護身，右手「金龍探爪」，直叩後心！

鐵拐仙面對强敵，自然沒聽淸楚無臂天王的低低囑咐，此時入雲龍突然出手，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聽太極牌和鐵拐一接，發出「噹」的一聲大震，入雲龍心神被迷，功力尙存，他走的本是剛猛一路，數十年功力，豈同尋常？

這一招硬砸，双方身形，同時斜退了半步。

但入雲龍的一招「金龍探爪」，準頭雖偏，却依然向鐵拐仙右肩劃到！

高手過招，差不得毫釐之失，就在双方震退半步的一絲空隙，九幽三靈同聲厲嘯，六道陰寒鬼爪的尖銳勁風，也乘機疾進，一齊激戮過來！

這一下，鐵拐仙四面受敵，尤其是入雲龍的「金龍探爪」，金光閃爍，斜斜劃到。

蹲在鐵拐仙右肩頭上的金絲小獮猴，吓得吱吱急叫，毛手一環，抱在鐵拐仙頭頸，身子臨空，兩隻毛脚，盡力往金龍爪上磴去！

也差幸這金絲小獮猴通曉人性，救主心切。

而且入雲龍葛瑾，也是受震之後，準頭斜偏，力道已卸，再經兩只猴脚，往外一頓，果然斜裏滑出！

鐵拐仙被小獮猴一陣急叫，心中不覺爲之微微一怔，眼看對方三人，六道尖風，一齊襲到！那敢怠慢，狂吼一聲，右掌連揮，遙遙劈出兩掌。

左手鐵拐起處，「排風蕩雲」，封住全身，抵擋正面和左側兩個敵人攻勢！

同時身子急轉，氣納丹田，洪聲喝道：「葛老頭，你發了瘋，連老要飯都不認識了？」

入雲龍葛瑾，金龍爪被金絲小獮猴双脚頓開，一招走空，正待發出第二招時，驀然被鐵拐仙這麼一喝。

他雖然心智受迷，總究功力深厚，呆滯目光，翻了幾翻，十分迷惘的停下手來，楞楞問道：「這聲音很熟，老要飯！誰是老要飯？」

九幽三靈那容鐵拐仙有說話的機會，人影閃動，厲嘯連連，出手越來越見毒辣。

鐵拐仙掌拐同施，連封帶攻，一面還手，一面又大聲說道：「葛瑾，你可記得自己是入雲龍葛瑾？」

入雲龍葛瑾呆呆的點頭道：「入雲龍葛瑾，不錯！老夫正是入雲龍葛瑾！」

「啾啾…啾啾……」

一陣鬼叫，突然由無臂天王口中吹出！

「啊！」

他金龍爪一探，又待出手！

入雲龍葛瑾全身打了一個寒顫，双目一瞪，厲喝道：「老兒，你想陷害老夫……」

「葛瑾，你難道忘了你兒子葛少瑾夫婦，就是被九幽妖人擄去？」

鐵拐仙大聲疾呼，鐵拐也如風掃出，敵住九幽三靈的凌急攻勢！

入雲龍臉露惶急，喃喃叫道：「葛少瑾！九幽妖人！我就要找九幽妖人！」

「啾啾……啾啾……」

鬼叫之聲，盈耳不絕。

入雲龍葛瑾渾身顫抖，驀地淒厲大喝：「老兒，你就是九幽妖人！九幽妖人……」

金光乍閃，「怒龍捲風」，一片爪影，猛向鐵拐仙身前湧來！

鐵拐仙和他對話之際，早有準備，他知道這位老友，身受九幽敎迷魂之毒，此時證實指使之人，正是無臂天王李殘，而指使之法，却在李殘口中發出的啾啾鬼叫！

這聲音可能是一種哨子，九幽門特製的迷魂之哨！

看來今日不先把無臂天王制住，入雲龍就只有服從的機會！

他心中想着，暴喝一聲，招化「蛟龍攪海」，如山拐影，裹着一條黑影，倏地飛起，凌空往無臂天王當頭撲去。

這一下鐵拐仙含怒出手，使出十成力道，眞是電光石火，威猛奇疾，無與比倫。

一丈方圓的呼呼勁風，有若風雷交擊，泰山壓頂般蓋罩而下。

無臂天王李殘，驟覩來勢，不禁大爲凜然，以自己的功力，那敢和人家硬拚？

口中突然響起一聲淒厲悠長的鬼叫，双袖一抖，發出兩股「陰風袖」，身子同時往後暴退！

鐵拐仙是何等人物，他存心斃敵，自然早已料到對方必然有此一着。

身形要落未落，鐵拐掄轉，就地一點，拐頭由後向前，化作「力劈五嶽」，再次往無臂天王當頭劈去！

口中傑傑大笑：「李殘，老要飯今日可饒不得你。」

人若電射，拐挾風雷，這一招勢逾萬鈞，凌厲已極！

無臂天王双臂已殘，仗着一双「陰袖風」，那能和鐵拐仙的沉重鐵拐相抗衡？

入雲龍葛瑾心神被迷，反應較鈍，九幽三靈想不到鐵拐仙會凌空衝出，向無臂天王猝下毒手。

眨眼之間，無臂天王已被逼得連連後退，招架乏力！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林中黑暗之處，突然飛起一道黑影，輕捷無聲地落在無臂天王身前！

双手連揮，呼呼兩掌，凌空劈出，硬把鐵拐仙功勢遏住！

這又是誰？竟能徒手擋得住自己十成力道！

鐵拐仙微微一楞，目光掃過，只見身前站着一個瘦骨嶙嶙的長髮老者，木然而立，神形滯鈍！

不由心頭又是一驚，來人功力之高，似乎還凌駕自己之上，只是這付長相的人，自己數十年來，可從沒聽人說過。

而且瞧他神色呆板，和入雲龍葛瑾，如出一轍，分明也是受了九幽妖人迷魂之毒，心志失常。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時，身後九幽三靈和入雲龍葛瑾也已飛撲而來。

同時林中又是一陣刷刷輕響，相繼蹤落四條人影，一齊往自己圍來，那是四個黑布蒙臉的人。

鐵拐仙目光掠過，心頭又是一緊！

原來四個九幽門裝束的人，有三個手中執着兵器。

那是一柄金光閃鑠的七寶雁翎刀，一支九節亮銀鞭，和一柄暗藍光華狹長緬刀，只有一個是徒手的。

這三件兵器，鐵拐仙自然認得，正是方才攔襲自己一行，和天一大師、皓首上人等幾位一派掌門動手的人。

此時他們竟安然退回，難道九大門派中人，已全遭了九幽妖人的暗算？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別說玄清眞人等一行，全是武林中一派宗師，而且還有紅燈夫人、梅三公子在

場，憑這區區幾人，那是自己這邊的對手？

不過此時這四人的脫手回來，又在此地出現，而且九大門派中人，一個都沒有追來，顯然玄清眞人等一行人，已被九幽門預先佈置的埋伏所困，殆無疑問！

他目覩自己此時在人家高手環伺之下，頓覺人單勢孤，看來一條老命，當眞要在此地報銷！

鐵拐仙縱横江湖數十年，幾曾把生死之事，放在心頭？

他鐵拐柱地，銅鈴般大環眼一睜，精光四射，環掃全場，陡的仰天發出洪鐘般大笑，鐵拐向無臂天王李殘一指，喝道：「你們想倚多爲勝，那麼還不動手？老要飯今晚就以一支鐵拐，會會你們九幽門下的么魔小醜……」

無臂天王李殘還沒答話，只見瘦骨嶙嶙的老者（孫存仁）突然目射兇光，厲聲問道：「誰是九幽門下？」

他喝聲方起，入雲龍葛瑾也目光四轉，作出準備厮殺的模樣！

他們兩人，敢情功力深厚，心神雖迷，靈智猶未全泯，是以經人提起九幽門，立起反應！

無臂天王眉頭一皺，口中忽地響起兩聲啾啾鬼叫，然後用手一指鐵拐仙，陰森森的道：「孫老英雄，你過去會會這拐脚老賊！」

孫存仁低吼一聲，果然奉命唯謹，驀地跨前一步，左掌向鐵拐仙猛劈而出！

轟的一聲，罡氣如迅雷忽發，電漩襲到。

鐵拐仙心知這許多人中，以姓孫的老頭武功最高，一動上手，就非得用出全身功力不可。

是以無臂天王語聲未落，早已暗暗運起「混元氣功」，遍佈全身。

此時眼看孫存仁出手第一掌上，便罡氣潮湧，不由臉色微變，左手舞拐化解，左足一點，蹤開尋丈！

九幽三靈中的老二，正好身在左側，一見鐵拐仙向自己身邊蹤來，立即双爪齊揚，「羅刹鬼爪」尖銳寒風，猝然發出，口中厲喝道：「拐脚老賊，此路不通！」

鐵拐仙打横裏蹤出，可並不是落敗，九幽三靈的老二，猝起發難，出手雖快，但如何逃得過此老双目？

只見他半截長袍，被「混元氣功」鼓得膨脹，鬚髮如蝟，身形堪堪落地，右掌早已迎着擊出！

「砰」！

一聲大震之後，鐵拐仙鐵拐柱地，穩如泰山。

九幽三靈的老二，却踉蹌連退了七八步之多。

老大、老三，一見老二吃了大虧，方待撲出！

無臂天王却胸有成竹，瞧着鐵拐仙在和孫存仁動手之時，尚有這份威勢，心頭也不禁暗暗凜然，連忙陰聲叫道：「拐脚老賊甕中之鱉，三位姥姥暫請住手！」

這時場中兩人，早已打得十分慘烈。

孫存仁双掌如輪，每出一手，全是各門各派的精奇絕招，掌風呼呼，勁氣雷奔！

鐵拐仙也奮起神威，左拐右掌，大開大闔，力拒強敵！

這兩人走的可全是剛猛一路，進退攻守，當眞有天崩地裂的威勢。

光是他們發出來的眞力，已激盪出震耳嘯風，五丈方圓，不僅被刮得塵土瀰漫，砂飛石走，就是較近的樹林，也如遇狂飈，葉落枝折，不停地搖擺。

鐵拐仙遊戲風塵，闖蕩南北，一生不知經過了多少陣仗，但像今晚這種超級强敵，倒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對方僅憑一双肉掌，居然能和自己鐵拐，硬拚硬砸，毫無遜色！

不！還佔了上風，而且最使他困惑的，對方武學之雜，簡直包羅萬象，正邪俱全，奇詭譎異，使人無從捉摸。

數十招下來，竟然覺得自己的鐵拐，逐漸有難以施展之感！

第七十六章　劍底迷魂

鐵拐仙自知形勢不妙，一時之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敢絲毫疏忽？

但武功一道，總究不能有毫釐之差，鐵拐仙已用盡全身可以使出的力量，和全套仗以成名的拐法，甚至竭盡所有經驗與應變之巧，依然難以架得住對方凌厲掌勢！

本來江湖上有一寸長，一寸强的說法，那是長兵器總可佔到便宜之謂，可是此時的鐵拐仙，手上一支鐵拐，却變成了一寸長，一寸累，時間越長，沉重鐵拐的累贅更深。

孫存仁的掌勢，却愈來愈是凌厲，愈來愈見奇詭，漫天掌影，早已掩蓋住了鐵拐仙整個身形！

此時森林之外，忽然出現了一條人影。

那是身材婀娜的紫衣少女，她才一現身，輕「噫」了一聲。

突然亮出背上長劍，双足疾點，人隨劍起，化作一道銀虹，直向孫存仁射去！

「鐵拐老前輩，晚輩來了！」

她劍光耀目，精芒電射，站在四圍的幾個迷魂高手，反應固然較鈍。就是像金老二、公孫慶和九幽三靈等人，也沒有一個來得及適時阻攔。

「千手千眼躡空手法！」

總算九幽三靈的老大，見多識廣，叫出紫衣少女這一手馭劍身法的名稱。

劍氣如虹，橫貫而至，孫存仁着着進逼之際，也不禁大爲動容，驀地右掌一揮，向空中撩去！

紫衣少女身在半空，陡覺勁風狂捲，由脚下湧來。

她却毫不在意，人好像在平地似的，身形微微挪開，右腕一振，劍尖上劃出三縷銀線。

不！三三進九，倏然之間，化作九縷，宛若瓔珞相連，流注而下！

鐵拐仙正感難以支持，陡聽嬌聲入耳，壓力驟減，他精光四射的大環眼一轉，業已瞧清這個突然而來的救星，竟然是一個女娃兒！

不由心頭一緊，暗暗叫了聲：「糟糕！」

她此時趕到，豈非只是多了一個陪葬人？

就在他濃眉一皺之際，陡然一聲清若龍吟的長嘯，劃空飛來，由遠而近，快如閃電。

聲到人到，一條人影，倏然飛落。

那是一個玉面朱唇，藍衫飄忽的少年書生！

「梅三公子！」

五陰手金老二低呼了一聲。

「上！快把他攔住！」

陰世秀才公孫慶也陰聲尖叫！

刷、刷、刷！

九幽三靈三條身形，已搶先撲出，品字形落到梅三公子身前！

梅三公子劍眉陡然一剔，大聲喝道：「爾等三人，也許中了九幽妖人迷魂之毒，只要不阻擋小生去路，小生還可手下留情。」

九幽三靈的老大，突然尖聲喝道：「姓梅的小子，你還想活着出去嗎？告訴你，姥姥九幽三靈手下，從無活口！」

梅三公子敞笑一聲，道：「如此說來，爾等倒是死有餘辜之人！」

「你試試！」

九幽三靈厲嘯聲中，六道鬼爪，同時揚起。

陰世秀才公孫慶的暗藍緬刀，和五陰手金老二的陰森掌風，也急襲而至！

五個人同時發動，目標集中，這一猝起發難，豈同小可。

但見人影飛撲，快若閃電，爪勁掌風網幕般罩下，各取一處部位。

梅三公子只覺寒風凜烈，從四面八方湧到，其中還有金刄劈風之聲。

他身手何等高强，那消轉眼去瞧，昆吾劍嗆然出匣，一招「舍利放光」，精虹繞身，向四外暴射！

無臂天王李殘，因孫存仁趕到，敵住了鐵拐仙，他驚魂甫定，退出去尋丈之外，略事喘息。

眼看鐵拐仙漸形不支，心中方自暗喜，忽然平空趕來一個紫衣少女，和鐵拐仙聯手抵敵，同時林外長嘯入耳，梅三公子也驀地現身！

這可使他心頭猛震，九大門派中人，分明被瘟瘟彈攔阻，隔絕在樹林之外，他們又從何處闖來？

梅三公子精虹乍現，立即把搶攻的五人，悉數逼退。

李殘口中，也早已發出迷魂鬼哨，啾啾之聲，連續響起。

入雲龍葛瑾，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三個被迷的人，喉間低吼一聲，搶先出手，三人四件兵器，勁猛異常的一齊往梅三公子攻到！

這三人功力精深，在江湖上享譽極隆，招數出手，隱隱有雷霆迅擊之勢！

梅三公子一招「舍利放光」，堪堪使了半招，已把五人逼退。

後半招尚未使出，此時驟覺疾風怒雷般壓力，又有人撲攻而來。
心中也不由微微一楞，趕緊右腕疾洒，精瑩光華，再次擴展。
他這招「舍利放光」，雖是「準提劍法」中極具威力的一招。
但他前半招震退五個高手，大半力道，早已發揮，剩下的後半招，要是仍是先前五人，也差可應付。

可是後來三人，每人的武功內力，都有數十年火候，比之先前五人，不知要強過多少。
梅三公子一念輕敵，劍勢出手，陡覺對方三人，勁勢強盛，直若雷霆萬鈞。
乍接之下，自己身軀受震，禁不住往後退出一步！
對面三人，心神被迷，武功絲毫不減，眼看自己三人聯手發招，還只不過把對方震出一步。
不由激起怒火，各自低吼了一聲，四件兵器，又已排山倒海般攻到！
方才被梅三公子逼退出去的金老二、公孫慶和九幽三靈五人，眼看梅三公子第一招上，就被逼退，有機可乘，也立即回身再撲。緬刀、爪掌同時出手。
這八人，沒有一個不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尤其圍着梅三公子作品字形的三人——入雲龍葛瑾、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功力深厚。
其餘五人（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及九幽三靈）却分別夾在他們中間出手。
但見金光吞吐，銀影如山，寒飈砭骨，陰風陡盛，那裏還分得清是爪、是掌、是鞭、是刀？
梅三公子被三人逼得後退了一步之後，他俊目電射，劍出如風，由「舍利放光」，演爲「八部天龍」。
瞬息之間，精瑩劍光，宛如怒龍捲風，向四面掃蕩衝擊！

但饒你「準提劍法」，佛門絕學，威力强大，對方八人全力圍攻，又豈是等閑？
劍光繚繞，也只能堪堪把人家攻勢擋住，無法將八人全數逼退，他們却已先後發動猛攻！
梅三公子只覺自己前在六紹山被玄女教數十名高手圍攻，尚無如此凌厲！
而且其中武功最高的三人，又是被九幽妖人迷失心神的正派中人，自己自然不能驟出殺手！
他在「般若神功」護體之下，一面展開「準提劍法」，一面却又須全神貫注，仗着目力，盯住入雲龍等三人，不使自己昆吾劍和他們正面接觸，以免毀損他們的成名兵刄！
九個人以快打快，激戰了一會，梅三公子處處制肘，雖然並沒落到下風，但也休想佔得優勢！
心中不由大急，如此下去，到何時才能了局？
倏地清嘯一聲，功運右臂，陡然一振，眨眼工夫，向四面八方，發出七八劍之多。
他這一運起全身功力，只聽絲絲劍風，不絕盈耳，昆吾劍上眞氣拂拂，立時把圍攻之人，硬行逼開了兩步。
當胸左掌，一招「風雷交擊」，「般若神功」，發出無比勁風，呼的一聲，對準身側人影，猛劈過去。
九幽三靈的老大，首當其衝，慘嘷一聲，把胖身軀，離地飛起，仰跌出一丈開外，登時了賬。
梅三公子左掌才出，右掌長劍，同時使出「恒河流沙」，一道匹練，暴射出去。
陰世秀才公孫慶，覷狀大驚，急忙之間，狹長緬刀，藍光横封，使出「横架金樑」，身形正待後躍！
他那知梅三公子手上的昆吾劍截金削鐵，嗆的一聲，當場吃精瑩劍光截斷。
森森劍鋒，早已劃胸而過，陰世秀才驚呼了半聲，便自倒地。

這兩手當眞奇快無比，五陰手金老二一見情形不妙，心中震懾已極，連忙虛拍兩掌，向後暴退。

恰好九幽三靈的老二老三，眼看老大身死，一時急怒攻心，厲嗥聲中，不顧死活的爪前人後，向梅三公子當頭撲下。

梅三公子兩招得手，滿腔殺機，嗔目大喝，右手長劍「乾坤一擲」，昆吾劍夾着森森寒氣，疾如掣電，脫手向金老二背後擲去。

這一來倒眞替金老二作了後退掩護！

兩手一空，立時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向飛撲而來的九幽三靈老二老三揚出！

「大雷音掌」轟然一聲，兩條人影，隨聲震出，自然也立時身死！

最慘的還是五陰手金老二，他轉身逃出，正好昆吾劍激射而至。

只聽一聲淒厲慘號響處，他仆地身子，已被一柄顫巍巍的長劍，洞穿後心，釘在地上！

梅三公子這幾手，迅疾絕倫，連品字形圍在他身側的三個高手，都全被震住，楞楞的呆在當地，忘了出手！

無臂天王李殘，眼見梅三公子在八人圍攻之下，居然殺手連連，眨眼之間，五人同時斃命，不由得凜然大驚。

再看入雲龍葛瑾等三人，手仗兵器，木然而立，一動不動的神情，更是又急又懼。

心頭一慌，立卽把口中迷魂鬼哨，一陣狂吹。

一時啾啾之聲大起，入雲龍葛瑾，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突然臉色慘變，喉間發出吼吼之聲，六道眼神，緊盯着梅三公子，作勢欲撲！

梅三公子在昆吾劍脫手飛出之前，心中早有計較，只要先把九幽三靈及兩個玄女教敗類除去之後。餘下三人，武功雖高，但總究心神被迷，反應較鈍，自己手上雖有利器，也無法應用，不如使出「青蓮眞經」所載武功，臨機應變，把他們個別制住，才是上策。

此時瞧到三人，一聞鬼叫，臉上立現痛苦之色，心中一動，還沒等三人發動，忽然一聲朗笑，藍影乍閃，人却驟然往斜刺裡掠出，向無臂天王身前飛去！

無臂天王大驚失色，身形旁竄，口中鬼哨，帶着淒厲之聲，急如箭射，往林中投入！

梅三公子那容他有逃走機會，双脚一頓，微風颯然，早已越過無臂天王頭頂，攔在他身前。目光嚴峻，冷冷的道：「李殘，憑你還逃得了嗎？再不叫他們住手，梅君璧就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無臂天王既驚又懼，疾退三步，驀地一張口，啾的一聲吐出一個哨子，仰天厲笑道：「姓梅的，老夫今晚認了命，但你也只有三天大限！」

說到這裡，忽然陰森森的喝道：「好，孫老英雄，你們全都停手！」

孫存仁此時勢若瘋狂，正以一雙肉掌，把鐵拐仙和紫衣少女的一拐一劍，圈入一片如山掌影之中！

無臂天王這一聲喝，聲音雖不太響亮，但聽到孫存仁耳中，却如斯響應，立卽雙掌一收，向後躍退。

要知他心志被迷，只知勇往直前，向前急攻，先前力敵四位掌門人，和獨戰梅三公子，眞力已經消耗了不少。

接着又和鐵拐仙硬拚硬打，那有調息機會，此時驟然停手，餘勇盡失，不由一連幾個踉蹌，頹然往草地上坐去！

鐵拐仙也早已打得遍身大汗，氣息咻咻，鐵拐柱地，喘息不停！

只有紫衣少女，仗着身兼正邪兩家之長，雖然也粉臉通紅，汗珠如瀋，仍然仗劍緊守在鐵拐仙身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却不停地打量着梅三公子！

入雲龍葛瑾，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一聲不發的並排站立，好像眼前之事，和他們漠然無關。

梅三公子眼光掠過幾人，沉聲問道：「李殘，他們身中迷魂之毒，解藥放在那裡？」

無臂天王冷冷的道：「姓梅的，老夫只知奉命行事，解藥只有盂蘭會上，你親向教王索取！可惜鬼籙有名，趕到盂蘭大會，已是斷魂之時了。」

梅三公子忽然俊目放光，朗聲笑道：「李殘，依你平日所作所爲，今晚極難輕易放過，不過，你既然如此說法，我偏要讓你瞧瞧盂蘭之會，究竟能把梅君璧如何？」

說着，突然欺近身去，駢指如戟，往無臂天王身上點去，口中笑道：「小生只是委屈你暫時留下。」

無臂天王全身一麻，應指往草地上坐去！

鐵拐仙經過這一陣休息，精神已復，忽然俯下頭去，向紫衣少女耳邊，輕輕說了幾句，紫衣少女微微一笑，臻首輕點。

梅三公子從地上拔起長劍，拭拂了一下，納入劍鞘，只聽鐵拐仙大聲說道：「哈哈！我的公子爺，老要飯今晚可算得兩世爲人了！」

這洪鐘般聲音，才一響起，只聽幾聲輕吭，也隨之而起。

三個被迷失心神的人，也被閃身出去的紫衣少女，繞到身後，使展蘭花拂穴，纖指連點，一齊制住。

「成啦！成啦！孫姑娘快來，老要飯給妳引見引見，這位就是名震江湖的天台梅三公子梅君璧！喏！小兄弟，這位是孫湘蓮孫姑娘……」

「你……」

「妳……」

梅三公子、紫衣少女，同聲驚呼！

鐵拐仙弄得稀里胡塗，一頭霧水，睜大眼睛，瞧着這一對璧人，驚奇的道：「你們怎麼啦？」

梅三公子俊臉通紅。

孫湘蓮更是玉頰飛霞，臻首低得抬不起來！

她（他）心中各自明白，對面的他（她），正是自己自幼訂親的未婚夫（妻），而且幾個月前，在湘西還動過手！

梅三公子略一定神，臉含微笑，瀟灑的向孫湘蓮作揖道：「原來是孫姑娘……」

他話未說完，孫湘蓮更是羞澀不安，低低的叫了一聲：「梅……梅公子……」

「這位，就是姑娘的令尊孫……孫老伯！」

孫姑娘驀地一怔，抬起一双秀目，瞧着梅三公子，顫聲道：「梅公子，你……他……老人家……」

梅三公子正容道：「他正是姑娘的令尊孫存仁孫老伯，小生和他在辰州分手，老伯就是上九華找妳去的，不料竟被九幽妖人，迷失心神……」

孫湘蓮瞧着地上昏迷不醒的老人，突然哇的一聲，撲了過去！

「姑娘使不得！」

鐵拐仙一把抓住孫姑娘右臂，沉聲說道：「孫姑娘，令尊身中九幽妖人迷魂之毒，中間又連番激戰

，眞力耗竭，此時不過是一種脫力現象，妳千萬碰不得他！」

說着放開孫湘蓮，右手起處，俯身向孫存仁週身大穴，一陣點拍。

接着又濃眉一皺，苦笑道：「老要飯適才拍通他幾處要穴，氣血流通，已可無害……」

他回頭瞧了入雲龍葛瑾等三人一眼，又道：「只是他們四人，身中迷藥，一時又無法得到解藥，倒眞叫老要飯束手無策呢！」

梅三公子忙道：「老前輩，這倒不用耽心，『九幽迷魂』之毒，小生的『旃檀禪功』，尚能解救，只是在小生運功坐禪之際，不能有人驚擾，有勞老前輩和孫姑娘代爲護法。」

鐵拐仙闖蕩江湖數十年，可從沒聽到過有「旃檀禪功」這門功夫，而且居然可解迷魂之毒，心中一喜，不由呵呵大笑道：「我的公子爺，你眞是能者無所不能，老要飯活了這一大把年紀，還是孤陋寡聞，有眼不識！好，你儘管替他們運功除毒，這裡一切，都由我老要飯和孫姑娘負責就是！」

梅三公子給他說得臉上一熱，連忙接口笑道：「老前輩，古道熱腸，遊戲人間，怎麼也向小弟說笑起來！」

鐵拐仙大環眼一睜，精光四射的道：「老要飯一生從不服人，只有你老弟，才使我有高深莫策，心悅誠服之感！」

孫湘蓮這時羞澀盡去，站在一旁，偷偷瞧着面前這位人如溫玉，武功蓋世的未婚夫婿，芳心眞有說不出的滋味！

鐵拐仙却早已把孫存仁、葛瑾等四人，依次扶起，上身靠着樹身坐定。

梅三公子也不再客氣，連忙盤膝在四人對面坐下，瞑目垂簾，參起禪來！

紫鳳孫湘蓮，趕緊拔出青霓劍，悄生生地站到梅三公子身後！

鐵拐仙瞥了躺在地上的無臂天王李殘一眼，鐵拐柱地，靜靜的瞧着梅三公子施爲。

約莫過了半個更次，孫存仁驀地睜開眼來，口中「噫」了一聲，踴身躍起。

他身上「九幽迷魂」之毒雖解，但方才連番激戰，內力耗損過鉅，此時能夠當先醒轉，無非仗着多年來日夕修煉之功，這一躍，驀覺頭腦一陣昏眩，双腿一軟，往後坐倒！

第七十七章　陰山之魔

孫姑娘瞧得心頭一急，立卽閃身過去，一把扶住，口中叫了一聲：「爸……」

孫存仁心頭清楚，孫姑娘這一急叫，腦門一緊，倏地睜開眼來，那双神光散漫的眼神，瞧着孫姑娘，老淚盈眶，顫聲問道：「妳……妳……」

孫湘蓮丟了長劍，一把抱住孫存仁，大聲哭道：「爸……不孝女兒就是湘蓮……」

鐵拐仙大驚失色，梅三公子正在運功之際，驚擾不得，孫存仁迷藥初解，脫力之後，也急須調神養息，心神不能太過激動，他鐵拐點地，發出「篤」的一聲沉響，急急叫道：「孫姑娘快不可如此，令尊眞元未復，急須運功調息，妳驚擾不得！」

孫姑娘被他一語驚覺，果然收淚扶住老父，一面低聲說道：「爸，你老人家先調息一會再說。」

孫存仁自覺眞元渙散，全身乏力，面對十七年不見的愛女，心頭一陣悲傷，强笑了笑，斷斷續續的道：「苦命的女兒，爲父總算找到了妳，只是……只是爲父不……中用了……」

他一陣喘息，顯得十分吃力！

孫湘蓮急道：「爸，你老人家快運功調息呀！」

孫存仁苦笑道：「乖兒，爲父眞氣將竭，不中用了，……那……梅……梅……」

鐵拐仙瞧得心頭大驚，一閃而至，出指如風，向孫存仁「三焦兪穴」點去！

「老前輩，孫老伯乃是迷毒初解，眞氣耗竭之象，小生身邊，尙有『天蜂琥珀』，快給他服上一滴

，自可無礙！」

梅三公子不知何時，已站到兩人身後。

「天蜂琥珀？」

鐵拐仙又是一楞，接着呵呵笑道：「天材異寶，武林絕學，竟然全歸到你老弟手上！哈哈！有此一滴，別說孫姑娘的令尊，只是眞元耗盡，就是氣息已絕，也不難救回。」

孫湘蓮聽鐵拐仙如此一說，一双妙目，含着淚珠，往梅三公子望去。

只見他一手拿着一塊鵝卵形的黃色東西，手拈金針，慢慢刺去，又十分緩慢的抽了出來。

不多一會，針孔中流出一點淡黃色的黏液，慢慢湊近自己老父口中，滴了進去。

然後用大姆指按了一按，放入懷中，一面輕聲說道：「老伯，你快運氣！」

老父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點了點頭。

孫姑娘瞧得大爲驚奇，難道這一滴東西，就有如此功效？心中想着，双手緊扶住老父身子，不敢稍動。

這時入雲龍葛瑾、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三人，也先後醒轉。不過他們是被孫姑娘點了穴道，身子動彈不得！

鐵拐仙替他們解開穴道，三人一躍而起。

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伸手撕去面上黑布（他們兩人，是九幽門裝束，面上還蒙着黑布），向四處一陣打量，同聲「噫」了出來。

竺壽臣抱拳道：「原來鐵拐大俠也在這裏，兄弟實在有點糊塗，此處不知是什麼所在？」

于三省接口道：「不錯，兄弟也有同樣感覺！」

入雲龍葛瑾却心頭明白，他望着鐵拐仙宏聲問道：「老叫化，他們人呢？」

鐵拐仙却仰天打了個哈哈，指着于三省、竺壽臣兩人，道：「老要飯一條命，差點就送在你們四件兵器之下。」

入雲龍驚奇的道：「老叫化，你此話怎說？」

他說到這裏，忽然瞧到不遠的草地上，還躺着九幽三靈和金老二、公孫慶等人的屍體，更覺事出離奇，忙道：「他們可是九幽門的？」

金刀無敵竺壽臣和亮銀鞭于三省，根本沒聽見過「九幽門」，也同聲問道：「九幽門，江湖上又出了一個九幽門？」

鐵拐仙望着三人，呵呵大笑道：「你們這麼問法，老要飯要有三張咀，才能說得淸呢！來來，我先替你們介紹介紹，今晚要是沒有這位老弟趕到，咱們同樣去向閻王老子報到！」

說着一面分別和梅三公子介紹，一面又簡單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因亮銀鞭于三省和金刀無敵竺壽臣兩人，此時撕去黑布，露出本來面目，原來全是年在六旬左右的老者，精神飽滿，一臉正氣，自然連說久仰。

三人聽說自己全中了「九幽迷魂」，全仗梅三公子施展「旃檀禪功」，才把自己救醒，心中更感驚奇。

暗想眼前這位少年公子，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居然還是一個身懷曠世絕學之士。

入雲龍大聲笑道：「這就難怪，老夫迷糊之中，只覺鼻孔聞到一陣旃檀香味，立時醒轉，原來是梅少俠施展佛門神功！」

竺壽臣、于三省也同時致謝相救之恩，梅三公子連稱不敢。

這一陣工夫，孫存仁服下「天蜂琥珀」也運功完畢，站起身來。鐵拐仙又忙着替三人介紹，大家又是一陣寒喧，不必細表。

孫存仁眼看佳婿愛女，全在身邊，老懷更是高興。

梅三公子緩緩走近無臂天王李殘身邊，一腳踢開穴道。

李殘躍起身子，從蒙面黑布的兩個圓孔中，射出狠毒目光，環視了幾人一眼，盯着梅三公子，冷冷的道：「姓梅的，你還待怎樣？」

梅三公子負手而立，敞聲笑道：「李殘，你先瞧瞧這幾位老前輩，『九幽迷魂』，是否已解？」

入雲龍葛瑾一聲怒吼，大踏步走來！

「李殘，老夫兒媳，如今何在？」

無臂天王一見四個身中「九幽迷魂」之人，果然全都醒轉，心頭大感震惑！

「九幽迷魂」，乃是教王獨門迷藥，任你武功最高，一經服下，心神立即被迷，非他獨門解藥，普天之下，無藥可解。

而且這種解藥，除了教王自己，誰都不知存放何處，這姓梅的又從那裏得來？心念轉動，一面獰笑道：「姓葛的，你兒子媳婦，早已投在教王門下，你何必還執迷不悟，難道眞想作盂蘭會上之鬼不成？」

入雲龍葛瑾勃然大怒，嗔目喝道：「老匹夫，葛瑾先斃了你再說。」

說着右掌倏舉，正待劈出！

李殘身形不動，冷嘿道：「入雲龍葛瑾，憑你這點能耐，可還不在姓李的心上！」

鐵拐仙哈哈笑道：「姓李的，要想給你個痛快？可還沒有如此容易哩！」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盂蘭之會，已在目前，小生還要他稍個信給九幽教王，方才答應盂蘭會前，決不傷他。」

說到這裏，一双俊目之中，突然射出兩道懾人精光，凜然說道：「李殘，以你爲人，一身邪惡，早已死有餘辜，不過小生答應過你，盂蘭之會，就是要你瞧瞧到底還是道消？還是魔滅？你此時可以回去，告訴九幽教王，憑他們區區鬼魔伎倆，妄想稱雄武林，不過徒起殺孽，自取滅亡。如能在七月十五之前，幡然悔悟，取消盂蘭大會，把所擄九大門派門下弟子，悉數放出，從此改邪歸正，小生也不爲已甚，如想倒行逆施，盂蘭之會，就是九幽妖邪納首之日。」

無臂天王李殘，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個目空一切的桀傲人物，但他瞧到梅三公子侃侃自如，目如利劍，寒威逼人，正義凜然，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陰笑着道：「姓梅的，何用多說，咱們鹿死誰手，盂蘭會上自見分曉，李某失陪！」

他双袖一揮，奇快無比的往林中閃去！

孫湘蓮瞧着梅三公子放走李殘，不由双頤一鼓，頓足道：「梅公子，你怎地把他放跑了？」

孫存仁捋鬚笑道：「蓮兒，你君璧哥哥存心仁厚，明知這場殺孽不易消救，還是希望九幽教王能夠懸崖勒馬，這才是叫做上體天心。」

他這聲「君璧哥哥」，直把孫姑娘叫得兩頰通紅，嬌羞不勝，低聲說道：「我才不相信呢！這種妖人還會悔悟？」

孫存仁瞧着愛女，臉上不時浮起笑容，一面又和藹地問着梅三公子別後情形。

這時鐵拐仙已挖了一個大坑，把金老二、公孫慶、九幽三靈等人屍體，一齊埋了，一面回頭道：「如今距七月十五日已只有三天時光，咱們從這裏趕去，爲期甚迫，諸位老哥，既有同赴盂蘭，共討九幽妖人之意，咱們就得及早趕路才好！」

孫存仁接口道：「鐵拐大俠說得極是，此次九幽妖人盂蘭之會，聽說還邀請了陰山三個老魔頭哩！」

「陰山魔三也趁這場渾水？」

鐵拐仙聽得渾身一震，大環眼精光四射！

要知陰山三魔，五十年以前，早就名震江湖，連九大門派上一輩的人，都奈何他們不得，兇燄之高，連當時羣魔之首的海心山千手觀音，都望塵莫及！

後來江湖上，突然失去三魔蹤跡，過了好久，大家才傳出三魔是被東海天蒙禪師趕上陰山，施展「般若神功」，把他們震住，才退出江湖的！不想五十年後，九幽教王居然把他們勾結出來！

光是這三個老魔頭。恐怕合九大門派的幾位長老，共同抵禦，是否能勝，還在未定之數？

雖然目前多了武功精深的孫存仁，和紅燈夫人、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等一流高手，而且梅三公子也擅佛門「般若神功」。

但人家三個老魔，全都百齡以外之人，五十年不出，這次重出江湖，自然另有驚人功夫，看來這場盂蘭之會，當眞勝負難料，禍福難測，想到這裏，不由憂形於色！

入雲龍葛瑾沉吟道：「老叫化，陰山三魔蟄伏五十年，靜極思動，重出江湖，也自是意料中事，不過這次和九幽妖人沆瀣一氣，倒大是棘手，不知孫老哥這消息從那裏得來？」

孫存仁歎了口氣道：「這事說來話長！」

他用手指了指孫湘蓮，又道：「兄弟和梅賢侄在湘西分手，就是爲了找尋小女，那知到達九華，旡

礙大師出外雲遊，小女也湊巧已在十天之前下山，並沒遇上，兄弟因梅賢侄和鐵拐大俠相約在磨磐州見面，爲期已近，也就不再躭擱，趕赴湖北。

這天在九宮山附近一處林下，遇見兩個形色匆忙的人，在大白天裏，也居然施展輕功，急奔而來，這就引起兄弟注意！」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這兩個人，敢情是奔累了，想找個地方憩足，兄弟瞧他們都是身懷上乘武功的人，而且如此急趕，定然有着非常重要之事。

兄弟這一注意，只覺這兩人極爲惹眼，一個是短小枯乾，骨瘦如柴的老頭，他生得十分古怪，尖頭尖腦，咀邊還有幾莖鼠髭，穿了一身邋遢得起了油光的半截長袍，一坐下來，就埋頭縮頸，手抱双膝，形狀猥瑣已極！」

鐵拐仙哈哈一笑道：「孫老哥遇見了老偸兒?和他同行的不知是誰？」

孫存仁啊了一聲，笑道：「不錯！如今想來，他正是和鐵拐大俠齊名的『南乞北偸』，老偸兒鑽天飛，兄弟一時可眞想不起來?

另一個，那是面蒙青紗的道人，瞧不清他面目，似乎對矮小老頭，極爲恭謹……」

梅三公子插口道：「這道人可是身形瘦長，穿着一件青色道袍？」

孫存仁訝異的道：「賢侄你認識他？」

梅三公子搖頭道：「小侄一行在武陵山一處幽谷，中了瘟瘽道人預設的『落魂陣』，還多虧鼠老前輩和青袍道人趕到，才解了瘟瘽散之毒哩！」

說着就把當時情形，約略說了一遍。

鐵拐仙沉吟道：「老偸兒既說尙有急事待辦，要先趕往酆都，怎會又去了九宮山呢？」

他回頭向孫存仁道：「孫老哥可曾聽他們說些什麼？」

孫存仁道：「他們坐處，當時和兄弟的距離，少說也有二十丈之外，但兄弟因他們形跡可疑，引起注意，這才施展內家聽視之法，要聽聽他們到底說些什麼?

只見蒙面道人坐下之後，就先開口道：「老前輩，此去東海，不知要多少時日，才能往返？」

短小老頭緊縮着頭，唔了一聲，道：『別找急，離開鬼節，還有十天哩！我包你明天就趕到東海，那老和尙住的地方，不是我老頭誇口，普天之下，也只有我去過，這次有你老牛鼻子師父的親筆信，他大概不至於推諉不管。』

蒙面道人又道：『老前輩，這次盂蘭之會，聽說九大門派和玄女教，全都收到請束，難道憑這些高手，還抵擋不住陰山三魔？』

陰山三魔，當時兄弟也聽得微微一怔！

這三個老魔頭，當年大師兄知機子創設天理教之初，還曾親上陰山去拜訪過他們！此時一聽他們口中提到陰山三魔，不由更引起兄弟注意！

只聽矮小老頭嘻的笑道：『九大門派幾個掌門人，一起聯手，才夠抵得住三魔中的一個老三，玄女教九天魔女和紅燈夫人兩位，要是不和九幽妖人沆瀣一氣的話，自然可以對付老大。

你牛鼻子師傅，對這場事，還有着顧慮，自己還不到出面的時候；而且他和三魔也不好公開爲敵，這麼一來，三魔中的老二就沒人能敵！

唔！那梅三公子，也許可以勉爲其難，可是大家全力對付了三魔，九幽妖人又誰去對付呢？

你牛鼻師傅，就是爲了這個，才大傷腦筋，要我陪你上一趟東海，要天蒙老和尙爲這場武林浩刼，發發慈悲之心！」

孫存仁說到這裏，鐵拐仙驀地鐵拐一頓，喜道：「老偷兒原來是上東海邀請天蒙禪師去的，東海神僧如能答應，陰山三魔就有了制他之人！」

第七十八章　盂蘭大會

他忽然双目注意着地下，沉思道：「照孫老哥說來，似乎這蒙面道人的師傅，還在暗中爲盂蘭之會，奔走策劃，但聽口氣，似乎此人還和陰山三魔、勾魂律令，都有關連，不知此人到底是誰？從前和老偷兒最知己的，就算孫老哥的令師兄知機子，但他早已仙遊多時了！」

入雲龍葛瑾、亮銀鞭于三省、金刀無敵竺壽臣等三個老江湖，一時也猜不到這位親筆作書，力邀東海神僧天蒙禪師出山的人，究竟是誰？

因爲東海神僧天蒙禪師，不但是一位有道高僧，就是武林中的聲望地位，也極其崇高，尤其他擯絕塵緣，在東海苦修，已有數十年不出，能夠憑一封書信，就把他邀約出山，那麼這個人的地位聲望，一定也得和東海神僧相若之人。

前輩高人，具有此等聲望的，早已先後仙去，他是誰呢？在場像鐵拐仙等幾個年紀老的，都應該屈指數得出來，但大家依然想不起是誰來。

不過，雖然不知此人是誰，反正九幽妖人盂蘭之會，正派中，已有高人在暗中籌劃，連數十年苦修不出的東海神僧，也可能趕來助陣，眞是大出意外的事。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大亮，大家因盂蘭之會，只有三天時間，爲期甚迫，而且玄淸眞人、天一大師一行業已先走，自己等人，也急須上路，這就相繼出林，加速往酆都趕去。

提起酆都城，大家就會連想起陰曹地府。其實酆都是四川沿江的一個縣城，正因爲大家把酆都看成

鬼域，古老相傳，城中許多商店，都得在門口擺上一個水盆，買任何東西，必須把錢放進水裏，以辨眞僞，如果是鬼來買東西，那麼入水就會浮起。

酆都山高約四千多公尺，峻拔入雲，險陡無比，山上的流沙坡，經常飛沙滾石，往下墮落，但山形不變，據說那是陽世惡人，死後在山上挖砂。

酆都山下，還有一個大石洞，黝黑陰沉，深不可測，當地的人說，那是十殿閻羅的洞府。

反正酆都城是一個神秘恐怖得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九幽教王，選擇在這裏舉行鬼氣森森的「盂蘭大會」，倒實在恰當不過！

七月十五，中元鬼節的入晚之初，酆都山上已籠罩了一層雲氣，雖然天空早掛上如盤銀月，淸光遍地，但山中依然迷濛得只可見到人影，分不清人面。

尤其在山腰一處平台上，陰風慘慘，四圍揷上了數以百計的招魂長旛，正中還紮了一座四五丈高的竹台。

台上滿掛着十殿閻羅牛頭馬面的掛像，台口放着一張香案，燃起兩支綠陰陰的巨燭，香爐中也正在裊裊地冒着輕煙。

竹台前面，一塊白布上，寫着斗大的：

「盂蘭勝會」

四個大字，兩邊也掛了一付對聯，那是：

「天堂無路，

鬼籙有名。」

在竹台前面，招魂長旛臨風招展的圍繞之中，是一片廣場，九幽門早已替邀請的來賓，安排好的座位，像馬蹄形半圓的環繞着竹台正面。

每排座前，還各自豎立着一面三尺來長的彩旛，上面貼着某某派、某某教等字樣。

這山腰平台上，霧氣沉沉，死寂得有點窒息，連一輪明月，也似乎被浮雲遮掩，黯淡無光！

半圓形座位上，已有三四十個人影，坐在那裏，因爲這次各大門派應邀參加的，除了掌門人之外，人數不多，是以還空了不少座位。

正中左邊，是領袖武林的「少林派」，這一排座位上，只有慈眉善目，手持禪杖的天一大師一人。

第二排是「武當派」，也只有玄清眞人一個。

其次是峨嵋派的凌虛子，帶着兩個門下弟子。

接着是青城的松齡道人。

華山派因太白神翁一怒而去，就沒有人參加。

泰山盤石堡主石勝天和身後侍立的關門弟子祝鷹揚。

終南也缺了席。

崑崙派平日很少在江湖走動，這會來的是掌門人的師弟青陽羽士。

五台只有皓首上人、燈心和尚。

再往左去，那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物，不在九大門派之列的人，但爲數不多。

正中的右邊，是「玄女教」，第一位上，端坐着一個風姿綽約的宮裝少婦。

她，雲鬢高挽，艷光照人，在這昏黯如晦的森森鬼氣之中，依然面露嬌笑，儀態萬千，令人無法猜測她的眞實年齡。

一眼瞧去，有似富貴人家的名門淑女，閥閱貴婦；但她却是名聞天下的女魔頭，當年手刃紅燈教，

目前身爲玄女教副教主的紅燈夫人！

在她身後，坐的立的，還有不少鶯鶯燕燕，一個個全生得明眸皓齒，嬌艷如花。

那自然是六紹三嬌的紅衣羅刹賀龍珠、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和手執宮燈的十五名侍女了！

不！在她身後，還有嶽麓老人的兩個孫女，男裝打扮，身穿一襲白色長衫的崔敏，和紅裳如錦的崔慧，小鳥依人的上官燕，梅三公子兩個書僮琴兒劍兒。

她們因梅三公子追蹤被九幽妖人迷失本性的孫存仁，馭劍穿入瘟瘟彈黃煙之中，就隨着紅燈夫人同來，自然也坐到玄女教的座位之上。

於是在整個「盂蘭大會」貴賓席上，玄女教算是出席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

但玄女教的正主，武林三大女魔頭之一的玄女教主九天魔女，倒反而不見蹤跡。

在「玄女教」席次右邊，是「天理教」，却座位全空，一個人也沒有。

這也難怪，天理教四個壇主，（其中朱雀壇壇主，名義上是老教主知機子的唯一傳人上官毅的，但他從知機子仙去之後，就跟着失蹤，天理教實際上只有青龍、白虎、玄武、紫薇四壇），其中翻天印黨皓、日月胆西門熹、奪魂扇李秋山，已在「落魂陣」破後，死在梅三公子劍下，黃道子也劍斷右臂，含憤而去，是以天理教只有教主徐白石和副教主瘟凰道人史長風兩個。

天理教和玄女教，在江湖上聲勢之盛，夙有南北兩大教之稱，自然不會不參加此次大會但是他們到這時候，還沒出席，不由引起各大門派的注意。

尤其在鷹愁澗絕壑邊緣，發現瘟凰道人的兩顆「瘟瘟彈」，更使人紛紛揣測，可能天理教已和九幽妖人沆瀣一氣，結成死黨，共同對付自己。

再次，是「聞香教」，也座位全虛，一個沒有出席；

再其次是江湖上的各幫各會，出席人數也寥落無幾。

這情形已十分明顯，九幽教這次「盂蘭大會」，就是爲了對付九大門派和玄女教的。

但最使人不解的，在場周圍，除了少數幾個身穿黑衣，頭蒙黑布的九幽門裝束的值勤之人，和帶領坐位，疏疏落落地垂手站立之外，身爲主人的勾魂律令九幽教王，却始終不見露面。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從黃昏將近初更了，山上濛濛雲氣，也愈來愈濃，平台上的空氣，也死寂得令人窒息。

「盂蘭大會」，到這時候，還沒一點動靜，只有供在案上的那隻香爐，還在裊裊地散發着白烟。

因爲雲霧之中，水氣較重，縷縷淡烟，時間一久，散而不散，漸漸瀰漫開來，在場之人，誰都可以隱約聞到淡淡若無的微香。

突然，場中響起一個女子的嬌呼之聲：「烟中有毒，這是『森羅寶香』！」

發言的正是毒名滿江湖的苗疆毒婦的唯一義女，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

她自從進場之後，就覺得心中老是怔忡不安，先前還當自己太緊張了些，那知不管妳如何鎮定，總覺越來越感煩燥，漸漸連呼吸都有點窒息起來！

其實這種情況，出席的人，誰都有這種感覺。

只因今日在座之人，無一不是當世高手，尤其是幾位九大門派望重一代的掌門人，更不好露出形色，大家都只在心中暗暗驚奇，自己數十年功力，居然臨場還會如此緊張？

但飄渺仙子聶玉嬌可不同啦，她自幼卽得義母苗疆毒婦親炙，尤其對這次盂蘭之會，早存戒心，認爲請柬之上，定有奇毒。

此時眼看雲霧低沉之中，爐香裊裊，凝而不散，隱隱聞到一種極輕極淡的香氣，因爲這香氣太過輕淡了，別人極難辨得出來。

她心中一驚，這敢情就是九幽妖人的「森羅寶香」？想到這裏，立即閉住呼吸，運氣檢查全身，果然這一運氣，忽然覺得頭上微生暈眩。

趕忙從百寶囊中，取出解毒丹藥，分給衆人，俾可暫時支持，一面出聲提醒在場之人。

她此言一出，大家仔細嗅去，果覺這層雲霧之中，有一種極淡的幽香，再暗中運氣一試，胸腹之間，果然也有了異樣感覺。

此時九幽教王還沒露面，大家已身中劇毒，看來這盂蘭大會，對方處心積慮，成竹在胸，與會之人，當眞是在刼難逃？

天一大師、玄清眞人等一代掌門，涵養較深，只是暗中運功逼毒，靜以觀變。

兩旁一班應邀而來的江湖之士，却立即紛紛議論，鼓噪起來！

只見右邊席上，驀地發出一聲嘹亮長笑，站起一個人來，朗朗說道：「九幽妖孽，既然柬邀各派，赴會酆都，自應堂堂正正，以眞實功夫，和天下武林一較長短，不想主人避不見面，還居然使出江湖下五門的鬼魔伎倆，暗箭傷人，咱們今日爲武林除害，大可不必按江湖過節行事……」

他說到這裏，四外已是掌聲雷動，顯然與會之人，全已躍躍欲試！

大家注目一瞧，原來這發話之人，却是一個頭戴火紅道帽，身披火紅道袍的矮小道人，双目炯炯，精光四射！

南海碧落宮來的！原來南海也有人參加，敢情方才大家全沒注意到他！

全場這一鼓掌，更使矮小道人十分得意，繼續說道：「貧道不才，先替諸位破了這『森羅毒煙』再說！」

話聲一落，只見他右臂一振，屈指輕彈，隨卽響起絲的一聲細微破空之聲，往台上激射而去！

「碧燐陰雷」！他出手飛出的，一定是江湖上只有耳聞，從沒見過，威力極强的「碧燐陰雷」！

那麼別說一個小小香爐，就是連這座竹台，眼看也得立成虀粉！

正因爲大家沒瞧過聞名已久的「碧燐陰雷」，是以百十道眼光，全都集中到那點飛出去的小黑影上！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小黑點堪堪射到台前，就在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忽然不見！

要知這些與會之人，全是江湖上久負盛名的高手，席位和竹台，最多也只有十數丈遠近，大家目光集中，怎會消失不見？

但事實上確是如此，不但意想中的轟然爆炸，沒有發生，連「碧燐陰雷」落到何處？都沒有一個人瞧清，好像根本就沒有這會事似的！

這可使得在場之人，全都凛然變色！身穿火紅道袍的矮小道人，更覺臉上無光，方待……

驀地，半空中突然飄蕩起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

這笑聲似乎從遠處傳來，根本不像從生人口中發出，使人聽了之後，立會感到毛骨悚然，機伶伶地直打寒顫！

不！那飄蕩的聲音，逐漸鏗鏘，一個字，一個字，慢吞吞地說着：「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

「勾魂律令」！是「勾魂律令」！

大家心底不由同時冒起一絲寒意！

陰森的聲音，還在繼續飄蕩，全場沉寂得半點聲音也沒有了，是以聽來分外清晰：「嘿嘿！你們與會之前，收到兩次請柬，已中了老夫暗藏劇毒，不過那毒性潛伏體內，極難查出，必須再聞上「森羅寶香」，三種奇毒，混合之後，才能促使毒性發作。

與會之人，如能皈依老夫，服從命令，可貸一死之外，否則一到東方破曉，就是諸位名登鬼籙之時了。」

語聲一歇，全場有若死寂。

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九幽教王，你既敢柬邀九大門派赴會，怎不現身相見？難道這是待客之道？」

發話的乃是崑崙派青陽羽士。

他話聲一落，松齡道人也突然站起，大聲喝道：「九幽妖孽，你敢在九大門派之前，裝神扮鬼？」

這兩人一喝，在場羣雄，也同時哄了起來！

只聽那九幽教王的飄忽聲音，冷嘿着道：「爾等不過是行屍走肉之人，老夫何用以客禮相待？不過爲了使爾等死得瞑目，老夫倒可破例相見。」

此時竹台之上，依然空蕩蕩的不見人影，四外霏霏雲霧，黯淡得令人視線模糊。

錯非在場之人，全是內外兼修的高手，目光迥異常人，當真連十數丈以外的竹台，都難以瞧清了！

就在這眨眼之間，大家陡然發覺竹台正面，正有兩道綠陰陰的火炬，閃爍在昏暗之中！

不！那是人的目光，慘綠得若鬼火，只要你瞧上一眼，就會毛孔肅立！

這……敢情就是勾魂律令九幽教王了？

瞧他巍然站在竹台前面，晃如幽靈出現。

只見他身穿一襲寬大黑袍，頭蒙黑布，僅兩眼部位露出兩個圓孔，那兩道碧磷，就是從布孔中直射出來。

光看這份裝束，不是這魔頭，還有誰來？

他這樣在衆目睽睽之下，突然現身，居然沒一個人瞧清他是如何來的，此人功力之深，身法之快，簡直駭人聽聞！

九幽教王現身之時，先前那個身穿紅袍的矮小道人，驀地大喝一聲：「九幽妖孽，你再試試道爺的『碧燄陰雷』。」

袍袖揚處，三點黑影，成品字形的往台上電射而去。

這矮小道人敢情爲了方才那一顆「碧燄陰雷」，如泥牛入海，去得無形無蹤，太以使他臉上無光，激起怒火，這時才三顆齊發，準備一擊成功！

那知平射而去的「碧燄陰雷」，堪堪奔近竹台，絲的一聲，又被人家取了過去！

這會，不但矮小道人瞧得十分清晰，就是台下之人，也瞧得一清二楚。

原來那三顆「碧燄陰雷」，明明直線射出，但一到台前，却突然往上飛起，立即不見！

站在台前的九幽教王，木然而立，根本連身形都沒動過分毫。

三顆「碧燄陰雷」是飛到台前，又往竹台頂上升去，顯然並不是九幽教王使的手法。」

那麼，難道竹台頂上，還另外隱伏着高手？

就在九幽教王在台上現身，矮小道人發出三顆「碧燄陰雷」的同時！

驀地裡一聲震憒驚聾的朗朗佛號，從九大門派座位上響起！

「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聲音不高，但字字有力，直鑽耳鼓！

佛門「獅子吼」！全場高手，莫不驚凜這發聲之人，內功精深！

大家眼光本來全都貫注着台上聞名已久從無人見過的勾魂律令九幽敎王，但經這一聲佛號響處，不由全部循聲望去。

只見少林寺天一大師合掌當胸，徐徐從座位上站起，霍然睜開双目，兩道冷電般眼神，電射而出。望着九幽教王，緩聲說道：「貧衲出家之人，本來不應參與江湖是非，但敎王擄去貧衲智一師弟，留作人質在先，又柬邀貧衲於後，貧衲以少林派掌門身份，不得不參加這場盛會，貧衲自問德薄能鮮，只想以我佛慈悲，來化解這場恩怨。

天下武術，紅蓮白藕，三教同源，教王如能善體天心，改變初衷，把這「盂蘭大會」，成爲天下武林共同切磋武學，觀摩心得，化戾氣爲祥和，不僅消弭殺孽，而且也足使天下武林，聞風景從，更爲後世武林樹下百年楷模，教王又何樂而不爲？」

少林掌門人話聲才落，只聽又是一聲佛號響處，五台派皓首上人緩緩站起身子，向天一大師，合掌說道：「阿彌陀佛，大師菩薩心腸，慈悲爲懷，貧僧忝爲佛門弟子，自應早泯嗔念，戒除殺孽，不過勾魂律令，爲害武林，已非一日，此次又柬邀九大門派赴會，自應各憑眞實本領，以武會友，也不失爲一教之主，怎奈乘人不備，暗施毒謀，目前在場之人，全已身中劇毒，卽使大師發下宏願，也難渡怙惡不峻之人……」

說到這裡，全場一陣震動，大家紛紛鼓掌。

武當掌門人玄清眞人，平日雖然修養功深，但他因師弟玄雷眞人，死在九幽教王之手，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武當八劍，又是三個被擄，五個喪生。使得這位一代宗主，早已仇怒交集，此時也起身說道：

「善哉！善哉！貧道認爲自古正邪不並存，降魔卽是衞道，今日之事，勢成水火，與會同道，身中奇毒，再拖延下去，對大家有損無益，咱們不能坐以待斃，不如滅此朝食，爲天下除害！」

武當掌門人，在武林中何等地位？他這一相繼發言，說出要和九幽妖人一拚的話。

霎時之間，九大門派和左右兩邊的與會羣雄，紛紛起身響應，竹台前面登時人聲鼎沸！

連九天玄女教座中的六紹三嬌，崔氏姊妹，上官燕，琴劍兩小，也全拔劍而起。

只有紅燈夫人一人，依然端座不動。

她是因爲教主九天魔女，對這場「盂蘭大會」極爲重視，知道她定然會親自趕來，但此時遲未現身，想必另有原因。

此外梅三公子也直到此刻，遲遲未來，愈使她意味到事態嚴重，是以不到緊急關頭，不肯貿然發動！

她不愧是數十年名聞江湖的女魔頭，臨時謹愼，也虧她這一鎭定，才減少了六紹三嬌，崔氏姊妹和琴劍兩小等人不少危險，此事後話。

正當台下羣雄紛紛起立之時，台上驀地響起一聲懾人心靈陰森無比的長笑。

笑聲才起，在場之人，不自覺地全都打了一個寒噤，陰風慘慘，奇寒刺骨！

第七十九章　互殺之局

不！九幽教王陰笑起處，大家只覺眼前陡然一暗！

也不！大家眼前陡然一亮！

這到底是眼前一暗呢？還是眼前一亮呢？應該是兩者相對。

原來九幽教王這聲懾人心靈的陰森長笑響起，大家確實感到眼前一黑，但這一黑，只是剎那之事，緊接着眼前又忽然一亮，這一亮，却又亮得十分古怪！

圍在平台四週的無數招魂長旛，此時每一根旛頂，都升起了一盞慘綠小燈。

平台上，平添了這許多綠燈，不但沒有增加光亮，反而比黑暗還要黯淡，好像是一簇鬼火，在閃爍發光，同時天空也正在霏霏濛濛地降着黃沙。

不僅視線模糊，使人睏倦得如墜夢境，如入黃泉，而且眼前更發生了奇怪現象，在場之人，在這頃刻之間，衣飾面貌，全變了樣！

不知是台上的「森羅寶香」，引發了奇毒？還是方才升起的無數綠燈，使人發生視覺上的錯誤？

總之，你先前瞧得清清楚楚的熟人，此刻一個不見，站在你左右前後的全是服裝奇突，面貌兇獰的陌生之人！光怪陸離，敵友難分。

台前一片濛濛黃沙之中，響着一片吆喝，和鏘鏘各掣兵刄的聲音，人影幢幢，自然而然的各自混亂起來！

兀立在台上的九幽教王，也不知何時，隱去身形。

但另外却有二十來條黑影，却從四週林立的長旛之間，像幽靈般閃身撲出，往業已混亂的台前人影中衝去！

剎那之間，四面兵刄擊撞之聲，乒乒乓乓的響得甚是急促，似是双方展開一場十分激烈的拚搏！

這片廣場中，黃霧瀰漫，如霰如烟，越來越是迷濛，數尺之外，景物不清。

縱是對面站立，也難以瞧清人面，只是隱隱看到閃動的兵刄，吆喝，慘叫，相繼而起！

九幽教這一着當眞歹毒已極，應邀出席盂蘭大會之人，不但身罹奇毒，已在逐漸發作，而且又被古怪燈光，霏霏黃霧，使得眼睛發生錯覺，各人面貌變易，敵我不辨，他們却趁此機會，暗中突擊。

任你場中全是一流高手，此時也防不勝防。

何況九幽門的人，又夾雜在羣雄之間，出手挑動，是以與會之人，一面既須運功禦毒，一面又須憑藉耳聞之力，和武功上的感應，來防襲克敵。

刀來劍去，連已在互相殘殺，都毫不覺得。

大家正覺生死茫茫，險惡難測，突然一聲佛號，震得大家耳朵嗡嗡作響。緊接着響起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大家快請住手，切莫中了九幽妖人的毒計！」

當然這正是少林掌門天一大師的聲音！

他雖然發出震聵驚聾的急喊，但場中之人，各自動上了手，在這生死俄頃的時候，欲罷不能。

對方沒有停手，自己又如何停得下來？金刄激撞，厲叱吆喝，依然亂成一片。

紅燈夫人在這暗而復明，一明之後，各人全都變了一個面貌，她自然早已瞧清！

以她的江湖經驗，也不難推測到這全是招魂長旛上的慘綠燈光在作祟，眼看在這數十盞古怪燈光閃

燦之下，九幽妖人會乘機挑動各大門派的自相殘殺。

此種險惡局面，自己雖然不怕，但教主遲遲不見現身，自己責任重大，稍有挫折，豈不有失威名？

任她紅燈夫人一代女魔頭，在這成敗關頭，也不禁翠黛微蹙，沉思對策。

「紅燈姐姐，啊！崔姐姐，妳……們怎麼全變了臉啦！」

上官燕小姑娘那裡見過這種場面，早吓得急叫起來！

紅燈夫人趕緊低聲說道：「這是九幽妖人的詭計，妳們千萬妄動不得，一切聽我安排。」

說到這裡，突然從袖中取出玉磬，一連彈了三響！

叮！叮！叮！

清響起處，十五個侍女，立卽摸出火種，各自把手中宮燈，同時燃亮，一齊挑起。

紅燈夫人瞧着侍女們臨危不亂，動作迅速，紅潤勝花的粉頰上，又浮起一絲安慰和驕傲的笑容，徐徐說道：「現在我們趕緊快背裡面外，圍成一個圓圈，只要有人來犯，立卽出手拒敵，但不得離開崗位一步。」

崔敏崔慧六紹三嬌等人，自然知道情勢緊急，立卽憑着各人聲音招呼，很快的圍成一圈，嚴陣戒備！

場中羣雄，經二十來個黑衣人分別挑逗，加以黃霧滾滾，燈光變幻，更打得如火如荼，敵我難辨！

「來的可是智一大師？快請住手，貧道武當玄清子！」

武當掌門玄清眞人，突然發現一團黑影，疾奔而來，杖風呼呼，往自己身前掃到！

他一代掌門，聽風辨位，自然分得清來人杖勢，異常沉重，而且使的正是少林「伏虎杖法」，功力雄厚。

心頭不由一動，這除了月前失蹤的少林智一大師，還有誰來？急忙閃身避讓，口中也同時喝出聲來。

那知喝聲未落，眼前身穿黑衣的智一大師，竟然毫不理會，呼的一杖，勢若排山，又已攻到！

玄清眞人知道智一大師乃是少林寺僅次於天一大師的高手，自己不好還手，只得再次疾退！

「道兄見到了貧衲師弟？」

天一大師目射精光，向玄清眞人發聲之處掃去，無如黃霧迷漫，任你功力絕世，也只瞧到一丈光景，便模糊不清！

「不錯！此人確是智一大師，只是神智迷失，似乎受了九幽妖人之毒。」

玄清眞人朗如鳳鳴的聲音，在三丈之外回答！

「阿彌陀佛，我佛保祐！」

天一大師隨聲飛落，果然發現一條人影，掄着一支禪杖，風聲呼呼，使的正是「伏虎杖法」，那不是失蹤師弟智一大師是誰？

心頭禁不住滿腔悲憤，口誦佛號，沉聲喝道：「師弟……」

智一大師那管什麼掌門師兄，見到人影飛來，掄杖就打！

「噹」！兩杖相接，發生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天一大師，智一大師，竟然各自震退了一步！

「師弟，你難道瘋了？」

天一大師喝聲未落，智一大師低吼一聲，「羅漢擔山」，呼的又是一杖，緊劈而來！

正當此時，場中高手，也忽然發出吼聲：「啊！武當藍袍八劍！」

「這和尚是少林門下！」

「噹」！天一大師又硬接了師弟一杖，但智一大師心神迷失，更顯得力大無窮，天一大師心頭大震，同時又聽到場中的呼喝，分明鷹愁澗被自己用「一指彈」點住穴道，未及搶救出來的八個護法弟子，也在此地出現，手上一緩，居然被師弟迫退了兩步！

「你是金透銀彈范老三，怎麼連兄弟也……啊……」

喝聲之中，慘叫驟起！

天一大師聽得十分清楚，九幽教趁機偷襲，驅使出來的竟然全是九大門派失蹤的人，讓你們自相殘殺，並假手殺害九大門派以外的江湖高手！心下更是焦灼，眼看這場燎原之勢，極難制止，那麼……

老和尚滿懷悲愴，陡的奮起神力，使出「金剛大力」，手上禪杖一緊，迫住師弟智一大師的搶攻，一面朗誦佛號，高聲叫道：「玄清道兄，可曾聽到場中叫喝，九幽妖孽驅使出來向與會羣雄動手的，竟然全是咱們九大門派迷失心神之人！」

玄清眞人答道：「不錯！除了智一大師之外，似乎連泰山萬蛟，終南范老三，和青城双鶴，以及貧道三個孽畜，全在此地出現！」

「無量壽佛！兩位道長有何高見？」

青城松齡道人，也聞聲閃來。

「依兄弟之見，與其無法制止，只好忍痛犧牲，通力除去！」

泰山磐石堡老堡主石勝天，接着插口。

「呼」！智一大師，堪堪被天一大師逼退，但他乃是心智被迷之人，這邊一退，猛的禪杖一轉，望石勝天發言之處掃去！

凌厲風聲，疾如雷霆！石勝天大吃一驚，急忙閃開。

耳聽身後不遠，響起一聲慘嘷，敢情不知何人，閃避不及，被智一大師一杖掃中！

「嘿！」智一大師一擊得手，身形如風，又往滾滾黃霧中撲去，人影倏逝，五六丈外，慘叫之聲，又接着響起！

天一大師心頭大凜，一掄禪杖，跟蹤追出，一面回頭叫道：「石老施主說得不錯，除此之外，別無善法了，玄清道兄，快請向大家宣佈，遲恐來不及了！」

這位悲天憫人的一代高僧，也只有以殺止殺，來挽救這場浩刼了！

「無量壽佛！」

武當掌門玄清眞人用道家罡氣，發出一聲嘹亮無比的道號，緊接着道：「與會的全體道兄們聽着，貧道武當派玄清子，謹代表九大門派發言，此時場中，發現了一干各派門人，被九幽妖孽迷失心智，滲雜其中，出手襲擊，與會人士，一經發現，務望通力誅殺，不必留情！」

他這聲音，鳴金嘎玉，清如鳳鳴，在場之人，誰都聽得十分清楚，大家不由紛紛議論，原來出手襲擊的，竟然是九大門派的門下弟子，而且還被九幽妖人，迷失了本性！

武當掌門代表九大門派，要與會之人，一經發現，格殺勿論！

九大門派，這是破釜沉舟！

場中有人轟然叫好，同時大家也發覺了各人面貌，雖因燈光變幻，互不相識，但大家的聲音，可沒有改變，是以紛紛呼喝姓名，用資連絡。

一時之間，台下廣場上，人聲更加鼎沸起來。

但這一着，確也果然有效，各人憑着聲音，相互招呼，三五成羣，聯手對付來襲的敵人。

混戰之局，雖然十分混亂，但比之方才，大家亂打亂撞，已經好了許多。

兵刃相接，吆喝時起，慘叫之聲，也相繼傳入衆人耳中！

「啾」「啾」「啾」「啾」！

一陣急驟的鬼叫之聲，從豎立廣場週圍的招魂長旛之間響起，本來幽暗昏黃的台下，陰風驟起，寒凜凜的更使人如入鬼域，毛髮直豎！

又是二三十條黑影，奇快無比的投入人羣！

殺聲大震，勾魂牌，陰風掌，此起彼落，九幽門的十大游魂，也同時出手，慘叫悶哼，連續不絕。

適才稍微好轉的局面，又重趨混亂。

這是一場武林中從未有過的大混戰，除了九幽教的人，只有挨打，無從還手，誰還分得清敵我，也不知這些慘叫悶哼，倒下去的，究屬那一方的人？

任他是九大門派功力深厚，望重武林的掌門人，身處此境，也回天乏力，徒呼負負。

誰能遏止得住這混亂局面？誰能挽救得了這場浩刼？

何況各門各派的掌門人，也全部身罹奇毒，自身難保！

眼看今日與會之人，悉是在刼難逃之輩！

連圍成一圈，嚴陣以待的九天玄女教副教主紅燈夫人，此時也憂心如焚，焦急得莫可名狀！

正當此時，驀地從遙遠之處，響起一聲劃破長空的清嘯，那嘯聲宛若龍吟，排雲盪風，冲霄而上！

不！其聲如電，迅速得只在眨眼之間，已由遠而近，似乎到了酆都山脚下！

紅燈夫人嘯聲入耳，心頭微微一楞！

只聽站在自己身邊的崔甍，突然大喜過望的躍了起來，急口叫道：「啊，是梅哥哥！姐姐，紅燈姐姐，梅哥哥來了！」

上官燕忙道：「是他，是他，是梅哥哥來了！」

紅燈夫人翠眉微攢，點頭道：「聽聲音，來的果然是小兄弟，只是……只是……唉！這場混戰，任誰也無法挽救！」

三小姐于文嫻一聽來的是梅三公子，連忙問道：「副教主，梅公子找得到我們？」

紅燈夫人笑道：「傻丫頭，小兄弟神目如電，咱們這邊高挑着十五盞紅燈，就是滾滾黃霧最濃一點，也可以瞧得出來！」

她們說話之間，琴劍兩小，早已伸着脖子，不停的向外打量！

嘯聲響過了好一會，梅三公子的人影，依然並沒出現，如果以剛才那速度來說，差不多可以人隨聲落，那麼早該到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梅三公子始終不見現身，這一來，不但崔氏姐妹，上官姑娘，六紹三嬌，琴劍兩小，全都面露焦灼。

就是連身爲玄女教副教主的一代女魔頭紅燈夫人，也不由着急起來！

因爲此時廣場上雖然打得如火如荼，但九幽教王却只一現即隱，不知去向。

可能他隱身一旁，看你們互相殺傷，坐收漁利。

也可能不在此地，隨時攔截各大門派增援之人。

梅三公子的但聞其聲，不見其人，正和教主九天魔女的遲遲未來，如出一轍，難道他們都被敵人截住了？

正當她疑念叢生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悠揚琴聲，遠遠飄來！

噫！在這正邪存亡，生死一線的盂蘭大會上，誰還有這份閑情逸志，鼓起琴來？

琮琮！錚錚！琴韵越來越清揚了！

紅燈夫人，不！全場高手，誰都有了感覺，這琴聲透着古怪！

敢情又是九幽妖人要的什麼花樣？

廣場上人聲叱咤，兵刄擊撞得有如天翻地覆之際，照理隨風飄來，若有若無的琴音，又不是金鐘大鼓，卽使眞是金鼓齊鳴，也不容易聽得淸楚，因爲大家全在拚命呀！

但怪就怪在這裡，自從悠揚琴聲響起之後，每個人耳中，都聽得淸淸楚楚！

不！這緩慢而悠揚的琴聲，簡直叩人心弦。

就是你大聲呼喝，金鐵交鳴得聲震山岳，這一絲淸音，依然縈耳不絕！

琴音確實很低，低得緩慢已極，但在場之人，可全是一代高手，誰都聽得出操琴之人，定是身懷曠世功力，才能使琴聲含有無比力量！

這解釋還不對！琴音簡直柔和得根本沒有一絲火氣，並不是運用內家眞氣散發出來！

這難不成就是攝人心靈的魔音？因爲它太以叩人心弦，使人有不得不聽之感。

這也不對！琴音悠揚之中，冲穆和平，正而不邪！

但不管人家如何猜測，這古怪琴聲，確實有它的神秘力量，場中厲叱吆喝，激怒欲瘋的，漸漸覺得心氣和平，掄刀如風，情急拚命的，招法也同樣鬆懈下來。

大家明知這是中了琴音之迷，但誰也無力抵抗！

琴聲越發古拙，錚錚琮琮，淸越悅耳，羣雄也越發無從違拗！

不！每個人心頭，都感到恬澹平和，双手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

爭什麼名？奪什麼利？誰還有好勇鬬狠之心？誰還存逞强競雄之念？

霎那之間，台前羣雄一片靜寂，全都停下手來。

慘綠燈火，滾滾黃霧，雖然依然如故，但大家心靈，却隨着琴聲，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似乎鄷都山腰，盂蘭大會，立時化戾氣爲祥和，瞧到的是明媚春光，生機活潑，聽到的是高山流水，竹筠松風！

這是無怨無仇的承平之世，大家需要偃武修文，武功只是一種强健體格的活動罷了，並不是尋釁仇殺的工具。

琴聲還在空中飄揚，在場之人，雖然全都停了下來，但他們既曾接到九幽教王的兩次請柬，身中已潛伏着劇毒，再加上由香爐散發出來的「森羅寶香」，三種奇毒，一經混合，本來已在逐漸發作。

只因這些人，既有資格被九幽教王邀請，自然都是內功有數十年火候的武林知名之士，他們原可仗着精深修爲，逼住毒氣，支持上幾個時辰，也並非難事。

怎奈燈光變幻，黃霧滾滾之中，九幽門的人，羣起襲擊，引發激戰，這末一來，怒火驟熾，悲憤塡膺，自保攻敵，都免不了出手，那麼毒氣也免不了加速發作。

這時一經安靜下來，全都覺得心神怔忡，頭腦昏脹，這可還是一流高手，內功稍差的，已再也支持不住，紛紛頹然往地下坐去！

突然，在霏霏黃霧中，飛起一條黑影！不！這黑影在衆人頭上，繞場疾飛。

他身法好快，似乎還有一點黃星，隨着他飛舞。

大家只覺鼻孔中聞到一股濃馥的雄黃氣味，心頭稍微一暢，舉目瞧去，眼前滾滾黃霧，立如風捲殘雲，逐漸消滅！

同時耳中，聽到一陣嘩嘩啦啦巨響，數十盞慘綠燈光，驟然滅去！

不！圍繞廣場的無數招魂長旛，一齊倒下！

幻燈既滅，黃霧全消，大家只覺眼前一亮，七月十五日的當空銀盤，又吐出無比清輝！

這幾乎只是刹那之事，台下之人，雖然聞到雄黃氣味，心頭清楚了許多，但劇毒已發，全都只有眼睜睜瞧着的份兒！

九幽門的十大遊魂，和各大門派迷失心靈，身穿九幽裝束的人，敢情在受到琴聲感應之時，也全都被人點了穴道，此時像泥塑木雕般站在台前，一動不動。

「何方高人，居然敢來盂蘭大會上搗亂！」

一個陰沉的笑聲，打破沉寂。

第八十章　雙鳳金釵

大家舉目瞧去，只見竹台前面，同時出現兩人，一個頭蒙黑布，身穿寬大黑袍，巍然而立的，正是隱而復現的唯一大魔頭勾魂律令九幽教王！

他身邊站着的一個，却是頭戴道帽，身穿黃色道袍的玄門修士。此人眼露黃光，頷下生着一部蒼黃短鬚，背負一柄精鋼黃布傘。

此人，在場之人，全都認識，是天理教副教主瘟疷道人史長風！

他怎會和九幽教王同時出現？哦，不錯！適才那場霏霏黃霧，準是他的傑作……「瘟癀陣」了。

難怪沒有資格接到九幽教王請柬的各派門人，也都昏昏沉沉的有了中毒現象！

九幽教王喝聲未落，「哈哈！」台下接着也響起一聲大笑，一個身穿青色道袍，面蒙青紗的道人，向九幽教王和瘟疷道人拱手道：「貧道未奉寵邀，擅闖大會，還請教王和史副教主多多包涵！」

他說來不徐不疾，却沒有正面答覆，說出門派來歷。

九幽教王雖然黑布蒙臉，瞧不清他臉容，但兩道慘綠如電的目光，從布孔中直射而出，分明憤怒已極！

「嘿嘿，你既敢闖上盂蘭大會，想來也不是無名之輩，何以在老夫面前，還藏頭縮尾的見不得人？」

青袍道人又是一聲敞笑：「哈哈，藏頭縮尾見不得人的，豈止貧道一人？教王自己，何以也不以眞

面目見人呢？」

九幽教王敢情已被激怒，眼中殺氣陡射，冷冷的道：「盂蘭大會之人，名登鬼籙之士，你難道還想憑着區區一粒「雄黃珠」，就能死裡逃生？」

青袍道人依然含笑說道：「盂蘭大會，齊集了武林各門各派之士，貧道既然來了，自然要向教王報個門派字號，其實教王早已給貧道師傅排好了座位，只是貧道師徒遲來一步罷了！」

九幽教王聽得大感驚異，自己給他師徒安排好了座位？他綠陰陰的目光不由往台下各門各派的座位上瞧去！

缺席的只有華山，終南兩派，和天理教，聞香教！

當然這青袍道人不會是天理教和聞香教下，那末只有華山和終南兩派的人了！

但華山派掌門人是太白神翁，終南派掌門人是三眼眞人楚雲天，這青袍道人如果不是太白神翁門下，那便是三眼眞人的弟子，他目光瞥過，微微陰笑了聲，不屑的道：「嘿！你是華山派抑是終南派門下？你們掌門人何在？」

「非也！貧道師徒，焉敢混充九大門派之人……」

青袍道人話未說完，九幽教王勃然怒道：「那麼爾是何派門下？」

青袍道人仰天長笑道：「貧道師尊，早已涖臨會場，只是你沒瞧到罷了！」

他用手向左側斜斜一指道：「喏！恩師就在那邊，至於貧道，算來也是教王舊識！」

他說到這裡，突然伸手撕去蒙面青紗！

站在九幽教王身邊的瘟癀道人，驀地厲喝一聲：「上官毅，原來是你！」

人隨聲起，一條黃影，向台下站立的青袍道人當頭撲下！

「哈哈！史長風，今天是你作惡多端的末日到了！」

一團黑影，比閃電還快，一下攔到上官毅身前，鐵拐挾着呼嘯，往瘟癀道人齊腰擊去！

「拐子，你也送死來了？」

瘟癀道人冷嘿聲中，身形一沉，瘟癀傘倏地張開，迎着鐵拐硬封！

「噹」！一聲大震，兩條人影，各自震退了半步！

「瘟道士，再接我老要飯一拐！」

鐵拐仙鬚髮如戟，單足一點，掄拐再次掃出！

「好極！」瘟癀道人盛怒之下，立即揮傘迎戰！

台下兩人霎時動上了手，可是台上呢？這時也有極大變化，原來在瘟癀道人史長風堪堪撲出之際，微風起處，九幽教王面前，憑空多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身法好快，台下這末多高手，包括九大門派中的掌門人在內，雖然他們身中奇毒，正在逐漸發作，但到底是一代宗師，此時場中變化突起，誰都睜着双目，注視局勢發展，可是誰也沒瞧清這兩人是如何來的？

這兩人是一僧一道，僧是老僧，灰衲芒鞋，手持念珠，慈眉善目，寶相莊嚴！道是老道，面如古月，白髯飄胸。

「善哉善哉！徐道友不認識貧道嗎？」

灰袍道人徐徐道來，但站在他對面的勾魂律令九幽教王，却渾身觳悚！

這位數十年來，只聞其聲，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怎會如此洩氣？只見他目露驚恐，躬身說道：「老……老教主……」

「阿彌陀佛！知機子道友爲了不忍故人之子，沉淪邪途，把老僧拖入紅塵，徐道友和我佛有緣，還不脫下這一身血腥外衣，放下屠刀，回頭是岸，隨老僧到東海去？」

這老和尚念珠微微一揚，和風拂體，九幽教主蒙頭黑布和寬大黑袍，立時隨風飄落！

勾魂律令九幽教主，頓時露出本來面目，原來他是天理教教主徐白石！

同時大家也從一僧一道口中，聽出他們身份，老道人還是天理教的老教主知機子！

尤其那老和尚，來頭可更大，他是武林中只有傳聞，沒有人見過的東海神僧天蒙禪師！

正當九幽教主露出本來面目的同時，台下「噹」的一聲金鐵大震，瘟癀道人史長風的一柄瘟癀傘，脫手震起五丈來高！

這一下，直把瘟癀道人駭得大驚失色，一團黑影，往後疾退！

鐵拐仙嫉惡如仇，此時那容他逃出手去，大笑聲中，拐挾風雷，正待退出！

「哈哈！」

耳中忽然聽到孫存仁喊道：「鐵拐道兄，不用追了！」

鐵拐仙舉目瞧去，却見瘟癀道人已在三丈之外，停下身來，臉露獰笑，雙手剛從百寶囊中探出。

不由心頭一懍，他自然知道瘟癀道人史長風，以使用歹毒瘟癀，名聞江湖，此時敢情……

這當眞是瞬息之事，鐵拐仙念頭一轉之際，耳中陡聽一聲嬌叱，同時紫影一閃，匹練乍飛，瘟癀道人連慘哼都來不及，早已血花飛濺，被劍光截作兩段！

她正是方才跟着琴聲，在場中施展「千手千眼躡空手法」，並用「蘭花拂穴法」點到九幽門一干高手的紫鳳孫湘蓮！

正因爲此時台上的變化，太以出人意外，勾魂律令，居然會是天理教主徐白石假冒，而且還引出東海神僧來！

是以大家雖然也聽到台下的聲音，但任誰也沒時間分神去瞧！百數十雙眼睛，屏息寧息，全射在一僧一道身上！

正當此時，驀地，竹台頂上，有人發話：「天蒙賊禿，老夫兄弟，正要上東海找你，不想你也會來淌這場渾水，要知你自己回得了東海？回不了東海？嘿嘿！還得問問老夫兄弟。」

這發話之人，聲若嬰兒，又尖又細，可是口氣却大得駭人，連武林第一高僧的天蒙禪師，也沒放在他們眼裏，這又是駭人聽聞之事！

大家眼光，又不約而同的一齊往發聲之處瞧去，只見竹台頂上，不知何時，蹲着三個奇矮無比的老頭！

中間一個身穿大紅道袍，頭挽道髻，生得一張孩兒臉，活像五六歲的兒童。

在他左邊一個，却是反穿羊皮袍子，頷下留着山羊鬍子，方才發話的就是他！

右邊一個，面貌最醜，歪鼻，斜咀，睒着三角眼，一股獰惡之相。

這三人全只有兩尺來高，在竹台頂上，似蹲非蹲，似立非立，大有唯他們獨尊之概！

陰山三魔！九大門派的幾位掌門人，雖然自己沒見過三人面貌，但聽聽也聽上一輩的人說過。

那孩兒臉的是三魔中的老大羽眞冶，反穿羊皮的是老二羊角叟，生相獰惡的是老三淳于缺！

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這三個魔頭，不知如何會被徐白石勾引來的？

雖然已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在場，但聽三魔口氣，似乎並沒把他放在眼裏。他們已有數十年不出了，武功自有極對自信。

以天蒙禪師和知機子的功力，如果加上九大門派的掌門人，和與會羣雄，全沒中毒的話，大家聯手

，自可無慮。

但此時台上只有一僧一道，再加上個鐵拐仙，恐怕也難操勝算，何況人家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大家這一陣打量，說來話長，其實也只是眨眼工夫。

竹台上陰山三魔的老二羊角叟話聲才落，天蒙禪師早已雙掌合十，朝着台頂，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皈依我佛，貪嗔已泯，此來不過渡化有緣之人，三位老檀樾百年修眞，已窺天人之境，何苦再入紅塵……」

話聲未落，一絲輕風過處，陰山三魔，身形不動，三條人影，業已聯袂落到台前。

只聽中間身穿紅袍的大魔羽眞冶，兩道金光隱隱的眼神，掃過天蒙禪師，向知機子頷首道：「知機道兄久違了。」

知機子稽首道：「無量壽佛，三位道兄數十年不見，風釆依然！」

羽眞冶冷冷的道：「道兄和天蒙大師，兩位聯袂而來，就是爲了對付徐道友？」

知機子平和的道：「善哉善哉，貧道當年受老友勾魂律令之托，要徐道友在天理教任職，不想徐道友受了瘟⿸疒享道人史長風蠱惑，暗使「毒瘟」，謀害貧道，還妄想稱雄武林，假扮他先人勾魂律令，創立九幽教，把天下武林，一網打盡，如今猶幸大刼尚未鑄成，並蒙老禪師慈悲，允他皈依我佛，懺贖前愆，眞是無量功德。」

羽眞冶微微一嘿，道：「老夫兄弟，既已由徐道友請來護法，自不能因道兄出面，就知難而退，何況咱們和天蒙禪師，還有一段樑子未清，依老夫相勸，道兄還是少管這場閒事，免傷和氣。」

「哈哈，陰山三魔，口氣倒眞不小！」

一個蒼老聲音，才一響處，竹台左側，立時飛起四條人影，往台上落去！

這四人有老有少，爲首一個，是鬚髮披肩，瘦骨嶙峋的黃衫老叟，他空着雙手，但一雙目光，却稜威逼人，看來內功極深！

老叟身邊，是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身穿一襲天藍長袍，胸前還繡着一枝玉梅，玉面朱唇，豐神俊秀，腰間横着一柄通體晶瑩的長劍，宛如玉樹臨風，瀟洒出羣！

女的一身紫色勁裝，黛眉星目，隱隱帶煞，身材婀娜，背揷長劍！

另外一個，却是老化子，一頭亂髮，滿臉于思，瘻腰缺腿，右手柱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拐，肩膀上還蹲了一隻金絲小獼猴！

這四個人，不用說是孫存仁父女，梅三公子和鐵拐仙了！

但正當四人躍落台上的刹那之間，微風輕漾，另有兩條人影，倏然搶先落到他們之前！

這突如其來之人，使得孫存仁等四人，也不禁微微一怔，立時後退了半退。舉目瞧去，那是一個滿頭銀髮臉如少女的老婆婆，和一個身穿玄色衣裙，美如天仙的妙齡少婦！

兩人才一現身，站在孫存仁身邊的紫鳳孫湘蓮，突然臉露驚喜，口中叫了聲：「師父！」人已像穿花蝴蝶般向白髮老婦身邊飛去！

陰山三魔的老大，羽眞冶眼閃金光，打量了白髮老婦和玄衣麗人一眼，微微哂道：「海心山主，也來湊這場熱鬧？這位是誰？恕老夫眼拙！」

白髮老婦，原來還是當年羣魔大會的盟主海心山千手觀音！

這當眞出人意外，不錯！和她同來的，自然也不是等閑之輩，只要瞧瞧那玄衣麗人的兩道眼神，雖然淺笑盈盈，却有如冷電中挾着霜刄，使人看了會心底泛起一股寒意，就知大有來頭，無怪引起陰山三魔爲首的老大，也十分注目。

只聽白髮老婦冷冷的道：「虧你還是陰山老大，居然連這位大名鼎鼎的九天玄女教主都認不得起來？」

羽眞冶這時不但瞧清了前面兩人，連孫存仁梅三公子等四人，也已一目了然，他雖然自視甚高，目空一切，但眼看飛上台來的六人，竟然沒一個弱手，何況一旁還有東海天蒙禪師和天理教主知機子兩人，這時再一聽說那玄衣麗人，竟然是九天魔女，心頭更是微微一震，微微欠身道：「老夫兄弟，久仰玄女教主大名，數十年，來恨未識荆，不想竟和海心山主，連袂而來，老夫失禮之處，多多擔待。」

九天魔女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三位道兄，是不是覺得小妹來得有點兀突嗎？」

她玉手微抬，忽然向台下一指，又脆聲說道：「玄女教應邀與會，已有多人着了九幽門的道呢！」

九天魔女玄裙俏立，雖只淡淡而言，但她玉腕微抬，纖手微指，雍容華貴之中，顯出無比優美，風韻醉人，不但陰山三魔的老二羊角叟、老三淳于缺爲之目迷神蕩，吸引了心神，不自覺的凝目相注，就是連老大羽眞冶也神情一變，暗暗叫了聲厲害，只見他一張孩兒臉上，神情一肅，重嘿一聲，道：「玄女教主依約赴會，也算不得出人意外！」

他目光忽然輕向孫存仁等四人掠過，回頭一顧左右，又道：「你們六位同時上台，哈哈，既然來了，儘管聯手，老夫兄弟，要是擔待不下，也不敢妄自出頭了！」

他「老夫兄弟」四個字，聲音特別沉重，羊角叟和淳于缺只覺心頭凛然震動，登時收回目光，面露怒容！

九天魔女臉上笑容依然的道：「三位道兄，武功通玄，說來自然不會有人目爲狂妄自大，不過今日在場之人，就是除了天蒙禪師和知機道友不說，就是在海心山主和小妹面前，似乎也嫌得誇大了些，何況這位天理教老教主的令師弟孫老英雄，和天台佛宗門下的梅兄弟，也都來了，恐怕三位一對一，才差不多呢！」

羽眞冶還沒答話，三魔中的老三淳于缺再也忍耐不住，厲聲道：「不信妳叫他們一起試試，老夫一人，就已足夠打發！」

梅三公子一聲朗笑，緩步而出，徐徐的道：「閣下如有把握，就先打發小生如何？」

「小娃兒，你還是回去，老夫那能和你動手？」

「小生既然來了，那能不試而退？」

「滾！」

淳于缺「滾」字才一出口，左手衣袖，已然揚起，他是不屑和梅三公子動手，是以這一拂，並沒用上全力。

但縱目武林，能夠擋得住的，已寥寥無幾！

「砰！」一陣勁風，捲到梅三公子身前，只發出一聲輕響，他連衣角也沒動一下。

「阿彌陀佛，小施主好精純的『般若神功』！看來這裏已沒有老衲的事了，諸位壇樾，恕老衲失陪！」天蒙禪師的聲音，堪堪響起！

「賊禿，老夫兄弟面前，豈容你說走就走？」

羽眞冶厲叱方起，人影錯落！

「嗆！」竹台之上，陡然亮出經丈銀虹，像山立波翻般洶湧而出！這等驚人劍勢，當眞世所罕見，雙方之人，全覺渾身一陣清涼，紛紛後退。

再看天蒙禪師，和假扮「勾魂律令」的徐白石，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追踪而出的陰山三魔的老大羽眞冶，似乎是被這驚人劍勢所懾，人向一旁閃開了七八尺遠，孩兒臉

上，滿露驚詫！

他身法雖然快速絕倫，但仍然被那漫天倒瀉的暴張銀虹，掃中袍袖，截去一角，這是他在喝聲之中，攔襲天蒙禪師，被梅三公子發劍所迫退。

只見他雙目金光如電，緊瞧着梅三公子，心頭說不出的震驚，憑自己百年修為，居然還認不出對方劍式，只覺這招劍法，博大精深，無邊無際，連躲閃都大成問題。

羽眞冶驚凜之餘，自知單憑這少年人的一手劍法，自己三人，已難以抵禦，他不愧百年修為的老狐狸，臉色瞬即平復，瞧着梅三公子問道：「小兄弟這招劍法，老夫無限心折，不知可否把名稱見告？」

梅三公子料不到自己從「阿耨神劍」中參悟出來的「佛心慧劍」，居然會有如此威力，此時一聽老魔頭羽眞冶口氣平易，並無惡意，連忙昆吾劍一收，答道：「小生適才所使乃是『佛心慧劍』。」

「佛心慧劍！」羽眞冶驚奇的道：「那是阿耨尊者的佛門無上神通，難怪有如此威力。」他微微點頭，一面回頭向羊角淳于缺道：「老二、老三，咱們走！」

「走？」淳于缺橫了梅三公子一眼，面上流露出無限憤怒！

羽眞冶歎息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舊人換新人，咱們多留何益？」

他說到這裏，人已冲天飛起，陰山三魔的老大走了，老二老三，自然也不會再留。

刷！刷！兩條人影，也相繼飛出！但淳于缺在飛起的一刹那，似乎左手袍袖，微微一揮，立時有四點小黑影，比雷射還快，往台上飛來！

站在台前的千手觀音和九天魔女，突然同時大喝，雙手連揚，這兩人何等功力，這一同時發掌，那四顆小黑影，被兩人掌風一擋，又立即掉頭，奇快無比的往平台前山澗中落去！

轟！轟！轟！谷底同時爆起一陣震天動地的巨響，山搖地動，聲勢吓人！那正是適才自稱南海碧落宮來的紅袍矮小道人先後所發的四顆「碧燄陰雷」！

當時泥牛入海，踪影全無，敢情是被蹲在蓬上的淳于缺收去，他臨走之時，因心存不服，才把收來的「碧燄陰雷」，往台上擲來。

「無量佛壽，兩位道友，不遠千里趕來，共挽浩刼，眞是功德無量！」

知機子緩步走到千手觀音、九天魔女面前，打了個稽首。

千手觀音此時正拉着孫湘蓮纖手，聽愛徒述說別後情形，聞言連忙還禮道：「老教主好說，今天如非這梅兄弟一劍驚退三魔，恐怕還要煞費周章呢！」說到這裏，忽然笑道：「湘蓮，妳還不快去叩見知機子老前輩，和九天玄女師叔。」

孫湘蓮依言向九天魔女恭恭敬敬叫了聲「師叔」，一面笑道：「師父，老教主是徒兒的大師伯呀！」

千手觀音聽得微微一怔，孫存仁連忙笑着把自己父女重逢，及知機子原是自己大師兄，詳細說了一遍，一面自然也把梅三公子和孫湘蓮自幼訂親之事，同時說了出來。一時直把梅三公子脹得俊臉通紅，孫湘蓮更躲到她師父背後，不肯見人。

千手觀音瞧着面前玉樹臨風的梅三公子，心頭一陣欣喜，連忙從身邊取出一隻金光燦燦的鳳釵，遞到孫湘蓮手上，笑道：「蓮兒，這是父母之命，終身大事，有什好羞的？為師這對『金釵令』，乃是當年江湖信物，妳下山之初，為師曾給了妳一隻，如今一併賜妳，充個粧奩罷！」

孫湘蓮含羞接過，但想起另一隻金釵，自己已在湘西失落，心頭一慌，趕緊叫了聲：「師父……」

她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台下有人接口道：「嘻嘻！還有一隻，在我老偷兒身邊，當時為了老牛鼻子身中『毒瘟』，非『金釵令』難向峇砦老兒要取解藥，才從女娃兒身邊摸來，如今正好原璧奉還，讓

它配個對兒。」

大家往台下一瞧，那發話的正是神偷鑽天飛鼠，他一手抹着滿頭大汗，一手掌心，托着一支金光燦燦的鳳釵！

知機子忙道：「這事還請千手道友原諒，老偷兒古道熱腸，還是爲了貧道誤中史長風暗下『毒瘟』而起。」

千手觀音怒笑道：「老偷兒就是沒出息，連姪女的東西也要偷，拿來！」

她「來」字出口，隨手一招，只見托在鑽天飛鼠手上的鳳釵，突然飛起，一下就到了千手觀音手中。

鑽天飛鼠吐了吐舌頭，雙掌一合，口中朗朗唸道：「南無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薩訶！」

他這一滑稽舉動，引得大家不禁笑出聲來！

只聽知機子笑道：「老偷兒，你的任務，全完成了嗎？」

鑽天飛鼠腦袋一縮，嘻的笑頭：「差不多，我老偷兒手法敏捷，早把「解毒散」全喂了在場中毒之人，你瞧，各大門派的那些老不死，此時一個個正在運功呢！」他說到這裏，回頭瞧了一眼，又道：「唔！你老牛鼻子的寶貝徒弟，倒也手脚俐落，收拾得好快！」

他口中說的知機子的寶貝徒弟，當然就是武公望的女婿，上官燕的親父上官毅了，他是奉命把場中所有被孫湘蓮點住穴道的九幽教黨羽，全都廢去武功，放他們下山，免得再去江湖上爲非作歹，當然這中間還有聞香教主溫如風和無臂天主李殘在內。

盂蘭大會，到此已全部結束，一場武林浩劫，也已全盤消敉，各大門派被九幽教擄來迷失心神之人，像少林智一大師，武當藍袍三劍，青城雙鶴，泰山萬蛟，終南范老三，武公望，葛少瑾夫婦等人，也各自服下解藥，逐漸醒轉。

神劍金釵寫到這裏，也正好綴筆。

並謝謝海內外各地的讀者，一直讀完本書。

全書完

歡迎訂購 合成書局

柳殘陽小說專輯

一個最值得您典藏的武俠小說

經銷各種武俠、文藝、偵探、漫畫等書籍

電話（02）5417597 郵政劃撥 一一〇〇六六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①修羅七絕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②幻劍毒刄	全　冊	定價	130元
③雷之魄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④邪神門徒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⑤如來八法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⑥星魂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⑦血斧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⑧竹與劍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⑨大龍頭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⑩刼後恩仇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⑪金鵬盟	全　冊	定價	130元
⑫蕩魔誌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⑬渡心指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⑭霜月刀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⑮大煞手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⑯神手無相	全套三冊	定價	420元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十七

⑰	金頂披神誌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⑰之1	龍江幻影錄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⑰之2	巴蜀俠踪	全套三冊	定價	360元
⑰之3	嘉凌風雲傳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⑰之4	嘉凌風雲傳續集	全套三冊	定價	390元
⑰之5	大江千濤記	即日出版		
⑱	梟中雄	全套三冊	定價	420元
⑲	梟霸	全套三冊	定價	420元
⑳	拂曉刺殺	全套二冊	定價	240元
㉑	十方瘟神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㉒	傷情箭	即日出版		
㉓	剪翼	即日出版		

歡迎訂購 合成書局

費蒙小說精選名著

經銷各種武俠、文藝、偵探、漫畫等書籍

電話（02）5417597 郵政劃撥 一一〇〇六六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大小姐與流氓	全套二冊	定價	200元
功夫新娘	全套三冊	定價	130元
一百零一女兇手	全套二冊	定價	140元
賭命記	全套二冊	定價	220元
禁海之狐	全一冊	定價	120元
十二煞星	全一冊	定價	120元
人在江湖	全套二冊	定價	200元
浪人傳	全一冊	定價	120元
猫眼女郎	全套二冊	定價	240元
紫色夜叉	全套二冊	定價	260元
偵探者七號	全一冊	定價	120元
萬里擒兇	全一冊	定價	120元
紫飄香	全套二冊	定價	240元
魔鬼新娘	上下冊	定價	240元
魔鬼玩偶	全一冊	定價	150元
飄香煞手	即日出版		
迷魂香	即日出版		

猛龍探案輯集

①尋兇記	全一冊	定價	100元
②七忍武舘	全一冊	定價	90元
③鴨蛋公主	全一冊	定價	90元
④黑龍別墅	全一冊	定價	110元
⑤潛水俱樂部	全一冊	定價	70元
⑥金孔雀	即日出版		
⑦僞鈔案	即日出版		

神劍金釵

著　者　東　方　玉
出版者　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沈　國　良
發行所　合　成　書　局
發行人　張　銘　森
總經銷　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　第110066號合成書局
印刷廠　建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3362
定　價　新台幣：壹　佰　肆　拾　元
港　幣：18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出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神劍金釵

著　者	東　方　玉
出版者	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沈　國　良
發行所	合　成　書　局
發行人	張　銘　森
總經銷	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	第110066號合成書局
印刷廠	建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3362
定　價	新台幣：壹　佰　肆　拾　元
	港　幣：18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出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神劍金釵

東方玉小說專輯 7

《第三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封面封底設計／李男
題字／蔡金發